

2023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文字造山

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新詩、散文、報導文學、童話

市長序

張善政

無論是個人的細膩情感，還是眾人的集體記憶，文學，都是這許多故事的典藏之處。在這塊族群多元、充滿生命力的土地上，那些大時代與小人物，都在文學的世界裡找到自己獨一無二的發聲方式。在臺灣文學的歷史上，鍾老始終堅定鄉土文學的道路，一生筆耕皆以此為念，更是臺灣大河小說的開創者、鄉土文學的領航人。桃園鍾肇政文學獎自創辦以來即秉持鍾老心繫斯土斯民的精神，廣邀寫作路上的朋友們，將身邊的所見所聞付諸文字，寫下最真摯的動人篇章。

已踏入第九屆的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經過多年深耕，已然是一年一度標誌性的藝文盛事，不僅致力於深化鄉土情感，也以開放的精神，鼓勵世界各地的華文創作者，不懼創作過程中的自我剖析、思緒衝突，將自己所珍視的人物、風土、情感化為文學作品，期待能替桃園的人文歷史再添一筆獨特色彩，更期能挖掘出臺灣文學的新能量。而海內外日益增

加的投稿者，每一位都是汨汨泉源，讓桃園的文學長河更加豐沛，持續灌溉、涵養此地的有志後進。

今年度徵件文類共有六項，分別為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新詩、散文、報導文學以及童話，海內外各方來稿類型繁多，題材涵蓋面向抑或思想探究深度，皆有傑出表現，無一不令人驚豔。各方好手的踴躍來稿，不只代表寫作者們對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的信任與熱愛，寫作人口的茁壯更是值得欣喜之事。

本屆長篇小說經決審委員們嚴謹討論後決議從缺，雖頗為遺憾，但顯示出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對文學品質的高度堅持，更盼有志於長篇小說創作的寫作者們不懼挑戰，未來再以優秀作品大展風采，使其更加完滿。

文學是鍾老的畢生追索與歸宿，此等意志足以超越語言、族群的分界，觸及所有執筆書寫的人。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亦立足於此，匯集來自世界各處的故事，而每一位創作者的字字句句，都是桃園文學高度不斷增進的基石。文學這條路不只有賴於文壇的舊雨新知鼎力相助，市府亦踩著踏實的步伐積極籌備桃園文學館，相信在不久的未來，桃園又將再添一處不凡的文學地景，更期盼透過多方耕耘，讓這恆久的文學根苗，在每一位寫作者的心中孕育化生。

局長序

邱正生

一部文學作品的完成，從最初的靈感開始，到故事的構思、文句的打磨，寫作者經歷無數次的自我對話與衝突，終令心中故事大放異彩，形塑出屬於自己的文學態度。創作過程雖需經過心神的冶煉與辛勞，但正因著無數寫作者的努力不輟，才讓人與社會的記憶、情感留存於世，這不僅是一個國家、城市人文氣息的展現，也正是文學存在之必要。

今年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以「文字造山」為題，期盼寫作者們不懼創作艱辛，將心中交會、衝撞的思緒，化作巍巍而立的優秀作品，同時也規劃大師講座、對談分享、線上講座、實地走讀、校園講座與歷屆得主交流等系列活動，更邀請林文義、陳雨航、鍾文音、徐珮芬、陳思宏、盛浩偉、洪愛珠等知名作家主講，以豐厚的文學能量，帶給大眾不同的文學視野與體驗。本屆來稿共計有一千六百五十六件，作品眾多，取材範圍亦橫跨多種面向，除了個人的生命紀錄、情感題材外，家族記憶、生態、動保護題、原住民文化、職人書寫、

社會政治及國家歷史，一篇篇精彩的作品在創作者筆下恣意生長，是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的豐碩果實，也是臺灣文學斑斕長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本屆的得獎作品中，短篇小說從真實的生活剪影、政治社會的變動、人生哲思到特殊族群的觀照，不僅取材多變且風格各異；新詩呈現的層次繁多，不但有個人情感的細微梳理，亦有長照問題、世代觀察等社會現況的揭示，而語調方面不乏反璞歸真的清新作品，用平實自然的詩句傳達洗鍊後的深厚情感；散文作品論及親子關係、原民生活、疾病書寫、性別思考等，在社會性上有不俗表現；報導文學作品展現當代書寫者對各領域議題的關心，從歷史脈絡、海洋保育、傳統技藝到動物保護，都顯露作者的獨特視角；童話類別不乏樸實中蘊含哲理之作，創作者們靈活運用奇思妙想，讓飽藏寓意的故事在活潑鮮明的文字中有了生命。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不單記念鍾老所立下的文學標竿，也期許文壇前輩歷久彌新的影響力，成為後生晚輩心中雋永不滅的文學火種，藉此喚來更多創作者提筆替這塊土地上的人事物敘志發聲，相信這無數的字句與篇章，不只是一時一地最真實的紀錄，也將是翻越時光，在文學長河中熠熠生輝的文化寶藏。

目錄

市長序	002
局長序	004

長篇小說

文類總評	013
長篇小說決審會議紀錄	015

短篇小說

文類總評	031
首獎	
謝瑜真〈夢的分享會〉	033
評審獎	
蘇朗欣〈時間之外〉	059

優等獎

程至銘〈當德魯伊離開此身〉

085

優等獎

葉宇峰〈里古烙〉

105

短篇小說決審會議紀錄

137

新詩

文類總評

153

首獎

李鄒伊〈達魯瑪克的百合〉

155

評審獎

黃木擇〈淑珍〉

161

優等獎

賴文誠〈靜物〉

167

優等獎

陳孟歆〈坐過站〉

1
7
3

新詩決審會議紀錄

1
7
9

散文

文類總評

1
9
9

首獎

楊智傑〈狂歡之家〉

2
0
1

評審獎

Wallace〈等待曙光〉

2
1
7

優等獎

林筑筠〈半月痕〉

2
2
7

優等獎

青〈所以，你怎麼收納
那些只穿過一次但還不必洗的衣服？〉

2
4
1

散文決審會議紀錄	257
----------	-----

報導文學

文類總評	273
------	-----

首獎

班與唐〈被日本遺忘卻記得臺灣的小島——與那國島〉	275
--------------------------	-----

評審獎

楊婷雅〈擱淺之後〉	301
-----------	-----

優等獎

鐘秀華〈良匠在茲〉	321
-----------	-----

優等獎

馬尼尼為〈如果你問我在收容所做志工遇到過的死〉	347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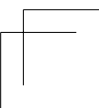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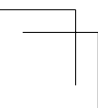
報導文學決審會議紀錄	375
------------	-----

童話

文類總評	391
首獎	
宅炸裂〈福獸相依〉	393
評審獎	
如遇〈好日子〉	401
優等獎	
嚴謐〈銀網子抓什麼〉	415
優等獎	
鄭承鈞〈神明的護身符〉	429
童話決審會議紀錄	441
桃園市立圖書館 「二〇二三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辦法	457

長篇小説





文類總評

平路

這次十分慶幸的，來稿的文類相當多元，作者也來自四面八方，不限於單一類型與地域，是大家都樂見其成的現象。這次進入決審的作品中，有的篇幅宏大、具有多重的意象；有的筆觸抒情動人，讓人感受到生命的孤絕和寂寞；也有的人物、劇情皆描摹生動，引人入勝。不過競爭如此激烈的大獎，作品各方面都須讓讀者心服口服，期待未來有更多能代表這個獎項重要性的好作品出現。



甘耀明

此次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獎金提升到臺幣一百萬，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各地好手蜂擁而至，也讓人不得不反覆衡量作品水準，要選出首獎有難度。這個文學獎的特別之處，是號召天下各方英雄，來一場各門派在光明頂的決鬥，

於是有了眾聲喧嘩的文學成就。這些作品有許多分類，例如有一定定義的短篇小說合輯，以地域作為連結；我也可以看到少年小說、歷史小說、奇幻小說，或是發揮出叨叨絮絮不斷講述某些故事本領的作品。各方作家的參與，顯現這個文學獎創造出了引力龐大的平臺，是令人樂見的好現象。

甘耀明

阮慶岳

閱讀完這次的決選作品後，可以觀察到其涉及的地域相當廣闊，另一方面，文類也相當多元豐富，令人驚訝。一部長篇的作品，非短時間內可以完成，而是需要長時間的費心經營，今年參賽的作品中，有一些能夠看出已經經營許久，相當不易。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在臺灣擁有重要的意義，大家自然也期待能評選出質量與名聲相稱的作品，評選過程也需特別審慎以待，期待藉著這個獎項，能夠對臺灣長篇小說發展產生正面影響力。

阮慶岳

長篇小說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二〇二三年十月十六日（一）上午十時半至十二時半

會議地點：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文化發展科會議室

決審委員：平路・甘耀明・阮慶岳（依姓名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文化研究科洪美智科長

會議記錄：張純昌

會議開始，由文訊雜誌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報告二〇二三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收件情況，本屆共收到來稿八十件，經初審後共有七十一件作品進入複審，由複審委員丁名慶、朱國珍、蔣興立評選出十件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甘耀明、阮慶岳推舉平路為主席。本屆長篇小說需選出首獎一名。主席首先請各位評審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選重點。

甘耀明：此次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獎金提升到臺幣一百萬，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各地好

手蜂擁而至。這挑動了我內在心弦，一百萬算是臺灣頂級的文學獎金額。如果今日會議能選出值得一百萬的作品，無愧這文學獎。在這樣標準下，我內心複雜的聲音就很多，如果需要選出二獎與佳作獎，這難度並不太高，可以選出來。但要達到一百萬的水平，讓我衡量這作品重量，可否與今年臺灣優秀的小說作品達到差距不遠的水準，這是一個門檻。主辦單位的初衷是希望文學獎能吸引好作品，將一百萬作為號召各方好手的策略，但是今日要選出百萬作品是有難度。

其次，長篇小說的來稿者並不設限身分與地域，以華文書寫即可，吸引兩岸三地的作品。這個文學獎的特別之處，是號召天下各方英雄，來一場各門派在光明頂的決鬥，於是有了眾聲喧嘩的文學成就。這些作品有許多分類，例如有一般定義的短篇小說合輯，以地域作為連結；我也可以看到少年小說、歷史小說、奇幻小說，或是發揮出叨叨絮絮不斷講述某些故事本領的作品。這個文學獎創造出了引力龐大的平臺，各方作家參與，這是令人樂見的狀況。

阮慶岳：這個一百萬獎金的長篇小說獎，在臺灣當然擁有重要的意義，評選後引起質量與名聲是否相稱的對比，這也是必然會有的正常檢驗。這些決選作品在我一路閱讀觀察下來，感覺涉及的地域很廣，另一方面是文類真的很多元，到了令人驚訝的

地步。但我想的是，一部長篇作品，它的經營絕對不像短篇小說能夠在半年、一年內寫出來，是需要更長時間經營的，今年參賽的作品，有一些能夠看出已經營許久。整體而言，我十分樂見這麼嚴謹的舉辦這個獎項，也希望藉此能夠對臺灣長篇小說發展產生正面影響力。

平路：這次很慶幸的，確實是文類多元，以及作者來自各方，並不限於類型與地域，這樣的一場光明頂對決，大家都都樂見其成。但另一方面我也與兩位評審有類似的隱憂，這樣的獎金，和我們看到的好作品或得獎作品放在一起，一定要讓大家覺得達成某一意義上的心服口服，所以我想待會的討論過程，就會集中在是否能夠選出代表這個獎項重要性的小說。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決議首輪投票一人圈選兩篇作品，不分名次，得票數依高低排列如下：

一票作品

〈飛城遺事〉（平路、甘耀明）

〈血稅〉（平路、甘耀明）

一票作品

〈大人傳〉（阮慶岳）

〈三抱竹〉（阮慶岳）

○票作品

〈狴〉

〈蘇北人〉

〈緞與野獸，以及米〉

〈南勢竹之稻穗漸黃〉

〈同學攻略〉

〈上山的路在蟬殼裡〉

經評審決議，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並可斟酌是否保留一票作品進入第二輪評選。

◎一票作品討論

〈大人傳〉

阮慶岳：〈大人傳〉是一篇非常複雜、企圖心很強的小說，也是所有作品中看起來技巧最繁複的，各種引用、典故、象徵都層出不窮。尤其是全文的最後隱喻簡直深不可測，不知道究竟是在諷刺誰。作為一部長篇小說，它用三十萬字講述一個沒有容貌、沒有個性的孤獨者，最後如何變成一個畸形的變形者過程，整部小說的主題應該是述說一個人如何能尋回獨立的自我，也即是討論一個人的自由以及自我，究竟應該如何存在的問題，因此，小說寫得非常複雜，將「腦袋的我」、「身體的我」、「魂靈的我」分開處理，在其中拉出一種形而上的辯證。小說裡面的隱喻、典故、象徵及嘲諷的運用，實在多到驚人，也因為用得太多而顯得過度複雜。不過小說的主軸倒是清楚的，是講一個現代人如何找回獨立自我，再將其過程放進中國歷史或西方經典中的人物作對照，去表達這件事其實並不稀罕，因為自古已存，只是在現代社會，你可能碰到如同牛頭馬面的警察，或是被稱為「無人」的機器人，這些各式各樣的監控系統時，究竟應該如何應對與思索的問題。

這篇閱讀起來蠻吃力的，三十幾萬字的內容，要一直去梳理它的脈絡，每岔出一個隱喻，就要去想究竟是什麼指涉，有可能是想批判和嘲諷被資訊控制的資本社會，但作者卻又寫得很隱晦，他最後似乎是嚴厲地想點出一些什麼，但還是太隱晦了。小說會令人想到卡夫卡的《變形記》，另外還像杜斯妥也夫斯基那種舊俄小說，所以會很冗長地繞在細節裡，似乎更像是章回小說和舊俄小說混合的節奏，但作者最終還是將自己隱藏起來，不敢把真的態度和感情明白說出來，有點可惜。這篇我想是準備最豐富、涵蓋的跨度也最完整、寫得最用力的一篇，這是我選擇它的原因。但也許有一點過度炫技、炫耀知識，而小說中的人物感動力不強，不過技法的運用，譬如轉換敘事人稱，從一開始的第二人稱主述，到中間轉成人物阮夏耕的第三人稱敘述，最後再拉回到第二人稱，對作者來說像是相當輕鬆自如的事，技巧及功力都很到位。

甘耀明：這篇一開始確實讓我想起了卡夫卡的變形概念，與都市孤寂感共構的眾生群像。這長篇小說裡，作者放入龐雜知識，可以說是融入，但也可稱為拼貼，確實多到有點嚇人。小說裡面的背景或知識背景，都是有備而來的高手，帶來的強烈訊息、相互指涉、飲食哲學的互涉等，對於一個人在生活中的內在挖掘，都是很足夠的。但另一方面，小說讀到最後會有疲憊感，包括有些東西叨叨絮絮講得太細了，而

又是在同一事物上攪繞不止，會造成讀者閱讀的疲態，並且不斷地延續下去。除了閱讀挑戰，裡面有很多敘事觀點、知識性，意象洶湧或多重串接指涉，這變成一種門檻，形成了更多重挑戰，閱讀的跋涉變成陷入泥淖的阻礙感。

平路：閱讀時的衝擊有點像一塊一塊的拼接，作為小說，它的流動多少受到一些阻礙。

我心裡多少有點抗拒的是，這篇小說從頭到尾閱讀完，層層隱喻、歷史，或是應該更有趣的人物，似乎被這麼多重的意象與知識量削弱了一些，且那些嚴肅的東西似乎沒有完全滲入感情之中，當然我很敬佩能將這麼龐大的一本書寫完，然而感性還可以更密合地滲進文字的細緻血肉裡。

〈三抱竹〉

阮慶岳：閱讀時第一個感覺是小說現代感很強，文字風格和節奏都很清晰漂亮，敘事方法頗為特殊，雖然人物關係有點混亂，但如果看清楚後，其實蠻特別的。敘事是從嫁到夫家的二嫂開始，又跳回二嫂娘家的姊妹、父母、小孩，然後再跳回夫家的不同人物，這樣人物的突然跳出入，以及人物關係的因此混淆，確實是會造成閱讀時的困難。這部小說的十二個章節，基本上就像是十二個短篇，每篇寫一個人物，都像是一個獨立故事，這是一個家族中三代之間的故事，透過不同人物各自

講述。故事核心是討論其中各式各樣的愛與關係，譬如父母的愛、情人的愛，這些愛的關聯可能是「愛的棄絕」或者「棄絕的愛」，也就是愛的永遠不能完成。整體來說，是描述一個傳統的底層家庭，在面對現代化浪潮時，如何逐步崩離析的故事，即使沒有人真的犯了大錯，每個人卻都顯得不快樂且不幸，作者似乎也扣問著究竟是因為時代浪潮，抑或是生命本質所造成的這樣的悲劇必然。

整體看來是不錯也精彩的小說，雖然單篇有好有壞，但都能夠各自成立，意圖用十二個人拼寫一個大家族的寫法，也完全沒問題。我想較有爭議的是，平行鋪陳出十多個人物後，如何扣回一個共同主軸。雖然故事最後塑造了金鯉魚的象徵，以及漢人殺戮原住民的歷史指涉，但這兩項回答都偏弱，不足以將所有故事串在一起，有些可惜。

甘耀明：題目蠻有意思，小說初始由竹叢形成的地域村落「三抱竹」為基礎。《三抱竹》幾個短篇小說的人物，沒有特殊、強烈的串連感，只是基於一個姻親家族的發展，各自有自己成長的孤寂與悲傷。對我來說，這部可視為長篇小說，廣義來說，是因為它的地域感與人文空間，作者用了許多歷史人文、鳥類、植物的描寫，讓地域感比較立體與豐富。

我比較認真在閱讀前半部，其中一些人物突然不見、又突然出來，人物串連感卻

不強。如果我就此從短篇小說的角度去看，發現瀾漫抒情式的小故事，而翻轉與內在的張力沒那麼強。另一方面，作品還是帶出了人的生命狀態，將家族、國內外、古今等揉雜捻聚，在敘事人跟人的互動中，帶有人文歷史縱深與情懷，是作者的魅力與努力經營之處。如果能令十二篇的串連達到更高的水平，多些故事張力，將會是蠻驚人的一部長篇小說。

平路：這部作品文字非常好，抒情的情調讓人感動，確實也讓人感受到生命的孤絕與寂寞的狀態。我自己比較在意的問題是結構，沒有真正的細支密線將不同篇串在一起，少了一個比較漂亮、撐起長篇小說的結構。這個作者如果可以加多一點福克納的風格，每一個人物在後來有了關聯，會非常好看，也增加深刻程度，只要他把結構強化一點，或者人物有機結合，就是非常好的小說

◎二票作品討論

〈飛城遺事〉

甘耀明：開始看這部作品，看似寫桃園機場，又覺得在寫香港赤鱗角機場，小說裡像在寫臺灣、卻又有不屬於臺灣的地名，我有種恍惚感。故事用虛構空間「桃都」機場，

寫機場裡的清潔婦，與她周遭人物的關係，眾生芸芸。雖然寫「桃都」，但裡面有些香港才會用的詞，例如提到「樽」這個字，是香港常用，這當然是我的揣測。而且作者應該對飛機駕駛有足夠的認知或田調，寫到航空與機場的背景，有說服人的細微處，屢屢見到逼真場景。

回到小說本體，作者寫吳玉梅這樣一個機場清潔婦角色，還有女兒整形的事，與周遭人物互動，有非常細微的關係串連，一開始讀並沒有很喜歡小說的語言，但作者的敘事性語言漸漸發揮，叨叨絮絮的將日常事物寫得有趣，令人讀了冒出不少喜悅的火花。

平路：

這篇的優點是人物都非常生動，而我本來就對機艙裡的空服員或駕駛員有相當的好奇，滿足了我的好奇心，讓我一直跟著敘事走。另一個好處是，結尾好像應該會發生的 romantic 的心思，卻沒有成真，如果讓它變成一個有尾巴的故事，反而變得無趣了。在發生的地點上，我倒是覺得就在寫桃園機場，不知道是不是有所謂駐桃園機場的作家？讓他這麼理解機場的生態。機場的複雜生態，由他的言語和文字寫來，覺得並不難懂，所有事情都很合情合理，是非常不錯的經營。故事也跨越了大疫期間，航空公司怎麼因應，飛行員怎麼生活，白描的技巧讓一幕一幕如在面前。

阮慶岳：故事很流暢，但飛航和機場的知識敘述，對我來說有點太多了，像是在炫耀專業的知識。而故事真正發展的其實是機場生態中人的關聯，發展其實不算特殊，太平鋪直述了，不論技法或語言都不特殊，整體的文學性並不夠高。

〈血稅〉

甘耀明：這是一部很完整的臺灣歷史小說，寫十七世紀在小琉球發生荷蘭人將原住民消滅的事件，從頭到尾呈現故事張力，把人民、部落的命運，以馬卡道族的拉朗少年串接在一起。對我來說，《血稅》是劇本式思維、電影式思考的小說，每章節都維持張力到最後，包括一開始主角爸爸的死亡，以愛為序曲；後來他們前往拉美島（小琉球），為了履行荷蘭人的「血稅」行動而與島上的少年決鬥，屠戮慘重，最後死屍的場景裡出現嬰兒的哭聲，為小說帶來新生的曙光，小說張力十足。但這個故事有些考證的疑慮，例如第二章有個女孩對漢人的白米印象深刻，但那個時代甚少白米文化，糙米居多，這要等到受日本文化影響，臺灣人才漸漸鍾情於白米；第二，作者寫拉美島的少年主動與臺灣的拉朗連結，但我讀歷史，拉美島不太和外人接觸，甚至不直接交易，而是間接交易，有非常強的戒心。故事寫那位拉美島少年熱情，若是如此，荷蘭人消滅他們就需要十足理由。雖然小說以決

鬥的場景呈現了張力，卻缺乏向內挖掘更多的東西。例如荷蘭傳教士，把刀送給打鐵匠，那其中的宗教情懷可以再深化。對我來說，作者做到小說張力，但欠缺更多細節的打磨，是可惜的地方。

平路：故事張力確實恆常在，而且吸引人，是結構完整的故事，沒有漏掉任何角色，收線時都有照顧到。然而，反過來講，完整性未必是優點，這麼完整因此而太過正確，這麼「正確」的唾棄了戰爭、唾棄了殖民者。不管是今天以巴、烏俄，戰爭

依然是應該被唾棄的，強者或殖民者總讓弱弱相殘，作者都寫到了，而且寫得非常好。然而，這其中有一些理所當然，小說只需要做小說可以做到的事情即可，這完整而正確的內容比較像是可以立刻拍的影視作品，幾乎立刻就可以用了，是不是反而少了些什麼樣的衝擊？當然小說中拉朗某個意義上叛逆了他應該負的責任，可是對文字作者來說，還可以更勇敢更叛逆，直面碰撞別人不能碰的東西。小說文字很好，非常好看，作為歷史小說沒什麼缺點，但對小說來講，是不是缺少了一點只有小說能夠提出的質疑？

阮慶岳：這部作品很認真處理歷史資料，文字也流暢好讀，但人物太扁平單一，尤其這是一部長篇小說，其中主角拉朗被刻意英雄化，他是一個出場就純善的人物，然後一路描寫下來都沒有改變，頭尾都沒有人性複雜、自我懷疑的辯證，那些內在掙

扎全部不存在，經營長篇小說的人性複雜度都沒有出來。這小說裡面的人物比較有潛力的，一個是拉朗，一個是荷蘭傳教士，傳教士似乎站在反對荷蘭軍隊過於殘暴的立場，可惜都沒有得到發揮的適當空間。這個故事的題材正確，和某種歷史詮釋的似乎必然性，其實也令人擔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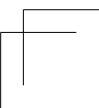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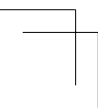
◎ 結論

所有獲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完畢。綜合評審委員於會議中所述，本屆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獎金高達百萬，得獎作品應具備更高水準，才足以代表此一重要獎項，經三位決審委員反覆討論，最終決議本屆長篇小說首獎從缺。會議圓滿結束。



短篇小説





文類總評

陳雨航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作為一個開放性的徵稿，自然會有許多來自海內外的華文創作，而從文本的內容、用字也都能看出創作者各自的背景與寫作特色，當中也有不少非常優秀的作品，有些擅從平淡中找出撫慰人心的小小時刻，讓人讀來非常感動；有的作品勾勒小人物的生活面貌，書寫功力不俗。這次進入決審的稿件，讀第一遍時即發現許多欣賞的作品，競爭激烈，令人難以抉擇，整體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水準。

陳雨航

陳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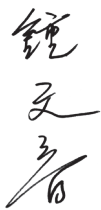
今年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的題材相當多樣，除了鄉土、動漫畫與遊戲世界之外，討論性別的作品也不少。由於來稿的範圍廣泛，所以語言風格描寫的地景、地貌

與特色所呈現的文化風格各異。有些故事角色設定、敘述方式都十分新穎，更有作品文字功力嫻熟、想像力出色，令人眼睛為之一亮，閱讀起來相當愉快。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的品質相當好，也有不少新作家出自於此，若一個文學獎能成為孕育作家的搖籃，相信這個獎項會具有它不可取代的代表性。



鍾文音

這次的作品，人物類型的塑造非常多樣。無論是來自邊緣與底層，或同志、鄉村、動漫畫與遊戲形象的人物，都是繁複樣貌的集錦。新的寫作者有新的目光，受到動漫畫遊戲等大眾文化的影響深刻，拉開了與鄉土傳統的敘事距離，成為兩種腔調的明顯對比。進入決審的作品中，有些擅長從日常生活中，不斷回味時光走過後留下的痕跡；也有的文字精練，以細節展現故事的迷人之處，可謂繁花勝景。



首獎 夢的分享會



About

謝瑜真

作者簡介

謝瑜真，一九九四年生，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所創作組碩士。出身於臺南一名叫灣裡的小鎮，自此覺得自己與海脫不了關係。目前以短篇小說創作為主，也寫長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曾獲臺北文學獎、臺中文學獎、後山文學獎等。

得獎感言

「人類的時間不是一種圓形的循環，是飛速向前的一條直線。所以人不幸福；幸福是對重複的渴求。」——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感謝曾給過我鼓勵的人，我記得你們每一位。私地想告訴你們，即使有些地方再也無法抵達，也請記住每一刻並向前。

短篇小說·首獎

夢的分享會

◎謝瑜真

當阿聰跟我說這件事時，我剛好看見一棟大樓頂端在初晚亮起了一些燈，熾白的，很遙遠的，像一群星星剛從世界出現的樣子。大概是這樣的不真實的氣氛，我一開始以為他要跟我說的是一個鬼故事，或者都市傳說，總之感覺像一件發生在別人身上的、很遙遠的事。但他說這是真的。

「房子的隔音太差不能怪我，要怪房東阿姨，還有房東叔叔，還有把這棟房子留下來
的房東阿姨的媽媽。」阿聰點根菸，他最近改抽寶亨三號涼菸，每隔一陣子，我就會看到他換新的菸抽。

「總之，隔壁房在做什麼我都聽得一清二楚，我猜隔壁對我也是這樣，但反正我很安靜，就無所謂。」

「那如果隔壁住情侶，打炮的時候你不就會聽到嗎？」我問，冬季的冷空氣也讓我嘴裡吐出白色的煙。

「聽得一清二楚啊，媽的。上一個就是住一對情侶，每次都叫得跟什麼一樣，還會dirty talk，幸好住了半年就搬走了。」

此時，外頭非常寒冷，我們在路邊還可以聽見餐廳裡大家嬉鬧的聲音。今天是我们高中的同學會，在食物上來前，我就在喧嘩的人群中看見阿聰細長的手指，像某種不安的小動物，放在桌上的右手不斷握著左手中指。主餐吃完後，大家又陷入緬懷過去的回憶接龍，阿聰說要去外面抽菸，我就陪他出來。

「總之，後來我隔壁搬進了一個女生。」他說完後，把菸蒂彈到地上，弧度有如一顆殞落的星星。

「然後呢？」我替他用腳尖把菸蒂捻熄。

「然後……我不知道該怎麼講。她滿奇怪的，也滿正常的。很晚睡，因為我偶爾會聽見她在放音樂，但不是會讓人生氣的那種吵鬧音樂。除此之外她很安靜，跟我一樣。」阿聰說完以後靜默了下來，像話說到一半按了暫停鍵，沉默地盯著車來車往的馬路上。

我感覺得到他想繼續談這個女生的事，但不知道怎麼接續下去。應該說，不知從何

開始。

之所以會陪阿聰出來，是因為我跟他是從高中到現在都還有在聯繫的朋友，而且在今天有來的同學中，現在沒有正職工作的就只有我跟他而已。阿聰現在還在臺北念研究所，我幾年前跟朋友一起創業開了間咖啡廳，後來店經營不善收掉了，就離開臺北回南部故鄉做各種工地兼職，日子還算過得去。

我跟主辦這場同學會的女生擁有能聊上幾句的熟度，因此在所有人到之前她有跟我小聊一下，她告訴我她精心安排了一場重頭戲——將大家在高三時寫的作文〈十年後的我〉從國文老師那裡要了過來，打算在大家面前一一唸出。我看著她，她嘴角大開地笑，像棵聖誕樹一樣歡樂，包含那些精緻但略顯老氣的妝，剪裁大方的連身裙和小飾品，想必她現在一定過著夢想中的生活吧。要我聽到自己十年前的作文，我寧可就地死亡。陪阿聰出來讓冷風吹，絕對是更好的選擇。

在這個時候阿聰做出了另一個提議。

「你覺得我們直接走人怎麼樣？」

「你是認真的嗎？」我本來以為他在開玩笑，但仔細想想，為什麼不行呢？

「對啊，你現在去把你的包包跟外套拿出來。」

「那你的呢？」

「我什麼都沒帶啊，就直接這樣來。」

我假裝自然地走入店裡，跟座位附近的人說要去買菸。沒人發現我根本不抽菸，他們只朝我快速點點頭就繼續聊天了。我邊走邊穿上外套，從店裡的大片玻璃窗外看見阿聰對我釋出勝利的眼神。他一直是那種勇於破壞規矩，又樂於帶壞別的人。

吃飯的餐廳沒有在高中母校附近，卻在當時我們人人都想進入的大學旁邊。阿聰跟我都沒考上這間大學，即使他非常聰明，但他的大學離這裡不遠。他提議我們去一間他覺得很不錯的酒吧坐著聊，但他忘了那間店在哪、叫什麼名字，只記得只要一直沿著羅斯福路走就會到，因為有天他在沒有任何交通工具的狀況下就是這樣到那裡的，僅靠他一雙腳。於是我們兩個就這樣沿著這條大路走。傳說我們高中同學中就有一個人家住在羅斯福路上，我們的路途上，每看到一棟堂皇大樓就懷疑是那位同學家的。

路上的燈與街上的車光亮不斷飛過與交錯，大概是因為濕氣，我總覺得這些光都傳得很遠，像揮動的仙女棒一樣綻開又留下殘像，頗有現在很流行的賽博龐克感。我發現，我跟阿聰比起其他同年的人，對現在年輕人的流行更加了解，也許是我們還沒長大的關係吧。

阿聰的房間，據他所說是個神奇的房間。但我想，對每個人來說，自己的房間都是特別的。

我和每個人一樣，在畢業上了大學後，一開始還會跟高中的好朋友聯繫，會在電話中說說自己的大學生活如何、到了其所在的縣市會約出來吃飯，跟阿聰也是如此。說實話，我們兩人的個性差很多，他總是很不正經，脾氣也不好，我是相對老實沉默的那款，如果我們沒有像高中時那樣天天在一起，肯定是沒辦法那麼要好的吧。我曾這麼想著。

果不其然，上大學過了一陣子以後，這樣的聯繫就斷掉了。並不是像拉緊後的橡皮筋那樣斷掉，而是像被土壤慢慢吸收的蚯蚓屍體那樣，漸漸不見。時間一久，當我以為我們即將變得趨近毫無關係的時候，他又會突然來聯絡我。這樣的模式大約每隔一兩年循環一次，就算他不找我，我也會因為剛好要上臺北而想起他。我想，關係這種東西也許永遠不會有完全消失的一天。

上次我去他那間房間時，他和第三任女朋友同居中。當時他女友回老家不在，我去那裡借住，那是個日曬充足的房間，房裡堆放了許多女孩子的衣物與玩偶。

「只有她不在我才能偷抽菸啦。」阿聰邊說邊在窗邊點起七星藍莓五號，白日的煙霧暈染著窗臺的小仙人掌與粉紅花朵圖案窗簾，有股莫內感。我在些微的光中躺著，他們的

床鋪上，有一股說不上來的甜膩氣味。

去年春天，大概隔了四年再見到阿聰的時候，他說他們已經分手了。他們總共交往了六年。而他還一直住在那個房間裡。之後我每次見到他，他都在抽菸。

「你的更新還沒錯，我現在交過的女朋友還是三個。」他吐煙。「啊你呢？有沒有交女朋友或男朋友？」

「沒有啊，還是母胎單身。」

「怎麼可能？」

「怎麼不可能？」

「你都沒有喜歡的人嗎？」

不知為何聽到這句話我有點生氣。

「又不是我喜歡誰他就會喜歡我，喜歡我的人我也不一定喜歡啊，又不是我想怎樣就能怎樣，感情這種東西，也是要看機緣的吧？」

「唉……你說的對。」阿聰好像感覺到了什麼，低著頭說，感覺像在看自己的影子。

我們已經走了一陣了，但酒吧還沒出現在眼前。每逢岔路我就會往裡面望一望，沒看

見酒吧倒是看見了一些不錯的咖啡廳。有些亮著白旗一樣顯明的招牌，有些已經熄掉燈火休息了。

阿璉像是忍不住劇透朋友漫畫劇情的小朋友一樣，開始在路上對我說起關於他鄰居的事。

「那個女生，說實話我從沒看過她本人。大概是我們出門時間都錯開吧，反正我就只有聽過她自己在房間裡唱歌，還有她生活中的其他聲音。不過從某天開始她會在房間裡說話。我本來以為是講電話，後來發現不是。她在跟別人線上開會。不知道是視訊還是只有聲音，但我很確定那是一個分享座談會。但這個會有點特別，他們在分享彼此的夢。」

接下來的話，都是混合在風裡面說的。阿璉的聲音感覺像是快壞了的收音機（被臺北冬季的冷風吹壞），沙沙嘶嘶且斷斷續續地說著以下這個故事：

我知道幾件事，這個分享會包含我的鄰居有五個人，每個禮拜五晚上，他們會在大約八點的時候開始分享會。一開始，他們會打打招呼，閒聊一下。我猜成員應該都是固定的，但他們從不稱呼彼此的真名，大家都是用動物來作為代稱，而帶領他們的老師，我猜應該就是那個叫鸚鵡的人。而我的鄰居，她的代稱叫鱷龜。我怎麼也想不到為什麼一個年輕女孩會用這麼冷門的動物當別名。但說實話，如果我在外面的世界遇到了她，只要她一開口，

我一定會立刻認出她的。她的聲音很特別，是很深沉的嗓音，但不像男人那樣粗獷，有著柔和跟醇厚的特質，但也因為這樣有時她說話太快聲音會攪和在一起，像杯濃巧克力一樣，話都捲進了漩渦裡讓人聽不懂。

後來，我上網查了一下，鱷龜是一種行動緩慢，但具攻擊性又可以存活很久的生物，我突然覺得這是個很棒的動物。

其他人還有蝴蝶，一個聲音清脆的年輕男性；狗狗，從聲音聽不出年齡，但感覺很沉穩的女性；松鼠，是最活潑的一個，大概是男生，但經常缺席。其中最常哭的是狗狗，有時說著她的夢，說到跟現實有關的地方就會哽咽。這時所有人會安靜下來等她平息。再來是蝴蝶，但他從不出現啜泣之類的聲音，總是在很關鍵的地方停下，然後全然的安靜，這時大家也都會如同夜中的動物一樣靜默，毫無聲息。

我猜隔壁房間跟我的房間配置是左右相反的，我們的書桌僅隔了一道牆靠在一起，所以我才能聽得那麼清楚。一開始我只是偶然發現這件事，然後跟著偷聽了一下。不知不覺，每個禮拜五那段時間我都會空下來坐在家裡的書桌前，隔著牆跟他們一起開這場夢境分享會。

我對那個女孩的聲音，從完全不認識到相當熟識。她相當溫柔，提出對夢的疑問時也

很委婉，在大家講話都很乾的時候會笑出聲來。對於分享會的每個人，我也都有些了解了。他們的談話幾乎都是輕鬆愉快的，有時我還要小心不要在有人搞笑時跟著一起笑。

我覺得最好的一點是，他們從不評斷一個人的夢是好是壞。就只是分享。鸚鵡會請大家按順序說夢，一個人說完夢以後，會說一些他認為這個夢跟他現實的連結是什麼。接著鸚鵡會請大家靜默幾分鐘，好好想想剛剛的夢帶給自己什麼感覺。那幾分鐘過了以後，就會像催眠解除一樣，大家又開始說話聊天，然後進行到下一個人。在我的想像裡面，他們就好像圍成一圈坐在一間黑暗的房間裡，如同連通的電路一樣，思緒會在這個圓圈中跑著繞著，但非常祥和。就像這些電流只是為了帶來一些光亮而點起一顆熾白的小小燈泡，而不是要供給所有人的能量運作。

某個禮拜五，我一樣湊到了牆邊去聽她的聲音，卻發現沒聲沒息。之後的禮拜五也是。夢的朗讀分享會，在我不知道的時候悄悄結束了。

即使如此，我還是沒見過她的樣子。有時我出門時，穿鞋總是穿得特別遲緩，我很希望在低頭穿鞋時隔壁能走來一雙腳，讓我知道她不是幽靈，讓我知道那段期間並不是假的。

故事結束後，我望著阿聰的側臉好一會兒，我們還是持續著腳步。這時剛好經過一片

玫瑰花園，他的側臉襯在夜裡鮮紅粉紅的叢花裡，與這個故事一樣魔幻。

「這是真的嗎？」基於阿聰有時很愛騙人的習性，我必須跟他確認一下。

「真的啊。」他轉過來用認真的眼神看著我。

「那真的是一件有點奇妙的事。」我問：「所以你聽了每個人的夢嗎？」

「雖然有點缺德，不過是的。說實話，這個活動比我想像中有趣很多，大家的夢都很有意義。到了後來你會發現，所有人最深的祕密都藏在夢裡面。」

「那你的鄰居的祕密是什麼？」

「這……這不能說吧。」

「我又不認識她，有關係嗎？」

「不行。」他又轉過頭去點菸了。「但我可以告訴你我的祕密，就是我偷偷把房東太太的煙霧警報器拆掉了，好讓我可以房間抽菸。」

「你總有一天會被燒死。」我說，又確認了一次。「你真的從沒見過那個女生嗎？」

依照阿聰的個性，他應該會很好奇的。

他沒看我，搖搖頭。

「你也沒想過加入他們嗎？」我問，感覺這是很適合壓抑的人參加的活動。

「就算我想也沒辦法啊，我根本不會做夢。」

「咦？完全不會嗎？」

「也許會吧，反正我醒來後一點也不記得了。」

從高中開始阿聰就說過，他結婚的時候一定會請我當伴郎。從那時開始，我就一直準備著婚禮上的致詞。每過一段時間，我就會把記著致詞的筆記本拿出來修改一番，隨著時間的遷移，我想說的話也不斷地在變動。他跟那個交往六年的女朋友分手後，我就再也沒聽他提過關於結婚的任何事，但我還是依然在準備著。

而我也知道他第一個擁有這樣幻想的人是誰。高中時我們都是超自然研究社的，我們會加入的原因，是因為社團裡有個讓人非常憧憬的學姊。

現在想想，對我來說那個學姊是偏向於愛慕的對象，但阿聰應該比較傾向於迷戀。學姊總是考全校第一名，一頭炭筆濃的長髮，有氣質卻很好親近，喜歡稀奇古怪的事情（仔細想想，他後來喜歡的女生都是這樣類型的）。之後，學姊考上了號稱全臺第一志願的大學，從來沒有再回到社辦來看我們。而其他學長姊升上高年級後就不參加社團了，社員只剩我們兩人。因此後來那間社辦我們幾乎不會去，社團時間就到籃球社去打球。我有次經過時，從玻璃窗望進那間未開燈的空盪小房間，櫃子上那些關於外星人、預知夢、鬼故事等等的書籍浸泡在陰影裡，空氣中的灰塵與無息濃厚地鋪蓋著，好像真的在那裡聚集出了

一個幽靈。

只有一次的夜晚，我們突然想到那裡去。

那晚阿聰找我一起到他家附近的公園聊天散步，我到了以後他卻不怎麼說話，他心情不好時總是這樣，要不是都不講話就是拚命說話。突然他走進雜貨店裡，拿了兩手啤酒出來。

我們兩個都喝茫了，但阿聰喝得比較多又比較醉。兩個人幾乎是快躺在公園的草皮上睡著了。附近出來遛狗的婦人由上往下看著我們，一臉疑惑的快速繞過，而跟她一起的瑪爾濟斯卻對我們非常感興趣，興奮的想奔過來。

「狗狗來！」阿聰笑了。我突然覺得很放心，也開始笑了。

我忘記是什麼理由了，總之阿聰突然說想換個地方喝，到個沒人的地方。我們唯一想到的，就是超自然研究社的社辦。但我們兩個都是茫暈狀態，只有一臺阿聰從家裡騎來的機車，而且只有一頂安全帽。

最後決定讓微醺的阿聰載著我過去，雖然我比較清醒，但只有阿聰有駕照，被抓到起碼可以少罰一筆。說實話，一開始我很害怕，因為阿聰起步時搖搖晃晃的，好不容易抓到

平衡以後，他開始加速飆車。

「喂喂！騎慢一點啊！」沒戴安全帽的我在後座緊張地喊。

「我聽不到啦！」阿聰說，又突然戳破自己謊話地改口：「沒事啦！我們不會出事的！」他的聲音在強風中像隔了泡膜一樣，他也沒戴安全帽。

阿聰從小路轉個彎，到了羅斯福路上，在偌大的馬路上，被速度拉長的街燈像一些流星經過我身邊，場景很熟悉，很像以前我在天文館坐上太空探險的模擬太空艙，要衝出大氣層前往宇宙時的感覺。突然，我一點也不害怕了。在風中，我覺得五感清明，在阿聰的後座看著所有景象進入我眼裡，有股莫名的興奮感，就像我們真的即將穿越時空，而現在就是那絕無僅有的永恆。

兩個各種違規的青少年在深夜的羅斯福路上狂飆，沒人知道為什麼沒警察把我們抓下來。也許當時我們成了另一種型態，像是幽靈，或某種突破時間與空間的存在。當時，我是這麼深信的。

最後，我們還是沒有進入到社辦裡，因為我們都忘了帶社辦鑰匙。

「我覺得你差不多該跟我說實話了。」我說。即使已經不算早了，羅斯福路上車子依

然很多。

「說什麼？」

我盯著阿聰良久，先充分的接收他眼神裡的心虛與逞強。「其實你根本忘記了那間酒吧在哪裡，對不對？」我相信，等等我打開手機的計步器就會發現今天是我這個月走路最多的一天，但我們還是沒走到那間酒吧。

「啊，也許再走一下就會到吧。」

「再走一下是多久？」

「就是再一下——唉，你不能那麼急啊，通常都是你不經意的時候就會走到了。」他說完這句話後，又閃現了心虛的眼神。

我們兩個不約而同地沉默起來。這句話我們肯定聽過。很多人包含我們自己，都說過再撐一下就會變好。

聽說，在阿聰的前女友找到正職工作後沒多久，就跟他提了分手了。他女朋友等他研究所畢業等了太久。我的咖啡廳倒掉之後，本來在裡面工作的、喜歡很久的女孩子也不見了。或許我跟阿聰會一直擁有聯繫，只是單純因為我們很相似罷了。

「啊，這裡。」阿聰突然轉了個彎，走進一條小路。我心想終於到了。走著走著，我

發現這條路上幾乎都是住宅，不像有店的樣子。過了一下，一條河出現在視野中。

「很久沒來了吧。」阿聰對著我燦笑。我仔細地看看周圍，才發現這是我們高中時喝酒的那個公園。它變得跟印象中很不一樣，鋪了新的白色石子路，換了漂亮的路燈與長椅，還多了一座小水池，但那條河還在。

就連之前的那間雜貨店也還在，外觀幾乎沒有改變。阿聰走了進去，拿了兩瓶啤酒出來。他找了張長椅，我們坐了下來，面對河堤。這個位子上方的路燈剛好壞了，所以我們幾乎是坐在闇影裡。黑暗中，眼睛根本看不見眼前的景色，但阿聰還是直直地盯著前方。

我愣愣地坐著，還在適應變了太多的公園與河邊濕冰的空氣。我有很多話想問。包含那間酒吧到底在哪？所以我們不去了嗎？為什麼我們就這樣坐了下來？那個夢境分享會的女孩做了什麼夢？她真的存在嗎？會不會那只是太想念前女友產生的幻覺？你真的不會做夢嗎？這些年來都沒有？這些年來，我們到底活得快不快樂？還要繼續這樣多久呢？

「要我說實話也是可以。」阿聰點了根菸後突然開口。「其實我會做夢的，這是別人跟我說的。」

我轉頭看向他的側臉，黑暗中一顆火流星從他嘴唇旁抖落。

「其實我跟我前女友分手之後，不是一直一個人住啦。」阿聰頓了一下，他又變回壞

掉的收音機了。「前陣子我認識了一個女生，是同學校的學妹。一開始認識的時候我對她真的一點心動的感覺都沒有，但有一次……唉，太複雜了。總之，後來我們變得很好，她常會來我的房間，我有時候也會留她下來過夜，不知不覺我們就有點類似在同居，應該持續了一兩個月有吧。有天她跟我說，我會說夢話，雖然我一點印象也沒有。每隔兩三天，我們中午或快下午起床的時候她就會把我的夢話告訴我，試圖替我還原我的夢，那些夢話每次都荒謬到很好笑，真的。（他這時笑了一下，是我今晚看過他最開心的表情）好像睡前故事的相反，是睡醒故事。但某天開始，她就不再跟我說我的夢話了。」

「為什麼？」我趁他吸菸停止說話的空檔問。

「我不知道……我猜是我在夢裡說了什麼傷人的話吧。反正她不说我就永遠不知道。之後我們吵了一架，她就不再來我的房間了。」

「是為什麼吵架？」

「我不知道。現在想起來，應該是一件小到不行的事。但因為我們那時候情緒都很差，所以吵得很凶。總之，她後來就消失了。連一通電話、一點訊息都沒有的那種消失，像……」

「像夢一樣？」

阿聰什麼也沒說，點點頭。他感覺喝了很多，即使他手中只有一瓶啤酒。

「但說實話，我好像是從跟前女友分手後就不會再做夢了欸，真的。以前我會做好多

有趣的夢的，要是我還記得我一定會參加那個夢境分享會，真的。我就叫……欸，你覺得我要叫什麼動物？」

「不知道……有什麼動物是很會說謊的？」

「幹。」阿聰罵道。「喔有，鱷龜。我記得鱷龜捕食的時候，會用舌頭誘騙魚類。」

「哇，那真是太適合你了。」

「可不是嗎。」

阿聰開始吐了，不是生理上的那個吐，我很懷疑，眼前這條河裡的水似乎變成了酒跑到他的酒瓶裡，而他喝了酒後，又對著河吐露。

「說真的，我覺得我很奇怪。我以為跟前女友分手以後我就不會再那麼難過了，哪還會有比那時還慘的時候？但那個女生走的時候我好難過喔。我本來也以為我不會再那麼快樂了，結果跟她在一起的時候也很快樂。我怎麼，這麼爛啊。」他灌了一口酒，一些河水回到他身體裡。「總之之後，我就開始催眠自己，總有一天我就不會再在意這段關係跟這個人了，就算沒有了誰誰誰，我還是可以活著，就像現在的我。一直一直這樣催眠自己。但是，不管怎麼想，現在還是很難過啊。」阿聰說完，吸了一口很大的菸，就像是希望自己能立刻得到肺癌那樣。

我沉默了。我總是很不會安慰人。我經常害怕話語這種東西，所以才會變得那麼少話吧。這時候我該說什麼呢？我想說其實自從我的店倒了以後我也再也沒做過夢了，想說其實高中時我也非常喜歡那位學姊，想說我後來也愛上了別人，但有時那人連碰觸的機會都沒有就消失了。但這些話說出來並沒有用，它們不會回到河裡，只會在我們之間形成一灘積水。

為什麼我明明知道進到他房間的那個女孩就是鱷龜，卻不敢拆穿阿聰呢？也許，我自己也害怕揭露某件事情的那瞬間。

我突然想起很久以前，我曾經做過一個夢。那時我的咖啡廳還在，我還把這個夢當作話題，開口向在咖啡廳上早班的那個女孩搭話。夢裡我一直在打開各個房間的門，每個房間都長得不同，有的打開是個一片鮮紅的小空間，有的打開是流著大川的草原，多到令人記不得。但我記得我最後待的房間，裡頭一片黑暗，卻讓人很安心，我想像個靈魂一樣漂浮在裡面。當我在全然的黑裡躺下後，一些微弱的光點像曬進黑紗裡的陽光那樣出現，我覺得非常平和。

說完這個夢後，那個女孩回答什麼，我已經不記得了。但我記得她笑了，如玫瑰一樣笑了。

阿聰的菸抽盡了。他把捻熄的菸屁股夾在手指上。他看著地上，臉上沒有火光了。我將視線轉回河面，久了以後，我發現我可以看見河面上一條條流動的銀色閃光了。只要眼睛適應黑暗久了，就能看見水流。沒有一道水流的閃光跟前一秒看見的是相同的，時間跟言語都是一樣。

這是一段我本來想在婚禮上說的致詞。

「你記得你高中時寫的作文，說了自己十年後要做什么嗎？」我問。

「誰記得啊，可能寫了老師或警察這種大家會覺得了不起的職業吧。」

「我記得我寫了什麼，我想開一間咖啡廳，但它已經倒了。」阿聰沉默著，我轉過頭看他，單純的悲傷浮在他臉上。

「我覺得，搞不好你根本就不用這麼難過。」我說，阿聰猛然轉過頭看我。「從某個角度來看，也許你並沒有失去那些東西。你還記得我們高中有一次，你喝醉酒還沒戴安全帽載著我要去社辦嗎？」

「你也喝醉啊，沒辦法。」

「我知道，但你記得那次對吧？」阿聰點點頭。

「我那時候想過，要是你就這樣載著我然後出了車禍，我飛出去，死了或變成植物人，那我的一生就這樣毀了。但我又覺得，那一刻好爽，我是說你載著我，我們在沒人的路上飆車的時候。就算我死了，這一刻也會存在著，它確實發生過。你想喔，人類的時間是直線進行的，但如果不這麼想呢？如果我們能以片段狀的方式去看待時間，那我們的人生就會像一本漫畫一樣，它會一直更新，但我們可以回去翻開某些頁數，所有時間就是同時存在的。也就是說，每一刻都是永恆。」

阿聰認真地想了想後，搖搖頭。「太難懂了。」

「不然……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虎皮蛋糕捲。」

「啥？」

「你沒吃過嗎？就是外面有一層老虎花紋的皮，裡面是巧克力口味的蛋糕啊。如果把我們的人生看成是一條很長很長的虎皮蛋糕，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切片，拿起自己最喜歡的部分，但其實每一塊蛋糕都是一樣的。」

「但是你把它吃掉就沒了？」

「欸，對欸……但是，我們也許可以這麼想……吃下去以後，那就是你的一部分了。」

我試著解釋，阿聰無語地看著我。「好吧，也許這不是一個好的比喻。」我嘆氣。

「沒關係的，兄弟。我懂。」阿聰一邊說，一邊仰望著夜空。

「我們的人生是會一直延長的虎皮蛋糕……」他喃喃地說。

「對。」我又想了想，覺得自己好像也醉了。「我只是想說，我們所珍愛的，但現在不在身邊的東西，可以是永恆的。」

「我懂的，兄弟，我都懂。」阿聰說著，笑了一下。我突然又覺得可以放心了。他站起來向前走，躺在也許還是十年前的那片草地上，看著天空。

「我會不會就這樣死掉啊？」阿聰說。聽到這句話後，我也走過去，到他旁邊躺下。

「不會的。我們都不會。」

地上的草比想像中冰冷，草的邊緣刮著我的臉，讓我的腦袋異常清醒，感覺鮮明到夜空中的星星在眼中都變得相當清晰可見，我甚至覺得自己真的看見了一顆流星，但我忘了許願，我也忘了這裡是臺北。

流星消失後，又有一個永恆被留了下來，我心想。我突然想起，阿聰與我喝醉酒騎著機車前往學校的那天。那時我在後座被迎面的強風吹過時，感覺到自己獲得了一種一生只能得到一次的那個東西。是不是因為當時我們預支了太多前進的速度，所以現在才會如此停滯不前呢？但我想，也許停滯也是一種速度吧。

我閉上了眼睛，眼瞼內的黑把我帶進一個不屬於任何地方的空間裡，從河面上吹來的

風，讓我暫時像死去一樣地平靜。

到最後，我們還是沒有去到那間酒吧。或許那間酒吧只存在於阿聰的夢裡，只是他忘記自己已經醒了。

打開久未看的手機，同學們分別傳了許多訊息跟電話來，最後停在他們要去哪裡續攤，要我們看到後也一起來的訊息。我跟阿聰看完手機後互換一個感到罪惡感的笑，最後還是決定各自回家。

再回到羅斯福路後，我們走去搭捷運。在隨著手扶梯的下沉進入捷運站時，一股悶暖的空氣將我們與外面的冷風隔開，我知道，今天已經結束了。走的時候，阿聰沒多說什麼，沒說下次什麼時候見，沒說什麼期許與祝福未來的話，連再見都是邊轉身邊說的。

我看了阿聰的背影兩秒，也轉身走了。我想著高中同學會的大家，這時候也許已經續攤完，一群人喝得醉醺醺依依不捨地抱著，說著接下來的十年也要繼續聯絡，在冬天裡感受人暖呼呼的溫度。但我覺得我跟阿聰這樣的離別沒什麼不好。也許該說這樣比較好。無論如何，大家都是不停地旋轉與輪迴。蚯蚓並不會真正死去，跟河水、菸上的火、還有那場夢的分享會是一樣的。

然而讓我很不能相信的是，那天晚上回家後，我做了一個久違的夢。

夢裡我來到了一個四周都是灰色的房間，我跟一群人坐成一圈，就像阿聰所想像的夢境分享會一樣的場景。但每個人都戴著面具，我不見他們的臉。我已經想不起他們所說的夢的內容，我只記得輪到我說時，一個戴烏龜面具的女孩溫和地打斷了我，用手指向一扇門，示意我進去。

我打開門，裡頭是個純白的明亮房間，房裡有一個女孩子背對著我坐著。不知為何，我一點莫名其妙的感覺都沒有，彷彿她是我認識已久的一個人。

我沒看見她的臉，但直覺她跟我們高中那個美麗的學姊應該長得很相似，只是我知道那不是她。她穿著白色蕾絲洋裝，端端地坐在一張有雕花的溫莎椅上，身邊有張長得一樣的椅子，我跟她一起坐下。

風非常的好，從窗戶輕輕撲來，穿著全身西裝的我覺得很涼爽。

我等一下，也許是醒來後，就要去參加阿聰的婚禮了。我在夢中一直有這樣的感覺。因此，我一直想著等等致詞要說些什麼，手心一直冒汗。旁邊的女孩大概也會去，但她一點也不緊張的樣子，我瞄了她一眼，看見她交疊在膝上的手掌、挽起來的捲髮髮梢，還有嘴角。她微微笑著。看到她笑，我又覺得不再緊張了。

等過一下下的現在，就會有人來叫我上臺，然後我會被如星的燈光包圍，產生生命中令人難忘的一刻。

就是現在，就是現在，就是永遠。

評審短評

陳雨航

夢、夢想的化身，以及隨著人生的起伏映照出的虛無與幻滅，常常是小說裡成長主題的調性。那樣失敗或是挫折的過去，是要想方逆轉，還是繼續尋求並逃避於更多的夢，與夢話鼾聲交奏，往無何有之鄉而去？

題為「夢的分享會」，不論是因為它是主要情節之一，或是作者有意分享他將人生直線進行的時間，分割成條一條長長的虎皮蛋糕捲切片的比喻，至少傳達了「我們所珍愛的，但現在不在身邊的東西，可以是永恆的」這樣的訊息。

這篇小說有無可能救贖失敗人生待考，但你看，曾經擁有的珍貴時刻，或者你想像、期待中所產生的令人難忘的一刻到臨時，「就是現在，就是現在，就是永遠。」這是多麼的撫慰人心。

平穩精確的敘述文字，加上一個不同的觀看角度，成就了這篇出色的小說。

評審獎 時間之外



About

蘇朗欣

作者簡介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所（創作組）。曾獲奇萊文學獎、後山文學獎、臺中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等。已出版中篇小說《水葬》（香港：水煮魚文化）。

得獎感言

這個故事，靈感來自我哥哥。
香港有很多人因為幾年前的社會運動而面臨罪責——有人已經服刑完畢、有人正在服刑、有人還在等待審判。在這數千人裡，我哥只是其中一人。社會運動或許已經結束，但生活始終繼續，我希望這些人、這些故事仍然會被記憶，被書寫。

短篇小說·評審獎

時間之外

◎蘇朗欣

午後拉起鐵閘，一進倉庫，貓已經不在了。

莉莉說得確鑿，使水哥不得不信服。於是，今日開鋪第一件事，就是兩人在店裡天翻地覆，只為了找貓。

莉莉剛入職滿兩個月，是來代替冬仔上班的新人，還在適應店鋪的運作模式、午膳時長和填寫入貨單的規矩——一個不太靈光的中學畢業生，水哥看著她總是聯想到初來乍到的冬仔——但她總是能夠把貓咪的動向記得一清二楚。倒不是因為愛貓，而是相反，童年時被貓抓過，以後就有了陰影。她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找貓的身影，得確定牠在哪裡才敢開工。所以，莉莉是第一個發現貓不見了的人。

「裡面四號架頂層的紙箱看過了沒有？」水哥一邊留心有沒有客人上門，一邊往倉庫

裡頭瞄兩眼，問：「冬仔會把他自掏腰包買來的貓糧存放在那邊，公主很聰明，嗅出來了，喜歡往那邊鑽。」

倉庫裡傳來翻箱倒櫃的聲音。末了，莉莉說沒有。

水哥沿狹窄短小的走廊回到收銀臺，往街外望，冷冷清清。他托著腮，盯著玻璃門的倒影，撥弄用髮膠抓過的髮梢，黑髮像針剛硬，令人討厭的髮質；再摸摸下巴，初生著一天未有打理的鬍渣，刺刺的。三十歲了，時間不等人。

收銀臺後面的牆壁坑坑窪窪，留下許多膠水塗抹過的痕跡，也有沒撕乾淨的海報角落，五顏六色的被遺漏在米白牆面上；較高的位置掛著一個白色網架，以鉤子逐一勾起幾隻米奇老鼠、角落生物、卡娜赫拉兔兔。往店鋪裡面望，毛公仔幾乎霸占所有空間，門口斜對角的角落放著一隻等身大的鬆弛熊，其餘貨品還有原子筆、水壺、花束、鏡子、束口袋、毛巾……幾近包羅萬有，並以卡通角色為分類，一個系列占領一個架子，店內四排木架上上下下塞滿了玩具。貨品本身充滿了童趣的歡樂氣氛，和店鋪殘破而缺乏裝潢的格局略嫌不配搭。

莉莉啪嗒啪嗒的拖著腳步回來，倚著玻璃門，盯著街道，半邊身體凸出店門外。

「不冷嗎？」水哥問。

「就想看看路人走來走去。」

「哪有人？平日沒有人逛街的。」

他們一起看著櫥窗外。這時候如果貓還在，會慵懶地散步，把玩具店當成是自己的遊樂場。

大半年前貓咪剛來到，由冬仔給牠起名字，叫公主。公主是隻虎斑貓，毛色一撮棕、一撮金，琥珀色雙眼；聽說是老闆養的家貓跟外面的野貓廝混，生了一窩雜種，送的送、賣的賣，最後剩下一隻，老闆盤算著不如帶到店裡養，權當貓店長，聽說有貓就有人，日後打出名堂搞不好還有什麼報社出版社來取材，替牠拍寫真。為了這個目的，老闆常替公主打扮，給牠穿衣服、戴項圈，花枝招展，拍照發在店鋪專頁上。不過沒多久老闆的三分鐘熱度消磨盡了，不再管貓，冬仔替牠把衣服脫下，只留項圈，紅色的，有櫻花圖案。

說來，已經很久沒有見過老闆。

「莉莉，你要是有空不如去趕起那堆畢業公仔，今個月七百張單。現在弄好了多少？」

「昨天臨走前縫好一堆啦，手忙腳亂的。那些公仔多到浸死人。」莉莉嬌聲嗲氣，她伸出手，讓水哥看塗了彩繪的指甲，以及貼上膠布的指腹，「你看，弄傷了，要休息。」

水哥白她一眼，「下午飯後回來，開始再縫。」

「你就給我喘口氣嘛——」

「畢業季，沒法子，月尾請你喝對面的奶蓋好不好？」

莉莉聽了，對他眨眨眼。

公仔店主打兩種業務，一賣玩具精品雜貨，二接單縫製畢業公仔，客人帶心愛的毛公仔來，店員替它們穿上黑色學袍，用黃線在衣襠縫上名字、學院和年份，再頭戴四方帽，漂漂亮亮的完成。水哥從頭到尾沒學會，因為他專門負責待客，相貌堂堂、伶牙利齒，哄得姨媽姑姊高興了，偶爾還願意多買幾款便利貼或是磁石書籤回去給孩子。

以前縫公仔的都是冬仔。

水哥記得冬仔縫學袍的時候，常彎著腰，不動聲色，仔仔細細地把絲線栓上針頭，時而眯起一邊眼睛，像個真正的裁縫。一切都發生在倉庫裡，門扉右手邊，縫紉機就在那兒，白色一臺，裝置在木桌上，一邊堆滿公仔，另一邊放學袍，像墨黑的海。這時公主會跳上他的背脊，弓起腰身回望，冬仔便更加不敢動，生怕有個差池，會害公主摔下來。

「哪會，貓有九條命，你沒聽過？」水哥笑著問他，拿起手機給他拍照。

冬仔宛然，沒有回答。

哎呀。水哥心想，這下子冬仔不見了、老闆不見了、客人不見了，連貓都走了。

「我說，水哥，貓咪怎麼辦？」莉莉問，勾他回現實。

「什麼怎麼辦？」

「不用跟老闆說一聲？」

水哥轉身用食指摳著牆壁上的殘膠，「對老闆來說公主走了是件好事，省得他遠走英國還要操心。」

「還有冬仔。」

「哦，他呀……他現在那個樣子，哪裡管得上貓？」

不過水哥這樣說著的時候，回憶中浮現的是昨天晚上，冬仔冒著微雨，穿著一件黃綠混搭配色的風衣，走來。衣服太大件，使他看起來比平時更矮小瘦削。店裡沒有其他人，正要打烊，鐵閘下放到一半，水哥拿掃帚清理地上，這個地方總是一地貓毛，以及為了給客人試玩精品而臨時拆下的包裝膠紙。此時有人用力按著鐵閘，水哥轉身，發覺是冬仔。好久沒見面，冬仔剪了髮，接近平頭，跟以前那個留厚重瀏海、陰陰沉沉的四眼仔差天共地，剎那間幾乎認不出人。眼鏡也換了，以前是金屬圓框，現在是黑色塑膠四方形，像個初中生。

「貓奴。」水哥笑他，「不捨得公主？我猜你也差不多該來了。」

「嗯。」

冬仔露出笑臉。他在門口的暗紅色地毯擦乾淨皮鞋鞋底，彎腰進來，側身避開門邊堆積著的一疊紙皮箱，動作嫻熟得像回到自己家裡一樣。他很清楚這裡的每一個角落，直到個半月前，這細小的店面全是他的氣息。

「公主已經鎖在貓籠裡面了。」水哥下巴頂著掃帚柄，看著冬仔。

「沒有抓你？」

「沒有哎。自從你走了之後，牠似乎變乖了，是你平常太寵牠的緣故吧？那陣時真是比狗還凶。公主，好名字。根本公主病。」

冬仔扯起嘴角在笑，一邊卸下背包。他穿著白襯衫、黑長褲，打領帶。穿得有夠斯文，跟風衣不相襯，水哥思索著但沒說出口。

「想回來上班了？一堆公仔等著你縫呢。」

「沒時間了。」

「就當作最後一次幫個忙，我跟老闆說情，給你開一個比莉莉高上許多的人工。你是熟手技工，老闆也很喜歡你，一定沒話說。」

「他哪裡喜歡我？」冬仔苦笑，眉心深鎖。「那時候有一陣他好久沒來，終於出現了，一開口就是移民、解僱、賣鋪頭，貓要送養，我跟他吵翻天。」

冬仔走到鬆弛熊身邊，轉身倒在公仔的懷裡，毛茸茸的柔軟得很，像跌入了水，被包覆起來。這一隻是不賣的，當作店家的招牌，孩子們最愛往它身上靠。水哥覺得冬仔也只是個孩子而已，他才十八歲，太多東西還是不明不白。

「老闆也是沒辦法，現在誰不想移民，剩下來店面和貓咪都是負累。」

「我吧。」

沉默一陣，冬仔突然硬生生擠出幾下笑聲，說：「不過我是走不了。」

水哥不想讓話題往自憐自傷的方向靠攏，於是攔下掃帚，對冬仔招手，兩人走向倉庫。推開門，無光，只揚起了一陣瓦楞紙皮的臭味。水哥在牆壁摸索到電燈開關，按下，一聲喵叫。他沒看，但想必冬仔臉上的神色放鬆了不少，至少他這麼希望。

冬仔拐彎走進角落，貓籠在那邊，粉紅色，塑膠製，半個人那麼高，分兩層，上層放床，下層放貓糧。公主挺直身體，在籠子邊緣看冬仔，好像一對失散多年的母子。為什麼是母子呢？水哥心想這比喻真奇怪，但是見到冬仔蹲下來，輕手輕腳生怕打擾了一樣靈活著手指，打開貓籠，他想，這種貼心不正正是一個母親對孩子的態度嘛。

「嘩。」冬仔驚叫。

水哥靠近，原來公主又抓傷他，一撇紅色從冬仔的手背冒起，漸見加深，血珠滲出。

「不是說她學乖了？」冬仔回望，哭笑不得。

「呃，也許是你太好欺負了吧？」

水哥抽出手機，時間已經很晚了。平常這個時間他已經回到家——一個人住基隆街的劏房，距離鋪頭頂多十五分鐘——再躺在單人床上玩轉珠手遊。冬仔似乎沒有想要動身，他抱著公主，摟在懷內。

「好啦，又不是永別，以後想見牠，總是有機會的。」水哥說：「指望牠到時仍然記得你的氣味吧。」

「你先走吧。別忘了，我有鑰匙。」

「我知道。」

「還是說要交還了？」

「沒關係……不用的。」

老闆忙著申請移民，放下店頭所有事務給水哥打理，因此冬仔的事情——從辭職信到最後一份薪水——都由他發落。他遲遲沒收回冬仔的鋪頭鎖匙，希望有個空間留給他，想的時候，就來吸貓。這是他想像得到的，這怯懦的自己唯一可以做到的溫柔。

冬仔遲遲沒有作聲。水哥拍拍他的肩頭，才聽見冬仔說：

「謝謝你。」

「幹嘛這麼見外？」

水哥輕笑，然後轉身，出門時，把電燈逐一熄滅，只留下倉庫和走廊的兩盞，昏黃燈光兀自亮著，自鐵閘邊緣溢出，滲入行人道。

臨近黃昏，莉莉和水哥趁最後一輪下午茶的空檔輪流外出用膳。其實不過是買外賣帶回倉庫裡，以縫紉臺充當餐桌，完成簡陋的一餐罷了。疫情下的日子多數如是：堂食被封

禁、在路上不得超過四人同行、想要摘下口罩抽菸還得提防四方耳目。但是他們都會逐漸習慣的。一開始店裡四個人都主張不打針，後來，老闆暗地裡打滿三劑不知道哪國來的疫苗，起初不聲張，被發現了電子針卡才和盤托出；莉莉嫌不能堂食太麻煩、選擇少、約不上朋友，終究死死氣去了一趟接種中心；剩水哥一人苟延殘喘。

那麼，冬仔呢？

水哥想了想，猜測他還是打了吧。

到底是不是冬仔偷走了貓？可惜老闆精打細算出了名，能省就省，從來沒有在店裡設置閉路電視。不然重看攝錄畫面，真相一目了然。

距離冬仔預定的離職時間還有兩個月左右的某個晚上，老闆回來，當時沒記錯，也是接近閉店的時刻，街外下著綿密細雨，是那種走在路上似乎不太明確，看不清楚，久了，才發現肩膀盡是濕透的雨勢。老闆的淺藍襯衫打濕了兩肩，布料呈現出深淺不一的兩種藍色。他對水哥打個眼色，朝倉庫一撇頭，一滴水珠趁勢落到地上。水哥去喚冬仔，少年正低下頭操作縫紉機，針線咋咋作響，布料一直往前推，公主在他背上張望，伸長了尾巴。

貓最終回到籠子裡。

店鋪的命運從那天被定了下來。

不過，說到吵架，水哥回想，其實沒有像冬仔說的那種「吵翻天」。單純是少年頭一

次在店裡發如此大脾氣，嚇著了老闆，最終不歡而散。鋪頭還是得營運下去，直到老闆正式移民，或者租約完結。

有一天，冬仔往店門外張貼好簡單的招聘海報，跟水哥有一搭沒一搭地聊，水哥笑說，這真是，如廣東話常說的，被老闆「一腳撓起」。

「還是有可能維持原狀的吧？」冬仔帶點呆然，長長的瀏海落在眉宇間。「比方說，像他最後說的那樣……找到東家接手這個鋪頭。」

「你看這景氣，像是會有人接手嗎？」冬仔答不上話。

後來冬仔時常請假，水哥一個人顧店。人流始終少，偶有零星幾個客人路過，大多是家長，會進來轉一圈，還來不及上前介紹就訕訕然走了。

唯獨一次，有個女孩在店裡面徘徊好久，心不在焉；人很年輕，穿著一件連帽衛衣，正面印上一個潮牌標誌，很是招搖。水哥認定年輕客人沒消費力，又難討好，通常寧願省下搭理的力氣，但這女孩子未免逗留太久，一個三百呎店面逛半個鐘頭，又不曾見她拿起個精品斟酌斟酌過。

他迎上去，「小姐要找些什麼嗎？說個名字，搞不好我都知道。」

女孩轉頭，她畫了眼線，又塗睫毛液，唇膏是深紅色，太濃的妝容配搭太青春的臉，實在彆扭，使水哥不禁勾起了嘴角。女孩以為是善意的微笑，放了心，指指門外的招聘廣

告。她就是莉莉。

請人總得面試，由水哥負責。時間下午兩三點，近乎沒客人，兩人在收銀臺前直接開始。簡單交代薪酬、工時和待遇，莉莉都無異議。但面試到最後，莉莉突兀地揚一揚下巴，示意收銀臺後的牆壁：

「為什麼牆上那樣髒髒的？」

「那是……」水哥頓了一下，反問：「忘了問你一個問題：為什麼想來這裡工作？我們店鋪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公仔很可愛啊，而且我住長沙灣，走路過來，很快的。」

「沒有了？」

「沒有了。」

莉莉望一眼牆壁又轉向水哥，等待答案。

他有點怯，思緒流轉，最後決定繞個圈子，「以前貼了一些海報吧。去年老闆不要了，通通取下。決定得很趕急，所以沒有清理乾淨。」

莉莉似懂非懂地點點頭。接著，突然眉角一挑，高聲問：

「是抗爭口號嗎？」

水哥嚥口氣，微微笑，點頭。他默默在心底記下兩筆：一是佩服這女孩的觀察力，這

回也許來了一個細心的新人；二是得提醒老闆，有空就要好好整理這面牆，不要把過去那些支持運動的痕跡——他們，曾是那麼一間堅定不移，支援抗爭的「黃店」——給洩漏出來，替店子徒添麻煩。

「哦……是。」她點點頭，「現在很多店家都不再張貼文宣了，很可惜。明明很多都設計得很漂亮，意思明確。」

「老闆的決定，沒辦法。」

他想趕緊帶過，可是莉莉沒為意，就著文宣、黃店之類的話題發起議論。水哥的視線從她的臉，緩緩轉向她的及肩長髮，以至背後，目光渙散，如在眼睛敷一層濾鏡，鏡中景象悉數暈開。兩年前——確切來說是兩年三個月，他持續數算——自己也曾和某些誰一起談論時局，就在一架即將起飛的客機，剛剛結束航空安全的模擬示範，他們坐下，扣起安全帶的時刻。那時興奮極，策畫了行動，寫聲嘶力竭的文章，發布在社交媒體。回到香港後，他拖著行李篋，上司叫他的名字：Walter，請你過來一下。

他眨眨眼。見到莉莉用戴著淺棕色大眼仔的兩隻眼睛，直勾勾望他。送走人了，他才想起，竟然忘記問貓的事——你會不會對貓過敏？

莉莉來上班，冬仔終於放寬了心，水哥嘲笑他這叫後繼有人，找到嫡傳弟子傳承縫紉

大業。但女孩做事粗心，試過搞錯兩個客人、兩間學校的披肩顏色，被發現了還辯駁：「都是一樣是工學院嘛！」冬仔臨走前千叮萬囑水哥看好她，別把生意搞砸了。水哥啞然失笑，確認觀察力其實跟細心與否根本無關。

「賺到錢，你又沒得分，真不明白那麼操心幹什麼？」莉莉拿著一杯生啤，說完，通通灌進喉嚨。

「這是責任感。」冬仔說：「所以我跟你真是，怎麼說，不同的。」

「對嘛。我十八歲，你也十八歲，就你一個人是老古板。水哥還比你開明哩，起碼他不會罵我返工玩手机、喝珍珠奶茶……」

侍應捧來一盤椒鹽九肚魚，在冬仔眼前放下。莉莉拎起筷子，往冬仔那一桌趨近，趕緊一夾又回去。

冬仔離職那夜，水哥帶著兩人下班後幫襯大排檔。店家把他們分開，指著桌子說，兩個人。於是所有桌子分別距離一點五米——當然無人能確定真正的數值——男生們一桌，莉莉獨自坐旁邊一檯，侍應上菜前望望三個人的臉，才決定要把餐點放在哪一方。似乎是炸物放男生面前，湯水和炒菜放女生一邊。他們坐在路邊用餐，頭頂上就是餐廳招牌，燈箱灑落刺眼的霓虹光，令食物的色澤過於鮮明，變幻，幾近失真。

莉莉點了生啤，才呷兩口，臉頰便發紅，眼神游移，對著橫街若有所思。冬仔喝汽水，

雙手捉住玻璃瓶，瓶身凝滯的水珠逐一融合滴落。

他悄聲一如自言自語：「真想抱公主來。」

「帶來餐廳幹嘛？嚇到貓咪又嚇到客人，店家也不高興。」水哥摸著塑膠杯邊緣。茶水已涼。

「她沒見過店外的世界。」

「在裡面好食好住，過皇后般的生活，不也挺好。」

「自由還是吃飯重要？」

「這種問題，過了這麼久，我都沒有把握了。」

「我有時會想，自己跟她好像。」

「哪裡？」

「被遺棄。」

「真要說，莉莉不是更慘？剛來上班，幾個月後就要遣散。」

「你們會有新工作的，換個環境，就能走下去。但我是——我在兩年前就停下來了。被卡死。你知道嗎，以前兩三個月上庭一次，過堂，都像夢遊，做一樣的夢，回到過去。」

「總會結束的，也許最後無事，不是嗎？」水哥乾笑，笑完，很清楚這些說話根本沒有安慰作用。他輕聲說：「大不了坐監三五年，到時出來了，不會有人記得的。」

「所以，這三五年，是靜止的，黑洞似的。那不就像是被拋擲到時間以外的地方了嗎？」

那時，路口有輛的士駛過，紅色車身反射路燈的昏黃亮光，瞬間，光影如幻燈片在冬仔的眼鏡鏡片上快速閃爍。

「幾時開審？」水哥別開目光，問。

「下星期一。」

「多久？」

「三十天呢。朝九晚五，簡直像返工。」

說罷，兩人吃吃笑，便無以為繼。

「再等兩個禮拜，就有結果。」冬仔補充。「折騰兩年，終算有結果。」

水哥仰頭。夜深，但因為城市的光害，天空中雲的輪廓一清二楚。月輪彎成尖銳的角度，時而隱沒於雲層以後。

曾經他想看，窗外就有雲。

「好久沒坐過飛機，去過外國了。我那時候專門跑東亞航線，常去韓國、日本，冬天的日子，空氣冷颼颼，但很好聞，很清新。」他補充，「香港沒有的。」

「我想去臺灣。」冬仔咬住吸管，吸到底。「和公主一起去。」

「帶寵物出國旅行很困難吧？要申請文件、打疫苗、植入晶片什麼的。不是沒遇過，但就是少。」水哥提起茶壺，往杯中添茶，蒸出霧氣，「不過近來也改變了吧。現在的人移民都會帶上寵物。像老闖家裡有四隻貓，聽說幫牠們訂專門的飛機，要價八萬元一隻。」他朝鄰桌瞥一眼，見莉莉埋首伏在桌面，似是醉倒；取手機一望，時間不早了，便伸手搖她，卻被冬仔制止。

「快夠鐘了，你不是要趕著回家？」水哥問。

「審前撤銷了。」

「那很好。通通都取消了？每星期報到啊，出國之類。」

「護照沒取回。」

「那臺灣呢？」見冬仔靦腆，水哥也笑，「搭艇？你不暈船，貓咪也會暈船吧？」

「可能嗎？」

水哥忍不住揶揄，「現在是怎樣，你要學那十二個人，一起去坐船，全部被捕，自投羅網？」

冬仔盯著他一陣子，才說：「我是問貓會不會暈船。」

「誰知道？」

他們又坐了一陣，等到莉莉終於起身，打了個隔。他們分別，一個左轉，一個右拐，

一個向前走。日後水哥和冬仔不見面，不聯絡，偶爾在網媒見到男孩的名字，也掠過。那樣的新聞太多了。還不如把時間花在手機遊戲。

門邊響起叮鈴聲。水哥自動擺出待客笑容，雙唇抿起，嘴角掀成四十五度朝上，「歡迎光臨！」差點辨識不到那是自己的聲音。

來客是個中年女人，微胖而矮小，短髮留到下巴；雙眉紋過，眉角向下垂。她從銀包掏出發票，水哥接過，是縫製畢業公仔的訂單。

「稍等一下。」

他往倉庫裡走，按貨架的編號尋覓，來到深處。貨品通常按日期和單張編號排列，定時定候他們會做整理，把最舊的放最裡面，最後由老闆斷定要棄掉抑或打折出售。畢業公仔很少放那麼老的地方，畢竟客人總是心急，好些人天天打電話來催單，放著不來取件是少數——可是這幾年，老闆常說，沒來取件的人變多了。

水哥搬開布滿貓抓痕的瓦楞紙箱，往貨架底層探索，一抓，一抽，取出一隻綠色 Pepe 青蛙公仔，霉味隨之溢出。他拍打它，拆開封膜，確認公仔已經穿好學士袍、戴上了帽子，再看衣襠，刺繡了二〇一九年的潦草英文字樣。

他抱著公仔，交給女人。她見到，熱淚盈眶。水哥捏著發票，說：「麻煩尾數二百。」女人走後，水哥以指腹觸摸銀紙凹凸的紋理，再慢慢撫平，放入收銀機的抽屜。那隻

PePe公仔也是被流放到沒有時間的地方嗎？他沉思，如果區區三百呎的小店也藏著這樣的一個空間，那這個城市裡面，又會被分割出多少個沒有未來的方寸之地——

那麼，逃離又不是必須的？

水哥滑走手機螢幕上闖到一半的遊戲關卡，打開通訊錄找冬仔，打電話過去，漫長的靜候，沒有人應聲。再打過去，回應他的僅是相同的撥號聲。因此再撥出一次又一次，直到聽見熟悉的機械的女聲：電話暫時無法接通。他改傳訊息，卻只收回一個別號，不讀不回。

冬仔，你要去臺灣了？

——不過這又有什麼大不了的？

如果這是冬仔的選擇，那誰又有資格將他從可能的自由邊緣拽下來？更何況，這和他有什麼關係？水哥自認已經過了愛對別人說三道四的年紀。從航空公司離職之後，他覺得這個社會和自己再沒有什麼關係了。

他想像一個陌生的午夜海岸，遍野礁石，白浪拍擊，少年蒙面，貓跳上他的肩膀，他們轉身，眼神直射回來。

打開手機相簿，他逐一重看在店裡面拍的照片，幾乎都是關於擲貓，最新一幀是冬仔離職前半個月，他彎腰縫學袍，而公主跳到他背上，畫面凝止。他向下滑，時間沿軸線回

溯直到年初，那時公主剛出生即被帶來，養在外出籠裡面，小小一隻的，在欄柵後睜大眼睛張望，不親近人，但是冬仔時常不顧被抓傷，抱著牠面對鏡頭。第一次和貓同框，少年怯生生地咧嘴微笑，貓咪眼睛瞪大。印象中，虛擬的快門開合，下一瞬間貓就躍身，躲進倉庫某個不被輕易打擾的狹小紙箱裡。

水哥想到那個問題：貓會暈船嗎？

網絡給他的答案是：有可能，端看體質。

一對腳跨過門檻，門鈴聲響，水哥擡頭，原來是莉莉回來，左臂勾著外賣塑膠袋，右手提起一杯奶蓋烏龍湊近嘴邊，叼起吸管。

水哥對她招手：「莉莉，你來這裡吃。」

「幹嘛？」她蹙起眉。

「你有鑰匙是吧？晚上記得落閘、鎖門。我去找貓。」莉莉沒好氣地噘嘴，舉起手裡的奶蓋，搖一搖。

「好啦。都算我的。」水哥走出店門。

棄保潛逃、快艇、碼頭。水哥動著手指頭，在網絡搜尋器輸入關鍵字。搜尋引擎餵給他可能的答案，第一個結果就是「十二港人案」——事隔一年多，後續的新聞報導懶人包

畫出清晰的路線圖，地圖上每一個紅色圓點都標記著他們如何從西貢碼頭出發，在布袋澳集合，啟航往遠方，所謂投奔自由——結局卻是在海上被截停，送到深圳，扣押，定罪，入獄。

爾後很長一段時間，再沒有人敢談論悄然逃亡的可能性。

西貢臨海，有無數大大小小的碼頭。他先排除公眾碼頭，遊客太多；又刪去布袋澳碼頭，畢竟前車可鑑，那條路線恐怕已被封死了。有固定航線的都不適合，人潮容易聚集，就會有目擊者。他尋思，如果是自己，大抵會找一個最接近目的地的地點起程吧，於是拖動地圖，讓地名跳出，考慮交通是否方便之後，確定繼布袋澳之後最接近東方的是大廟灣碼頭。布袋澳以南，沒有固定航班，似乎不錯。

從深水埗到大廟灣要先坐地鐵再轉乘小巴。他離開公仔店的時候，太陽正在落下，餘光從鬧市狹隘的巷弄中穿透而來，他迎著光走進地下鐵車站，幾乎睜不開眼；而當他從對面海岸的另一個車站往上爬，仰頭望向出口，天色已經安靜地轉暗。很快上上下下來往的人潮又淹沒視野，連晚空都看不到了。往碼頭的小巴等了很久才來了一班車。他坐最後一排的單人座，左側隔著走道是一個穿著合身西裝的中年人，抱著公事包打瞌睡。水哥心想，這個人也是要去搭大飛機嗎？西裝只不過是掩眼法？今晚一旦夜深，他就會出發，消失不見嗎？

有人叫：「有落。」汽車急煞，水哥踉蹌地幾乎撞上前座的椅背。他看過地圖，確定是這裡了。車門拉開，他跟著旁邊的上班族下了車，四周張望，放眼卻只有向東西無限延伸的馬路，以及自護土牆頑強長出的蕨類。天更加黑了。他想要問那一同下車的男人，但是不論哪個方向都不見人影，彷彿是那人悄然走進了夜色而不被任何人發現。

水哥開啟手機的電筒光，一路向前走。地圖叫他往前他就往前；叫他爬下石階他就去爬。階梯如同無盡。他謹慎地踏出腳步，直到看見大海。潮濕的風直撲而來，吹得衣服貼在身上。

海岸相當遼闊。一列老舊得生了鏽跡的欄杆佇立著，往外就是石礁，空氣中飄來海水的鹹味。幾輛小艇輕率地泊在海邊，部分是單人划艇，另外一些比較大，甲板上搭建了帳篷，沒有人看管。右邊有棧橋。伴著浪花拍岸的聲音，他走上去。有一些人在釣魚，他們安坐在自攜的露營椅上，擱著魚竿，在把玩手機。屏幕的螢光從下而上照亮了他們的眼睛，成為黑海邊緣唯一的光源。

棧橋盡處有樓梯往下，下面就是水。一艘舢板停在階梯旁，載浮載沉，船身包裹了綠帆布，顏色顯得如墨色似地深。

水哥正要走近，船裡就傳來聲音：「你要去哪裡？」

那聲線粗獷，卻不見人影。有人在裡面坐著。水哥沒有辦法清楚辨識那些影子。他想

了想，假如輕易問起一個青年人，只會招人懷疑，所以他問：

「你有沒有見過一隻貓？虎斑貓，脖子上有一個櫻花項圈。」

「沒有。貓怎麼會自己坐船？你是不是要找人？」

水哥感覺有人自黑暗中盯著自己。他頭皮發麻，從腑臟深處開始顫抖。他想到那一天，他拉著行李，站在機場青白的光線底下，聽上司談論他在私人社交帳號發過的種種貼文，裡面每一個情緒化、帶有攻擊性、侮辱的字眼，從別人口中化成了真實的聲音，再拋擲過來；當然其中不乏他寫過的罷工文宣和仔細的計畫，詳盡得他足以確定，這必然是某一個親信才能得知的資料。那麼，是誰？他永遠不會知道。

想像中的那隻眼睛在某個不被覺察的角度，沉默地眨著。

他擺擺手，退開，坐在船墩上。他讓頭腦清晰起來，推翻所有推理。在香港這樣一個三面環海的城市，想要找出特定的出發點未免過於困難；更何況偷渡又不一定要從碼頭開始，所有地方都有機會。再說，誰知道這想法是不是真的呢？也許是自己一直以來誤解了冬仔，想錯了方向。可能貓的消失，只是因為少年臨行前忘記拉好閘門，讓貓在黎明時分出逃，至今仍在深水埗某個街區徘徊，諸如此類。越是思考，就會知道可能性是無限地多。

白費了一堆時間，他想。他起身伸個懶腰，拉筋，抓抓頭髮，假裝什麼也沒有發生一般往回走。才沒有人要偷渡。不知道下一班往地鐵站的小巴要等到什麼時候。要回到小巴

站又得重新爬一次石階。累死人。

他回頭，於是才真正見到大廟。

剛才往下走時，一心只盼著黑夜中的海，使他沒有留意到原來沿路經過的廟宇如此龐大，有幾層，由白色的樑柱支撐，屋頂鋪了綠色磚瓦，密密麻麻。所有門都關上，大概是打烊了——即使是神明都需要有休息的時候。外牆寫著「天后古廟」四個大字，方正的字體有好些邊角剝落了顏色，顯得蒼白無力。水哥對於神仙或寺院沒有半點認識，只知道求籤要去黃大仙，而天后是港島沿線的一個地鐵站名。

走了吧。他踩上石階，一隻貓擦身而過，嗖一聲消失於他的眼角。

他急轉身。貓緩步走著。

水哥眯起眼觀察貓咪的背影。他很想確定那就是記憶中的、有如斑紋一樣夾雜了淺棕或淡金的毛色，但天太黑了。他無法輕易說服自己去相信這一切巧合。

唯一能肯定的只是，沒有項圈。

這時候貓咪停下來，也轉身瞪著他，琥珀色的眼睛圓睜。然後縱身一跳，越過側門的圍柵，跳進了廟宇裡面。水哥繞著建築物走了一圈，探尋所有的入口，卻是全部上了鎖。他沿著每一個鐵欄杆的隙縫望進去，中式庭園和拱門的輪廓若隱若現。沒有一絲光線從中流洩，看不見任何貓。廟宇正門前的香爐上零丁插了幾支線香，才燒到一半，已經滅了。

他面朝寺廟，視線越過僅剩半身的線香。夜空中，唯獨有幾顆星星仍然閃耀，非常遠，卻明亮。

他思索，不知道天后管的是什麼？如果查手機，就會有答案，不過他不願意讓電子螢光破壞當下這一瞬間——他雙手合十，閉上眼睛，祈求天后：請祢保佑不論是一個少年還是一隻貓，都不要暈船。

評審短評

鍾肇政

一篇彷彿香港的再次寓言復刻的小說，雖然香港抗中的題材已然在臺灣近期文學獎大量發酵，但這篇〈時間之外〉以一種非常淡漠的筆調，不著痕跡地藉著尋找「貓」的過程來隱喻出走者或留下者的困局。

公仔店欲關未關，貓欲找未找，人欲行未行，到處都是殘局，繁華的記憶場景已然荒涼，最後水哥走到了天后宮，只好寄語天后，祈求神明。而那個祈求也非常淡然，祈求人與貓「都不要暈船」。暈船有其象徵，究竟是暈了什麼？時代還是理想？還是挫敗或者孤獨或者擱淺？小說結尾的留白，予讀者有多重的想像，同時勾起對小說人物命運的無盡懸念。

反映香港的永恆現實，當下的啟示錄，一幕幕地藉著公仔與貓，少年冬仔等人物，竟寫出了一種香港獨有的華麗與蒼涼。

About

程至銘

作者簡介

筆名鹽詞。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應用心理學系畢業。僅在《印刻文學生活誌》上刊載過一則短篇小說〈無限大的世界與無限小的我〉。擁有豐富離職經驗，經營粉專「鹽詞的壞書評產生器」，天天夢想著出書。

得獎感言

三月離職，跑回嘉義，與家人忙裝潢，回過神已七月，面對茫茫多文學獎徵稿，用兩個月時間憋了七篇小說，幾乎全軍覆滅。每篇寫完都自覺天才，每篇落榜都自貶廢柴，如此反覆，生生不息。感謝我唯一的讀者兼妻子，感謝母親，感謝岳父母。



優等獎

當德魯伊離開此身

短篇小說·優等獎

當德魯伊離開此身

◎程至銘

科林帶我走過馬路、沼澤與平原後，逕直穿過一片小樹林，終於到達牧場。至此，他的任務算是完成了，不過他仍熱心地介紹著牧場上的動物，牛頭馬身的、兔頭人身的、蜥蜴頭蛇身的，各種無法定義的乏味動物。這些生物以相似的形式不同的組合存在著，互相溝通密語，在我眼中，只不過是一隻隻待宰羔羊。

「祝你旅途愉快。」科林最後這樣說，轉身後，用手往前方畫了一個圈，出現了一道漩渦門。他走進門裡，隨即整個消失。

我從別的遊戲中繼承的等級與物資仍舊放在背包裡，儘管在皮相上看來，背包只有三分之一個身子的大小，但裡頭能裝下林林總總的裝備、藥水、甚至是房屋。

由此我不能說自己是新手或是老手，而是一個遷徙者。我不知道自己從事此種遷徙多

少次，又失望了多少次，同時將遭遇任何可能的事件，達到某種成長。

我的等級是九二七，與其他加入共通世界計畫的遊戲一樣，這裡的等級不設限，我們可以不斷往上堆疊，重新加點，學習技能，並努力生存下去。在之前，我當過法師、武僧、狂戰士、野蠻人、術士、盜賊等等，這一次，我選了德魯伊，意圖使自己在變成熊的那一刻忘卻此身。

我馬上把眼前牧場的所有奇形怪狀的動物殺掉，做成肉，磨刀，烹飪，所有這些動作都是自動化的，我幾乎不用特別學什麼。食物的能力皆標注在成品上，這個可以回血，那個可以暫時增加敏捷。我的殺戮只留下很小一灘血，並在不久後全部消失，或許就在我轉身離開的時候，誰知道他們如何計算死亡消失的時間？

我原路返回，穿過牧場、小樹林、平原、沼澤與馬路後，來到一座小村莊，村莊裡有蹲坐在酒館門口的農民，婦人拉著小孩遊逛市集，還有風沙不斷吹拂，因此視線不太好，對於遠程攻擊的命中造成懲罰，但我不認為在這裡會發生戰鬥。我找到冒險工會，一座木屋，掛著牌子，幾個痞子站在門口，你能想到的所有該是冒險工會的東西，這裡都一定有，包括我推開的這扇木門，發出挑釁的呻吟聲，包括裡頭所有的人都會安靜下來，轉頭看我，包括我一定會問一句，這裡有人要組隊嗎？那些轉頭看我的人依舊安靜，不發一語，望著，隨時準備出手，如果此時有幾個傢伙走上來，說要組隊，那麼僅就這幾個傢伙而言，他們

一定也是真實玩家。

這就是新手任務，當隊伍構成後，酒館內的其他冒險者就會一擁而上，裝作要教訓教訓新人的模樣，但實際上他們都被設定得很弱。我剛結伴的夥伴們：法師艾琳揮動魔杖發出火球，盜賊卡巴隱身後躲在暗處刺殺，騎士丸子一手拿盾一手釋放防禦結界，牧師牛一風站在後頭沒什麼事情做。等所有人都被撂倒後，我們拍手慶賀，搜刮戰利品，放在桌子上將合適的物件分發，比如沈重的鎧甲只能給丸子，塗毒小刀適合卡巴之類的。我們自由地做了這些分配，使得一切裝備的功用得到最大化。

小時候，父親曾經帶我玩過許多遊戲，關於忍者殺人的，也有老老實實蓋房子的。那時的遊戲仍是專題式的，專注於某幾項高度核心的工作，比如在一个忍者遊戲中，你不需要考慮如何工作賺錢的問題，而在一個蓋房子的遊戲中，也無需考慮各國間複雜的政治關係。這些遊戲讓我與父親短暫地脫離現實世界，進入到一個以視覺覆蓋形成的幻境，我們在那裡頭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為了完成這些小小的、獨斷的任務，得到金錢與經驗，並更好的完成類似的、難度更高的任務，直到任務被全部完成，我們退出，重新進入另一個世界，完成另一些完全不一樣的任務。有一些經驗能在這種轉換中得到繼承，比如反應能力、推理能力，然而這些都事關遊戲外的肉身，大部分經驗卻是帶不走的。我在忍者遊戲中發

現的某條祕道，我精湛的暗殺技藝，無法幫助我更好地蓋一座完美遊樂園。

然而等父親過世，我成年後，遊戲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主要是名為「世界遊戲」的概念的實施。這種概念意圖使某個完備的世界在虛擬實境中成形，人們在其中能選擇自己所要奉行的生活方式，你能當一名鐵匠，也能當一名信差，為了跨越時空與遊戲類型，世界遊戲還允許加入此計畫的不同遊戲世界進行串聯，如此，經驗就成了某種經過計算後，能被收納與帶走的東西。計算由極為複雜的算式構成，但遊玩過程是直覺的，無需太多理解，進入新世界，拿起武器，自然就能以某種方式領會。

世界遊戲使自由真正誕生，人們離開現實受限的肉身，進入遊戲中，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走、生活、衰老或不衰老、殺戮或被殺戮，一切都輕而易舉，得到驗證。有人說一次不算，一次等於沒有，在此處，所有事情都是實實在在的有，你能重複千萬遍，直至通達無聊。

還好，世界是大千的，幻象是無限的，無聊也就藉以遷徙得到緩解。我待過無數個世界，做過無數種營生，殺人越貨，或英雄救美。作為一隻狼，我在無人的北境度過一生，殺死首領，領導狼群。下一輩子，我又成了一棵樹，在沙漠中奮力汲取稀少的地下水，根莖爬長至天涯海角。當那棵樹突破天空的界線，被當地人尊為神樹時，我功德圓滿，離開此身，通往另一世界的彼身。

現實中的我……。有什麼好談的呢？反正就那樣，他只是「一種原本無法逃脫的可能性」。父親尚在世時，每次關上遊戲，便向我指往這些現實中的「不得不」。他會說你看，他會把一些原本如此的東西說個沒完沒了，彷彿他們願意如此，也就因此長出了許多模糊的意義。

當我連接上裝置時，我便自由了。我成了所有可能性。我是非我。

我們的隊伍很完美，兼備物理與法術攻擊手段，應付不同類型的敵人，也有德魯伊與盜賊這種針對非戰鬥需求的職業，發現陷阱、與動物對話等，都能使隊伍避開最糟狀況，順利完成任務。

隊伍裡，我最喜歡艾琳，她有一頭金黃色頭髮，巫師帽和長袍，儼然一副法師該有的模樣。她是精靈族，一對尖耳朵性感、高雅、智慧，她的風格設定是御姊，在成熟中透露出色氣，纖細光滑的大腿時隱時現地展露，偶爾在耳邊說出迷死人的情話。身高一百八十五公分，體重五十公斤，魅力十四，力量九，體質五，智力二十五，感知十七，等級九一四。性格指數Ⅱ御姊百分之七十五＋正義感百分之十＋神祕感百分之十五。聲音Ⅱ性感百分之五十＋可愛百分之二十八＋慵懶百分之二十二。這是很特別的配置，使聲音呈現出一股捉摸不透的意味，我猜測這種聲音對魅力有百分之二十的隱形加成。

當我與艾琳透過各式各樣對話選擇，友好度達到八十點時，我便對她提出單獨約會邀請。這個選項顯示的成功率是百分之九十一，失敗將扣除二十點友好度。如果連這個成功率都害怕失敗，那我還算什麼德魯伊呢？

約會很成功，我們的關係突飛猛進，當友好度漲到一百點，確立了情侶關係後，親密度量條便出現了，以零為起點。當我們進行更多互動，回答更多對方的問題，到達一百點時，我們就可以做愛。第一次做愛後解鎖性愛點數，透過不同的姿勢與場景，使性愛指數達到一百點後，就可以考慮提升關係等級，面臨是否要結婚，是否要合體，是否要生孩子等問題。

在性愛中探尋對方喜好是最有趣的部分，在創建角色介面，或遷徙至一個新世界時，系統就強制規定要點選這些隱藏個性，為因應不同需求，選項繁多。除此之外，性愛進行時間、次數、節奏、背景音樂、天氣、月份等皆需微調，如要更為逼真，加入月經模組也是可以的。性愛是一場實驗，透過每一次事後回顧性愛點數的增減，不斷調整，才能以最高效率達至完美。所以每當我與艾琳做愛時，我都把畫面放得極大，觀察每一幀的表情與聲音變化，每當她眉頭挑高，我馬上記錄下當時的動作，每當眉頭緊鎖得更深，我就轉換動作模組。

有時候，我也會在欣賞艾琳的臉時入了迷，當然，無論我如何放大她的臉，她都是不

知道的。那是來自現實中的目光，正如當我看著她的眼睛時，我從未真正察覺到她的目光。我觀察著每一寸肌膚，如此光滑明亮，無毛孔，無凹陷，如網速般順暢，無法停留在任何一點，每一次的看都成了一種滑開，順著皮膚無限延伸，我不斷不斷地滑開，永遠看不夠。我奔跑在高速的延伸中，直至筋疲力盡，只好撇開視線，投向召喚冒險的遠方。

冒險隊伍裡的其他人很開心我與艾琳的發展，對於他們來說，在每一個世界中，都得親身經歷，或目睹他人來這麼一場浪漫。牧師牛一風酷愛讀書，尤其是舊時代的文學作品，那些東西你簡直無法想像還有人在讀。牛一風說，這些書很有趣，昭示一個悲慘世界。他看著我與艾琳，說：「來讀讀這本吧，正好講的是性與愛。」我與艾琳對看了一眼，她抓了抓我的手，觸覺接收器也同時擠壓了我的手一下。我對牛一風點點頭，正好每晚紮營時都無事可做，遂提議一個月後開一場讀書會。

這是一場關於文學作品的讀書會，對於我們來說很新鮮，因為過往我們只會開遊戲規則的讀書會。我們會將自己在冒險途中搜獲的世界資訊進行記錄整理，並在讀書會上分享，試圖琢磨出世界背後的規則，包括傷害計算公式、資源（動物）分布地圖、數字座標、物理法則和關係效益。找出規則是冒險最有趣的工作，找到規則後就是同世界告別之時。然而這次我們討論的是完全無關乎規則的論題，在篝火的映照下，我們談論性與愛。

書名叫《尼布拉斯有話說》，中篇小說，最沒有意義的文類。我無法理解為何有人願

意深入這種得不到答案的作品，出來時只為得到一個「人生無路可逃」的結論。但是裡面還是有許多有趣得不得了的描寫，比如性愛描寫。在這本書裡，尼布拉斯原本對性愛充滿了憧憬，他在鬱鬱寡歡的青春期渴望異性肉體，排除萬難追到一名心儀女性後發生了關係。這次肉體交互使他失望，因為時間太短，也因為過程充滿了不順利，他不是找不到洞口，就是乾澀得疼痛。等他終於勉強進去一個頭後，又因為疲憊而軟了下來。尼布拉斯與對方進行了長時間的心靈溝通，很久之後再次嘗試，終於進去了，對方卻痛得尖叫，他只好匆匆結束。反正到了結局，他終於找到正確的方式，必須以半疲軟的狀態進入到深處，再讓陰莖擴張，才能在不造成劇烈疼痛的情況下完成性愛。

我感到震驚，並提出了三點質疑：其一，這種充滿汗水、分泌物與氣味的性愛，骯髒得令人厭惡；其二，尼布拉斯無法精確計算性愛得分，才造成一連串失敗；其三，高潮是空虛的，不通向未來。

牛一風非常贊同我的看法，他說在這些古典文學的世界裡，全是無法逃離的痛苦，身體的局限與模糊，身體的反身體性，彷彿每個人被迫陷入一場與自身的無止境戰爭，最後得出的答案，只能勉為其難地擦亮些微活下去的磷火。

牛一風問艾琳：「妳認為尼布拉斯愛女主嗎？」

艾琳冷笑一聲，說：「不怎麼愛，高潮的困頓就是最佳證據。」

那天晚上我無法入睡，想起童年時的肉身遊戲，撥動零星支節，發出聲響，進而震顫、恐懼。我不知道要把它當作我的朋友，還是敵人，看起來它並不懂得收斂，一再反抗我的舉動，在我奔跑時，它變得難以拖動，在我睡下時，它卻輾轉反側。它充滿了弱點，逼我共同承擔，我簽下了不屬於我的魔鬼契約，債務隨著年齡愈發增長。

父親離世後，我撤下家裡所有鏡子。然而凹陷的沙發、逼仄的浴缸、貼身的衣物依然提醒我肉身之所在。在父親照片面前，我止不住落淚，即便不再難過，眼淚卻像某種探測器，總在不適宜的時間掉落，持續以一滴接著一滴的方式發生，每一滴都來自身體內部的化學反應，它沖刷我不穩固的自我認知，彷彿我不識得自身是一種罪。我堅持認為是肉身先遠離了我，是它對意志不屑一顧，自顧自做決定，施行無法理解的酷刑。

在那些仍捍衛著現實世界之人裡流傳著這麼一種不可靠的說法，他們稱遊戲世界只是一種純粹的狂看，使用諸如視覺的痙攣之類的漂亮詞語來攻擊我們。在眼睛的無上權力之下，連動著手指的精微操作和不痛不癢的身體擠壓功能，以一種完全無痛的方式模擬一個……一個什麼來著，幻境之類的吧。我不知道，他們是一群苦行僧，讓人噁心，彷彿一天不在自己身上割開一道傷口，就難過得活不下去。

他們最大的錯誤，在於認為遊戲世界中沒有傷痛，實際上遷徙者一直在尋找傷痛。無論我們等級多高，穿過多少個世界，都必定會遇到數不盡的困難。是的，過往的經驗傳承

使這種痛苦經驗逐漸減少，但不會完全消失。設計者也在努力製造苦痛，製造歧路、死亡與災難。

我們在大陸上漸漸闖出了名聲，繼解決「亡靈復歸」、「武僧起義」和「龍族復甦」三件傳奇事件後，走到任何角落，都不乏認出我們的人。比較麻煩的是，一大堆吟遊詩人總是跟在後頭，無論颳風下雨，都無法阻止他們狂熱記錄史詩的熱情，他們就是魔幻大陸上的狗仔隊，直至騎士丸子將這些人困在一個結界後，我們才得以脫身。

我當時想，是時候來點更有挑戰性的任務，各地工會的雜魚委託已無法滿足我們。我說要屠城，得拿哥布林下手。盜賊卡巴聽了很高興，哥布林是一群徹頭徹尾的壞蛋，矮瘦的綠色身軀、脆弱、膽小、貪婪、聒噪，卻因群聚性而讓人棘手。一隻哥布林很好對付，一千隻哥布林就不好說了。

卡巴探路，移除了路上許多不起眼的陷阱，跟蹤足跡，終於找到一處哥布林的城鎮，隱身在中央森林南邊，可能一輩子也沒碰過幾個人類。卡巴提議晚上偷襲，趁守衛隊的人不留意時能大大降低風險，打個措手不及。丸子不同意，因為她是騎士，騎士不能同意不光明的行為，沒有比這更能體現丸子的自由意志。為了防止卡巴反對，丸子直接跳出草叢，大喊一聲受死吧，無所畏懼地往前衝去（這當然也是某種非常自由的騎士設定，惹出一些

不必要的注意和麻煩）。

跟隨丸子，隊伍中各人占據對應位置，抽出武器應戰。我看到城鎮裡的哥布林母親抱著小孩逃命，一些抽菸的哥布林老頭絆倒在地上，廣場中央跳舞的哥布林年輕人嚇得四處亂竄，踩踏在這些老頭身上。

每殺死一隻哥布林，要順手割下左耳，日後拿回冒險工會，作為我們屠城的證據，將名聲傳播出去，國王或許就願意交付我們終極委託。如果連終極委託也完成了，就是時候打包行李去往下一個世界了。

各人身上沾滿鮮血的此刻，我突然意識到，這支隊伍實在太強了，以至於我不可能創造真正的史詩，沒有排除萬難，也沒有浴血奮戰，只有等級壓制。我靈機一動，提議丸子帶著其他人殺去兵器庫，我與艾琳擋住洶湧而來的敵軍。「Boss一定在那裡！」我這樣跟他們說，他們意味深長地看了一眼，便往兵器庫跑去。脆皮的艾琳雖然擅長用魔法進行大範圍灼燒，但若沒有我抵擋在前頭，她幾乎撐不住兩擊，所以我裝作輕巧地一跳，閃過攻擊，刀便落在了艾琳身上。她發出了預先設定卻很少用到的慘叫聲，癱倒在地上，我想她是鐵定要死了，她的觸感傳送器一定狠狠地壓了她的胸腔一下，她也快速打開了死亡模式，由她親自選定的動人 BGM 響起。時間停止，除了我們兩人，所有哥布林都維持著上一秒的動作。我跪倒在她身旁，挑選了較為克制隱忍的眼淚模組，皺著眉頭，眼睛裡滿是柔情，

丟下武器，一隻手托著她，另一隻手顫抖著，試圖壓住血流出來的傷口。她真美，即便被砍了致命一刀，仍展露著溫柔笑容，彷彿一名懷抱孩子的母親。她將一隻手放在我臉上，此時她開啟了下雪效果，這樣，這場死亡就足夠完美動人，甚至有點過了。不過至少她不是選雨天，暴雨傾盆而下，混著血滾滾流去，大喊著對方名字的戲碼實在太俗氣了。

在艾琳確定轉往下一個世界之前，我給她打了五顆星，她也給我打了五顆星，我們成就了對方的故事和苦痛。當夥伴們回來時，他們會發現我因為憤怒而獨自殺死了所有餘下的哥布林。當天黃昏時，我割開了艾琳的身體，等待裡頭氣體漏光，她的身子空蕩蕩的，並在空蕩蕩的聲音中逐漸癱下去。我以蠟取模打造了艾琳的面具，將她薄薄的身子摺好，收進背包裡，與過往死去的戀人放在一起，那些獸人部落的公主、被遺忘的流浪之子、暗殺組織中的叛逃者或紅色頭顱的狼等等，這些皮無一例外都光滑亮麗，猶如大理石桌面，美不勝收。作為愛與死的最終殘留，是感人至深的紀念品。

我們下葬艾琳，夕陽從遠處將大地照得一片火紅。我跪倒在墓碑前，騎士丸子拍拍我的肩膀，盜賊卡巴拉下寬沿帽子，牧師牛一風往空中灑下一杯烈酒，酒被風吹得飄了起來，一直飄一直飄，像思念編織的一條銀色小徑，通往更為火紅的遠方。

然而在我轉身離開時，卡巴故意放慢了腳步，來到我身邊，悄聲對我說：「我知道你在找什麼。」眼睛盯著我，慢慢彎成一抹輕蔑的笑。

兩週後的一個晚上，我們紮營在一片草原上，聊起了終極委託——殺死威脅世界的魔王。真是老套的設計，國王警告我們，此魔王不僅強大，甚至狡猾，能對冒險者造成無可挽回的致命傷害，但以我們隊伍的實力，應能順利完成。這正是我所擔心的事情，即便少了艾琳，這支隊伍仍是大陸上最堅不可摧的隊伍，所以我提議途中不練級，快馬加鞭，直搗黃龍，以增加失敗的風險。夥伴們紛紛表示同意。我們舉杯慶祝，丸子說希望日後能和其他遊戲並肩作戰，然而我能看出每個人都不怎麼高興，更不想在其他遊戲相見，強者是故事的絆腳石，每個人卻又不想拋下已經取得的等級，原則上在每一個世界裡，要麼成為獨狼，要麼結交的最好是沒什麼經驗的新人。

深夜，我輾轉於夢中，跌跌撞撞無法破開出口，總預感有什麼事發生了，卻苦於無法脫身。然後突然一陣搖晃，我被拋出了夢境，睜開眼睛，正是卡巴那張又老又光滑的臉。他笑著指向營帳四周，我看到了兩張皮，與一點點意思意思的血，由此我知道了卡巴刺殺了丸子和牛一風，並仁慈地放過了我。

我苦思冥想了一陣，搖搖頭，問：「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故事？」

他說：「我愛艾琳，而艾琳愛你，所以我留下了你的命。丸子與牛一風當時與我殺去哥布林的兵器庫，如果他們留下來，艾琳就不會死亡。但是他們毫不留情地離去，留下你

們兩人，我無法原諒。」

我說：「可是是我叫你們走的。」

他說：「也可以是他們叫我走的，全看故事要怎麼寫。再往前推，如果丸子聽取我的建議，而不是那該死的騎士精神，我們在夜晚屠城，就不會發生後續的事情。如果他選擇衝出去引起注意，那麼他也就必須同時是提議兵分兩路的人，我也就有兩層對他的殺意。」

我說：「那你怎麼解釋牛一風必須死？」

他說：「他一直幫丸子回血，我受不了，也把他殺了。」

我說：「很好。」

我知道，丸子與牛一風會很喜歡卡巴的這齣背叛戲碼，並記錄在他們數不清的故事清單中，由此到了彼身，他們就擁有了更多痛苦籌碼，他們能取出這些籌碼，放在手上把玩，如同在靈魂深處不斷翻滾的石子，這些籌碼碰到彼此的那一刻，將會激起他們一身雞皮疙瘩。

在白天拔營離去前，卡巴與我交談了一整夜，以往他不說話，是因為他看穿了我。如今他說話，是因為他希望我能看穿他。他說了很多，我記下的很少。

他說：「當那些人控訴我們是假的時候，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也一直是假的。我們將創造自身的熱情，過程永遠是這樣，先是譜寫、模仿與故作熱情，一代又一代的疊加後，

這股熱情就會化為本能，化為某種自然的東西，他們會說這夠痛了，這實在太痛了。我們會變成神話裡的人物。到了那時，只要人數夠多，玩家的世界會成為唯一的世界，玩家的傷痛也會成為唯一的傷痛。」

他激動地舉起了雙手，大呼三聲萬歲。

卡巴解決了路上所有陷阱，我打開了每一道需要唸出整腳咒語的門，以及門後成群結隊的魔物。即便隊伍縮減到兩人，似乎也未造成太大的困難，反而因為無需配合，而能全心施展拳腳，化身狂怒巨熊，所向披靡。盜賊與德魯伊，皆是能獨當一面的職業，或許一開始時就不應該組隊。

歷經一次次乏味相似的戰鬥後，我們停在洞口前，感應到裡頭強大氣壓，是一股前所未見的力量，一聲吼叫劃破空氣，直逼天際，驚天地泣鬼神。我們禮貌性地抖了一下，反手抓緊武器，亦步亦趨地進入。

洞壁上的火把一個個自動燃起，光如刷子擴散，照亮簡陋壁畫。壁畫展現的是人類進程，從石器時代起，到鐵器、到中世紀、到工業革命、到資訊時代、到 AI 時代，我們不斷奔跑，越是深入洞穴，畫面越是模糊抽象，直至一團混沌，無法看清，如同失去靈感的畫家暴怒地在牆上胡亂塗抹，意圖刻入歷史的骨髓。最深處，一道門咔嚓一聲，緩緩打開，

我們走入其內，見到了他。

是他？是他，當然是他。某種程度上，必須是他。我想過科林（你一定忘了）、想過死去的夥伴、想過卡巴、想過哥布林、想過國王，甚且可能是父親。因為這就是故事，在此處現身之人必定是曾出場的人物，然而我未曾想過是尼布拉斯。

尼布拉斯經過一片性愛泥沼，大汗淋漓，終至到達我們跟前，全身被藤蔓與樹枝纏繞，形成一動不動的世界原初。他沒有睜開眼睛，而是低著頭，說一些冠冕堂皇的話。那聲音直接在我們腦海裡響起，激昂連貫，沒有逗點，沒有遲疑。當我查看他的能力數值時，全都是問號，理所當然，艾琳死了，沒有人能透過法術看到 Boss 的數值了。

儘管排場很大，我仍然無法預知自身將如何落敗。我們太強大，也太英勇了，裝備是頂級的，數值是完美的，道具能應對任何突發狀況。每一個他做出的規則內動作，都必定是計算內的產物，而我們是最偉大的數學家。我們的動作充滿了意義，他的動作被死死地鑲嵌在這個意義網絡中。隨著雙方愈戰愈勇，血量、怒氣與能量條，所有這些都化作千萬個數字於四周愈來愈快地生滅。最後一擊，卡巴來到尼布拉斯身後，我在正面以熊爪撕扯尼布拉斯，也就在那一刻，他揮揮手，把我們震開，撞到洞壁上，等我們站起來，他又揮揮手，世界漆黑一片。我感覺不到他，也感覺不到卡巴。

於是我明白了，那一套要來了，Boss 的可憐回憶，他不快樂的童年，他那違背常理的

救世願望，終至化成一股憤怒遏制住世界的可能性，或是我的可憐回憶，一路以來失去的同伴，都化作發光的靈魂在此刻對我喊話，這些回憶的溫暖會給予我力量，化成一股氣流匯進身子，我大手一揮，黑暗被衝破，Boss 大喊：「怎麼可能！」我會說這是同伴的力量，或者說怎麼可能在這裡輪掉，或者說大家都在等我回去之類的。

我等了一陣子，等不到回憶流，沒有聲音，沒有溫度，沒有人。所以這就是結尾了？什麼都沒有。我摸著自己的眼睛，是睜著的，卻看不到事物。我在黑暗中盲目地行走摸索，然而這個空間無論往上往下，往左往右都是無盡的路，障礙不存在，路是腳步踏出的平面，隨即消失在腳步擡起的地方。在想像中，每一個動作都被完成，然而「盲」的緊緊相隨使人無法相信。恐懼順著脊骨往上爬。

我一直在黑暗中流浪，不知日夜，不知年月，似乎永無止境。我走著，從希望到絕望，到自暴自棄，到無所謂，既然路是在的，則行走就是必須的。然而如果看不見，我要如何確定自己的行走？如何確定每一次的握拳、擡腳、躺臥是發生過的？「盲」緊緊跟隨，我無法擺脫，只不斷做出指令，然而指令既可能在，也可能不在。

在必將到來的終結之前，我回想起那一天，父親一次次贏過我，沒有放水，使我怒不可遏。我在最後一局衝線前關掉了機器，一邊掉淚一邊捶打家裡的玻璃門，父親在一旁笑得彎下了腰，甚至打翻了水杯。憤怒攫住我的手，一次比一次重地捶打在玻璃上，手的紅

腫舒緩了心裡的痛，直至父親覺得不對勁，想過來制止，但那時已經太遲了，我用盡全身力氣，一拳捶破了玻璃，碎片四散在空中，猶如失序的光，將父親的喊叫反射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評審短評



作者以虛擬的遊戲建構一個嶄新的世界，將遊戲的世界幻化成真，各種遊戲的角色與刻劃充滿想像力，將各種象徵隱藏在敘事與故事中，不說教卻能給人啟發，故事充滿動能，敘事力極佳，結尾很美。

優等獎
里古烙



About
葉宇峰

作者簡介

筆名安宇。因為閱讀文學，才得以站在生活之外的角落審視過往，開始有了提問的念頭。想將故事說好，卻不知道如何做到，為此感到挫折與孤獨的人。曾獲得鍾肇政文學獎、桃城文學獎與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曾出版少兒小說《迷鳥》。

得獎感言

篇名〈里古烙〉是魯凱族語雲豹之意，牠的滅絕猶如某些已然逝去的傳統。原民與平地人混血的二代天生殘疾，表達先天的迷失。「說謊」的負面字義只在文字，不存在於生存之道。

最終選擇沒讓獵人父親說出「我以為去城市對你比較好」，因為那將變成辯解，代表將從自責的狀態解脫。

短篇小說・優等獎

里古烙

◎葉宇峰

不久前，我做了衝動的事。

我跟教授說，我看見了里古烙。

百葉窗外，無人的球場中央，遺留一顆籃球。籃網破了一個洞，斷了一邊的綁線，如枯朽的枝藤隨風垂擺。

忽然想起，幼時經常夢見的夢境。

我站在水霧繚繞的湖泊前，風正將霧吹散，顯現沿湖邊生長的百合。我順著花擺動的方向看，在濃霧聚攏的茂林中，藏著一雙眼睛。那個不知名的動物在等待，我也在等待，卻沒有害怕的感覺。

晃動的光影打斷回憶。

是鄭怡。日光在她走動時忽隱忽現。

她繞到我面前，確認我注意到了，對我微笑。

她用手語問我，你在想什麼？好入迷。

我本想指向她，看見教授進門趕緊放下手。

教授表情不悅地說：「你不知道他能讀唇語？」

鄭怡低下頭，我看見她說：「對不起。」

「幹嘛跟我對不起？」

教授邊說邊走向浩宇的座位。

鄭怡是聽人。有一次她忍不住好奇心，比手畫腳、擠眉弄眼繞了一大圈，問我為何不戴助聽器。

她看我沒回答，以為我生氣了。

其實，我只是不想說。於是我問，有聲的世界如何？

她看了我寫在紙上的句子，想了想蹙蹙皺眉，將食指塞進耳朵，讓拇指與中指連續碰觸又彈開。我知道那是很吵的意思。

她又試著用手語表達，就像有一百個人同時想和你說話。

我不自覺抓住她的手指。她笑了，好美。我試著想像她的笑聲，或許就如同書上形容「銀鈴」般的笑聲。鄭怡就像銀鈴，一動就會閃耀動人的光芒。

某日在她家看電影，豔陽透過淡紫色的簾布漫進室內，彷彿帶有薰衣草氣味的光線如潮汐，一波接著一波緩緩流進房間。電影裡的季節卻是臨冬的秋末，冷色調的背景下著雨，別離的劇情讓她哭到兩眼紅腫。她問，我心好痛，你呢？

我兩手圈成心，做出心也好痛的手語。其實我一點哀傷的感覺也沒有。後來，她知道我能讀唇語，依舊在獨處時用手語和我說話。她說是儀式。

我也喜歡這種私密與在乎的感覺。我偷偷捏鄭怡的手，她馬上跳開。

教授與浩宇同時轉過頭，教授說：「既然鄭怡沒空，就改成你和浩宇負責哈盆的案子。」

這是昨天開會提過的事，林試所希望在哈盆保留區設置獸徑相機。那裡是山羌密度最高的幾個地域之一，黃喉貂是牠的天敵，也是我們要追蹤的目標。

浩宇面有難色說：「教授，我不會手語啊！」

「叫你做就做！」

教授的臉色很難看，隨後軟化下來。他們轉身交談。

忽然，她回頭對鄭怡說：「你確定？」

鄭怡點頭。

教授轉頭看我。是詢問的表情。

我立刻明白，該是鄭怡說了什麼。我拍鄭怡肩膀，她沒理會我。後來，教授找鄭怡單獨說話。我看見她不開心的表情。

我趁其他人離開座位，拉住鄭怡。

你聽我說。

「是你跟教授說我不想去？」

我知道她生氣了。

你聽我說，我不想你和他在山裡獨處。

她沒再說話，眼中流露失望的神情。

我想等待任務結束後再好好解釋。

一個星期後，我和浩宇約在福山植物園集合。

哈盆自然保留區位於雪山主稜與支稜間的盆地，選擇福山植物園出發，會比從哈盆越嶺古道方便許多。

浩宇用惡補的手語打招呼。我討厭他的笑容。心裡忽然湧起念頭，如果他在山裡遇難，要救他嗎？

一隻波紋黛眼蝶飛過眼前，我不由得望向牠的飛向，接著看見有人在浩宇的車後提取裝備，我趕緊拿出筆記本寫字。

只是簡單的路線。你請高山協作？沒辦法核銷。

他笑著說：「這筆錢我自己出。」

我真的討厭他的笑容。

「雄哥，請你過來一下好嗎？」

看到浩宇喊「雄哥」兩字，我屏息等待，走出來的人真是父親時，嚇了一跳。

「學長，這是陪我們入山的雄哥。」

我沒理他，激動地用手語問，爸，你為什麼在這？

賺錢吃飯。父親翻白眼。

浩宇拍我肩膀。

「你們認識嗎？」

我轉頭假裝沒看見。真是討厭的傢伙。

一路上，浩宇和父親有說有笑，他總是注目的焦點，是所謂的人生勝利組。教授說過，他有熱情也有天分，還是一個自帶補助案的學生。因為他父親的政商關係，教授拿到好幾個大企業的贊助。當我發現過於在意他，我們已經進入哈盆的外緣地域。

浩宇忽然指著前方說：「學長，你看那是不是棕熊？」

我還來不及回答，父親早一步說話：「山裡沒這種東西啦。」

父親翻白眼。我立刻擠出笑容。

浩宇漲紅臉辯說：「我知道臺灣只有黑熊，這個我還是知道的。」

我揮揮手，不想接話。接下來的路途，浩宇安靜許多。

看著熟悉的背影，突然想起母親與父親爭吵的情景。我躲在房門後看見父親說，我的殘疾是詛咒。母親隨即憤怒離家。幾天後，她回家帶我離開，父親始終在房裡。

我甩甩頭甩掉雜念，默默復盤此行的計畫。此刻，沿著粗坑溪走，到達預定的座標後將切入保留區內部，最後再繞到哈盆溪，路線大致上像符號「Ø」。

這裡的獼猴沒嚐過人類的食物，不會攻擊人。山羌很害羞。

清澈、冰涼的溪水深僅到膝蓋。兩邊的植被高大，爬滿各種附生植物，偶爾可以看見食蟹獾出沒其中。這裡的生態幾乎沒有人為汙染。

儘管食蟹獐和黃喉貂外形有很大的差異，我居然希望浩宇會錯喊出來。

父親突然舉手，浩宇也用兩手圈圍耳朵，只有我不知道他們聽見了什麼。

兩人交頭接耳，我的視線有些模糊。

浩宇在我眼前晃動，他的面容逐漸清晰。

「學長，雄哥說他聽到山羌被獵捕的聲音。」

獵捕？難道是黃喉貂？

我想到的父親應該也想到了，我看到他往甜根子草叢裡鑽，不自覺跟著進入，就像小時候一樣，跟在他用獵刀砍劈出來的路徑上。起初，我想起跟不上腳步的恐懼，沒多久，發現自己沒有想像中慌張。我可以從斷草的氣味分辨開路的方向，清楚地知道父親往哪裡去。

大約數十步之後，我來到幾棵倒木圍起來的空曠地。父親站在一隻倒臥在地的山羌旁，牠身上有多處撕裂傷滲出鮮血。現場還有許多殘骸，儼然是動物的墳場。父親查看山羌傷勢，一手蓋住牠眼睛，另一手的獵刀快速割破牠喉管。他的手沒有離開山羌，嘴中禱念族語直到牠離世。

父親說，是狗。

我不解。這裡不該有狗。

我正想問，父親表情驟變。

「同伴呢？」

我愣了一下，回頭沒看見浩宇。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跟過來，還是中途跟丟了。

父親丟下裝備，再次奔跑起來。我連忙跟著丟下背包。

他循著原路往回跑，有時他會停頓、變化方向，我跟他身後連呼吸都來不及調節。

沒多久父親回到溪邊停下。浩宇的背包遺落地上，手機則在不遠處。

父親說，聲音不見了。

我連忙問，什麼聲音？

獵殺。

有人在獵殺他？

是狗。

父親跨過溪追蹤足跡。此刻，他是獵人。

幾分鐘後他研判，浩宇丟下裝備進入溪流，足跡消失了。而大多數狗的腳印，則是朝往我們來時的方向。保險起見，父親要我往另一邊搜尋。

他檢視我的登山杖後遞還給我。

這些狗很餓，不要猶豫，對著鼻子或是頭用力打下去。

那瞬間我想到的是，為何放我一人？我的安危不重要嗎？

父親神情激動，手語很用力，他說，快去。

我又讓他失望了嗎？他說過我不可能成為獵人。

忽然，他搖晃我。

哨子，有帶吧？

我點點頭。小時候入山，父親替我準備哨子，危急時可以吹哨子求救。

父親看了我一眼，轉身離去。

我拿出手機聯絡鄭怡，她是山下的留守人。

我走在溪流中，減少被攻擊的機會。走了約莫一小時，鄭怡回訊找到浩宇了，沒有生命危險。我開始往回走，以為沒多久可以看見救援人員，只是到我走回福山，才看到有人聚集在園區。

父親看到我馬上起身，他說，走吧！帶他們去現場，順便拿裝備。

我看著他不知該回答什麼。父親再次催促，要賠錢的，走吧！

有幾個人跟著我們出發，我與父親並肩前行，他很少說話，應該是嫌麻煩吧。

找回裝備後，那些人留在原地搜捕犬隻，我和父親先回到停車場。當我將裝備放進車後廂，父親已不見蹤影。

到達醫院時，鄭怡站在停車場東張西望，一股暖意瞬間湧入心裡。我拍肩問，吃飯了嗎？

鄭怡嚇到了，她手撫胸口說：「你來好快。我有發簡訊給你，教授通知了媒體採訪。還有，浩宇被咬得好慘，縫了好多針。」

她邊說話邊找人。

原來不是等我。我心裡閃過許多想法，過了一會兒她終於轉向我。

你沒事吧？

我點點頭。

你去急診三號床，教授在那邊。

我忍住摸她頭髮的衝動。

急診室沒有想像中緊張，空氣中瀰漫各種氣味。入口櫃檯旁，米色布簾後排列著三張床，床的對面牆邊擺放了幾臺推車與金屬氣瓶。中間空出來的綠色地板還滿寬敞的，燈光也很明亮。

教授靠近浩宇耳邊說話，看到我表情驚訝。

她說：「你來這裡幹什麼？」

我擡手想回答，看到她眼神裡的不悅，改變主意想從背包裡拿筆記本。

她示意我走到布簾後，看著我一個字一個字說：「你馬上離開，等一下有人要來採訪。」

突來的怒氣讓我忍不住大吼。我一定發出無比怪異的聲音。

教授摀住我的嘴。

我撥開她的手。

既然嫌我丟臉，為什麼還要帶我走？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打斷她生疏的手語。

難怪不讓人知道你是我媽。

之前，我一直以為母親是為了避嫌，而隱瞞我們的關係。

她忽然走到身後。原來是有護理師過來關心。

隨後，鄭怡也來了。她帶著兩個人，其中一個扛著攝影機。

我很少看見母親如此慌亂，她眼神裡的哀求讓我感到暈眩。我深深吸了幾口氣，勉強自己笑，想說些緩和情緒的話。但不管是手語或是寫字，都會讓情況變得需要解釋。於是

我點點頭，轉身走出醫院。我沒有馬上離開，而是坐在車子裡等候。我想等待的事很多，不過全都沒等到。

第二天，林試所繼續動員人力圍捕。幾天後，警察也找到違法放生的人，搜出寫有數量與品種的名冊。當初浩宇誤以為棕熊的狗，其實是體型壯碩的獒犬。

或許是愧疚的緣故，母親要我陪同去電視臺錄影。

她提及許多外來物種的危害問題，得到她最想要的知名度。輿論是支持她的，一面倒譴責違法放生的人。那個群體中有些母狗已經懷孕，勢必造成保留區的生態浩劫；在沒有天敵的狀況下，那些狗將殺害所有的原生物種。

後來，有關單位打算人道處理攻擊浩宇的狗，輿論出現雜音，逐漸變成動保與野保之間的對立話題。母親夾在兩個團體之間，慢慢失去發言權。我開始感到不安。

果然，再次上節目時，她為了搶回主動權，說了不可挽回的話。

直播現場討論的是 T N R 與生態熱區的爭議。有人主張動物界本來就是弱肉強食，原生物種不夠強就該淘汰。這顯然是情緒激動下的失言，發言的學者也很後悔。沒想到，母親突然舉例原民保護政策，她問對方，原民競爭不過平地人，是不是就該淘汰？

我知道她很討厭父親，也討厭部落的一切，卻也沒想到她會說出這樣的話。她同時惹

怒了野保與動保雙方。

母親面露悔色，面對所有人的攻訐仍不肯低頭認錯。混亂中，她說了一句讓所有人安靜的話。她說，她的團隊發現了絕跡多年的臺灣雲豹，證明了即使遭受人類的壓迫，能夠生存的物種就會生存下來。

我連忙轉頭看導播監控螢幕上的字幕，希望自己讀錯她的唇語，但是緊急追加的字幕更加聳動——教授團隊祕密追蹤臺灣雲豹數個月之久。

母親提供的證據，正是我給她的里古烙照片。里古烙就是雲豹。

我不該做蠢事的。那是從網站抓下來的照片，我只簡單做了裁切，連比例、色澤都沒有調動過。我原以為母親會像從前一樣，很快知道我在說謊。

休息時間，她找到角落。

母親問，你沒騙我吧？

她的手語很激動。

我知道你會說謊。兒子，拜託！這次很重要，拜託你告訴我，這張照片是真的。里古烙是真的。

我望向母親，她已經許久沒這樣喚我。何況事態已無轉圜的可能。承認造假，母親無法承受這樣的恥辱。

我點點頭，忍住眨眼的衝動。也許，山裡真的還有里古烙。

她看著我許久，接著拍拍胸口，然後指向我。

這是我們的機會，你的名字也會出現在論文裡。

那個動作是母親與我之間的約定。就像打勾勾一樣。

只短短幾句話，她出汗了，我也是。於是謊言突然膨脹，情況更加失控。我隨手寫下一個座標，應該是中央山脈南南段的某個地方。

其實我不知道這組數字代表的真實地貌，運氣好是難以到達的深山茂林，運氣差就是雲豹不可能出沒的大角度崩壁。

母親盯著座標若有所思。

休息過後，她在直播上宣布，一星期後將公開更多的證據。

回家後，我徹夜不眠。

天亮後，母親帶著父親出現在門口。父親見面就問，你看見里古烙了？

他應該看到新聞了。我回答是的時候，並沒有眨眼。父母都知道，我說謊時會不停眨眼睛。

父親盯著我，我感覺快要撐不住。

母親說：「幹嘛，你不相信兒子？」

父親嘆氣搖頭。

「我又不是要你抓牠，只是要雲豹的毛髮或是排遺。」

這時我才明白，母親要父親帶我入山。

她繼續說：「就是要讓大眾知道雲豹存在才能保護牠。」

父親仍看著我，母親忽然插進我們之間。我不知道她說了什麼，從肢體動作知道，母親很激動。我再次想起他們吵架的情景。

後來，父親答應了。

我一直低頭不敢看他，始終覺得他知道實情。

母親應該是怕他後悔，要我們隨即出發。她準備好入山的物資與裝備。

父親居然接受這種不合理的要求，他檢視物資時只說了兩件事。

第一，重量平分。

第二，帳篷共用。

母親不斷催促我們出發。她開車載我們到達淺山部落時天色已晚。母親要我們小心，因為沒申請許可，小心別被查到。

我和父親在村旁的空地搭篷度過第一晚。我幾乎整晚不眠，也不敢確認父親是否入睡，深怕他會問我詳情。

隔日，我們趁著天色未亮，決定開始踢林道。入山前，父親拿出米酒拜祭祖靈。

我所胡謔的座標，位於瑪拉拉歐溪與北絲圖溪兩個流域後方的高地。要前往那個地方，有一段路可以利用原有的林道或是古道，最後的路程只能見稜上稜，見谷下谷。

林道有四十多公里，父親像是要用一天走完的速度趕路，我幾乎跟不上。他完全不問理由，也不管路線是否合理，我不由懷疑，他在懲罰我。

我想起他說，我不可能成為獵人。我又讓他失望了。

過中午，我們來到管制閘門，一路上沒遇見其他人。

父親忽然停下來。

你媽說你過得很不好。

我很驚訝，一時不知該怎麼回答。

他看著我，欲言又止。

一陣強風吹過，搖晃邊坡整片的小白花落下。是有骨消的花。父親拾起一小束花放入口中咀嚼，沒多久將它吐出。

他說，前面崩塌了，我們回頭低繞過去，你可以嗎？

我茫然地點頭。父親指著路旁的一處草叢。

這是山豬的路，下方應該會有水源。

他說走就走，我只好跟上。

他所說的獸徑很隱匿，接鄰林道處的草木茂密，根本看不出缺口。父親拿出獵刀開路，我跟著走了幾分鐘，來到一處相對平緩的地方，一旁還有活水隨著山壁流下。我沒等父親指示，逕自放下背包，拿出水杯接水。為了保持安全庫存，每每到達下個水源前，都只能淺嚐止渴。

我開始大口喝水，想起小時候在山裡，連在地上不流動的水都敢喝。

父親拍我肩膀。

山豬晚上走這裡。

他用獵刀指著地上的腳印，以及姑婆芋折斷倒下的痕跡，我忽然意識到，他是在教我辨識獸徑嗎？

他要我觀察顏色變化、嗅聞氣味。剛折斷的氣味濃郁，且顏色較淺。

父親指著自己的肚腹，姑婆芋有毒，可以殺死山豬肚子裡的蟲。

我知道它有強烈的植物鹼。

他趴在地上指著芒草叢不顯眼的缺口。

低頭才看得到山豬的捷徑。往裡面追可以找到牠的巢穴或是避難所。

忽然，他轉過身看了我許久。

我呆呆回望。

父親的手語變慢。

他說，先有山，才有野獸，才有獵人。

我突然想問，為什麼說我不可能成為獵人？因為聽不見？

父親回，誰？我？

我點頭。

過了一會兒他才說，為何不戴助聽器？很貴嗎？

我看著他沒有回答。

父親聳肩，轉身裝水。

休息過後，我們先橫向再下切，直到一處乾燥的區域。儘管天色未晚，父親決定在此過夜。我不禁鬆口氣。

我們合力整地、鋪防水墊，搭完天幕後，由我繼續搭睡覺的帳篷，父親準備晚餐。中午只吃了一些高熱量的行動糧。

晚餐吃得早，離睡前還有很長的時間。不久前還很多話的父親，忽然靜靜看山不再理

我。當月光灑落，顯現他銀色的髮絲，我意識到父親老了。

這晚，我睡得很好。

第二天，父親不時會離開人為林道。我們在一条獸徑盡頭，發現水量豐沛的溪谷。我們把握機會清潔身體、裝備。

父親說，我們要順著山走。

我懂他的意思。山裡不存在正確的路徑，只有能不能到達的地方。即使相同的一條路，在不同的時間、微氣候等條件下，之前能走的路，可能在下一秒變成危路。

離開溪谷，我們找到上切的路，水平距離只有幾百公尺，卻花費許多時間腰繞過崩塌處。當我再次踩踏在人為林道，看見里程指示牌，不知為何心裡突然感到沉重。

稍作休息後繼續踢林道。愈接近傍晚氣溫下降愈多。我們不斷重複橫切、下切與上爬，高繞或是腰繞許多大崩壁。這些斷掉的林道因護林政策不再修護。

第三天，我們決定翻過間場內山，往滿倉麻山前進。

這段路將會比之前危險許多。

我下定決心，回去吧，我會負責跟媽說的。

他繼續往前走。我拉住他。

前面沒有里古格，我們回去吧。

父親看著我，才剛出發怎麼能回頭。

我猶豫想說出編造的事。

父親又說，這次是我去找你媽的，不是她來找我。而且，這也是我該還的債。

好驚訝，不懂什麼債。

我問，誰的債？欠媽的嗎？

他搖搖頭沒回答。

幾秒後，父親突然打我肩膀一拳。

記得我的 *ama*¹ 嗎？我也常和他走很長的路。

我愣幾秒才明白意思。

父親轉過頭整理裝備。

他開始躲避我的視線。我們都不習慣這樣的對話。

山風陣陣吹拂，湛藍的晴空只有幾縷白雲。接下來的路程，我們甚少交談。

1 *ama* 為魯凱族語的父親之意。

我們從間場內山南鞍上攻到稜線，才找到一處倒木躲在其後休息，趁著有陽光曬裝備。沉默許久的父親，忽然說起部落的事。這讓我想起，小時候他曾說過巴冷公主與百步蛇王的故事。當時，我似懂非懂問，他們差異這麼大可以在一起嗎？

父親說，我不就娶到你媽了嗎？

他的笑容如陽光燦爛。

父親搖晃我。

我回過神。眼前的笑容不再燦爛。好滄桑。

他問我，為何想當獵人？我都不想當獵人了。

我反問，你後悔嗎？

父親張大眼看我許久，之後他猛烈搖頭。

他說，山是我的一切。

從有記憶開始，我們就像是兩塊磁性相同的石頭，始終無法太靠近。他常以故作不在意或是玩世不恭的荒唐行為推開我。而我的對抗相對安靜許多，只要裝作聽不見就好。

我們應該都沒有預料到這樣無預警的碰觸彼此。這非常不真實、不自在。或許父親也

有相同的感覺吧。

我太過於專心想著這些事，以致於沒注意到一旁的大崩壁，直到重心不穩，倒往懸崖時，才意識到危險到來。

父親抓住我。我們一起跌坐回路面。

他非常憤怒，「你沒聽到我叫你小心嗎？」

我看著他驚恐的神情，我說，對不起，我聽不見。

父親退縮回他的世界。

不知為何，我內心湧現一絲快意。

晚餐時，他沒吃多少，卻喝光了米酒。

那時，我還沒有發現他的異狀，將他的自言自語，當成是藉酒意發洩情緒。他說了一些部落的事，大多是很細瑣的小事。後來，我專注於收拾器具，沒有注意他又說了什麼，直到他開始揮舞兩手。

我來到他面前，爸，你還好嗎？

他直直瞪著我，眼神有些茫然，彷彿認不出是我。幾秒後，他抓住我說：「兒子，我對不起你。」

我不懂他的意思。

你對不起我什麼？

這時我才發現他有點發燒。

我餵他喝了點水，扶著他進帳休息。

父親六十多了，這幾大餐風露宿的折磨，身體應該是吃不消。

確認所有的器具都有收好、綁好，我倚靠附近一棵倒木坐下。紮營時仍湛藍的晴空，不知何時轉為接近紫紅的奇異色澤。

因為不安，我始終待在帳外觀察天況。

天色從微亮到完全的天黑，幾乎是在一瞬間發生。天空看不到星星，四周闇黑無邊。

手機收不到訊號，我幾次點亮它刺眼的冷光，又看著熄滅。最後懷著不安的心情進入帳篷。

帳內更加黑暗，我只能從手上的觸覺感知，父親的體溫沒有繼續往上燒。

我試著躺下休息。半夢半醒間，雨絲忽然從帳門留縫處飄進來，氣流很強勁。我聞到松木斷裂的味道，暗影伴隨遠山的電光在眼前搖晃。

父親突然起身，坐在黑暗裡許久。接連來了幾次閃光，照亮他臉上的驚恐。我看見他兩手圈耳，像是聽見了什麼。他眼睛直直看著帳外。沒多久，閃光停止，一切重歸黑暗。

父親似乎也冷靜下來。

忽然，他靠過來撞開我，像是在找東西，接著就衝出帳篷。

我愣了一下，連忙跟著衝進暴雨中，只來得及看到他沒入草叢的身影。我跟著跑了一段路，完全看不清周遭的事物。慌亂中，我再次折回帳篷，裡面被父親翻得一團亂，手機不知道被埋在哪裡。

我提起自己的背包，朝著他消失的方向跑，腦中充斥各種自責的念頭。發現父親發燒時，我就該待在他身邊。他拉開帳門時，我應該要有警覺的。

眼前幾近黑暗，加上風雨擾動，能見度只有前方一、兩公尺，我開始不停跌倒。我的官能感知幾乎讓環境吞噬。我所有的努力與對抗，都像是擲入黑影中，得不到任何反饋。我興起一個念頭，此刻的害怕是擔心父親的安危，抑或是擔心失去父親的指引而出不了山。不知過了多久，風雨慢慢變小，霧氣同時消散。

我停下腳步，忽然有種奇怪的感覺，彷彿山正將我融入祂的身體裡。

冷靜後，我打開背包試著尋找可用的工具，摸索到頭燈時，不由得感謝所有知道的神祇。

紮營時為了找火種，我拿出背包裡大部分的東西，慶幸自己沒將防水、防風的薄外套也拿出去。背包裡還有幾雙乾淨的襪子、幾條巧克力棒和哨子。

哨子應該是父親放進去的。

我決定往回走，至少要能確定原本紮營的位置。我將哨子掛在脖子，每走一段路就吹響一次，希望父親聽到後能藉此找到我。

少了風雨的干擾，滿倉麻山的形狀若隱若現。我記得能從營區的某個角度看見它，以此可以大概推估營區的所在。

雨後的氣流穩定，我開始嗅聞到植物斷裂後汁液散發的氣味。

我試圖分辨氣味的來源，朝著味道愈來愈濃厚的方向前進。沒多久，我終於找到草木被劈砍過的痕跡。

我心裡的推估是正確的。父親是獵人，即使是在心神耗弱的狀況下，仍會記得帶走獵刀。

有了線索後，內心安定很多。

我找尋石子，在每個轉彎處將它們堆疊在一起，指向上一個石堆。

我不像父親，不倚靠地圖就能大致知道身處的方位。我努力記下附近比較高大或是明顯的稜線形狀。另外就是之後太陽升起後的方位變化，能約略知道時間。

我告訴自己，很快就能找到父親的。或許，天亮後父親酒醒，聽見我的哨音後，忽然出現在面前。然而，隨著時間過去，我開始意識到這樣的想法太過樂觀。

很快我就遇到困難了。我來到一處相對平緩的草原，只能低頭尋找腳印。我不禁想，如果能聽到聲音就好了。我隨即抹去這樣的念頭。

有過短暫的時間，我曾在醫生的建議下，配戴助聽器。戴上後，我能聽到很微小的聲音，代價就是母親的自責。對她來說，那是代表詛咒的戴具。

我的殘疾是基因的缺陷，不是詛咒。母親當然也明白。但是她不知道，自己的悔恨與那無關。

天慢慢變亮，視野更加清晰。不久之後，找到第一組腳印。

父親似乎在此地打轉，留下凌亂的足跡，甚至還有挖掘後的小坑洞。最終找到一排朝向西南方的足跡。

我該感到慶幸。至少，沒有他遇難的跡象。

放頭燈回背包時，順便吃一根巧克力補充熱量。

風自頸後拂過我。眼前樹梢微微晃動。一隻酒紅朱雀飛起。幾隻赤腹松鼠在草原邊緣追逐。

我得盡快出發，以免斷草的氣味消散。我用力摩挲臉龐為自己打氣，循著父親留下的線索前進。經過長時間連續跑動，身體相當疲累，內心反而沒有之前慌張。我進入雨區又離開雨區，身上分不清是汗還是雨水。不知過了多久，周遭的林相忽然變成高大的紅檜群，

彷彿進入巨人的村落。我不禁放慢腳步。

這附近到處都是大小不一的積水區，深度最多只到腳踝，父親的足跡消失在其中一處水窪前。我還來不及細想，一個熟悉的影像突然浮現腦中。我彷彿來過這裡。

冥冥之中，有股力量推動我前進。我通過霧區來到一方湖泊。湖中有倒木的枝幹橫出於水面，一根接著一根從湖邊排列到湖中央，如幾個水中舞者側身下腰，單臂提腕、輪指。忽然想起，幼時經常夢見的夢境。

我不由得停下腳步環顧四周，景色與夢境不盡相同，也沒有百合花生長於湖邊，然而在一處茂密草叢裡，有雙眼睛正在看我。我揉眼睛再看，確認不是幻覺。

我向前走去，完全沒想過會在此時此地看見里古烙，牠的紋身既神祕又充滿力量，即使閉上眼睛仍看得見。在牠身後還有一隻幼小的獸。

我看著里古烙低頭喝水，牠的眼睛發出危險的信號震懾我。頑皮的幼獸咬玩母獸尾巴，如好動的幼貓。

里古烙喝過水並沒有立刻離去。牠看著湖泊另一側，然後繞轉身體看向我。牠重複兩次相同的動作後，帶著幼獸消失在來時的草叢裡。

那裡有讓牠在意的事物嗎？我立刻想到父親。

我穿過湖泊旁的神木群，果然找到父親的足跡。

我在一棵紅檜樹洞裡找到他。

父親張開眼睛看我，他神智清楚只是虛弱。我查看他周身上下，除了手指上有乾涸的血漬與泥跡外，似乎沒有受傷。

我太興奮了，迫不及待拍他的肩膀。

我看到里古烙了。

父親流露遲疑的眼神。

是真的，我看到里古烙了，我帶你去看。

我想扶他起身。父親阻止我。

他說，里古烙選擇的是你，牠不會希望我看見。

我看到淚光在他的眼眸顫動，流露無比哀傷。我驀然明白，那是懊悔與遺憾。他用緩慢的速度手語表達，你出生那年需要錢，我只能違背祖訓獵殺里古烙。後來我後悔將牠埋進土裡，之後回到埋藏的地方牠卻消失了。我時常夢見里古烙沒死，從土裡爬出來。

父親看著我，任由淚流下。

他一字一字地說：「是我帶回的詛咒，害你聽不到的。」

我終於明白，為何父親說我的缺陷是詛咒。母親一直以為父親是在怪她。

許久，他如釋重負。

我只有山了，但你不同，你還有城市，或許就是里古烙選擇你的原因。

那一刻，我終於明白，我對獵人懷抱的是更複雜、難以說清楚的遺憾。或許，我將父親、獵人與部族混合在一起了。如今我才知道，我是因為遺棄他們而難過。

過往，我拚命尋求認同的對象也不是母親，是我自己。我不斷說謊，以謊言圓謊，想欺騙早已看透自身的我。

父親說我還有城市，其實，我失去了山，也還沒真正融入城市裡。

我替父親換穿乾爽的薄外套與襪子，餵他喝水、吃巧克力。

我跟父親說，里古烙選擇的是你。是牠告訴我你的所在。牠和你一樣只剩下山了。

父親問，你打算告訴你媽？

我搖搖頭。

讓山決定吧。

返回營地的路上，父親依舊走在前方。

前方有霧、有雨。

父親看了我一眼。

我們同時邁開腳步，走進雨區。

評審短評

鍾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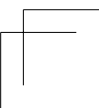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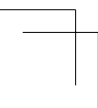
里古烙，這篇小說情節的核心。

小說提出一個有意思的觀點：「人類看不見的物種難道就是消失的，難道就絕跡？」不為人類俗眼所見，未必就不存在。

里古烙，雲豹。臺灣山林美麗雲豹是永恆的傳說，小說藉著山林田調的研究生的踩踏路徑，研究者逐漸陷入了在山林過往的童年記憶深淵。失聰兒子被歉疚的父親認為是其詛咒才厄運上身的，小說最末情節翻轉，兒子竟如夢似幻地見到雲豹現身，小說核心至此才揭開謎團。

人物雖然在敘事上有點撲朔迷離，但小說的語感具有平實的山林經驗，增強了小說的力道。

原來雲豹是作為人子的救贖象徵，動物為埋藏多年的父親歉疚獲得了解謎。作者的語境十分貼合人物的存在處境，一路讀來，隱隱如山林牧歌（輓歌）的氣氛瀰漫紙頁。



短篇小說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二日（四）下午二時至四時

會議地點：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文化發展科會議室

決審委員：陳雨航・陳雪・鍾文音（依姓名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

會議記錄：蕭鈞毅

會議開始，由文訊雜誌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報告二〇二三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短篇小說收件情況，本屆來稿共收到二百九十二件，經初審後共有二百七十七件作品進入複審。由複審委員黃崇凱、葉佳怡、劉梓潔評選出十七件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陳雨航、鍾文音推舉陳雪為主席。本屆短篇小說需選出四個獎額，首獎一名、評審獎一名、優等獎兩名。主席首先請各位評審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選重點。

鍾文音：這次的作品，人物的類型非常多樣，繁花勝景。無論是來自邊緣與底層，或同志、

鄉村、動漫畫與遊戲形象的人物，都是繁複樣貌的集錦。新的寫作者有新的目光，受到動漫遊戲等大眾文化的影響蠻深刻的，大大拉開了與鄉土傳統的敘事距離，成為兩種腔調的明顯對比。在這兩三年，常讀到敘事者內我性很強的心理描摹小說，與故事性很強的以素材情節推動的小說，這兩端一直在短篇小說裡出現，也是一種巨大的差異。停格式內在獨白的靜物畫小說感，相較於不斷地連動、驅動小說敘事引擎的情節式寫法，使得這兩端的美學品味成為我選擇的思考膠著。

陳雨航：小說的發展使容許度越來越高，有時甚至認為情節不那麼重要，犧牲了情節，這

倒是可惜了，情節畢竟還是吸引讀者，如亞里斯多德《詩學》說的：有一個動作，有一個很棒的情節在驅動，我還是覺得很重要。這次的作品，從文本的內容、用字，應該有六篇屬於中國，還有馬華與香港，而這是一個開放的徵稿，當然會有這樣的情形，當中確實有寫得不錯的。而我在這十七篇中，我看第一遍時居然就找到十二篇欣賞的作品，第二遍以後當然比較少，但把其中我特別喜歡的一篇擺在一旁，還有五、六篇很難抉擇。現在的寫作者營養很好，整體水準很高。

陳雪：這次題材很多樣，有如鍾文音提的鄉土、有趣的動漫畫與遊戲世界、語言非常風格化的作品，而這次討論性別的作品也不少。因為來稿的範圍很廣泛，所以語言

風格描寫的地景、地貌與特色所呈現的文化風格各異，要挑出最後得獎的篇數實在不容易。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的來稿水準相當高，也有不少新作家出自這個獎項。我認為一個獎如果能養出一些作家，這個獎就會慢慢地具有代表性。整體來說，閱讀起來有許多刺激，是很愉快的閱讀經驗。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決議，第一輪投票不分名次，由三位評審各圈選四篇作品，依得票數高低排列如下：

三票作品

〈里古烙〉（陳雨航、陳雪、鍾文音）

二票作品

〈夢的分享會〉（陳雨航、鍾文音）

〈當德魯伊離開此身〉（陳雪、鍾文音）

〈考悲〉（陳雨航、陳雪）

一票作品

〈語言的遠方〉（陳雨航）

〈時間之外〉（鍾文音）

〈羅賓簡史〉（陳雪）

○票作品

〈登島的貓〉

〈地·基〉

〈派對旁觀者〉

〈匯流在離群之地〉

〈遊樂〉

〈那年的少年〉

〈皮膚病〉

〈那裡〉

〈翡翠蓮霧〉

〈河〉

共七篇作品入圍第一輪投票。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評審對獲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討論

〈語言的遠方〉

陳雨航：我一向喜歡跑龍套人物的生活史，只要不讓出場的角色變成面貌模糊的人。從一個家庭的成員延伸出三代人的不同經歷，這篇小說有一個功能，是呈現我們這個時代多元的面貌。個別來說，每一個人分配的篇幅雖然不會太多，但我可以看到作者勾畫出人物、描寫的功力相當不錯。當然也有一些小缺陷，譬如說孫子想起爺爺曾經單手就能輕鬆舉起他，假設孫子可以被舉起時是三歲、四歲，但奶奶已經五、六十歲，而爺爺又大了要三十歲，爺爺都要八、九十歲，這年齡完全對不上。很多小說都會有這類破綻，但這篇小說對人物的描寫還是不錯的。

鍾文音：這篇小說我沒有投的原因是，它雖然主寫「語言」，但正好是語言這方面比較有

討論的空間。外傭和奶奶的對話比較少了現實感，可能因為作者用的是文學在思考他筆下的人物。外傭的語言顯得文雅了些，比較少了外傭的腔調描寫。但這篇的文字非常好，很抒情，柔情。比如寬子的橋段在內心描摹上是很迷人的，我滿喜歡，而外傭與爺爺兩人關係還有些碎片可以再多補足。我覺得這篇是未完成的狀態，雖然視角套應在臺灣相當貼切，但可多些人物的血肉內我探索，寫語言可以更符合不同人物的語感。

陳雪：它的企圖心我可以了解，以不斷變換人物視角陳述事件的各自角度，這種寫法我可以肯定。可惜它的缺點正是作者用心描繪的多角度，某些角度捕捉到的真實性比較有問題。

〈時間之外〉

鍾文音：這一篇我蠻喜歡。作者把抗中的過程寫得非常淡然，隱喻用得很好。一個被困住的少年與貓，再加上很美的結尾，經過天后宮與祈求「不要暈船」作為香港的隱喻，因為香港就是暈船的狀態，擺盪的暈眩感，不知何去何從。小說從尋找貓的過程，帶出一則「一家店要倒了，每個人都要離開」，但命運卻前途未卜，迷茫的離開路徑。就像貓本來吃好睡好，但為什麼要突然離開？以貓作為隱喻，這篇

小說寫得很輕，卻耐人尋味，表現了寫抗中的小說中很少出現的「不說」，卻把什麼東西都收在裡面，包括那隻貓的出走、港邊的眺望、經過的天后宮對神明祈求的渴望。

陳雨航：這篇其實不錯，不張揚「抗中」這件事，卻表現出了影響到生活的感覺。

陳雪：這篇舉重若輕，把悲傷與無力感、暴力的可怕，和它滲透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現出來。

〈羅賓簡史〉

陳雪：這篇讓我眼睛一亮，是一篇非常聰慧的寫作者的作品。作者對相應的符號非常嫻熟，文字功力與噴發的想像力都很出色，作者非常會寫生活的片刻，寫得很好，將同志的生活美學展現出來。每一天的日常、調情與告白，平淡的失落、隱藏的哀傷，輕輕柔柔地寫下來。但用來象徵的事物太多，掩蓋掉了它的主題，也沒有寫出新的思考、新的同志生活的狀態。我投它是獎勵它的功力，這一篇我沒有很堅持，只是表達對它的欣賞。

鍾文音：這篇有張力，且視角不凡，最好的一點是描寫對壞男孩的象徵之愛大過其他，羅賓比蝙蝠俠還要重要。文字張力十足，有時甚至直白得近乎曝光過度，但有時

寫性與身體的過度直白不免反而削弱了它的黑暗力道。這篇結合了漫畫人物的形象，討論身分的自證與他證，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而全文大量套用羅賓作為象徵，為此也得承擔讀者對此形象若不夠熟悉，就會失去感受通篇小說隱喻之險。

◎二票作品討論

〈夢的分享會〉

陳雨航：這篇讓我聯想到村上春樹，還有小川洋子。我猜這篇的作者蠻常閱讀他們的作品。夢是美好的時刻，這篇小說最好的想法是把線性的時間分割成人生的每一段，再賦予它們各自精彩的每一刻。比如兩個喝了酒飆車的人，先是感受到害怕，多年後回想又是美好的一刻，這是多麼療癒的比喻。兩個高中時的好朋友，各自魯蛇的經歷，一般來說描述這樣的角色可能有哀傷，或是更陰暗的視角，但是他們卻有從許多小細節發現救贖的可能。這種從平淡中找出撫慰人心的小小時刻，是我看到這麼多小說裡面，讓我很感動的。

鍾文音：像航叔提到，這篇小說很有日本文學的味道，也是讓我想到村上春樹等日本作家。他們擅長從日常生活中時光走過後留下的痕跡，使讀者不斷回味、重返那些逝去

時光的節點。這篇的夢就是很好的節點。這篇的「我」有一種很奇怪的當代感，他耗盡多年在準備好友的婚禮，可是卻沒有走入婚姻，彷彿只能在他的夢裡實現自己與他者的人生，這種緬懷感，是這篇小說最好的時光。全篇小說文字不用力，語言對話非常自然，就像從日常生活中長出來的情境，和我們錯身的人物。

陳雪：我很喜歡它的結尾。它的隱喻很強烈，故事性卻很淡，寫出了一種興味。點到為止的對白，都出現在應該出現的位置。

〈當德魯伊離開此身〉

陳雪：這篇我很掙扎。因為我完全沒玩過遊戲，它卻把現實不存在的世界建立起來，成立了一則寓言。這篇小說將現代人對於電玩的投入，以及未來可以成就的可能性文字化，建構一個我未曾見過的世界，再將它和真實的世界結合——它就是一個真實的世界了。這對我來說很有趣，我很常思考大家為什麼花這麼多時間玩遊戲，我認識年輕的小說家，也跟我提過一天花多少時間玩遊戲，因為他認為那是一種有助於寫作的創造力。所以，我把這篇小說當成是一個對遊戲嫻熟、透過遊戲理解世界、將玩遊戲視為一種創作的作者，將這三者結合一起寫就的作品。

鍾文音：這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作者，文字非常精練與精準。善於用一個細節在小說的路徑

上，輻射小說星圖的迷離感。通篇留下了許多記號，帶領那個世界之外的人得以進入。從遊戲裡的許多設計，包裝並思考人生哲學的命題，是一個行家。作者很像現在新一代的寫作者，像寺尾哲也，他們很熟悉科技，他們的日常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這篇小說和〈羅賓簡史〉一樣，熟練地使用自己的象徵，但比〈羅賓簡史〉複雜很多，可惜「父親」的角色稍微踩空，比較缺乏描寫。有很多細節迷人，比如凹陷的沙發、逼仄的浴缸、貼身的衣物等都在提醒主角真實的肉身是痛苦的，而進入遊戲後他便自由存在了，這個書寫很好，寫得也很迷人，但父親的死亡，關於父親逝去的議題，容易使我們對照為什麼人非得要進入遊戲那個世界的思考。

陳雨航：

我不玩遊戲，但這篇小說我也理解。人類社會或許未來也可以不必有真實生活，在那裡就是一切，可以有華麗不受限的人生。這篇小說在「創造」，故事主宰了一切，遊戲的過程、故事的進行，作者對遊戲、故事、人生都提出了一些反思，讓這篇只偏重於遊戲的敘事有了更好的生命，我採肯定的態度。我沒投它的原因，是它對遊戲的敘述過多，比例非常高。遊戲改變了主角，和其他討論的概念我接受到了，如果現實的部分比例比較多，小說的意義會更彰顯。老派的人會覺得，不管用什麼題材，都在締造人生。

〈考悲〉

陳雨航：這篇名字不錯，思量悲哀、或考究某個概念。這篇對於弱勢的敘述某種程度上，還蠻真實的。在它敘述的時間點，很多東西都過去了，它的悲傷與困苦的生活，鄉下底層的悲苦一生就這樣過去了。我會把相近的作品拿來比較，相對於〈皮膚病〉，它是最細緻、最好的一篇。

陳雪：我喜歡的部分跟航叔一樣，是這篇對角色的設定，至少我還沒有看過這樣的敘述。討論孝女白琴的眼淚，哭喊的原由、為什麼哭不出來，以及她怎麼會當孝女白琴，還有找什麼辦法能哭，這部分蠻寫實的。有個小問題是因為文字太好而造成，例如主角看到自己的陰毛變白，察覺日漸老態，「終於還是長成了阿母沒能成為的模樣，而我正在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朝著阿爸跑去。」

我思考過這個問題，當我想進行抒情性描寫時，我發現我的人物會被認為不具備這樣的抒情思考力、感性的細膩度，以寫實而言，人物可能不具備把這樣的心情轉換成語言的能力。這篇的人物是那樣的感觉沒錯，但我們不能理解沒有文字資源的人，他們的思想如何化成語言。但是，我又不願意去苛責這篇，因為文學比較能融括更多東西——如果是對白我就會比較講究——小說就是用文字表達狀態

與思緒，此刻的感受與狀態，如果表達出來過於詩意或非常細膩的感性，不符合角色的學經歷背景，我們到底該怎麼處理？有些人或許會覺得非常嚴重。

鍾文音：文青式的思考不是問題，我們寫作也會陷入，因為我們都是那個「作者我」，但這篇的敘事者如果改用「她」就比較沒問題，因為「我」的思考等同於這個人物。不同地域性、年齡人物的語境腔調是不同的，但有時寫著寫著「作者我」就會跑進那個人物的世界，如此一來有時會使小說少了小說人物身分的真實感。但這篇找到一個很棒的設計，一個哭不出來的孝女白琴，很有悲愴性。作者有故事、有的人物，但也許可以更多民俗書寫。不過這篇其實已經寫得很不錯了，篇名也有意思。

◎三票作品討論

〈里古烙〉

陳雨航：這篇吸引我的地方是其中一段，研究生與他的父親在山裡共同生活與對話。而最精彩的是講到詛咒怎麼來的、雲豹對他和他的父親有什麼意義，這裡講到的父子關係寫得最好。最後提到身為一個獵人需要具備什麼能力、心靈、靈魂，也是

這篇的亮點。它唯一讓我有些出戲的地方，是提到「雄哥」的時候，突然發現是爸爸，到後面又發現原來教授是媽媽，兩段的構成讓我出戲。

陳雪：我也認為媽媽跟爸爸出現的轉折太突然。但是，我還蠻喜歡這篇用聽不見的人在山裡的生活，能感受到的與聽得見的人是不同的。這篇寫父親相處時淡淡的對白表現得很好，而父親與母親的疏離感，說不定也是媽媽跟爸爸突然出現的設計原因。我個人看的時候感覺到出戲的地方，是媽媽去電視臺，又有點過於戲劇化。

鍾文音：這篇小說提到的論文真假問題，頗符合反諷當代社會的論文議題，但小說最後卻真的遇到了雲豹，這使得這篇小說產生了是否符合現實的問題（雲豹這麼巧就遇到）？這篇讀起來的優點是，它有一種少年小說感，所有的東西都為了一個內心的出征而前往某個山林神祕世界，介於聽人跟手語的小說情節也很不錯，不會落入原民的刻板印象。

◎第二輪投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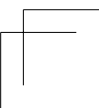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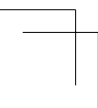
所有獲一票以上的作品討論完畢。陳雨航放棄〈語言的遠方〉、陳雪放棄〈羅賓簡史〉、鍾文音保留〈時間之外〉。〈時間之外〉與其他四篇獲二票以上作品進入第二輪投票，投票以計分制，四分為最高，不投票為最低。統計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 〈夢的分享會〉（陳雨航四分、陳雪四分、鍾文音三分，共十一分）
• 〈時間之外〉（陳雨航一分、陳雪二分、鍾文音四分，共七分）
• 〈當德魯伊離開此身〉（陳雪三分、鍾文音二分，共五分）
• 〈里古烙〉（陳雨航二分、陳雪一分、鍾文音一分，共四分）
• 〈考悲〉（陳雨航三分，共三分）

決審結果出爐，〈夢的分享會〉獲得首獎，〈時間之外〉獲評審獎，〈當德魯伊離開此身〉、〈里古烙〉並獲優等獎。會議圓滿結束。

新詩





文類總評

李癸雲

本屆進入決賽的作品水準很高，各方面表現都相當成熟。不少詩作描寫畫面細膩逼真、適切地運用動作、聲響和光影進行描摹，十分動人。這次可以把「跨」當成關鍵字，整體而言非常多元，有些題材較為突出，比如跨族群、跨世代；形式上也看得出多樣性，有跨媒介的嘗試，把攝影、繪圖的概念和文字交織，或是和前輩作家的作品互文，成為跨越時空的呼應，是今年相當吸引人的特色。

李癸雲

楊澤

經過時間的淘洗與沉澱，近年來有許多新詩作品擺脫了以往過度追求意象密度、跳躍性思考的情況，顯現出平實的特性。本屆入圍決賽的作品中，有些即能做到在平實中展現才華、一氣呵成卻又不浮誇，是相當優秀的詩作，除此之外，

有的作品句法清新，不落俗套；有的語調自然天真，讀來新鮮感十足；或帶有抽象性思考，頗具印象畫派氛圍等，多種不同調性的作品，帶給我不同的閱讀體驗，也感受到本屆作者們的詩才。

楊洋

羅智成

這次的決審作品洗去了刻意扭曲語法、工於技巧的情況，整體呈現乾淨樸素的風格，也省去了過多策略性的考量，自在自然，真情流露；而在書寫創意的表現上，有的作者發揮獨特巧思，不以文字的堆砌展露詩才，而是以導演、設計師的後設視角思考，創造出特有的戲劇感，令人驚艷。

總體而言，本屆語調誠懇、真摯動人的作品不少，取材新奇的更是所在多有，帶給我非常愉快的閱讀感受。

羅智成

首獎
達魯瑪克的百合



About
李鄢伊

作者簡介

宜蘭人。獨立出版詩集《多少克拉》、輕小說《夏日衝擊》、Zine等。曾獲得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葉紅女性詩獎、吳濁流文藝獎、磺溪、臺中、新北、基隆海洋、蘭陽、菊島、桃城等文學獎。作品發表於《海星》、《吹鼓吹》、《野薑花》、《葡萄園》、《衛生紙+》，香港《字花》、《聲韻》。

得獎感言

臺灣百合的姿態高雅，卻遍野廣布，它高挺卻又深根，迎風快意而多情。

默默寫作多年，總在幾乎無法述說的時候，再度傾聽到生活、土地上的靈光。

我見百合多嫵媚，料百合見族人，應該也是那樣溫柔寬厚的眼神。

花朵與人民，我們走進彼此的生活，讓詩歌成為更飽滿的寓意。

新詩·首獎

達魯瑪克的百合

◎李鄴伊

鱗莖綿延，身形高挺

我相信，我和這座島是彼此的索引——

從海濱往平野跨步

穿過小徑與荒道

我往海拔三千公尺的深山跋涉

和一樣潔白的雲朵對歌

對著山嵐般謎樣的鳩鳥吹哨

我不懼怕巖石，有時甚至喜歡艱深一點的難題

當我用生命去讀，一塊巨巖的紋理
我聽見地殼的聲音

我聽見整座山隆起的時間

相比之下，其它的聲音顯得多麼溫柔
斜坡上的人走過四季

他們腳邊埋藏著我的呼吸

露蕾破土而出之前，我也感覺到

他們的吐納在不遠處徘徊

雨水降落的時候

同時有喜悅的哭聲迸發

我們就是這一座島的身世

我們因為這身世，胎連成一座島

春天招搖的時候請你準備低頭吻我
為了這瞬間

我已經踮腳等待許久

側耳傾聽，當世界安靜的時候

有女子走過，撫摸我尖端一滴晶瑩的露珠

桑樹溪裡的水影如此盛放

六角星型在漣漪中散開

流經誰的粗糙雙手，她擡頭

發現這片土地不知何時已經被默默撫慰

誰對美敏感，誰就要深深凝視我

採下來，成為沾著晨霧的桂冠

當莖葉輕輕碰觸髮絲

我碰觸到溫熱的部落

一群熱烈的靈魂在皮表下震顫

我不能忍住自己的歌

像號角要在藍色天空裡吹響

不能輕易在花瓶裡枯萎

我要待在太平洋的風裡

被授粉，被滋養

在島的土裡生下，祂承諾我的一千個故事

評審短評

楊澤

這首詩開篇便出手不凡，引言以兩行詩句出之，不單切題，而且把詩意一下子就擡高到另一個層次：「鱗整綿延，身形高挺／我和這座島是彼此的索引——」。詠物詩求形似，更求神似，這裡似乎兩者都有了。

詩的第一段，詩人視角從海濱走向平野，一路往三千公尺海拔的高山移動，但經過一番鋪陳後，詩人很快點題，看似以山上所見巨巖為題，透過閱讀巨巖的紋理歌頌地殼隆起，臺灣島及島上山岳誕生的莊嚴時辰，其實是暗地偷天換日，悄悄把特寫鏡頭，把舞臺移轉到，詩人想像，與島上群峰同時破土而出的巨巖下小花，把那溫柔的野百合給十分鄭重的捧了出來！

詩的後半安排野百合挺身而出，替代詩人正式成了主述者。相對於詩人從外而內的客觀視角，野百合的神秘聲音從內而外，宛如詩人說的，「露蕾破土而出」。詩人模擬野百合的心聲，寫來真摯動人，十分細膩，雖然多有承襲前人的地方，但也有「誰對美敏感，誰就要深深凝視我」這樣十分颯爽的句子，顯示詩人的格局遠大於一般臺派小清新，值得期待。

評審獎
淑珍



About

黃木擇

作者簡介

一九九三年生，高雄左營人，住北部再多年我都要說我是高雄左營人。曾獲周夢蝶詩獎入圍，與太平洋詩歌節、臺北詩歌節、優秀青年詩人、屏東文學獎、玉山文學獎首獎等。出版詩集《我們的姓氏叫社會》。

得獎感言

獻給老媽，妳的眼中永遠有高雄的海。

新詩・評審獎

淑珍

◎黃木擇

「好巧。」這是最不妙最沒有詩意的開頭：

「我也認識淑珍。」

淑珍是小學同學，是果菜市場右側數來

第二攤的老闆娘

淑珍可以是家管，可以當扛棒

可以在時空中相互重疊身影，可以遺忘，可以被其他淑珍拾起與召喚

故無法得證：我生命中的淑珍，是不是你口中的淑珍。

你熟識的淑珍，會不會擠入一團手足
差點成為鄰家的童養媳？

國中稚嫩的腳步，是否一樣會揣摩公車
踏著橋頭漫長的風景回家？

青春不能重考，正如姓名與准考證
無法被記憶塗改

現在淑珍更樂意分享自己是

五月出生的水瓶座

只因南部習慣讓冬天的寒冷

晚報戶口

踏出輔大的院館

（好巧，日文系應屆也有一位叫淑珍。）

青澀的書信與盼待

她說當初是老爸的文筆，還有海

老爸有開淑珍的七〇年代玩笑嗎？我問

答覆藏入大安森林公園的違建群

被舊歲月無聲遷移

你認識的淑珍，會不會以貓

做為梳洗早晨的開頭

以晚安歌紮成夜的馬尾

拆解淑珍的白日來計算，會有烹調、健走

愛、碎碎唸的因數

她喜歡一盒小美、二支冰棒棍的夏日習題

我認識的淑珍

眼睛被霧氣切得很薄

很薄，彷彿兩地的視訊鏡頭

相隔一層模糊的窗口

一米五小小的斷代史窩在沙發
我瞪視 4 G 的語調與五官
閱讀基因的解析度，我重新認識我
淑珍終於辨識了

淑珍

評審短評

李秋雲

這首詩以樸素而生動的語言，刻畫臺灣社會某些女性生命的共相，趣味性十足，同時感受時光遷移的歷史痕跡，意義豐富。「淑珍」作為詩題，開頭便呈現「菜市仔名」的取名現象下，同名不同款命的女性此起彼落的呼應，召喚複音的生命反響。然而，在某種女性典型性之中，「我生命中的淑珍」雖亦符合，卻有更特殊的涵義，因為那是「我」的媽媽。因而，詩中細細描摩這位淑珍的生命史，給予跨世代的理解，並疊合當代生活點滴，讓淑珍的面貌立體完整，不再只是傳統女性的苦命框架。

優等獎 靜物



About 賴文誠

作者簡介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心理諮商研究所輔導教學碩士畢業。仍將努力成為一首自己的詩。曾獲得時報文學獎首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人間禪詩首獎、聯合報宗教文學獎與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特優等多項文學獎，作品入選各種重要詩選，著有《詩房景點》、《詩說新語》、《詩路》、《如果，這裡有海》、《這個城市，有雨》等詩集。

得獎感言

能夠再次獲獎，深感榮幸！此詩嘗試以特別的角度與寫法來敘述養老院裡的生活狀況，希望能引起社會大眾對老人照護品質的重視，謝謝！

新詩・優等獎

靜物

◎ 賴文誠

因為靜止也需要學習，所以你調整了語言的暗度
每一個床位都具備了最安分的背景
沒有任何一種完整的情緒，擁有最相同的面相

光的角度臨摹了四人房最立體的陰影
助行器又隨意加上幾筆簡單的遲疑
你悄悄經過幾個靜物，仍不願意叫喚他們的呆滯
每個故事都可以有逼真的材質
像素描一個沙丘，你隨時可以握住一小撮的他

餵食、拍痰，讓筆觸碎裂成細微的點
然後，慢慢地滑落

坐著睡著與紋絲不動躺在

時間巨大的底座上曬著昏沉的燈光

都有著極其類似的構圖

溫度醒了，有人稍微融化了

吃得越少，彷彿就越容易

進入另一個冬眠，原來孤獨也會痛

痛的是清晰的緩慢

交誼廳有最寂靜的喧譁

唱了一首歌，你卻找不到幾句迷了路的呻吟

益智遊戲可以透視到幾個人背脊裡隱藏的虛線

鼻胃管是另一些人的中心軸

二側垂落的軀體，你看見了近乎對稱的疲憊

年老更如同一幅最明顯的肖像畫
像與不像原本的自己，其實也早已不那麼重要

小小花園之中，花的香味是靜物

你始終嗅不到春天的位置

天花板也是靜物，對望許久

它從來就沒和你說過一句話

輪椅繪不出無障礙廁所與走廊上的扶手

正確無誤的不安比例

你右手握著一整室的尿騷味

顫顫巍巍的，漸層的無力感

斜斜地又塗上了節奏簡單的黑白色階

沒有什麼不同，忘了思考

還是思考忘了你，只是一種無須爭論的視覺效果

季節的冷暖色系面積多寡

你已經不在乎了，玻璃窗依然透明
某些臉龐輪廓的距離感與厚度
卻被遠方的霧渲染得更沉默了

評審短評

李秋雲

此詩以繪畫的手法融入意象的營造，以「靜物」來喻指療養院（或老人院）的長者，意圖明確，雖有斧鑿之跡，卻多處表達深刻、細緻生動，成就詩意與創意。作者對療養院場域的觀察極為深入，除了人事物，更有光影、氣味與時間氛圍，搭配繪畫術語、魔幻寫實的勾勒（例如「溫度醒了，有人稍微融化了」），彷彿在場域的表象外，築成另一處逼真異世界。此詩的關懷是辯證性的，並非只是旁觀者的一味同情，藉著題材，既指出軀體的脆弱性，又傳達某種對存在本身的否定，生命的拮抗。

優等獎 坐過站



About 陳孟歆

作者簡介

生於臺北，現居桃園，抓周抓到筆的工程師。小時候的夢想是成為太空人，長大後的夢想是成為一名不器的君子。譯有長篇小說《鞋盒子》。

得獎感言

在炎炎夏日被公司裁員了，寫了一首關於冬天的詩。日子的體感長度與事件發生的密度有高度正相關，心願本是將每一個恐怖的未知過得逐漸趨近於恆常，卻時不時，又坐過站。

然而站站都有風景，都各自美好。感謝評審老師的青睞，寫作於我原是極為私密之事，但知道也有人喜歡，我感到非常幸福。冬天就要來了，希望今年能是個暖冬。

新詩·優等獎

坐過站

派對結束

餐廳的燈熄了

他們去下一家酒館繼續喝酒

酒館的旁邊是墓園

空氣乾淨凜冽

我也不是不願意回家

只是我不是每天都化妝

況且你也還沒走

◎ 陳孟歆

末班車來了，你坐上去
回答了我沒問你的問題

車上的光線很白

最後一排

辦公室一樣的色溫

你穿著西裝，勉強還像個上班族

我的小禮服顯得荒唐

都是第一次搭這班車

站名是異國語言，聽不懂

沒人知道它要開到哪裡

我不想抵達，卻也不想弄錯

但，你是真的都不介意嗎？

森林的入口是終點

我不敢進去

腳後跟磨破了，你脫掉皮鞋給我

在你想不起來的時候

我也忘記家裡的地址

冬天就要來了

低著頭，我知道

天上都是星星

但我卻不敢睜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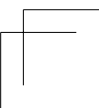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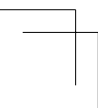
自己想要看著天空的眼睛

評審短評

羅首明

這是一首非常優美的新詩小品，簡短的篇幅裡，把都會男女在回家路途中，某種正在醞釀的曖昧情愫，不確定的想法與對生活欲拒還迎的心情，表現得十分幽微、細膩。詩中故事發生的地點、時間已被抽離，帶著濃濃的異國情調，也使得他們搭上的最後一班公車，瀰漫著像夢一樣不現實的氛圍，既不知開往哪裡，也沒有人會去介意，讓讀者覺得它像是某種時代男女常有的心理現象，或是吉凶未卜的情感關係的隱喻。

整體而言，這篇作品的企圖不大，用力剛好，文質彬彬，貼切可信，作者熟練地透過樸素、自然的獨白，猶如電影鏡頭的場景，生動地把這一夜的遭遇與心境刻畫出來，浪漫有如法國香頰。偕男伴走過深夜的森林時，心思快速運轉，最後一句「不敢睜開／自己想看著天空的眼睛」，語氣一換，更讓整首詩一下溫柔了起來。



新詩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三日（五）下午二時至四時

會議地點：桃園市立圖書館新總館六樓多功能教室

決審委員：李癸雲・楊澤・羅智成（依姓名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

會議記錄：蘇筱雯

會議開始，由文訊雜誌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報告二〇二三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新詩收件情況，本屆共收到來稿六百九十二件，經初審後共有六百二十三件作品進入複審，由複審委員宋尚緯、林婉瑜、林達陽評選出二十二件進入決審。決審委員李癸雲、羅智成推舉楊澤為主席。本屆新詩需選出四個獎額，首獎一名、評審獎一名、優等獎兩名。主席首先請各位評審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選重點。

李癸雲：進入決審的二十二件作品水準很高，表現成熟。這次可以把「跨」當成關鍵字，整體非常多元，有些題材較為突出，比如跨族群、跨世代；形式上也看得出多樣性，有跨媒介的嘗試，把攝影、繪圖的概念和文字交織，或是和前輩作家的作品互文。這次我偏愛文字較乾淨、詩意驅動自然的，相對來說，用詞語堆疊營造詩意厚度，或者因為詩行限制而刻意產生的長句，這類僵硬、不自然的類型我傾向不選。除此之外還有節奏的妥切，也是我會思考的層面。無論抒情、敘事或說理，只要能感動我，而且詩意飽滿，我在選擇上是不設限的。若是挪用「借喻」的框架，我希望不要再借用一些陳舊、習以為常的說法。若只是藉身邊事物起興，我也期待這樣的詩能自我賦義，表現出說服力。

羅智成：這次評審讓我獲得很大的閱讀樂趣，這跟本屆入圍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作品的風格有關。有一陣子詩獎的參賽作品過於刻意扭曲語法，曖昧晦澀，讀起來特別辛苦。但是這次少有這種情形，我在文字中感到了溫馨。入圍詩作風格大致可以分兩類：乾淨樸素富於節奏的，或用意象來經營故事的。整體風格親切可喜，也沒那麼策略性的得獎考量。稿件平均水準高，敗筆不多，書寫上不是以堆砌文字或複雜化的語法來表現，而是退到後面把自己當成設計師或導演，創造出特有的現場感，我很喜歡。這次我會傾向於挑選較有創意的作品。

楊澤：我本就欣賞語言清新自然的作品，現代詩以往太追求意象的密度、跳躍性的思考，所以時常「跌倒」，經過時間的淘洗，現在大家比較平實，若在平實中又可以看到精彩，就是很棒的詩。另外，抒情詩本就是某種給出、溢出、傾出，這次有些作品就相當流暢、一氣呵成又不浮誇，但也有的作品開頭很好，中後段卻自亂陣腳，相當可惜。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決議首輪投票一人圈選四篇作品，不分名次，得票數依高低排列如下：

二票作品

〈達魯瑪克的百合〉（楊澤、羅智成）

〈淑珍〉（李癸雲、羅智成）

一票作品

〈靜物〉（李癸雲）

〈坐過站〉（羅智成）

〈醒在海岸山脈土地裡〉（李癸雲）

〈碎片〉（羅智成）

〈一棵樹的啟示〉（楊澤）

〈海途——致外籍遠洋漁工〉（楊澤）

〈離席〉（楊澤）

〈石具與浮雕〉（李癸雲）

○票作品

〈總會停止運轉的——給新南向產學專班的外籍生〉

〈1871：約翰的眼睛〉

〈我媽媽的船〉

〈那片我曾經游向的海域〉

〈濕了的羊〉

〈春藥祭〉

〈孩子的媽〉

〈泡沫時代——寫給長出夢想的孩子〉

〈未收錄的一課〉

〈他們說世界就是這樣的〉

〈爬山的媽媽不相信氣象預報〉

〈詩與失語〉

經評審決議，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並斟酌是否保留一票作品進入第二輪評選。

◎一票作品討論

〈醒在海岸山脈土地裡〉

李癸雲：這首我蠻喜歡的，雖然斧鑿痕跡明顯，處處都在致敬楊牧老師。他從花蓮常有的颱風、地震寫起，以災難現場夾雜對當代年輕人存在處境的探問，我會選它是因為很能表現現在許多年輕人的焦慮，我們怎麼樣再去追問公理與正義的問題？當代很多處境都很像災難現場，被種種價值觀給壓抑。詩中大量描寫災難場景，很細膩逼真，而對照上個世紀楊牧老師的理想，當代年輕人用什麼方式去看待社

會？高度致敬楊牧難免將其再崇高化，而且最後結束得太快，與前面具象場景脫鉤，整體設計不是很自然，但它的關懷是有分量的，也不會太浮誇。

羅智成：我掙扎於要選〈醒在海岸山脈土地裡〉或〈達魯瑪克的百合〉。就整首詩的分量來說，〈醒在海岸山脈土地裡〉更佳，它很穩，但雖有致敬的心意，卻少了對話的意圖，就像癸雲講的，它把致敬對象一味拉高，自己的位置就出不來，變為可預測而沒有驚喜。面對大神，它態度較為單一，沒有抵抗、質疑、淘氣或頑皮，沒有表達屬於自己的東西，所以最後我選投〈達魯瑪克的百合〉。不過這首詩完成度很高，還是很棒。

楊澤：它的悲情比較直白，散文化的痕跡太強，但題目確實很不錯。「老師，浪更大了／海岸路不言不語／強震鞭笞樓房、橋樑、道路／這場震盪，安身立命已龜裂傾斜倒塌／一個年輕人被救出但已無生命跡象」，前面四行感覺有在營造些什麼，到了第五行卻弱掉，落到很散文化的層次。後面接著「三樓以下勞動階層皆陷到土裡／一波強烈餘震，理想主義便陷入黑暗」又提到理想主義，變成在講道理而不是在寫詩，這是它可惜的地方。「接著良善的天花板大片坍塌，／大塊落地窗也鄉愿地爆裂，逃出的人」這種抽象的語言很多，後面第二、三段則比較單純、有感情。這首詩試圖拉到一個高度但顯得抽象，有點虛。

〈碎片〉

羅智成：這首詩排版雖不好看，卻令我意外感動。題材清楚，態度誠懇，是一首專注處理悼念的詩。正如形式的安排，象徵情感整個碎裂掉，帶著壓抑，所以沒弄太多技巧，語法穩妥。後面部分幾乎每一句都有對生命的反省與思索，不是表面的哀悼而已，讀起來滿飽滿的。它是我少數看到很勇敢去做嘗試的作品，所以要在此讚美一下。

李癸雲：形式帶給我驚喜，悼亡情感很深刻。除死亡之外，割、斷、裂這種關鍵意象一直重複，跟悼亡情感環環相扣，讀來很感動。它毫不在乎詩分行斷句的節奏，可能是藉以凸顯情感或意識的碎片。另外，它的行數雖是在徵文範圍內，但每一行斷句很多，排列形式遊走在規定邊緣。

楊澤：這首詩很新鮮，一開始會受吸引，它擺出天真、素人的姿態，它在這點上是最成功的。規範問題牽涉到兩點，它每一行有六節，第二行又不同，以及每句排列的長短；他其實是計算過的，但這樣的效果對我來說並不成立。它太多了，整體囉唆、散文化。倒數三行要收束的時候，它做了五節、五節、三節的音樂性處理，遊走在規範邊緣，它其實是很自覺的。

〈靜物〉

李癸雲：其實我不喜歡一味關懷、同情的詩，但它用繪圖的角度把安養院的事物、動作、聲響、光影做描摹，呈現對於時間、安養機構存在的看法，有細緻的辯證性透顯出來。用簡單日常的語言帶出孤獨、疼痛、腐朽，讀到後來會被它這個框架所感動，雖然不是創新的題材，但很認真的勾勒，把安養院中的模糊感、無力感傳達給我，有雋永的感覺。

羅智成：對安養院或病房的比擬貼切、準確，很成功經營出安靜的氛圍。相當細心、耐心的去觀察，但有時細緻到有點不自然，例如「因為靜止也需要學習，所以你調整了語言的暗度」，「語言」改成「自己」可能就比較自然。前面的敗筆較多，後面氣氛更濃更準確，卻把前面素淨的感覺稍微破壞了。但這首也是我一開始就滿喜歡的。

楊澤：這首我也蠻喜歡，它有點印象畫派、點畫的感覺，它自己創造了比較抽象性的思考。就像羅某講的，「語言的暗度」這句不夠準確，這種情況偏多所以卡卡的。第二段寫得最好，若每一段都是這種水準就會是首獎了。

〈坐過站〉

羅智成：這首詩沒什麼敗筆，乾淨利落，目標清楚，很從容的處理某一小段時間湧動的心思，以及從派對結束到回家之間兩性曖昧的氛圍，文字舉重若輕，有很濃的詩意，充滿都會感、現代感與戲劇性，而其中異國情調會讓我一直想它在講哪個地方？這是一首優雅的詩的展示。

李癸雲：羅老師講的優點我也都讀到，它把現實脈絡都架空了，所以也不需要探究現實上的情節和事件。隱約知道它在講不能成功或成立的情感關係，很曖昧。當這些東西都架空、模糊化之後，這首詩就變得很自由，自由到我不知道自己讀到了什麼？這樣一來，意義如何去散發？剛提到的優雅，基本上它以暗示的方式在前進，語言沒有敗筆，是蠻成功的小品，但我只能站在旁邊欣賞，不像有些作品馬上把我帶到某個情境，可以有所共鳴。

楊澤：我很同意癸雲講的，這首詩零缺點，題目取得很好，句法也清新不落俗套，但是真的很模糊。它尋求什麼樣的對話？想告訴我們什麼？其實都沒有，就是一些感覺、曖昧，較不能引起共鳴。

〈一棵樹的啟示〉

楊澤：這首沒什麼缺點，語言有點陳舊可是它很努力、完整的跟樹做對話，像在寫日記。

古柏代表永恆、他代表瞬間，其中具有辯證。有點少年老成吧，他沒那麼故弄玄虛但又想講深刻的話，有一點嫩但可愛。它缺點是有點文藝腔，例如「他有他的嶙峋，我有我的滄桑」，但我不太介意，因為它把情感演繹得很完整。

李癸雲：我也有考慮選這首詩，第一印象是語言乾淨俐落、脈絡清楚，一點都不拖泥帶水。

楊澤老師講的優點我認同，它的哲學觀我也認同。最後沒選的原因是某些該比較深刻體察的語言，在還沒醞釀到位的時候來得太快，情感和語言有落差，這大概就是楊澤老師說「少年老成」的原因。

羅智成：這首詩的缺點是言談調性太高，但體察到的主題並沒那麼大。古柏的意象安排準確，穩穩的，有很濃的滄桑之感，略有被堆起來的感覺。到第三節開始具體化了，因為有壓力得把高深的暗示落實在結論上，卻跟前面的內容產生了落差。努力要撐起某種高蹈的觀點，但訊息沒有跟上，不過整首詩敗筆不多。

〈海途——致外籍遠洋漁工〉

楊澤：參賽作品常會有這類題材，我選的原因是他應該有做過田調，看得出來是本島人、漢人寫的。他努力去體悟、描寫外籍漁工對情人或太太訴說的相思，寫得細膩，但稍微工整了點。

李癸雲：我的觀察和楊澤老師一樣，卻沒選。我覺得它硬要同情、對應些什麼，而且太工整，斧鑿痕跡明顯。但我還蠻肯定這個題材，如果真做過田調的話，他提供非常精細的背景，可以置入他想抒發的情感中。它牽涉到種族差異、權力位階，這樣的代言就有點政治不正確了。這種情境下的代言該好好想想。

羅智成：這首詩回歸樸素的修辭，也不透過語法來故作高深。我其實不反對「代言」的書寫，但現在難度越來越高，因為代言者有時容易落入一種刻板印象，若把情感投射在刻板印象中的沉默者，會引起一種消費的誤會。但另一方面，試著去代言可以離開自己熟悉的經驗，培養自己理解他人或投射的能力。代言較保險的方法，是通過代言來自述情懷，但較少人這樣做，有些代言會變成廉價的同情。這首詩的問題是會重複描寫一個概念，這種過度描繪與樸素的主題是不相合的。

〈離席〉

楊 澤：它的音韻、節奏、似是而非的道理與領悟，我都覺得非常有趣，雖然我不確切知道他在說什麼。這就是一個演出，有點像看抽象畫，其中有莫名之物。這首詩在跟宇宙五行對話，它調動想像力，看時間和空間會有什麼樣的幾何關係，我覺得是原創力最高的作品。

李癸雲：它挪用蠻多譬喻和物件，指向季節？時間？還是天地間的什麼？但我其實可以被它感動。它有點堆砌和刻意，但其實很細膩幽微。不過我讀詩還是會想要抓到可以共鳴的東西，我一直在想他要講的是什麼，閱讀過程產生許多問號。詩中「石頭」出現很多次，我隱隱覺得它應有所驅動、幽微的表達，我可能會被打動，可惜讀到最後還是覺得「有隔」。

楊 澤：他有點像調皮的少年，透過「踢一塊石頭」觀察到許多變化，很像在跟我們講有關力學的東西，動與不動。它巧妙暗示出萬物中有個秩序，但隨時都在變化。確實不太知道它在講什麼，但節奏是非常好的，斷句、合理性、準確度都非常高，很多神來之筆。

羅智成：這首詩跟〈一棵樹的啟示〉類似，不過意象更漂亮也更準確。兩首詩都想把感慨

的高度拉高，但使用的方法是否能達到目的？年輕創作者較常有這樣情況，希望所談的事情得到最大的重視，首先便用高深的句法來重視它，導致抽離太多、線索太少。〈離席〉不把具體的訊息透露給我們，只保留「高大上」的抽象，這使得每件事情都可以被解釋，這種曖昧會讓人感覺作品裡頭有豐富意涵，但我覺得過頭了，還是要文質相稱。

〈石具與浮雕〉

李癸雲：它寫父親的老跟病，但用的意象有些僵硬費解，例如「馬車」、「靈魂」，而這樣神話般的開端，後面卻落入民俗視野，有些費解。這首缺點不少，框架也拉得太大無法收束。不過，第三段非常打動我，「之間，有不同的肥皂氣味如水流般／開始湧動，他的慾與念動彈不得全被壓在／一幅壁上油彩洶湧的畫裡」空氣裡的海、油畫裡的海、父親慾念理想的海，這三個海洋疊印後變成現實書寫中很有深度、層次的意象空間，寫得蠻精彩。

羅智成：這首有具體的情感、思想，有很多扎實的內容想表達，但技巧較有限，當作者想表現情感、創意、巧思的時候敗筆就多起來。作者把很多抽象的字眼主格化，如「飛躍」、「希望」，感覺除了把這些辭彙直接拉出來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去表達。

想講的很多，但處理能力有點跟不上，感覺捉襟見肘。

楊澤：我比較贊成羅某的講法。第二段「無法昇騰的馬車」、「飢餓靈魂的餐食」看不出之間的連結。看得出他在影像感上花很大功夫，字面上試圖在不可見的意義（所思）和可見的現實（所見）之間做巧妙連結，在書寫語和口語之間有張力，但仔細推敲後卻沒有東西。

◎二票作品討論

〈淑珍〉

李癸雲：這首題材沒那麼新穎，但寫得有趣、有創意，從舊時代女性命運的共相帶到現在，的「淑珍」，在世代銜接上有創意。雖然整首的詩意淡了點，語言問題還不少，有些比較硬，語言太長而無法融入在它敘述的腔調裡。可喜的是，歌詠媽媽那個時代的女性不再只流於悲情或苦命，寫到當代和媽媽（淑珍）視訊的段落時，有趣味的呈現，但對新世代女性的著墨少了點。

羅智成：這次選的〈淑珍〉、〈達魯瑪克的百合〉都有小缺點，但都有種樸實的詩的靈魂，我很喜歡。這首詩更是點石成金、化腐朽為神奇，一開始感覺只是要自嘲菜市場

名，寫著寫著變成充滿後設趣味的詩。像是羅門〈麥堅利堡〉中的史密斯、威廉斯，人一旦有了名字就變成有個體性的活生生的人，最後每位「淑珍」被寫成立體、真實的人物，滿有趣的，像是一種平凡人物的歡聚。

楊澤：這篇趣味性很濃，我原來也想選，開端非常吸引人，但毛病是囉唆。它想呈現世代間的對照，但上一代講得很清楚，下一代卻不清不楚；他應該是立足於現在，但立足點卻不見了，這是它可惜之處。

〈達魯瑪克的百合〉

羅智成：引言如果也是作者自己寫的，開頭就見功力。但在一開始的擬人化會令人掉以輕心，好像不是那麼強，浪費掉好幾句話。後面越寫越扎實，越看越讓我感到很真誠的寫詩的快樂，美感也愈鮮明。我喜歡這首詩溫柔敦厚的詩教感覺。鼓勵作者，多寫些單純的感動就很棒了。

楊澤：我第一眼就很喜歡，是我心目中最棒的作品。開端是平實，後面是樸實。「我聽見地殼的聲音／我聽見整座山隆起的時間／相比之下，其它的聲音顯得多麼溫柔」一下子就把自己拉到該有的位置，和引言到達同個高度。娓娓道來但包藏一個核心，其中有深刻領悟，不動聲色地告訴我們。其中現代詩慣有的感受套語，

「春天招搖的時候請你準備低頭吻我／為了這瞬間／我已經墊腳等待許久」，有席慕容的感覺。它的招式平實，與大的主題能夠連結，可以感動人。

李癸雲：我也蠻喜歡這首詩。百合是魯凱族的族花，代表純潔、社會秩序、倫理等意涵。可感覺它內在有許多情感連結已成熟，並透過語言、布局傳達出來。這首詩流麗自然、虛實相濟，想像力非常棒。但所謂溫柔敦厚的詩教，或現代詩以往的抒情語調，讓我有點不安，往往像套語。它有點太熱情了，情感四溢，因而沒選。

羅智成：那些套語般的語言跟花也很貼切，風格和主題相應。雖然我也沒有很喜歡那幾個句子，但瑕不掩瑜，該有的暗示都呼之欲出。這首詩處理的題材大小相稱，作者有寬裕的能力把情感講得稍微滿出來。

◎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完畢。羅智成放棄〈碎片〉、楊澤放棄〈海途——致外籍遠洋漁工〉、李癸雲放棄〈石具與浮雕〉。其餘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入第二輪投票，共計七首，分別為：〈達魯瑪克的百合〉、〈淑珍〉、〈靜物〉、〈坐過站〉、〈醒在海岸山脈土地裡〉、〈一棵樹的啟示〉、〈離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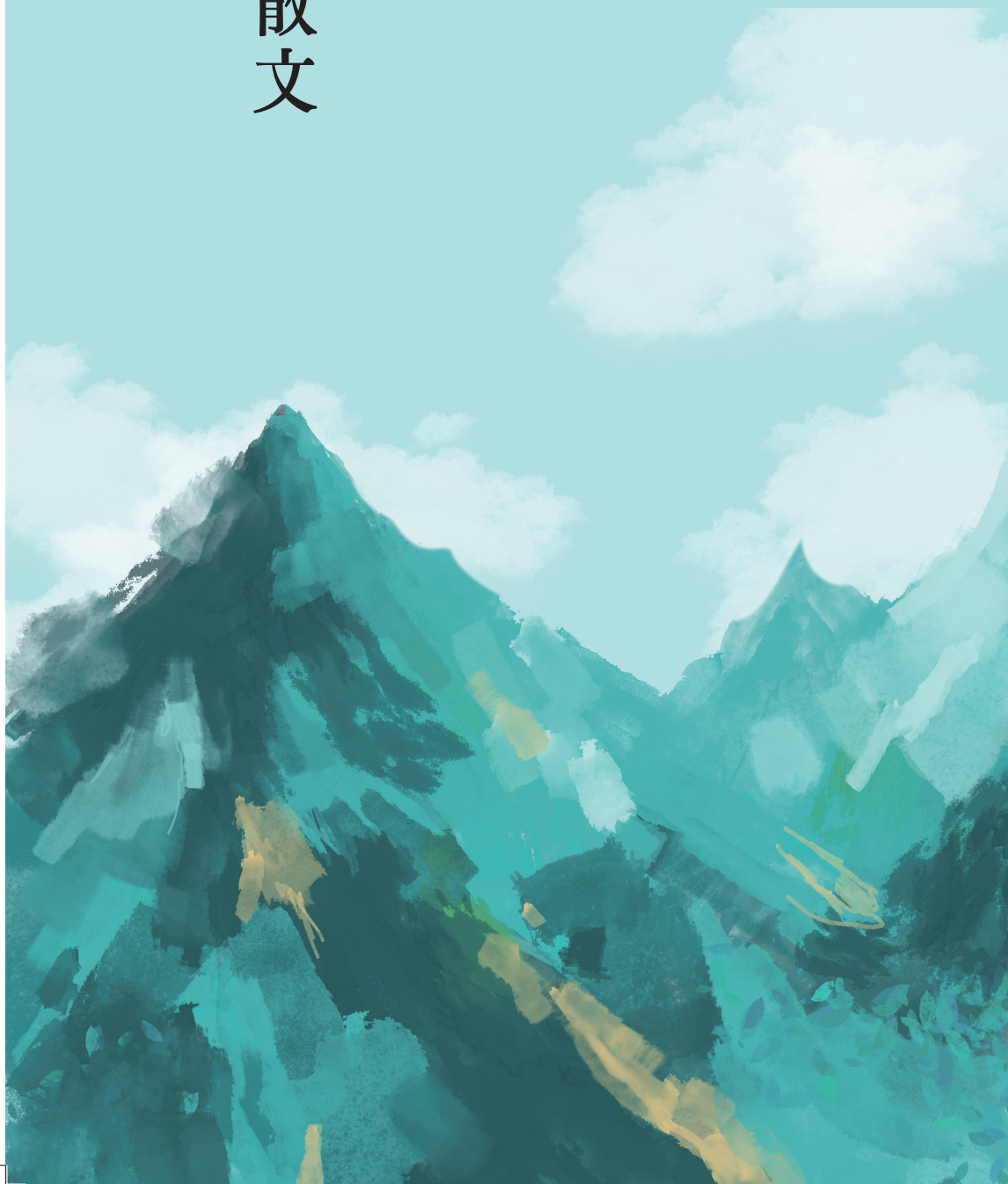
第二輪投票方式，最高分四分，最低分一分。統計結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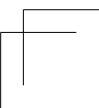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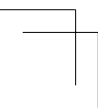
• 〈達魯瑪克的百合〉（李癸雲二分、楊澤四分、羅智成四分，共十分）
• 〈淑珍〉（李癸雲三分、楊澤三分、羅智成二分，共八分）
• 〈靜物〉（李癸雲四分、楊澤一分，共五分）
• 〈坐過站〉（楊澤二分、羅智成三分，共五分）
• 〈醒在海岸山脈土地裡〉（李癸雲一分、羅智成一分，共二分）
• 〈一棵樹的啟示〉（李癸雲〇分、楊澤〇分、羅智成〇分，共〇分）
• 〈離席〉（李癸雲〇分、楊澤〇分、羅智成〇分，共〇分）

決審結果出爐，由〈達魯瑪克的百合〉獲得首獎，〈淑珍〉獲得評審獎，〈靜物〉、〈坐過站〉獲得優等獎。會議圓滿結束。



散文





文類總評

林文義

本屆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進入決審的散文作品共有十六篇，而這十六篇作品呈現出了完全不一樣的故事與人生，這是令我相當驚艷的閱讀體驗。其中，有許多作品明顯地讓我感受到了文學的美感，顯現一定的藝術高度，而文章詞句中的種種告白也十分真誠動人，作者以不虛矯造作的方式，娓娓道出自己的生命故事。也期待越來越多的寫作者，可以多臨場感受真實的人事物，以親身的體會，創造出更多感人的作品。

林文義

廖玉蕙

今年的來稿不僅在題材上相當多元，敘述方式亦有各自殊異的風格，如以充滿詩意的語言，將情感的若即若離、曖昧與捉摸不定充分展現，藉此營造懸念與

隱晦的氛圍；以流利的文字，書寫病房內不同景象、味道，以此貼切且細膩地詮釋病中迷離恍惚的心理狀態；用輕鬆歡快的語調，呈現內心孤寂，以對比的方式訴說複雜情緒等。不同的故事，不只表現多變的人生縮影，也顯現當代寫作者多元的書寫思路及才華。

廖玉蕓

謝旺霖

這屆決審作品，大半以個人經驗取向，卻多能勇於突破個己範疇，朝向群體，走進自然，介入社會，探索更廣闊的世界。例如，個人情慾扣連與宗教團體的糾葛；家庭變異導致手足截然不同的命運；失業返鄉的原住民無告地揭開部落艱難而無怨的處境；藉衣服透析人與城市文化，生活及物質互為表裏的角力與交鋒。各有擅場，卻都能舉重若輕，情感控御得宜，進而映照出對現實世界的關懷和批判，且不失藝術質地，為臺灣文學持續注入源頭的活水。

謝旺霖

首獎 狂歡之家



About 楊智傑

作者簡介

生於夏至前後，現就讀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喜歡和討厭義美小泡芙、創作及活著。曾獲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後山文學獎、高雄青年文學獎等，作品散見《中時人間副刊》、《自由副刊》、《幼獅文藝》。

得獎感言

距離這篇文完成已經將近四年。如今回看才又想起那個剛寫散文的自己是如何的珍貴。謝謝當初在課堂上幫我讀這篇作品的芬伶老師，謝謝叔夏老師讀完回信說「這應該可以試著投投看大獎，我想會有很好的成績的。」也因此這篇文章被我反覆投了四年，落選四年，後來幾乎已經失去信心卻仍繼續投下去。最後，謝謝永遠的校稿天才小錢。

散文·首獎

狂歡之家

◎楊智傑

弟弟再次回來時，身上盤著一尾碧色的龍，腳上紋了一片沉厚的痂。弟弟說那只是刺青；弟弟說，那只是刀傷。

我將署名少年法庭的信件遞給他，他用食指與拇指掐住信封被撕開的齒口，輕輕地走了過去。他說，再見。

再見。

我與弟弟曾經彼此陪伴：曾經只能彼此陪伴。

當時我們一家四口仍同住一個屋簷下，但父親母親不知怎麼的，不再看向彼此，母親

一出門就是十天半個月，說是去找朋友了。

每個早晨，父親在書桌丟下幾個大小不一的銅板，鏘啷鏘啷地，便出門上班了，那聲腔如今仍清晰地蜷藏在我大腦的皺褶裡，風吹的時候搖來搖去地，發出尖銳的金屬聲。我們總將它當鬧鐘，作為一種具有輕盈氣質的叫喚；彼時的銅板好大，我們手好小，將銅板小心地收進口袋，將視線游移在窗外四處，擔心小偷，擔心強盜；因為我們覺得自己真的好有錢。

牽著弟弟的手，在柏油路上安靜地跳動，感到某種不正當的興奮，像是，其實我們不該開心的。我們應該要再難過一點，看起來再寂寞一點；因為，我們在流浪，因為親戚說我們很可憐。親戚說，我們應該要很可憐。

但我只感覺到自由。牽著手一起躲太陽地走進騎樓，我們踩著對方的影子，聊起諸如比較喜歡媽媽或爸爸；比較喜歡火影忍者或航海王；待會要吃肉燥飯或陽春麵的流水帳（當時它們都只要二十五塊）。我們躲進全聯吹冷氣，什麼都不買，只是小球般地穿梭在巨大的玩具餅乾堆中，一邊躲店員、一邊躲彼此，玩著超市版的鬼抓人。作為奧客我們很是稱職。

爸爸給我們一人大約五十塊，二十五塊拿來吃飯，二十五塊偷偷拿去買火影忍者的鑰

匙圈公仔；直到藏在床底下的紙箱堆滿整座公仔山，幾乎到了可以炫耀的數量。我們在家裡玩、拿去學校玩，他們都好羨慕我們（也只有這個時候他們才會理我們），他們說，爸爸都不會給他們銅板；媽媽每天都自己做飯。

他們說他們也好想在外面吃飯。

我感到莫名其妙地驕傲，或許那是整個童年最閃耀的時刻。

某天爸爸在家，媽媽也在了。他們拿著一張白色的紙，邊線銳利的像要刮傷眼睛，只記得他們在上面寫了一些字，很慢很慢，很慎重。我想，一定很重要。那天深夜我與弟弟在睡夢中被吵醒，他們在客廳以一種缺乏呼吸的方式溝通，澄黃的燈光咬著句子爬進來，卻始終沒有來到床上。

很多年後我才知道那天父親決意要將我們丟掉。沒錯，丟掉。父親打去社會局與孤兒院之類的地方，被拒絕整晚後才不甘心地將手機緩緩放下。那邊說，不行，不能收我們。我們不具備資格。

我們丟不掉。

「其實他在你出生前還想墮胎，你本來不會出生的。」我無從揣測母親說這句話的動機，大概是寂寞吧。

她希望我們連她的份一起，狠狠地恨父親。

但她錯了，真正受傷的是我們。真正被恨的，也是我們。

爸媽離婚後，弟弟先一步去了奶奶家。我將自己最喜歡的宇治波鼬鑰匙圈繫在弟弟的鑰匙上，告訴他，寂寞的時候隨時打電話過來。但其實當時的情緒很是複雜，除了寂寞難受外，內心隱隱藏著驕傲。因為媽媽選擇了我。只因為我比較好帶。

弟弟離開的背影我仍清楚記得，與後來那次真正意義上的逃家很不一樣，這次的他讓人心疼；後來的則讓人寂寞。

十歲那年第一次去網咖。我牽著弟弟的手，弟弟牽著爸爸的手，手在路上甩來甩去，沒理由。只是擺盪的幅度越大，卻握得越緊。

我已經忘記那間網咖的確切位置了，只記得它委身於高架橋下的巷弄裡，小小間的，像一個走失後跌倒的髒小孩，灰得安靜。我們抓緊對方的手打開帶有鈴鐺的玻璃門，走了

進去。

裡頭是一片片眩惑的光斑世界，洞窟似的，彷彿收藏了全世界的夢魘、希望、甚至傷害（或許也有愛）。服務生板著臉，一副生無可戀的表情，讓怕生的我很安心。

黑暗中一片藍光裹在身上，我盯著眼前的螢幕被深深地吸引，簡直要被吃進去。爸爸拿著手搖杯（網咖慣常的低消）過來給我們，說，來這裡要開心，把外面的其他都暫時忘掉，我輕輕地啜了一口，是咖啡紅茶。

但當時我不明白。外面有什麼要忘掉的呢？外面什麼都沒有。

那飲料杯緣的水滴沿著手指滑下，像有什麼自卑的身體在哭一樣。

彼時流行著一款名叫 L F 2（小朋友齊打交）的遊戲，沒玩的小孩就落伍了；我與弟弟操弄著螢幕中的小人，一個單機遊戲便可以玩上整個下午。

我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孩。

很久以後我還去網咖，但再也沒有那麼快樂過了。

弟弟離家那天與父親狠狠地吵了一架。這次的句子優雅地爬上了床，清清楚楚。

「把手機拿出來，老師說你上課玩整天手機，還蹺課去網咖。」

「不要。」弟弟的聲音聽起來很委屈。

「你長大了，我給你面子不想動手。不交出來就給我滾出去！」

門外安靜了十幾秒後，弟弟頭也不回地拎起書包跑了出去。眼睛聽起來紅嫩得澈底。

奔跑的回聲輕脆得彷彿準備了一輩子，就差一句話，便可以義無反顧。

「出去就不要再回來了！」這種八點檔式的灑脫狠話割破了午夜的銀河，流星從內裡一顆顆落下，扎進我心底。

他真的沒有再回來了。

我沒想到那個愛說謊的小孩這次如此守信。也沒想到如此經典的話語還會出現在我往後的生命裡。

已經是二十歲之後的事了。好幾次我差點從頂樓掉下去。

寒流來襲，我在四坪大小的房裡躺著，緊緊裹上棉被，蠶繭一樣。盯著白亮的天花板好久好久了，那麼多年過去，視線依舊無法抽身。彷彿牆上印著什麼咒術，將眼睛狠狠嵌住。

父親推著奶奶關上了家門，客廳冰箱嗡嗡地響，廚房水龍頭的水滴從沒停過。家裡亂成一團。像揉過。父親以某種文明式的憤怒敲擊我的房門。

「為什麼沒洗碗。家裡怎麼亂成這樣？」我沒有回話，沒有力氣回話。

「你到底盡過什麼責任。」

我只記得自己當時氣得發抖，衝出去對父親吼了諸如：你從來不了解我，跟你說我躁鬱症好多天沒吃飯你也不相信之類的瘋話。我說，我們已經一年沒見面了。

但沒說我想你。

我從沒對父親頂嘴過。

那天，我將家裡的玻璃杯一個個狠勁地摔到地上，剔透的聲腔在空中狂舞，非常清脆。

每一次的破碎都將彼此的呼氣刮出更多傷痕。更多的內臟被吐出，在客廳哭血，一團一團的，彷彿火繖的蓮花。整個家蔓延著一場琉璃色的火災。

「你以為只有你辛苦嗎，我欠你什麼？」

「你當初就該堅持殺掉我。」

這句話說出口的當下我就後悔了。

眼睛紅成一片黃昏，臉上下滿了雨。

連拖鞋也來不及穿地，我奔出家門，沿著那條弟弟十年前鋪好的小徑，風光如此熟悉美麗。十年了，沒變過。

「出去就不要再回來了！」父親是這麼說的。

但後來我細細思忖過了。發現自己無法理解「回來」是什麼：「回到原處。」上網查了教育部國語辭典，是這樣說的。記得一些失眠的寒夜，窩在租屋處樓下的網咖裡。滿十八歲了，是大人了，可以包臺整個晚上。最久的一次連續打了十六、七個小時，再次踏出門時，時間已然失序。

穿越黎明的馬路，世界像被壓縮的玻璃碎片，在鏡像與鏡像之間，反射出無限的虛無。綠燈亮了，我停下腳步，不知自己身處何地；不知自己該如何走回原處。

原處。原處是哪裡呢？究竟何處是我們的原處。

寒色的風在大街上片片削下我瘦弱的身軀，某些細小的碎片彷彿雪花一樣。那天很美，美得我想起多年不見的弟弟，美得整條街的人都在看我。看這場沾上夕色的雪何時止息。

我顫抖著傳了封簡訊給弟弟。我問他最近好嗎。

很久以後他才回我。只說他當時還在裡面。

蹲坐於騎樓下想弟弟，想著那些年，那些更冷的年；我們是如何度過的。

弟弟離家前的幾年我們常常手牽手上網咖。

我們在那裡感到安心與自信，那座帶有思慮的洞窟，彷彿窩藏了全世界負傷的幼獸。大家都要過冬。

彼時我們常去一間網咖，叫「狂歡之家」，相隔奶奶家三四條街，那裡有地下室，地下室飛盪著清澈的笑聲，所有孩子的眼睛都像鐘乳石淬鍊千年的水滴。

那裡沒有對錯、沒有好壞、甚至暗地看不見傷口，光影在水霧中咀嚼彼此的笑容；一些抽菸的哥哥姊姊，帶著我們玩遊戲，打怪，射擊，作夢。

好長好長的夢。

我仍記得那皮製的座椅（還有輪子可以滑動），地下室悶騷的氣味；不用錢凍死人的冷氣（好幾次我是顫抖著在玩遊戲的）。我也記得只有網咖才做得出來的咖啡紅茶；記得青春期的同學在那裡偷看A片，記得我們每一次激動的槍戰。

記得隔壁的阿姨是如何形容我們的。

「媽媽說我不能跟你們玩了。」隔壁七、八歲的男孩表情很是為難。

「為什麼？」

「因為媽媽說會去網咖的是壞小孩，是很寂寞的人。」

她說對了。且基於母親的立場，做得也沒有錯。

錯的是我們。

我們怨不了任何人。怨恨母親，母親怨她的母親；怨恨父親，父親怨他的父親。每個人都值得被恨的理由，值得被傷害的價值。

這些年來，每一次的怨恨都是那麼地無力，彷彿深夜薄透的嬰孩，被天亮無心地踩過。

父親也曾被傷害過，寂寞過。

奶奶說，某次小學的父親放學回家，弄得髒髒的，很餓。便順手拿起桌上的包子要吃。爺爺卻用他厚實的手啪一聲地，拍掉父親小小髒髒的手。

她永遠記得這一幕，爺爺說：「這是要給狗吃的。」

往後的日子父親便覺得自己連狗都不如。

父親當上父親時，仍是個孩子。我們看過無數次，父親與女人吵架，女人帶著行李離家，接下來的幾週父親便關在房間，抽菸，玩電腦，喝酒，養出好多螞蟻。父親不會管我們有沒有吃飯：因為他自己也沒吃。

我也曾在半夜的二樓陽臺，看著滿天星空；看著父親瞞著女人騎車出去，去打網咖。彷彿可以想像他在奔馳的夜色中一點一點被削得清亮，直到變回那個閃閃發光的男孩。

父親是去找寂寞嗎？父親是壞小孩？他想暫時忘掉什麼呢？他有原處嗎？

或許父親從來不曾回家。母親說，父親十六、七歲出社會，做過水泥工、高利貸、計程車司機、銷售員。母親說，父親不愛回家，卻是爺爺喪禮上眼睛最紅的那個。

這些年裡，我與弟弟輪流地恨著父親，輪流地原諒父親。一個在裡面，一個在外面。一個在吃藥，一個在吃毒。相同的是，我們的生命都是撿來的，我們早該死了。不管在腹中、孤兒院、頂樓、裡面。

最後一次見到弟弟是去年母親節。

弟弟開著銀色的賓士，大方地停在壽司店門口。那隻碧色的龍已爬繞至他的頸部，束緊似的，將之牢牢扭住；擰出一身的水。

母親與我們吃著迴轉壽司，聊著天，彼此存在著兩層蟬翼般恍惚的雨季，每個人都看不到更遠的地方，每個人的生活都被雨水戳弄著。滴滴答答。

弟弟說，不要問他錢從哪裡來，不要問他在做什麼工作，我們只講現在。但不知不覺他仍提起了兒時的事，提起了狂歡之家。

「狂歡之家還在嗎？」

「不在了，你離開後不久就倒了。」

「爸呢？」

「不知道，很久很久沒見了。」

很久很久沒見了。

離開前弟弟搶著付帳，他說他現在有錢了，他請客；他叫我們不要擔心。我看著他推開玻璃門朝車子走去，光線自盡頭將弟弟罩住，天堂似的。弟弟的背影不一樣了，我想，或許弟弟長大了。

途中，他滑入口袋取出車鑰匙，將食指戳進鑰匙圈繞轉把玩著。我看著十歲那年送他的火影忍者鑰匙圈，在虛空中迴盪、流離、失去，直到弟弟消失在視線之中。

評審短評

廖玉蕓

〈狂歡之家〉敘寫夫妻離異，父子反目，兄弟各在一方的傷痛。前半寫年少時沉迷網咖的狂歡時光，作者用天真詮解不堪的生活，視之為同學艷羨的「自由」，格外引人憐惜；後半則刻畫親情乖隔，兄弟倆相繼離家出走，弟吸毒入監、兄憂鬱吃藥的慘烈結局，關鍵在父親兩度淪於咆哮的不當管教。文章探討「家」的定義。當年曾與父親及弟弟沒日沒夜荒嬉沉迷的網咖曾窩藏許多負傷的幼獸，彼此相濡以沫，較諸現實中父母吵架、簽字離婚的原生家庭更近乎家，它也是作者回憶中最揪心的狂歡之地。

作者善用輕鬆語調反筆寫悲傷，文章的對話相當寫實，頗符合人物聲口，淋漓盡致刻畫了一位失敗無能的父親的一生。然而，儘管如此，作者對父母仍舊百般憐惜，毫無怨念的為他們的失職找到體貼的說詞。文中，哥哥步弟弟的後塵，也被迫離家後，蹲坐騎樓下想念弟弟的畫面，讓人閱之斷腸；淪落江湖的弟弟，餐聚後瀟灑離去時，手上把玩著哥哥十歲時送他的火影忍者鑰匙圈的背影，簡直要引人落淚。這篇是三位評審心目中公認的首獎。

評審獎 等待曙光



About
Walice

作者簡介

漢名陳宏志，泰雅族名 Walice，生於南投仁愛鄉，畢業於師大國文系，曾任職國中小代課老師數年，目前自由業，專寫文案。自幼愛好文學，每每浸淫而不覺疲累，後期創作自覺身分的不同，轉為替民族發聲為主。曾獲得數個文學獎獎項。

得獎感言

文學雖是紙上作業，雖是精神上的悸動，但時光遞嬗後，在看不到想不到的時空中，對社會的影響力不可小覷。原住民族在臺灣本就少數，所幸我的文學還不至於處於邊緣的地位。在此十分感謝評審的厚愛，以此激勵我將持續寫下去。

散文・評審獎

等待曙光

◎ Walice

傍晚五點多，我才回到部落。母親在家門口剝樹豆，疑惑地問，怎麼突然回來了，又不是過年？我說跟公司請事假。母親又問，會不會扣薪水，我說不會。我指著院子打瞌睡的父親問，那個人怎麼沒有去喝酒？父親每天都到那個女人開的麵攤去報到的。母親不置可否，噢了一下算是回答了。我和父親很少當面說話的。我進屋朝沙發一躺，就睡了過去，朦朧中聽見母親一直嘮叨什麼。

吃晚飯的時間，母親提到我一個國小同學。他在工地被磚頭硬生砸在頭上，當場就死了，送走五天了。每次回來，母親總要把部落發生的事講一講，最後迂迴到老問題——你什麼時候帶女朋友回家，再挑你就老了，難道沒適合的？我低頭啃咬一塊飛鼠肉，父親則在旁幫腔，你媽說得很對，你看我們等得頭髮都白了。我看了看父親，又看了看母親，確實，

他們頭髮都白了。

三弟帶兒子過來了，他叫兒子喊我大伯，他就喊了聲大伯好，我注意到他母語說得很生澀，兩隻眼睛直盯著手機螢幕。我問今年蔬菜種得怎樣了？他嘆口氣說，不好啊，大概賣相太醜，賣不出去的就自己吃啦。三弟說，大家原以為有機的健康，都市人會買單，沒想到村裡一窩蜂種植，卻沒有銷路了。我不再問下去，把帶來的八寶粥禮盒抽一個給了侄子，拍著他的頭說，都長這麼高了，快趕上大伯我囉！

翌日早晨，我到三弟的農地，在臺七線省道邊，幾個戴斗笠的婦女在藍色大桶裡調製有機肥，包括弟妹。她們捲起了袖口，邊做邊說笑。我向前打招呼，認出其中的伊萬，我的國中同學。農地旁有間木搭雞寮，雞糞的臭味瀰漫開來，我心想，這些雞糞也要用來製作有機肥吧！

大家說笑之際，三弟開著搬運車進了農地，我向前幫忙，有稻草、稻殼、魚骨粉、木屑、泥炭、土壤改良劑等。我邊下貨邊問，蔬菜既然賣不好為什麼還繼續種？劃一半土地種傳統農法的不好嗎？噴農藥的或許長勢比較討喜。三弟說，馬的上次中盤商的剝削我賠了錢啊！再考慮其他辦法吧，不然我吃西北風了。下完資材，我打算要走，弟妹喊住了我，說伊萬有事找你。

記得年少時，我和伊萬常到溪邊採野菜，不管她怎麼教，我總難以辨認什麼是野菜什

麼是草葉。我從小幾乎沒做過農事，大都在外地求學或工作，而父親長年在工地討生活，家裡農地就只剩母親和三弟的身影。父親回來也少去農地幫忙，因此母親常埋怨他。父親反駁說，我不去工地，拿什麼養家，祖先那幾塊地能長鈔票出來嗎？其實做農的確很辛苦，誰都知道，要從地裡刨出糧食來，那肯定要看天的臉色。但是如今，我多麼渴望成為一個農人，娶像伊萬這樣的女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傍晚門前喝杯白酒，老婆孩子就在眼皮底下，一幅幸福景象。當然，這是都市人的想像，農人哪裡是這樣，他們的困頓和擔憂是一望即知的。

伊萬談到他先生的事，說工地連續幾月不發薪水，他酒醉去找工頭，結果把人家打得鼻青臉腫，對方已經告他，說是傷害罪。她拿著法院通知說那個工頭是你高中同學，能不能跟他商量，最好能撤銷告訴。看著她誠懇曬黑的臉，我點頭說好……好……我會先去了解情況！

傍晚，餘暉染紅天邊，我在部落走走晃晃，輾轉來到一片農地。每次回來，我總喜歡獨自走在農地上。村人種的有機蔬菜排列齊整，生機盎然，我摸了摸，確實嬌嫩，菜葉上都有蟲咬的斑點，我摘幾片菠菜放進嘴裡，竟有一股香甜的滋味。我沿著公路繼續走，看見還在地裡勞作的村民，便躲著他們走，他們大概也不太認識我了。我穿過小橋，來到村東的墓地。橋下的溪水灰灰濁濁的，但溪邊的林木卻一片脆綠。墓地已改成納骨牆，旁邊

栽種幾棵桃樹或櫻樹。在一個制高點上，我俯瞰整個部落，展開的是水泥牆壁和鐵皮屋頂，村民漸漸蓋起樓房了。更遠處是殘缺不全的山丘，一處砂石場停放幾臺挖土機，伺機而動。曾幾何時，部落變了模樣，我不禁心生嘆息。

去雜貨店買菸時，我遇上了伊萬的老公，他和幾個婦女閒聊著，一圈人腳下有酒和山豬肉。他站到一旁跟我說話，眼角還有瘀青。我問，你不去工作啦？他說不去了，說著，遞了根黃長給我。我要找工頭的事說給他聽，他卻一副無所謂的樣子。他憤怒地說要告就告，我根本就沒有動到他，就說是傷害。我說現在都講法律，官司沒有那麼簡單。他說謝謝你的好意，我的事自己會處理。我還想繼續說點什麼，他就堵住我的話，說聊點別的。你工作怎樣了？什麼時候結婚？我說，在外面不好混，過一天算一天啊。他說，在哪工作都不容易，我就想出去闖一下，困在部落有什麼前途？你回來了，我卻拚命想出去，總之求安定，你說是不是呢？買完菸，他轉頭叫住了我，怯怯地說，能借我錢嗎，我拿到薪水就還，我就不相信工頭不發薪水。我把口袋掏了掏，只有一千五，全都給了他。

第三天早上，我去拜訪工頭，五、六年沒見面了。我們互道寒暄，不禁感嘆韶光易逝。看上去老同學一臉很納悶的樣子，我怎麼會突然找他呢！他在講電話，似乎有急事要辦，我就說，有事你先忙吧。他說沒事，晚上我找幾個同學我們聚一聚。透過紗門，我看見有個老頭正在清洗一臺百萬休旅車。老同學說，喝杯高山茶吧，很貴的，一斤三千。於是，

我再一次把茶杯端了起來。

我直言有事請他幫忙，但我感到很尷尬，似乎來這裡就是為了幫這個忙，前面浪費的口舌只是個鋪墊。他說，老同學了，什麼幫忙不幫忙的，你儘管說。於是我把事情簡單說了一下，並強調這是我一個同學的丈夫。他口氣轉為嚴肅說，伊萬老公工作很認真，但喜歡喝酒，工作的間隙也喝，這樣會耽誤工程，更容易發生意外。再說他做三天休兩天的，我做工頭的很為難。這樣吧，官司的事我會考慮，叫他明天先來上班吧！

吃過晚飯，在傍晚獨有的清光下，去了伊萬家一趟，她正在訓斥她的兒子。她抓著瓶礦泉水邊追邊罵，你這個孩子又買礦泉水，這個水有什麼好喝，從水源地接的水那麼甜你為什麼不喝！兒子是伊萬十八歲生的，現在十歲了，跑得很快，因此伊萬怎麼追也追不上。見到我，伊萬停止了追打，但怒氣還掛在臉上。我問你老公呢？伊萬說，誰知道到哪裡去了，大概去山上打獵了，不到凌晨不會回家。我說早上找過那個工頭了，他請你老公先去上班，沒事的，別再擔心了。伊萬聽後轉怒為喜，一個勁地說，多虧你了！我想對伊萬說她老公借錢的事，但想了想，沒說出口。我問你老公會回工地上班吧？伊萬說是他不想去，工地那裡也沒讓他不去。她兒子不知道什麼時候溜出去了，伊萬喝了一口手上的礦泉水說，你說這個水有什麼好喝的，一點味道都沒有。她接著說我飯菜剛準備好，一起在這裡吃晚飯吧！我仔細端詳著她，她臉上沒有多少皺紋，仍是國中清純我暗戀的模樣，只是如今呈

現的是一個母親的慈愛和溫暖。我暗想，這多麼像我的妻子啊！

半夜睡覺我被父母的爭吵聲吵醒。父親說過兩天就要到女兒那裡去，女婿找了個公寓守衛的工作給他。母親傷心地說你要走啦，這個家你不要了是不是？你要是怕丟臉你就去！父親說，我丟什麼臉，我要去就去你管得了？我又不靠你吃飯，憑什麼不去！母親也不示弱地說，我是管不了你，你我就打電話給女兒，把你那些事情說給她聽。父親感受到了要脅，說，你小聲一點，兒子在睡覺！母親說，怎麼樣，就讓他聽見好看清楚你怎麼做父親的！

我聽見母親幾乎哭出聲音地說，離婚算了，不要一起過了，反正孩子都大了，過著還有什麼意思！記得小時候，父母只要吵嘴，總是父親先說離婚這兩個字，這次是母親提的，看來她心意已決。父親說離就離，誰都攔不住你，我一個人過比較輕鬆！母親說，輕鬆，你還輕鬆。我前腳一離開，你後腳就去找那個女人了！我同意離婚，那還得看你兒子和女兒同不同意！父親靜默下來，就像被山上安置的陷阱夾住了腳，無法動彈！

這時我放在客廳的手機響了起來，兩人暫停了爭吵。我聽見母親進了房間，推了推我說，你的電話，快點去接。我看了手機螢幕的號碼，清楚誰打來的。我對手機那頭說，對，我回家了，來休息幾天。此時父母專注地聽著我說話。我走到屋外，繼續對著手機說，有什麼好說的……。你放心好了，我的東西你要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要丟就丟吧，房

租我繳到年底了，你想住多久就多久……，隨你！我要幹什麼就幹什麼……，你管不著，好了好了我有事先掛了！

回到屋裡，母親問我誰打來的。我說是公司的人，他們叫我過幾天去臺北做一個業務。身為兄長，我買了瓶高粱到三弟家，幾杯下肚，我們熱絡了起來。我們談起了過往，他的眼角夾雜著些許淚花。三兄妹中，他吃苦最多，因為貧窮，他輟學在家幫忙，成家後也一直過得不寬裕，有時還上山打獵貼補家用，如今種植有機蔬菜希望能盼出一線曙光，但無奈眼前還是一片黑暗。

都是家裡拖累你了，我說山下有個農場專門做有機種植的，你要不要去學點新技術？三弟問，一個農場弄起來要花多少？我說我也不太清楚，十幾萬甚至百萬吧！三弟哇地一聲說，我們家的地都賣掉也不到五十萬！我說賣什麼地啊，現在都是這樣，這個世界很現實，都是錢堆起來的啊！

三弟關心問道，你不是交了女朋友，什麼時候結婚？我說分了，漢人規矩很多，不好相處，再說我還不想被婚姻綁死，過幾年再說吧！三弟頓了頓說，大哥啊，你看我做這個有機爸媽幫了我不少，現在沒方向了，我想改種咖啡，有個品種叫阿拉比卡，我朋友現在開始種了。……：你能不能借我十萬塊，我年底就還你。借姊姊的錢我還沒還完，也不好意思再借……。這麼一問，我突然感到很愧疚，這些年來在外面打拚居然沒存下一點積蓄。

我說你真急用我就找同事借借看。三弟說，那就算了，我再想想辦法。

我也不想隱瞞了，對三弟說我那家公司其實快倒了，所以乾脆辭職不幹了，過幾天再找其他工作。三弟說，你沒跟爸媽說？我說，我騙他們的。其實早該回來了，一直拖到今天，我渴望回來幫忙老人家，做將來的打算，務農其實也不錯的。

喝完酒，天澈底黑了下來。我走出三弟家，四周靜謐，什麼都看不見，農地、老屋、群山似乎都消失了，但它們仍真切地在那裡，只需等待一線曙光。我哪裡也不想去了，就想和親人一起，和他們在土地上勞作、苦惱、歡笑……，終此一生。

回到家，我聽見有人在屋裡哭泣，母親在旁撫慰。原來是伊萬。她看見我一進門，就慌張站起身說，我老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裡！說著她遞給我一張小紙條。紙條上寫著一行潦草的字：我走了不要找我，我會寄錢回家！

評審短評

林文義

「困在部落有什麼前途？你回來了，我卻拚命想出去，總之求安定，你說是呢？」

作品裡，這一句話，實質的呈現原住民從以前到現今，依然是艱苦的生活過程；不畏平地人所知的茫然與哀愁……，作者深刻且真切的由衷表白。

〈等待曙光〉等待未來的生命祈望，不是個人的現實所求，而是從個人出發的反思，凜冽的描述原住民縱然融入都市謀生的奮力，依然是負傷回返；人間冰冷而殘酷，一切意在不言中。

意在不言中，作者卻明晰的觀察、體驗，藉以返鄉，相對失業、挫折，有鄉可回的悲情中，家人的陰鬱、友伴的糾葛、青春戀人的回眸……。全文不控訴、不怨艾、不自憐，終究是原鄉似乎宿命的存在，作者信實的好筆，讀之戚然矣！

悲歡是：原鄉。實至名歸獲獎，為您擊掌。

優等獎
半月痕



About

林筑筠

作者簡介

桃園讀書生活十多年，現為博士候選人。曾獲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

得獎感言

這段記憶彷彿千層，每次醒來皆無法再往回探身。可總在某些恍惚的時刻，走在過去的那些聲音，仍在前方，猶再振翅。

散文·優等獎

半月痕

◎林筑筠

眼睛睜開時，以為只有我一個人在這裡。

床的四周圍著不透光的白簾，天花板上，兩管日光啪嚓啪嚓不經意晃亮著。還以為此刻即是現在，就像去年夏天徒步到地圖上最遠的那座土樓，傍晚的陰翳不斷從牆角遣送過來，我站在天井底下，頭頂是方形的天。

我看著逐漸清晰的夢境，逐漸清醒，手肘試著撐起，但身體無動於衷，手腳似是新裝上的，完全叫不動。一時間腦中僅剩的記憶，粗糙如童年讀過的一則寓言，勉強睜開眼，卻僅能碰觸到巨大的空白。

有風自簾外走過，「五號床好像醒了。」

腳步聲似由幽深的隧道而來，我並不明白在外面的，為何能提前知曉一座洞穴是否清

醒？簾子拉開的同時，心裡想著的是，這一把未曾謀面的聲音，該怎麼被描述呢？

此時，我才真正醒了過來。

大概就像電影散場吧，簾外灰塵和清脆的女聲，不約而同跌進天井，觀眾還在等彩蛋呢，但燈全亮了。裡頭的深邃全部一覽無遺。

「量體溫喔！」

耳溫槍摀住右耳，靜默僅僅一瞬，護理師的影子輕輕滑過簾子，「四十度，還在發燒喔。」我感覺到一根軟管垂降至手背上，她彎身熟練的找血管，消毒，入針，懸掛，再彈了彈點滴管。一切行云流水地找不到絲毫空隙。

「總共要打四瓶喔。」我還來不及張口，聲音便踩了出去，連接世界的拉鍊再度不著痕跡地拉上。

好吧。現實跟記憶一模一樣，原本還在排隊掛號的我仍在醫院裡，後來到底怎麼了？

停。停下紛亂的思緒，試著繞道而行，仔細覓尋在此之前漏掉的任何線索。究竟是什麼造成的呢？是前天那場避無可避的大雨，還是上週不請自來的聚餐？或是……月中那次突如其來的發燒？

我思忖著，目前還不能斷然確定，但或許可能是現在景況的伊始？

日曆由六月中撕到七月，日子一天天湮著，昨晚發現不對勁似乎有些過遲了。睡前刷牙時，左臉彷彿破了個洞，涼涼的有什麼沿著下巴直直滑落頸子。擡頭，看看鏡子——是它失去平衡，還是我？

將手緩緩搭上，才知道，原來，嘴，竟然歪了。

也是過了很久，才知道護理師巡一輪病房，要花上一個多小時。

「醒了嗎？量體溫。」這次不一樣，是眼鏡拉開簾子。

總是亮著燈的緣故吧，在簾子裡面彷彿丟失時間，不知道現在到底幾點了？我探探口袋，摸不到手機。「要去洗手間嗎？」眼鏡邊拿下空瓶，「我可以最後再來打。」眼鏡拿著點滴的手指向簾外。以前的人不知道時間，是如何過日子呢？我想起秀才的那支手錶。

眼鏡沒有戴手錶，會眯眼用頭數出點滴的落速，他肯定掌握著某種時間。秀才應該沒有戴眼鏡，所以我不打算跟眼鏡問現在幾點。但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的確又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要嗎？」我朝眼鏡點頭。

拉開棉被，簾子裡真實的溫度讓我抖了一下，冷涼的氣息讓人怯弱，眼鏡幫助我坐了起來。手一鬆，接著是我自己的事了，他用工作車的前緣撞開簾子，眼鏡的腳步聲混著需

要上些油的輪子聲，喀叮喀叮地駛向下一座島嶼。我撐了一下，再一下，終於離開床榻，右手緩緩拉動簾子——這頂向來深鎖的帳篷敞開了，各種節奏的呼吸聲襲來，一床一床的船骸沿著走道拍過來。

全身力氣盡失，我告訴自己，慢慢來，先調整好呼吸，沒什麼，就是走路而已。正準備深吸一口氣時，毫無防備地和一雙瞳仁對上。

那是一雙很老的眼。

眼周細密紋路推擠著伏光，其餘的部分似幼貓般一呼一吸的擱在枕上。撐起一貫的不好意思，我別開眼。但感受到視線仍停在臉上。

眼鏡已經快巡完六號床了。我假裝忘了什麼，弓身一探，眼尖地從床緣縫隙拾起手機。果然沒電了。現代人依賴手機報時，離了它，對於時間簡直一無所知，不過不要緊，時間是個人財產，也是全人類的，病房外肯定有鐘，肯定有的。但另外一個問題緊接在後，洗手間在哪呢？下了床，密實的感覺跟著回來，生理需求還是得先解決。

眼鏡回頭瞥了一眼，得趕緊加快腳步，一邊重新獲得時間。於是，腳聽命往前一跨，竟踏地如軟泥，似在深海潛一整天，陌生的出不了力，但都落了地，一事無成的爬回去才真浪費體力，我佯裝知道方位似的，跬步跬步的往外遷徙。

倏忽，空氣中一陣皺味穿過，手腳反應太慢跟不上嗅覺，眼看一具乾癟的四肢，從身

旁叭叭地超過我。他跟著破舊的拖鞋，枯柴似的，一雙腳掌沿著地面拍動翅膀，毫無啣啣磕磕的一步兩步往轉角盡頭走去。

看著沙灘上雜亂的腳印，他像是知道什麼，我得想辦法跟上他。

繞過轉角，急診室慌亂嘈雜，走幾步路我便脫力的倚著牆。

這裡還是沒鐘。未知，彷彿在這裡誤點。

「帶他去清洗傷口。」醫生頭也沒擡。叫號燈把滿手布滿黑紅蔓藤的男子從診療椅上趕下來，相距不遠，這名男子轉首，直直地瞧著我。兀地，才意識到自己闖入背光的雷區，像是一隻看錯燈號的腳，隨即自白線上縮回。

攀回床上時眼鏡正好出現，我試著調整成一個舒服的位置躺下。他扳看我的手臂，「怎麼？堵住了。」低頭一看，方才跟著我出去一趟的軟管，管壁裡已爬滿凝固的黑血。眼鏡將軟管好，重新接上點滴，手指微微折一折管線，掛上第二瓶。「我，呃……那個請問……」我彷彿能看見口腔裡，吐出不成形狀的泡泡。

「你在排診時昏倒了，先找一張床給你。不過目前還不知道原因。」眼鏡彷彿靈媒，推了推鏡框，「先把溫度降下來，明早去樓上掛神經科。」

答答，答答，答答，答答。

瓶子裡的一滴一滴落入軟管，又像是直接打進眼裡。

「怎麼？還有什麼想問的？」眼鏡點著頭數算，手上一面調整點滴的滴速。

答，答，答，答，答，答。

「請問幾點了？」我作勢看了一眼沒電的手機，「附近好像沒有時鐘。」

「噢，這個啊，」眼鏡抿嘴，身子一閃，他使勁扯開簾子，側臉往隔壁簾子斜探，「爺，爺？現在幾點啦？」

我跟著聲音往前傾，視線裡三號床一團糯米遲遲地轉了過來，蒼白萎縮的手指沿著病床外的邊桌蠕動，一張被太陽過度淘洗的臉不小心從被子裡掉出來，眯著眼，唇吻翕關的在看不見的角落撥弄著什麼。眼鏡將簾子再拉開些，三號床上的，爺一指一指壓著按鍵，將手機平放在床緣，抖動的食指靠近，他按下擴音，一個女聲說：「下面音響，五點四十五分十秒。」嘟。

迪士尼《美女與野獸》的電影裡，有一只會移動的小型座鐘。初看時，覺得這個角色設定是如此奇怪。上網查了之後，才知道在手機成為時間之前，在手錶更早地成為時間之前，那時歐洲上流社會的確流行過此種做工精緻的座鐘。

因為小巧，所以方便。這當然是對那時的使用者而言。而如今我卻明白了，能擁有隨時想知道就可以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的特權，是一種身分，一種奢侈。

答，答，答，答，答。

簾外溫著一片亮晃的白粥，我感覺自己在很深很深的地方慢慢燉著，病床上反反覆覆的夢著寤寐，擡頭便是滴答滴答，像是做著一場長夢，每一回醒來，都似是一只長鏡頭，一次散場，又一個天亮。

有人正在拍我。「三十九度。感覺好一點嗎？」張開眼，除了眼鏡，旁邊是一個面生的護理師。

「他還有兩瓶，打完沒退的話直接加抗生素。」面生邊點頭邊註記。

應該是交班吧，側身貼上牆，牆面的溫度剛好可以讓自己清醒些。聽著眼鏡仔細交代各床的病歷，「六號床明天胃鏡，注意空腹。」「七號床，待會退床，先準備手續。」「八號床是……最後一巡完記得訂早餐。」

我提起精神，跟著眼鏡他聲音裡的方向，一一辨識這群同住在方井下的眾生。

現在我知道了，在病房裡名字似乎無用，床號是身分碼，病徵是辨識證明。六號床的胃鏡爺正是那雙老眼，七號是方才在路上碰到的識途老鴿，然後是報時臺的三號爺，……一號，二號，八號，九號……。

清一色的，都是爺。假使不是在這裡，而是在某個交通運輸上遇到，這群老人家的每

一個都年長到令旁人必須、立刻、毫無藉口的彈起身讓座。

一直到現在，才發現自己恍若是走錯時空。一個過於年輕的存在，尚未開始腐朽，便莫名的擱淺在五號床上。我想，被推進病房時，自己肯定成為一只恆常不變的日子裡，不可多得的騷動。也才真正理解，第一次離開床榻時，簾子裡面一雙雙不明所以的眼神，是什麼。再次，我不好意思的別開眼。

眼鏡才帶著面生離開，七號爺便雙腳說好似的同時扔在地上，他手往內一凹搭著床站起，跼著脫鞋直直往外行。一路上拖鞋要掉不掉的沿途拍打，吵得幾個探望的家屬打開或是拉上簾子。

伸出手，我試著緊緊抓住這雙羸弱的羽翼。腳依舊蹣跚，依傍著七號爺的背影緩緩跟了出去。

約莫是晚餐時間吧，簾子裡充滿細碎的咀嚼聲，走近時聞得到食物的味道。我低下頭，假裝要去遙遠的地方，只是恰巧從這裡經過而已。

窄窄縫隙裡，幾個爺弓著身，被子外露出戰裂的手足，戴著灰舊的毛線帽。有些有人陪著吃，有些則獨自垂首，半咬半嚥，專心又分神的食著。

經過急診室，只見走道上一塊塊狹長軟墊從海的盡頭那裡排過來，日光燈將上面的人縮得小小。我扶著點滴架，順了順軟管，繼續往沒有光的遠處走去，恍若夜遊，在一條冷

冷乾乾的石子路上。

七號爺噠噠地腳步聲突然停在走道的盡頭。

在一間無人的盥洗室裡，牆上映出一只駝弓的背，七號爺倚著洗手臺反覆擡肘，歛翅振翼彷彿即將起飛的禽。

廊上的感應燈忽然暗了。我和爺愣愣回首，一前一後向外看。遠處對岸的光很遠，很遠很遠，爺的影子沿著牆像飛機雲般拉得又細又長，似是水流又似伏光。

急診室是醫院的鬧區。但此處只有爺，和我。只有影子和滴答。

流水將欲明未明的盥洗室搖晃成淡藍色的水族箱，爺的手垂在水喉下方，他慢慢地扇開微顫的手指，仔細地讓水經過手指直到指蹼，用大拇指的指腹使勁的搓摩手指，似是拿著橡皮擦擦著另一塊。布滿裂紋的手指在水中下起一場雪，皴皮源源不絕的生出，又一屑一屑地落下，爺彎著腰，極有耐心的細細搓洗。

答，答，答，答，答，答。

我在一個再也到不了的尋常夜晚，看見持續往下漩落的昔往，所有可見和不可得知的貪嗔老苦病死憂悲，於水槽間一遍遍輪迴似的流向深邃的孔洞。

「阮孫等咧嘛會來。」我聽見爺說。

「伊講爺爺手真粗。毋好撫。」

「噢。」

「伊講指甲烏烏真恐怖，親像鷹仔。」爺拉上蓄水的長桿，水位遂高起來淹過手背。脫了好幾層皮的枝子濡濕光潔，在水槽裡疲憊的浮著。

「少年囡仔汝知影半月痕嗎？」

是說月亮的什麼嗎？我搖搖頭。

「喏，佇遮。」爺用右手指著左手的手指，再移到指甲，我的指甲。

「是……小太陽嗎？」我摸著指甲根部的白色弧形，看著的確也像月牙。

想起兒時阿公曾對我說：「乖孫來，你看，你的小太陽。小太陽代表人的健康，越健康的太陽升得越高，你看，你的小太陽。」

日頭底下，十個小太陽閃閃發亮著，托著他們的彷彿早已黑去幾個。

「汝知影！汝看，阮空空，攏無啊！」爺晃動手指，「阮來日無多啦！」

人是動物，但也是植物，身體失去光澤，日漸黯淡枯黃，勢必走向衰朽。無人可逆。

「袂啦！莫阿捏想。」

我低頭看著——是什麼時候的事？手上好幾個太陽不知是被什麼給射落了。

垂下手，管壁裡凝結著一塊一塊的黑血，滴柱虛弱無力的垂著，滴液積在管裡回不去

也下不來。爺輕輕拍拍我，「無代誌啦！」他嘿嘿一笑：「猶閣少年啊，恁病會好，到時會通轉厝。」

我點點頭。想起眼鏡的動作，輕輕折一下軟管，再折一下，某一部分的血塊緩緩鬆動了，幾乎凝結不通的管壁裡漸漸溶出血水。時間又開始在眼裡流動，透明液體依著節拍進入看不見的體腔。

點滴答答答的落下，窄小的床，成了偌大的沙漏。簾子裡，半寐半醒著不同又相似的人生，而在我們不知道的時候，日子仍是一盞一盞地昇落圓缺，在我們自以為知道的時候。

現在……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擡頭，看見自己站在光和影的交界上，前方是一片不知道潮汐的海岸。回頭時才發現，爺已漸行漸遠地往亮處走去。他知道光的那端有人在等他，爺邁出流光般的步子，直直地朝著前方，每一次的拍動，都像是從闌暗中蒸出光，像是時間在眼前走過的樣子。

評審短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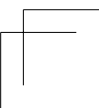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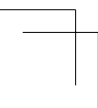
林文義

時間歸零病中思。

「我假裝忘了什麼，弓身一探，眼尖地從床緣縫隙拾起手機。果然沒電了。」果然沒電了……。如果作者不用句點而是用刪節號，這篇病中的文字，或許更加令人深思。醫院病房，時間失去意義，活著的木乃伊……作者年輕，相對無助的病患陌生人，卻觀見澈透、靈犀在心。「答，答，答，答，答」是病床前遲緩的點滴瓶漏音，也是細數時間的無措、茫惑。

作者遙憶祖父的指甲記憶，「小太陽」健康的期許，也是未來祈待的光明前程。而在生與死、明和滅，光與暗的病房間，陌生成為熟稔的命運彷彿雙生，指甲如小太陽健康，或瘀黑血如月蔭。這篇好文字，哲學似的提示人之脆弱，生命螢光般閃眨，意境、情懷，如此真切而深刻。

「現在……現在是什麼時候了？」說得好！



青

About

作者簡介

臺灣文學研究所畢業。小時候看動畫《超時空要塞7》，裡頭主人公巴薩拉每天拿著吉他對一隻巨大鯨魚唱歌，他說，有一天，我要打動山。那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去寫作。然後，打動山。

得獎感言

想穿好看的衣服，但不想被衣服穿著，最後就只能選擇寬鬆嗎？拘束、勒緊，過度包覆……不舒服也許才是美。我想尋找一種美，不舒服，卻能享受。那是不是也是寫作的意思？



優等獎

所以，你怎麼收納
那些只穿過一次但
還不必洗的衣服？

散文·優等獎

所以，你怎麼收納那些 只穿過一次但還不必洗的衣服

◎ 青

不然你說，判斷衣服該洗的標準是什麼？內衣內褲太貼身沾滿皮膚碎屑所以每天換一次，但毛衣你會套上一回就丟進洗衣籃嗎？而一件好大衣可能撐到一季冬雨都停了還沒下過水。洗標總寫得很清楚，可洗衣的時機其實很曖昧。說起來身體也在自己換。據說表層皮質每二十八天更汰一次，原來身體都會自己換掉。以「穿一次該不該洗」的標準來看，身體才是那件讓我們困擾的衣服，不夠新，又太慢舊。人類會考慮把自己換季嗎？

沒有人教過我，所以，你怎麼收納那些只穿過一次但還不必洗的衣服？

在我老家，飯菜總是熱的，衣服就沒有隔夜的。下課從摔開的大門到自己房間依序可見是擲筴一般的球鞋（今天聖杯）、外套、書包，和來不及解開扣子乾脆從頭脫下的制服

上衣，它們沿著行進路線散落，也許還散發身體的熱氣，維持脫下那一瞬的曲線，但再像犯罪現場留下足印和線索，也有人幫你滅跡。一轉眼它們就不見了。現在我知道媽媽還爸爸怎樣維繫那個家的。但說起來，被歸位的，是不是包括孩子的我呢？「沒辦法，男生就是這樣」、「你看看，你們這些臭男生」，我丟你撿，那種散亂其實都帶些寵，也許童年的我其實是住在片場裡。家未必是一種演出，但性別才是演員。我被安插在那個角色裡，怎麼走位、怎麼做人物設定，現在我是男生了，所有的散落，都是一種聚攏，那種亂，預設可以被原諒，所以男生不是透過衣服穿出來的，而是透過脫衣服變成的。

衣服穿一次它就消失，性別多丟幾次，就變成真的。

如果當時有人教我……

如果當時曾有人對我吼……

如今男孩一個人的都市生活艱難。

尤其當你終於擁有第一座衣櫥。你挑選第一把椅子。你每天看網拍和賣場型錄，逢假日興致沖沖去 I K E A 擠在一群於樣品場景中扮家家酒的高中生國中生裡（有幾個真的在床上睡著了），但你心底始終有一個疑問，就連 I K E A 也沒有，沒有這樣一種家具，所以，人們怎麼收納那些只穿過一次但還不至於洗的衣服？

當然，這種事情應該要問時尚雜誌。要我說，時尚雜誌有兩種專欄最受歡迎。一種是

「下季流行預測」。一種是「一週重複穿搭技巧教學」。就像雜誌本身從哪一頁開始看都可以，這兩個專欄是否有意識到它們並不連貫，甚至，彼此互相矛盾。畢竟，沒有所謂的當季。所謂的「當季」便意味普通。「穿上本季流行」這句話本身就不夠流行，像句髒話了，如果街上每個人都穿套頭衫，都是一式一樣海軍領上衣，那和穿制服有什麼差別？所以，在時尚裡，「下一季」才是真正的「當季」，明天，才是今天。

「下季流行預測」把時尚變成一種單選題，只有一個答案，要去賭的。可「一週重複穿搭技巧教學」卻是種連連看，講求環保，試著把昨天的衣服連上後天的褲子，乍看明天要穿的毛衣是新添的，但其實內搭的襯衫從昨天外罩來。時尚雜誌傳達兩種概念，它既要你獨特，又教你反覆。一方面告訴你，時尚是一種新，又忘記手把手要你妥善利用一切舊。要我說，這種矛盾，豈止是時尚的內涵，它沒說出口的話是，重複是一種可恥，新鮮是一種禮貌。城市生活就是怎樣讓可恥變成一種禮貌，有些人說那是妥協，我覺得那就是所謂的誕生。

要褪下皮囊，毛蟲才能變成蝴蝶。可要懂得穿上隔夜的衣服，才能變成一個新的人。

我們不都是這樣的嗎？想要換一個人。有一個全新的生活。所以去新的地方。換一個學校。接一份全新的工作。

但很快的，我們會發現，還是老問題。一切多新，其實只是一種替換。

甚至連戀愛都是如此。

你以為愛得那麼新鮮，好不容易換了一個人。其實都在重複。

下一個人複製上一個的身形。後來我發現喜歡的只是某種形狀的手。那種長長的手指很有少年感讓人牽掛又讓人安心。濕濕的圈起來，讓人硬起來的豈止是骨節。

「你是不是很緊張？」曾經的戀人問。

我說你怎麼知道？

「因為你一直咬自己的手指。」

錯了。我咬自己是因為緊張。但把你的手指放在嘴裡，卻是因為安心。那種指甲的硬度和粗大的手指骨，非常耐嚼。連指尖某種特定品牌的香菸氣味都毒品般嗅著嗅著便讓人幾近失神。

但這些沒有辦法對人說。

所以更緊張了。

只能咬自己的手指代替別人的。

於是我知道了，戀愛和隔夜衣服的共同點是，一切從來都跟乾淨無關。

我們的愛都很髒。

那衣服要放多久才算髒？

關係要多久才需要換？

所以，你怎麼收納那些只穿過一次但還不需要洗的衣服？

我知道很多人就掛在椅子上，何必呢，不必收納。反正明天又會再穿。

但很快的，你會發現，那個再穿的明天還沒有來，而褲子底下已經有衣服，衣服底下又有襪子，我覺得那些穿過一次的衣服在不穿的時候比被穿還顯眼，它們是一種提醒。提醒日子的形狀，其實就是沒有形狀。

只是一件一件被披上去。像是脂肪。

又或習慣。

回過神來的時候，豐年好大雪，一切被織物一樣的輕給厚厚埋住。我們就這樣失去原來的自己。

所以，你怎麼收納只穿過一次又還沒要洗的衣服？

我曾想，一個人應該有兩只衣櫃。一只放洗乾淨的。一只放穿一次但還能穿的。它們不互相汙染。我買過那種條槓式衣架，上頭懸鐵桿，覺得衣服能再穿的就往上頭掛。後來不夠掛了，乾脆買大片鐵網，兩邊地頂天用彈簧柱撐起來，衣服穿過就用吊鉤掛上面，除了當衣架，甚至可以當做隔板還是牆，有人家裡是植生牆，我是衣生牆，聚酯纖維和滌綸像爬籐一樣靜靜生長，春蠶到死絲方盡，變成高級春裝猶然一息尚存，在牆上垂著頭，為

了某一刻被我豪華像翅膀一樣撲展開。

但很快我就發現，沒穿過的衣櫃會逐漸清空，但還能穿上幾次的衣櫃會逐漸滿出來。亦即，不是房子裡有兩個衣櫃，而是，衣櫃變成整個房子。遲早牆上會爬滿針織與棉麻若蛛網若苔蘚，那些「暫時」、「借放一下」會全面取代「已經洗乾淨的」。

我覺得那更像城市的本質。在房間裡打開電燈。房間最裡面的衣櫃什麼時候已經那麼空了？沒有什麼是本來就乾淨的了嗎？那時候只要還有一件吊嘎或內褲孤零零掛在最裡頭，風吹影搖，彷彿小小的心臟一樣。我就覺得，我還保持著一點自己。

就算它是那麼單薄，且因為是貼身衣褲近乎不可告人。

可幾乎就要抱著它哭泣了。

所以，你怎麼收納那些只穿一次又還沒要洗的衣服？

或者，一切出於我的分類方式錯誤。不該把衣服分成「洗乾淨的」和「隔夜還可以再穿」，分類意味整理，而整理就是生活。重新理解分類其實就是重新理解生活。

有一天你會如我一樣發現，重點不是分類，而是，如何讓衣服看起來像是第一次穿。

那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事情。

那是城市生活的祕密。為什麼人們總能切換自如？

同事說他兼三份工。下班後還要跑外送。他放假便在百貨商場前當吉祥物。那讓我經

過時總是想，這些獅子還是老虎裝下頭，會不會其實是西裝套裝還是跑外送那種運動機能性散熱緊身裝？

俐落的生活關鍵是俐落的穿脫？

或者主管在隔間後多幹練，每天都是套裝黑白灰，但辦公室裡都謠傳，曾經在廁所隔板下看過一雙腿，足尖原地踮起那上頭黑蕾絲長出籐蔓和荊棘直直往更上方延伸，誰知道那上頭開出怎樣的花？

所以主管晚上都去哪裡？從來不曾看過他笑且每天照三餐對我們追索報表數據覆核審計，但隔板門一開，在另一個不知道的地方——空調嗡嗡低鳴的高級吧臺後？地下粉絲狂熱吶喊的夜總會圓桌旁——他會不會正腳趾勾著高跟鞋連那笑都一晃一晃正對你發出邀請？

三宅一生在九〇年代曾推出A.P.O.C系列，試驗一根連續不斷的線軸可以延展得多長，一件衣服可以只需要一塊布，甚至由一條線構成。但衣服上絲棉再是連續的，日子仍然要把它剪碎。但那並不意味重複。

也許，沒有隔夜的衣服。只有，第一次出現的衣服。

重點是，只要不在你面前重複就好了。

於是，每一次出現它就是全新的。

我覺得那不只關乎衣服怎麼穿，而是，那就是臉的誕生。

人們期待我始終是同一張臉。那其實和沒有臉沒有分別。因為不需要臉了。裡和外都一樣。內在和表現一致。沒有臉的時候，他們說我們表裡如一。

但那怎麼可能呢？

電話裡對爸媽大呼小叫，我在開車啦。要掛了要掛了。氣急敗壞，烏煙瘴氣，卻意外對街口賣玉蘭花的老人溫柔，聽到他說起兒孫不肖時甚至要垂淚了。

奇怪，對別人的小孩都很有耐性。但對自己那到月底作小伏低老伸手要擋幾個銀的弟弟只想立馬扼死。

我們需要更多的臉。正如我們需要更多的衣服。

技巧在於，怎麼讓穿過好幾次的衣服在別人面前總是第一次。

祕密在於，公司裡那雙廁所隔板下的腿，其實是我的。

「同樣的價位，你要買男裝。」我總這樣告訴公司的女同事們。畢竟男裝款式少，只好在用料上奢華。品牌預設你一件要穿很久，所以更扎實，更挺。且正因為男裝沒什麼變化，所以只能朝經典靠攏，那意味的是什麼時候都可以穿。

可我偏偏喜歡。喜歡不是男裝那些。喜歡是那些輕，那些透。喜歡廉價。喜歡大打折。喜歡折扣換季。喜歡所有洗一次就破的。

喜歡的甚至不是男裝。

雖然它們總是穿一次就擱在椅子上。

雖然它們連洗都沒有必要，還沒有第一次下水，就已經過季。

但重點不是衣服。而是場合。是場合裡的臉。

我只有在某一種服裝裡才覺得變成了自己。

男孩靠脫衣服確認什麼是自己。我靠穿起另一件衣服，知道自己還可以是誰。

隔板後踮起的足尖是夢中芭蕾。昂起頭的不是黑天鵝，也許是番面鴨。

但只要我能妥善切換。

於是，那是我的美夢。也就成了我的惡夢。夢中好多次出現那個聲音，「這件衣服，我昨天是不是看過了？」

不，不是這件衣服不該穿兩次。

而是，你不該出現在這裡。

不是我重複穿了同一件衣服，是你跑錯場了。

（「原來，原來你喜歡穿這種衣服。」夢中聲音說。）

（「原來，原來你是這種人？」）

也許不該存在的，從來都是我？

於是，那些穿一次還不想洗的衣服，就算沒有掛起，也真的就是牆了。它們是分隔的提示，要跑場，要換幕，要變化角色。

臉是這樣長出來的。有多少張臉，有多少生活。那時衣服就是劇場。

我還會處理那些隔夜的衣服。但這時候，我才真正開始懂什麼叫穿衣服。

所以，你怎麼收納穿一次但覺得還不該洗的衣服？

後來我交往的戀人倒教給我一個好方法。

他不會留任何隔夜衣服。不如說，我無法辨認衣服是不是隔夜的。

畢竟，他出現時總是同樣那件黑色上衣搭寬褲。

打開他的衣櫃是成批黑上衣。剪裁都非常像。差異是質料。差異是長短。但那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部分。所以穿一次就洗不心疼。所以洗壞了也沒什麼。當你的衣服都一樣的時候，所有的衣服都是同一件。

穿幾次根本不是重點。重複不是問題。甚至，變成了風格。

我的戀人讓衣服在存在上變薄，在功能性上剩下包覆，就此喪失辨別度。但這個沒有辨別，便成為最大的辨別。從此，他就是黑色本身。

說起來，這不是賈伯斯的穿衣術嗎？有時候我確實覺得自己是和賈伯斯交往。賈伯斯發明了未來。但對我來說，他真正的貢獻在於解決了只穿一次但不知道該不該洗的衣服。

只有我知道的是，戀人每天穿不同的內褲。

週一綠條紋。週二赭紅週三丹紫。週四螢光綠。週五深水藍。週六日是肉色的。無褲日。他說要讓一切自由。

男人有一種悶騷。只有我看得到的。

但真的只有我嗎？

分手的時候，我已經很能分辨他的黑。原來黑也是有層次的。

我發現，面對接案的客人時，他會把褲管捲起。再扎條皮帶。皮帶決定腰身，他重新決定自己的腰在哪裡，腿就顯長了，人也就精神了。那是他的戰鬥姿態。而褲管捲在腳踝上，便露出不同的彩色襪子，有各種花紋，那叫玩心。襪子務必張揚，黑色必須低調。襪子更像他的語言，正在對世界吐舌頭。

而面對我的時候，要不在他家，要不我家。要不去旅館，就是在旅館的路上。他的衣服總是拉出來的，褲子垂下去。非常寬，有種鬆。根本不用穿襪子。他說反正這樣比較容易脫。

但最後幾次見面的時候，還是那張臉，還是那套黑衣。互動一如以往，可我發現，他面對我時，會重新配上皮帶。

一定有什麼正勒著他。

他發現我的衣櫃了嗎？他是不喜歡我穿著衣服那面，還是不穿的那面？

也許，該換掉了吧。我們彼此才是那件穿了幾次但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洗的衣服。

最後一次說再見。知道不會再見了。他的身影融進黑夜裡。我會回家，把他的衣服寄回去。

但他將永遠不知道，衣櫃裡少了幾件內褲。

我要永遠偷走他的星期三。

劫持星期三的男人回到自己老家。帶很多髒衣服，還有哭腫的眼，以及一顆滿布塵埃的心。最乾淨的，是行李裡別人的內褲。但那永遠不可能穿。

不能穿的衣服，還算衣服嗎？

從此它將掛在我最裡面的衣櫃裡。那衣櫃永遠不會再有空的一天了，以不能穿的形式。

也許，空洞只能被空洞填滿。

也許，擁有只能以失去的形式存在。

或者，這就是囤積的開始。

所以，你怎麼收納那些只穿一次但還不用洗的衣服？

下次回家的時候，那些沒有洗的衣服，也不用洗了。都不要了。把衣服送給了媽媽。像是新的一樣。他說。

我不知道他說的是款式。還是保存的狀態。

像是女孩一樣。他說。

但媽媽只是說說，就好像一開始便知道那樣，也只是很自然的接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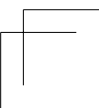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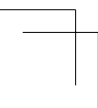
評審短評

謝曉霖

本文看似在討論「怎麼收納那些只穿過一次但還不必洗的衣服」，實則掀露了那些衣服活生生的祕密。透過主題不斷地複沓和變奏的形式，有時拋出起始問句，有時作為中途轉折，有時仿若一姑且的小結，以歌曲般，踩著迴旋輕快的舞步，緊挾著內容，層層演繹出衣服所幅射出的種種關係和現象。

那些衣服因此延異，重點變成了「收納」——其實更像是分類、整理（生活）；「穿過」，其實更意在換／脫，要如何像第一次穿，怎麼穿出體面而不重複的模樣——至少不讓人一眼望穿。這些巧妙地連結起時尚，同時反映城市生活的表裡，而我們的生活方式及生存技巧似乎也都在其中了。甚至連戀愛也是如此。

作者顯然相當慧黠，文字性感而挑逗，敘事生動、靈巧滑溜，在物我的轉換間屢屢推陳出新，在日常不經意的舉措間深探世情。這無疑是一篇耐人憐愛細細咀嚼的特出之作。



散文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三日（五）下午一時半至三時半

會議地點：桃園市立圖書館新總館六樓多功能教室

決審委員：林文義・廖玉蕙・謝旺霖（依姓名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

會議記錄：李偉涵

會議開始，由文訊雜誌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報告二〇二三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散文收件情況，本屆共收到來稿三百五十九件，經初審後共有三百四十二件作品進入複審，由複審委員王盛弘、李欣倫、凌性傑評選出十六件進入決審。決審委員林文義、謝旺霖推舉廖玉蕙為主席。本屆散文需選出四個獎額，首獎一名、評審獎一名、優等獎兩名。主席首先請各位評審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選重點。

謝旺霖：這次評審，我花了一點時間調適。主要是因為剛評完以書為單位的金典獎，篇幅突然變回單篇的散文，落差頗大，思索著自己應該怎麼去看待字數有限的單篇作品。最後我回到了比較保守的基準——講求基本功，也就是看作者有沒有好好地說完一件事，文字通暢外，主題、思想是否說得夠清楚。我卻發現，這次作品裡面較少人能夠做到這一點，不免感到有些可惜。再來，我會希望看到新意，即使題材是日常的、傳統的，但只要能發展出新觀點，推陳出新，都是值得嘉許的。總之，這次我的評選標準是希望回到一個簡單的原則，希望看到用踏實、誠懇的心意來面對寫作，而不是只講求炫技、華麗，或是展演一個自己都說不明白的東西。

林文義：十六篇作品，呈現出十六個完全不一樣的故事與人生，這是讓我滿驚豔的閱讀體驗，我也會盡可能用年輕人的觀點來理解他們想述說的事物。有些作品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文學的美感，告白也很真誠、不虛矯，但也有一些作品少了一點藝術感，還可以再多加琢磨。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臨場感受一些真實的事物，而不只是在消化書面資料而已。

廖玉蕙：去年的文學獎我也有參與，那次的閱讀體驗很不錯。相較之下，本屆的題材雖然也屬多元，但我很在意的是，有不少作品讀來晦澀，彎彎繞繞的，無法馬上與作

者感同身受，有些文字也頗為粗陋。我認為寫作應是一種與讀者的溝通，而非炫技，文字的基本功是要被重視的。因此，我也同意謝老師說的，誠懇有其必要，每個寫作者應該是要為了心中的那個想法負責的，而非只是為寫而寫。

◎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決議首輪投票一人圈選五篇作品，不分名次，得票數依高低排列如下：

三票作品

〈狂歡之家〉（林文義、廖玉蕙、謝旺霖）

〈回籠〉（林文義、廖玉蕙、謝旺霖）

〈等待曙光〉（林文義、廖玉蕙、謝旺霖）

二票作品

〈半月痕〉（林文義、廖玉蕙）

一票作品

〈學不會的話〉（謝旺霖）

〈航行會有終點嗎？〉（廖玉蕙）

〈註定〉（林文義）

〈所以，你怎麼收納那些只穿過一次但還不必洗的衣服？〉（謝旺霖）

○票作品

〈直男生存日記〉

〈巷子裡的老貓很自由〉

〈黃金山城〉

〈星期五〉

〈後來才知道的事〉

〈無損害〉

〈輪班制真實〉

〈乘迴轉壽司離去〉

經評審決議，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並可斟酌是否保留一票作品進入第二輪評選。

◎一票作品討論

〈學不會的話〉

謝旺霖：這次作品中有不少線性敘述，這篇也是，但我可以感受到作者的誠懇。作者是一位新住民第二代，文中提到他的學業及語文很好，他媽媽的中文也說得很流利，和臺灣生活好像完全沒有隔閡，這只是表面意思。當我重讀時，就發現這當中其實反映到臺灣的教育問題，為何我們當年學的國民制式教育，到了如今依然沒什麼改變？而作者最想學的「母語」竟是最遙遙不可及的，作品可以引發我多重的反思，只是到了後面，發現作者不太知道該如何收尾，有些可惜。

林文義：最近不少作者會寫新住民的語言困境，我在其他文學獎上也有讀過類似的議題。我同意謝老師所指出的優點與缺點。

廖玉蕙：我沒有選這篇，主要是他的語路不夠清晰，好像要比較兩件事，但比較的点無法

讓我們馬上看透。兩位老師說的我都贊同，在另一個文學獎上，我也看到了語言如何成為一個家的錐心之痛，寫得很好。相較之下，這篇寫得稍微不清楚，可以再好好加強一些。

〈航行會有終點嗎？〉

廖玉蕙：我覺得這篇的文字不錯，語言流暢，充滿詩意，將愛情的若即若離與海洋的高深莫測進行對比，充分地寫出了其中的曖昧與隱晦，讓人捉摸不定，產生懸念。

謝旺霖：近年的自然書寫發展得很好，這篇與〈後來才知道的事〉都屬於這種類型。但我沒有選這篇的原因，是他使用太多專有名詞，連英文學名都一批批標明出來了。如果這是一本書，這些專業知識或許有發揮的餘地，但一篇只有四五千字的散文，填充這麼多學名有其必要嗎？應該要適當剪裁、取捨，或深入刻畫自我的自然體驗也許比較能打動人心。

林文義：我同意謝老師說的。作者去觀賞鳥，竟然可以這麼直接地把鳥的名字說出來，在行文上有點不自然。我認為散文還是要經過消化與沉澱，再用自己的語言說出來，而不是將知識生硬地編織在文章中。

〈註定〉

林文義：這篇的同性之愛很勇敢，很坦然地面對自己愛上大他十八歲的事實。過去這類型的作品，會一直在解釋、印證這種愛情，但這篇卻是用一種很理所當然的方式敘述這件事，非常有自信，不會一直試圖解釋、懷疑這段感情的合理性。是一篇誠懇的作品，在我心目中有達到佳作的程度。

謝旺霖：我同意林老師的觀點。很多探討同志的作品都會走到有點迂迴的黑暗中，作者倒是在這裡展現出一種自信。只是我覺得稚嫩了一點，或許可以增加一些轉喻，或用事件來指涉、象徵，作者太容易說出感情了，使得作品力道有些弱，也落入八股的窠臼。

廖玉蕙：這篇作品毫不遮掩，大大方方地向世人宣示這段感情。坦然面對一切是很好，但有點太輕淺了。結尾也過於簡單，因為去當了兵而感到寂寞，便開始想念愛人的曾經。不愛了或又愛上了，作者都把這些事寫得太容易了。

〈所以，你怎麼收納那些只穿過一次但還不必洗的衣服？〉

謝旺霖：雖然錯字不少，但這是我想力挺的一篇，它是在所有作品中顯得最聰明、精巧的。

作者不僅在說「衣服只穿過一次要不要洗」這件事，他還一層層推演深入，去看時尚、城市、物質生活以及愛情，總體而言，就是個人和一座城市所角力及塑造出來交互的價值觀。單是一件衣服，就可以這樣層層穿透論述，不管在形式、技巧上，還是文字的變奏與迴旋，都做得非常聰明。作者有他自己的邏輯，卻很具說服力。

廖玉蕙：我同意謝老師說的優點，他的節奏感十足，文字很不錯。但我比較不能理解他的暗示。這個「我」是跨性別的人嗎？提到的愛情是什麼狀況？中心思想又是什麼？感覺上他只是敘述一個又一個的點，但那些點的目的我無法完全同理，且每一段中間的串連太複雜了，使得結構過於龐大。或者可以說，這篇的思維邏輯年輕到我追趕不上。

謝旺霖：是男或女我想並不太困擾這篇作品的可讀性，而且年輕一代對性別的看法似乎比我們更加彈性和廣闊。「我」看似是一個非常有自我想法的人，卻又一直被社會、時尚、城市拖著走，所以他才不停想要提問申訴，甚至抗衡、掙脫。這篇作品提出許多反思，我覺得頗有才氣。

林文義：這篇的題材多姿多彩，像是一個百貨公司，可以感受到作者的認真。

◎兩票作品討論

〈半月痕〉

廖玉蕙：隨著年紀大了，我自己也常因為家人的關係而頻繁出入醫院，因此對這篇寫出的住院流程，以及病房的各種光景、氣味、感受，都很能共鳴。這篇作品的文字流利，把那種病中的迷離恍惚感真實貼切地詮釋出來，結局也很有意思。是一篇頗為魔幻的散文。

林文義：這篇沒有明確地在訴說疾病的悲哀，讀來卻相當深刻。人一旦進了醫院，就只剩下組編號，完全無助，而醫生是上帝，病人僅僅是人偶，那種感覺真的有些淒涼。這篇也令我很有同感。

謝旺霖：作者的筆調很現代主義，寫出一個生病的年輕人，突然被丟進滿是老人家的病房中，充滿了一種荒謬感。他的文字不錯，但我覺得他太用力於文字雕琢了，很多時候都在描摹那種恍惚的想像，也過度用力在動詞上，反而打斷了我進入他的那種情境。另外，他花太多鏡頭在外在的聚焦，少了個人內層的覺察，所以和〈所以，你怎麼收納那些只穿過一次但還不必洗的衣服？〉相比，我便先放棄這篇了。

◎三票作品討論

〈狂歡之家〉

林文義：這篇讀完後，我不禁跳起來，感到相當驚豔，是一篇有詩的語言、有小說故事性的散文，字裡行間的自嘲皆是神來之筆，在我心中有滿高的名次。其實父母親有很多祕密，是小孩看不到的，卻會被深深地影響著。作者並沒有明白地訴諸於哀傷，但那種樂觀也不是故作的矯情，句子更不會刻意誇張，在不指責、不懺悔的前提下，這一切反而使我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人生的無可奈何。

謝旺霖：這也是我心中排名前面的作品。我想讀者不需與他擁有同樣的經歷，也能為其中的感情、痛苦感到共鳴。作者最精彩的發揮是在描述自我的哀傷上，沉重的生命，卻是以很輕的表達方式，反差感加重了其中的存在感。再加上前面不斷地壓抑，到最後的爆發便形成強大的威力。可結尾鑰匙圈的情節，有點太刻意了像小說，為了製造戲劇性。

林文義：我認為那個鑰匙圈是有惜情的意味。作者寫來很自然，即使是小說筆法，也成就了這篇好散文，或許不需用文體來限制他的發揮。

廖玉蕙：對話很寫實，符合當事人的聲音、口氣、情緒，情境的描繪也很能襯托人物心境。我同意兩位老師說的，作品中的輕鬆語調反而加深我們的悲傷，明明是興奮狂歡的情調，述說的句句卻都是寂寞。結局在恨與原諒交織的複雜情緒中淡淡地結束，很厲害，也很瀟灑。

〈回籠〉

林文義：這篇讀來很有感覺，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小心翼翼。當愛情空虛時，就去找信仰，卻也保有他反思與懷疑的能力。作者並非是要否定一個門派、宗教，而是人生裡面依舊有許多空虛、挫折，並不是虔誠的信奉就能解決的。當有一天決定回頭一看，發現一切都不重要的時候，是不是就會選擇靜靜地退後？但退後也並不代表人生的失敗。我覺得在這十六篇當中，這篇作品有其特殊性。

謝旺霖：這篇作品表達得很誠實。另外它讓我思索文學的形式與內容問題。形式並不只是那重複的「不想醒來」的形而已，它與內容其實是不可分割的。比如看完作者整體敘述後，才知道為何作品名稱要叫「回籠」，原來「回籠」與內容（自己權衡後進去籠內的過程）是呼應的，有其象徵。

廖玉蕙：這篇很樸實，但稍稍有流水帳的傾向。我同意兩位老師的看法，主人翁更需要的

是愛情的那場夢。而「回籠」這樣的意象經營，也是有巧思的結構。

〈等待曙光〉

林文義：這篇寫得很真實。主人翁下山進城討生活，大家都覺得他很風光，讓失去工作回到部落的自己只能沉默壓抑，十分無奈，沒想到彼此的困境都是一樣的。這篇將原住民的生活、氛圍寫得很自然，不會有那種要平地人了解他們辛苦的刻意，形成另一種新鮮的風景。我希望它入選。

謝旺霖：我也喜歡這篇。讀了很多原住民文學，都感覺到它們背負著一種責任，好像一定要寫到傳統、祖靈與部落情感，但實際上，寫作者真的離這些很近嗎？一直背負著這些，個人反而都被壓住了。這篇讓人耳目一新的是，它比較沒有那種原罪式的包袱，很生活化，也寫出一種很強的人情結構。雖說評價一篇作品平穩，好像不是突出的優點，但把平穩做到澈底，也是可以將很輕的東西帶出一種沉穩的重量。

廖玉蕙：很寫實，把人生的困境一個一個地帶出來。主人翁明明是因為城中生活不順，回到家鄉來借地開墾，沒想到大家也對他寄予厚望，以為他是帶著城市的榮光回來的，其實大家都一樣慘。真的是寫實到殘忍的地步。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完畢。謝旺霖放棄〈學不會的話〉、廖玉蕙放棄〈航行會有終點嗎？〉、林文義放棄〈註定〉，其餘作品進入第二輪投票，共計五篇，分別為：〈狂歡之家〉、〈回籠〉、〈半月痕〉、〈等待曙光〉、〈所以，你怎麼收納那些只穿過一次但還不必洗的衣服？〉。

第二輪投票方式，最高分五分，最低分一分。統計結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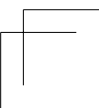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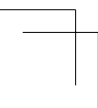
- 〈狂歡之家〉（林文義五分、廖玉蕙五分、謝旺霖五分，共十五分）
- 〈等待曙光〉（林文義四分、廖玉蕙三分、謝旺霖四分，共十一分）
- 〈半月痕〉（林文義三分、廖玉蕙四分、謝旺霖一分，共八分）
- 〈所以，你怎麼收納那些只穿過一次但還不必洗的衣服？〉（林文義一分、廖玉蕙二分、謝旺霖三分，共六分）
- 〈回籠〉（林文義二分、廖玉蕙一分、謝旺霖二分，共五分）

決審結果出爐，由〈狂歡之家〉獲得首獎，〈等待曙光〉獲得評審獎，〈半月痕〉、〈所以，你怎麼收納那些只穿過一次但還不必洗的衣服？〉獲得優等獎。會議圓滿結束。



報導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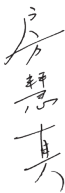




文類總評

房慧真

綜觀本次參與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的作品，可以看出在題材的選擇上呈現多元的樣貌，從農業、家族、歷史、白色恐怖、科學園區土地徵收案、海洋救援議題，到礦工生活、神豬祭祀等等，書寫範圍廣泛，而臺灣也確實擁有相當充分的能量，足以發展出精彩的報導文學。期待有志於此的寫作者們，可以發揮報導文學的精神，多方採訪，理解不同立場，並結合自身的情感與文氣，寫出紛陳並列的好作品。



張娟芬

本屆作品在立意、選題上都有不錯的表現，在情感的表達、書寫的策略上亦各自具有吸引人之處，如〈被日本遺忘卻記得臺灣的小島——與那國島〉即以非單一的報導視角，引領我多角度思考；〈跨越高牆——林絲緞獨舞〉則以流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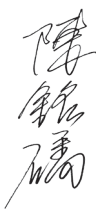
文字，從性別的討論出發，延伸論至白色恐怖議題，展露豐富敘述的特點。種種題材的選取，都代表了寫作者們對社會不同面相的關注。

期許報導文學的創作者們，能發揮報導與文學的特性，讓作品不只能成為讀者與議題的橋樑，發揮溝通價值，更能在報導的本質之外，展現文學的美感。



陳銘礪

在今年進入決審的稿件中，讀到了令我非常欣喜的優秀作品，如〈良匠在茲〉以沉穩的語調，點出了客家族群的圍屋文化與歷史特徵，也將其中的建築美學介紹給讀者，顯現報導文學傳播新知的功能；也有不同於傳統報導文學的有趣作品，如〈「警察廟」由來〉即以幽默風趣的方式，寫出了臺灣民間的特殊民俗文化，引人入勝的故事性頗有個人特色。本次來稿可以看出作者在歷史文獻、現地勘查、親身採訪等方面都做得面面俱到，值得嘉許，更期待喜愛報導文學的創作者們，可以在優異的文筆、詳實的田調之外，更努力深掘不同議題的探究深度。



首獎
被日本遺忘
卻記得臺灣的小島
——與那國島



About
班與唐

作者簡介

一九九三年生，曾獲台積電文學賞等文學獎，著有日治歷史小說《食肉的土丘》、二二八與八重山移民歷史小說《安雅之地》。寫小說之餘，嗜好探勘有趣的臺灣歷史，經營FB、IG以及YouTube頻道「熬夜的便當 (Bendon)」。

得獎感言

當初寫《安雅之地》小說時，正值疫情期間，我無法踏上八重山的土地，所以直到小說完成後才有機會跟島上的人們相遇，也才有機會誕生這篇文章。感謝旅程中遇到的每一個人，那份溫暖讓我感覺，或許我在小說許下的祝福語真的有可能成為真實：「時間會推向我們相遇的那天。」

報導文學·首獎

被日本遺忘 卻記得臺灣的小島

——與那國島

◎班與唐

傳承著臺灣記憶的與那國島

二〇二三年七月五日，一則立法院長游錫堃拜訪「與那國島」的新聞，令多數臺灣人赫然驚覺，原來有座日本小島離臺灣如此近。

與那國島隸屬日本沖繩縣，島的最西端離蘇澳僅一百一十一公里，比距離沖繩本島還近。然而這段距離因國界管制，長期以來是封鎖的，不能互通——即使，早有傳聞過去臺灣漁民會默默去與那國島交換貨品，或是與那國島人偷偷到花蓮就醫。

可是，即便與那國島離臺灣相當近，但臺灣人普遍沒聽過與那國島。

來自千葉縣，現今負責管理「D i D i 與那國交流館」的小池康仁局長，給我看他手機裡的照片。那是站在島上最西邊的久部良港口，面向臺灣方向拍下帶有海岬、燈塔與海面的風景照。照片裡的天空藍得透澈，如實地傳達島上七、八月的悶熱，而海面上浮現一抹青色的山脈殘影，一直綿延到鏡頭之外。

小池局長說，那是臺灣的玉山。

對與那國島人來說，能見到臺灣是很稀鬆平常的風景。有的島民不曾到過日本本島，卻去過臺灣旅遊，尤其是跟與那國島締交姊妹市的花蓮市。幾乎每名與那國島人都知道臺灣的存在，但反觀臺灣人卻不是這麼一回事。除了蘇澳、花蓮地區的臺灣人之外，少有臺灣人聽說過與那國島的存在。為何有如此大的差異？

「臺灣對與那國島的影響相當深遠。」小池局長如此回答。

小池局長解釋，與那國島與臺灣在戰後初期（一九四五至一九五〇年左右），曾有段特殊的「貿易關係」，因此島上的耆老們普遍對臺灣有印象，會訴說在臺灣定居、工作的往事，所以年輕一輩多少知道臺灣跟與那國島往來的歷史。

而那段特殊的「貿易關係」，就是遊走在法律灰色地帶的走私貿易。

戰後初期的日本，是極度缺乏物資的時代，東京等地的大型地鐵站附近，諸如新宿、

池袋、澀谷等站，迅速地擴張、搭建起一間間的「露店」，漸漸地集結成長龍狀的「黑市」，熱鬧程度好比夜市、菜市場。只不過，黑市兜售的是「禁制品」，包含生活常用的柴米油鹽醬醋茶、衣料、皮革、紙張，也有危險的槍械、軍用品、醫療用品等，都是能在黑市找到的貨品。

去黑市買賣禁制品當然是違法的，但政府發給一般日本人民的配給券，根本不夠正常家庭溫飽肚子、擁有溫暖的衣物好躲避寒冬。因此，日本人甘願冒險去黑市交易，成為戰後初期的特殊景象。

這些禁制品的來源紛雜，有一部分便是從走私重鎮與那國島取得的。

何以孤立在太平洋的與那國島，能坐擁利益龐大的走私珍品呢？答案恰好跟與那國島的「孤立」有關。

日本戰敗後，美軍以沖繩本島為中心，成立琉球政府，接管整片沖繩區域。然而，離島畢竟分散在太平洋各處，位處偏遠的與那國島遂成為三不管地帶，讓走私客得以滋養壯大。

與那國島憑地利之便，常往來基隆、蘇澳、花蓮等地從事漁業工作之外，也順道做起走私貿易，將臺灣的貨品運到與那國島，進而轉賣到沖繩本島、日本本島等地。

其實與那國島與臺灣之間，早在日治時期就有頻繁的漁業交流，如臺東的鰺旗魚文化，

被視為漁民用生命與大自然搏鬥的傳統技術，但較少人知道的是，這項技術是傳授自與那國島的漁民。

從海洋生態系來看，臺灣東部、與那國島皆受惠於黑潮暖流的眷顧，擁有豐沛的漁業資源。另外，日本殖民政府有意使與那國島融入臺灣的生活圈，好補足小島設備資源不足的問題，而與那國島的年輕人看臺灣城市有許多工作機會，也紛紛渡海到臺灣求職，因此有「下臺灣」的歌謠留傳後世：

「下臺灣」真是糟糕呀

身上沒錶卻愛戴錶鍊

問起現在時間是幾點

只是擡頭卻茫茫不知¹

「D i D i 與那國交流館」有展示當年「下臺灣」的舊照片，例如小野原臺北支店販賣與那國島製作的鰹節，伴隨四名穿和服的與那國島婦女負責兜售。那一張照片旁還掛有

¹ 參考松田良孝，《被國境撕裂的人們：與那國・台灣往來記》，頁五十六。

「臺北沖繩縣人會」、「與那國小學校畢業旅行到臺灣」等舊照片，應驗小池局長的說法：臺灣對與那國島的影響相當深遠。

戰爭結束後，與那國島與臺灣之間浮起了國界，卻無法阻擋人們繼續往來。許多老一輩的與那國島人，靠這條走私海路累積不少財富。至今耆老談起那段過去，會提及幾名叱吒走私界的人名，如罕見的女性走私集團首領「夏子（ナツコ）」，作者與野修司透過訪問夏子的後人、親友，爬梳這名奇女子的傳奇一生，寫成《沖繩走私女王：夏子》一書，讓大眾得以一窺黃金時期的與那國島。另在石垣島開發種植鳳梨事業的臺灣人林發，亦是那個年代經營走私有一套的名人，深深烙印在當地老者的腦海裡。

根據《沖繩走私女王：夏子》描述，走私團賺得的錢，多到無法一張張數，所以是直接用磅秤來算錢，過著比其它沖繩地區還優渥的日子。那時走私客聚集的「久部良」成為島上最繁榮的聚落，港邊常有四十餘艘船停泊，小巷充斥著笙歌的料亭，充滿熱鬧的氣氛，可謂與那國島的「黃金年代」，全島人口一度達到一萬兩千人。

反觀現今的久部良聚落，日常生活充斥祥和的寧靜，周圍的房屋、船隻比我所見過的臺灣小漁港還冷清，難以想像黃金年代的熱鬧景象。現在全島人口僅剩一千七百人，而且是包含進駐的自衛隊軍人數。

不過小池局長告訴我，與那國島的耆老仍會訴說當年的故事給下一代。而下一代儘管

跟臺灣已無貿易的往來，但他們仍會記得那段過去。

「記憶會傳承給下一代。」小池局長說，接著給我看一支二〇一八年的影片，是與那國小學校、比川小學校以及久部良小學校來臺灣畢業旅行，拜訪花蓮太巴塌國小認識原住民文化。小池局長解釋，過去兩邊的學生交流僅限中學生，但那次特別安排小學生到花蓮參訪，可見得推動兩地文化交流的力度越來越強。

可惜影片拍攝的隔年就發生新型冠狀肺炎，交流活動不得不暫緩。有一陣子那霸機場實施限飛措施²，與那國島唯一的機場封閉，使得與那國島近乎成為孤島狀態。

直到二〇二三年，日本取消入境限制，交流活動得以復甦，同年二月，小池局長迅速地組成中文遊學團，到花蓮市公所分享與那國島的文化特色。參與者有花蓮市長魏嘉彥以及花蓮四維高中的師生，顯示花蓮與與那國島的連結，不會輕易地被疫情或其他障礙阻斷。³

也是在這一年，我透過友人聯繫到出身與那國島的嘉那原先生，再請嘉那原先生的同學前楚和秀先生作嚮導。聽友人轉述，嘉那原先生的祖父就是當年的走私客之一，所以臺

2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TVBS編輯陳妍如報導，〈中港澳飛日本只准降落四機場 香港沖繩航班全停飛業者苦〉：<https://news.tbs.com.tw/world/2002501>

3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聯合報》記者王燕華報導，〈日本與那國町遊學團造訪花蓮市 中、日雙語交流文化〉：<https://udn.com/news/story/7328/6993689>

灣對嘉那原先生來說，有種特殊的親切感。

就這樣，我的與那國島之旅在未謀面的與那國島人幫助下，有了安心的開始。

比離島更離島的與那國島

二〇二三年五月一日，我抵達與那國島。

出發前，我正苦惱哪個交通方式比較簡便。網路與書籍的結果皆顯示，從臺灣坐飛機到與那國島，必定得繞一大圈才能到達。

第一步，要先飛到那霸機場或石垣島機場，第二步再轉乘往與那國島的飛機。每天只有三班飛往與那國島的航線，而且僅有一家日本航空公司（JAL）能選擇。乍看不是太方便，那麼海路會比較好嗎？

若是從海路，得從石垣島的離島船運中心出發。長久以來，石垣港每週二、五固定一班早上十點的船班前往與那國島，航行四個小時，下午兩點抵達。反之，唯一能載人離開與那國島的船班，固定在週三、六早上十點出發。要是不小心睡過頭，錯過上述的時段，或是不幸遇到壞天氣，就不得不滯留等待，等船再次啟航的日子來臨，跟臺灣離島的狀況相似。

而且，據說那段船班是極易暈船的船，船上貼滿禁止嘔吐在洗手槽的標語。

在得知這些資訊後，我選擇了飛機。一天之內從桃園機場到那霸機場，再到石垣機場，再到與那國機場。可惜與那國島的五月，並非是好天氣的日子。飛機降落遇到亂流，胃裡的沖繩飯糰差點被擠到喉間。

機艙門打開後，救贖尚未到。我得忍住暈機，徒步從停機坪走進機場內部，等行李轉盤運轉。整個等候間的大小，有點像臺灣鄉間的舊火車站，乘客們擠在座位不多的空間，盯著輸送帶何時轉出自己的行李箱。

「哇，妳花了不少錢吧！」事後一名在石垣島打工的臺灣女性，聽我去與那國島後如此感嘆。她說，即使自己持有石垣島居留證，能買到比觀光客還便宜的船票，她還是從未去過與那國島。後來，我送另一名住石垣島二十年以上的臺灣人來自與那國島的泡盛。她看到也感慨地說，至今還沒機會去一趟與那國島呢。

看她們眼裡，一個特地轉了兩班飛機才到與那國島的臺灣人，簡直是嫌時間跟錢太多吧。

石垣島的定位有點像是澎湖的馬公，是通往各離島的轉運中心，其中距離石垣島最遠的島嶼是與那國島，約一百二十七公里。從石垣島的角度來看，想出去玩大可去距離更近的竹富島、西表島、宮古島等，與那國島不會是旅遊首選。

雖說以日本本島為中心來看，石垣島、與那國島皆屬邊陲的離島，可是實際到達石垣

島、與那國島後，便會發現離島與離島之間，仍有中心與邊陲之分。

石垣島的面積是與那國島的近十倍大，人口數又是與那國島的二十六倍之多，論觀光與各項基礎建設，都比與那國島來得完整。以醫療資源為例，石垣島有沖繩縣立八重山病院以及多間私人診療所，其中八重山病院的本部設在石垣島，並在西表島、小濱島、波間照島等周圍離島設小型診療所，但未包含與那國島。

與那國島僅有一間與那國島町診療所，由地域醫療振興協會的社團法人設立。除此之外，與那國島沒有其他的醫療資源能仰賴，難怪會有島民偷渡到花蓮求醫的傳聞。

與那國島的醫療處境，很容易聯想到漫畫《孤島診療所（Dr. コトー診療所）》的情節。故事描述來自東京的醫生，忍受暈眩的船行，抵達毫無醫療機構的離島。雖說原作漫畫其實是參考鹿兒島的甕島，但若說故事發生在與那國島，倒也無違和感。或許正因如此，翻拍電影劇組選與那國島為實景拍攝，劇中的「志木那診療所」仍座立在海邊，成為與那國島的觀光地景，也是多數日本人認識與那國島的重要途徑。

嚮導前楚先生帶我來參觀「志木那診療所」的那天，現場僅有我、前楚先生，以及拿著單眼相機的日本遊客，共三人而已。那時適逢日本的黃金週，新聞推估前幾年的疫情，恐使觀光人潮大爆發。與此同時的石垣島，確實到處都是日本遊客，穿戴熱帶風情的洋裝、短褲、涼鞋來離島度假。到了夜晚，離碼頭不遠處的商店街，數間居酒屋、小酒吧塞滿了

遊客，直到深夜都還有乾杯聲。

相比之下，與那國島的景點不常遇到遊客，街道也幾乎聽不到遊客的嬉鬧聲。石垣島跟與那國島之間，好像有條看不見的界線，阻絕遊客繼續朝與那國島前進。

打開與那國島觀光協會設置的旅遊網頁，會發現「志木那診療所」的介紹擺在第一位，接著是抵達與那國島的船班介紹、風景名勝、民宿、租車、島上祭典等，以及別具與那國島特色的騎馬、海底遺跡遊船行程。觀光資訊皆有清楚的介紹，看起來與那國島已備足開放觀光的準備，只欠遊客前來享受與那國島的風光。

根據沖繩縣政府在平成二十九年（二〇一七年）的統計資料，縣外旅客造訪的八重山區域景點中，包含石垣島、竹富島、黑島、小濱島、西表島、與那國島以及多座小島在內，造訪人數最多的景點是石垣島川平灣，占比百分之六十七點三。與那國島占比則是百分之二點六，僅比人口數約十人左右的「新城島」，以及徒步環島一小時可結束的「鳩間島」稍高。另一方面，在住宿天數方面，與那國島的住宿天數最高，三點二天；石垣島次之，二點五天。

石垣島擁有多座度假村、飯店，又是通往眾多離島的船運中心，所以多數遊客會在石垣島待二到三天。至於在與那國島留宿的遊客，推測可能是為了配合船班時間（間隔三天一班），所以待的時間較久。若背後原因真是如此，也就暗示降低遊客前往與那國島意願

的主要理由是交通不便。

換個角度想，與那國島與其寄望日本遊客快來，不如期待距離更近的臺灣趕緊開放海、空路，好發揮與那國島的觀光資源。

二〇〇五年，與那國島向日本中央提出「國境交流特區」的構想，希望進一步與姊妹市花蓮市建立跨國的共同生活圈。在此之前，兩地早在一九八二年就結為姊妹市，時常有政府人員互相參訪。

不過綜觀歷史，二〇〇五年是與那國島表達自我想法特別積極的一年。那一年恰逢小泉內閣執行「三位一體改革」，藉由提高國民交付給地方政府的稅收，減少地方仰賴國庫補助金，減低中央國庫壓力。因此，這項改革計畫少不了「平成大合併」的配合，也就是日本政府自平成十一年（一九九九年）開始，為了因應社會的人口結構轉變，開始推行全國性的市町合併計畫。

二〇〇二年，政府創立「八重山地域合併檢討會」，針對石垣市、竹富町（竹富島、西表島、新城島、鳩間島、波照間島等）以及與那國町（與那國島）等地方，探討多町與石垣市合併為「八重山市」的可能。理論上，整合市町後能使資源稀缺的小島與資源豐沛的大島串連，方便政府有效分配資源，整體應是利大於弊。可是觀察二〇〇四年以來，各町舉行的公民投票結果，合併意願不如中央想得熱切。

以竹富町投票結果為例，雖然贊成票（百分之五十二點三）多於反對票（百分之四十七點七），但兩者落差並不大，民間對合併的意見仍是分歧。與那國町的狀況則是反對票（百分之六十四點九）多於贊成票（百分之三十五點一），於是與那國町在該年宣布退出合併協議。

為何與那國町要「唱反調」？町長接受新聞訪問時表示，在中央「三位一體改革」下，與那國町從中央分配到的預算從十三億減低至九億，議員人數從十二人減少至六人，而町內政府人員的新資預算也將受到影響⁴。由此可見，中央設想的資源分配，看在離島眼中反倒是資源再次被剝奪。離島居民長久以來認為，中央時常罔顧離島人的生存權益，而「三位一體改革」的實施，只是再次勾起這些負面情緒。

到了二〇〇五年，與那國島三十多名不同職業背景的町民，聯合組成「與那國自立展望策定推進協議會（与那国・自立へのビジョン策定推進協議）」，喊出與那國島「自立、自治、共生」的口號，設法推動多項計畫，其中之一就是建立「國境交流特區」。

然而就在同一年，町長尾辻吉兼突然病逝，經過補選後上任的外間守吉町長，正是「與

⁴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八日，八重山毎日新聞，〈誘致、経済効果薄く財政難で自衛隊に活路前与那国町長・外間守吉さん（ト）〉：： <https://www.y-mainichi.co.jp/news/39249>

那國自立展望策定推進協議會」的成員之一。他曾任町議長，也是與那國島航海通路重要的船運公司「福山海運」的前社員。

外間守吉上任前，已向中央提出讓福山海運輪船與臺灣直接通航的構想，然而中央以國際航路安全為由駁回。接著外間守吉上任後，直截地向媒體挑明，中央根本罔顧與那國島居民死活，疾呼與那國町「『獨立』在所不惜」、「以『獨立』讓中央重視與那國島的生存」。⁵

那段時間，外間守吉町長親赴花蓮向當時的市長蔡啟塔協談，希望在雙方的政府機構內設置「交流事務所」，並在二〇〇八年七月開啟復興航空花蓮、與那國島的包機試辦，隔年正式開放一般民眾搭乘。當時花蓮市公所估計，可帶來四十億元以上的觀光商機。同年四月，蔡啟塔市長、外間守吉町長、石垣市市長大濱長照、竹富町町長川滿榮長，共同發起「國境交流推進共同宣言」。

雖然根據歷史資料，復興航空的與那國島航班無法固定出機，再加上搭乘需求不高，通航計畫便不了了之，但過往的嘗試皆表示，與那國島不打算被動地等待日本中央協助，寧可主動對鄰近的臺灣搭建互助交流的管道。

座立在久部良港邊的久部良自治公民館，外牆掛有斗大的旗幟寫「老人與海（老人と海）」。小池局長說，那是出自一九九〇年的紀錄片《老人與海》，記述島上傳奇漁師系

數繁先生，用醫生與大海拚搏的勇氣，儼然是海明威《老人與海》小說的真實版。

那棟建築凝視久了，似乎也透露與那國島民深入骨髓的硬漢精神。不管中央如何打壓、處境再怎麼孤立，依舊不打算就此放棄。二十多年後，與那國島還在盼望著臺灣。

臺灣有事，日本有事，與那國島呢？

抵達與那國島的第一天，代替前楚先生來機場接我的人是小嶺博泉先生，也是我第一個實際面對面的與那國島人。他開著一臺白色農業用小貨車來接我，遞給我的名片寫有農業公司的名稱，Logo 是一隻牛，想必是赫赫有名的石垣牛。後來我發現，路上行經的車輛幾乎都是類似的農用貨車。小嶺先生解釋，島上多半是養殖石垣牛，或是種植甘蔗、番茄等蔬菜作物。過去的走私小島，已經變成農業為主的小島。

小嶺先生問我是第一次來與那國島嗎？我回是的，問他這裡常有臺灣遊客嗎？

小嶺先生笑著搖頭說，幾乎沒有。

5 二〇〇九年三月九日，《自由時報》記者游太郎報導，〈日本不重視 與那國島靠攏花蓮〉：<https://news.itn.com.tw/news/local/paper/285902>

6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自由時報》報導〈與那國町 包機直航又來〉：<https://news.itn.com.tw/news/local/paper/2835937>

事後我才曉得，小嶺先生即是當年「與那國自立展望策定推進協議會」的成員之一，而且是以町議員身分加入的「議會代表」。

後來旅途中，嚮導前楚先生帶我去小嶺先生經營的石垣牛養殖場參觀。我們在休息室，趁小嶺先生的工作空檔閒聊片刻。聊到一半，小嶺先生問我，能不能問我一個嚴肅的問題。

「中國與臺灣不一樣嗎？」小嶺先生問。

我想作為臺灣人，在國外被問到這個問題通常不會太過意外，但是在與那國島面對同一個問題，讓我一言難盡。臺灣與中國的關係本來就難用「一樣」或「不同」簡單切分，但加上與那國島的處境之後，問題變得更難回答。

為何中國與臺灣的關係，非得如此緊張？為何與那國島得為中國、臺灣的緊張關係，奉獻土地與人民的生命安危，迎接自衛隊駐軍？這些質問，恐怕才是與那國島民想要知道的答案。

在拜訪小嶺先生之前，前楚先生帶我到西南邊的南牧場。這裡位在久部良聚落與比川聚落之間，路上看不到半個人，卻到處散落動物的糞便。望向路旁草地，會看到零星的野生與那國馬，一動不動地面朝海岸，放任強風刮蝕褐色長毛。

看著偶遇的野生與那國馬，身上的每寸肌理，代表的都是與那國島累積幾世紀的歷史。早在琉球王國時代，「琉球競馬」的馬種就包含宮古島、八重山區域離島的各來源，

以體型而言都是小型馬。後來琉球王國殞落，收歸為日本沖繩縣後，開始琉球馬與日本馬的雜交配種，唯獨地處偏僻的與那國馬得以「倖存」，完好地保留久遠的基因，也就是眼前的野生褐色馬匹。

這些馬匹跟隨人類的歷史，經歷太平洋戰爭，成為運輸軍方人員、貨物的牲畜。戰後隨著農業需求，馬匹改為協助人類耕種甘蔗、製作蔗糖，而到了現在，獨特的品種使得馬匹是珍貴的觀光資源，能讓遊客體驗傳統的琉球競馬活動。

眼前的馬兒因吹著海風而顫抖，提醒站在一旁觀賞的我：縱使歷史的長度再怎麼深，眼下的環境變化才是真正該注視的地方。

馬兒注視的方位不僅是大海，還包含海面的自衛隊巡邏船艦。自衛隊基地位在與那國島的西南方較高的地勢。開車的前楚先生循著基地的鐵網，一路爬坡向上，途中看到類似砲管的軍用設施，前楚先生說那些是因應北韓軍演而設的。

當車子開到坡頂，終於來到駐軍基地的大門。一看到我們停車，立刻有站崗的軍人上前，提醒我們僅能拍攝掛有「陸上自衛隊與那國駐屯地」字牌的立柱，柱頂有尊體現琉球文化的「シーサー」雕像，也是臺灣遊客喜稱的「風獅爺」。

關於自衛隊進駐島上的議題，在沖繩區域一直都是個敏感議題，最主要是因為沖繩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經歷過慘烈的陸上戰。雖然戰爭的發生地在沖繩本島周圍，但八重山區

域包含與那國島等離島，發生過嚴重的饑荒與瘧疾，死傷慘重。

石垣島的「八重山平和祈念館」展示了那段宛如地獄的歷史。一張八重山離島地圖，以不同顏色說明各島的瘧疾災情。與那國島毫不例外地捲進這場災難裡，當時全村有四千七百五十四人，就有三千一百七十一人感染瘧疾（百分之六十六點八三），其中三百六十六人死於瘧疾（百分之十一點五四）。這些死亡人數，還不包含被送去戰場的戰歿人數。

由此可知，對沖繩區域的島民而言，與戰爭相關的事情，絕非是能輕易看待的事情。從這樣的脈絡來看，就能理解為何前町長外間守吉說吸引自衛隊來振興與那國島，會被視為有爭端的發言。⁷

想不到外間守吉在二〇〇五年的發言，會在二〇一五年得到應驗。日本防衛省在與那國島增設自衛隊屯駐地，先有六百名工程相關人員，前往與那國島興建基地，一度使得島上民宿大客滿，害觀光的潛水客沒地方住。工程完工後，二百五十位「新住民」在二〇一六年三月份登島，進駐新蓋的「陸上自衛隊與那國駐屯地」，島上人口數瞬間成長百分之十六點六七。雜貨鋪老闆接受採訪時說，很驚訝能見到人們排隊結帳的光景。⁸

在與那國島部署自衛隊軍的規畫背後，牽涉的是中國、美國、日本以及臺灣之間的國際關係。這幾年，因中國對臺灣軍演動作頻繁以及美中關係的變化，日本防衛省在二〇

二二年檢討與那國駐屯地軍備，計畫增設導彈裝備⁹，當中牽涉國防預算的編列，以及必須增購土地來擴增基地面積。然而新聞報導也指出，擴增基地的預定地包含列為文化財的十六、十七世紀「伝サガムトゥ村」遺跡。防衛省表示事前已得知，會依文化財相關發令處理。¹⁰

但是建設歸建設，與那國島民的生活會直接受到駐軍演習的衝擊，如自衛隊配合臺灣軍演在深夜發射砲彈演習，居民形容聲響「咚——咚——」如雷鳴，嚴重干擾生活。系數健一町長直言：「這就是現實啊。」

防衛省在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五日，針對與那國島增設導彈軍備的計畫，召開住民說明會，但結果並不順利。現場有居民以離席表示抗議，認為導彈計畫未徵得當地人同意，並

7 同註4。

8 二〇一六年九月五日，日本經濟新聞〈与那国に陸自駐屯地 発足半年、変わる島の暮らし〉：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DG30H5Q_R00C16A9CN8000/

9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朝日新聞福田充評論〈与那国島にミサイル部隊の配備を計画 中国念頭に南西地域の防衛強化〉：<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QDW6KK0QDWTFK027.html>・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朝日新聞〈陸自 与那国駐屯地にミサイル部隊配備を検討 台湾に一番近い拠点〉：https://news.tv-asahi.co.jp/news_politics/articles/000281407.html

10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日，琉球新報〈ミサイル予定地の埋蔵文化財、防衛省「事前に承知」 陸自与那国駐屯地配備遅れの可能性は「答えられる段階になら」〉：<https://ryukyushimpou.jp/news/entry-1707298.html>

指責町長當場未直接反對防衛省簡報，等同默認防衛省強意為之。¹¹

由此可知，「臺灣有事，日本有事」的口號，無法輕易地在與那國島上脫口而出。

面臨巨人的威脅，何處是希望？

二〇二三年七月四日，立法院長游錫堃為首，與宜蘭縣長林姿妙、蘇澳鎮長李明哲等人組成踩線團，自蘇澳港出發，搭乘約兩小時的高速船抵達與那國島。在出航前，游錫堃在採訪時表示，此次旅程有三個意義：觀光踩線、直航破冰、國會外交。

最後外交的部分，指的是跟日華議員懇談會的會長、眾議院議員古屋圭司等其他議員晤談。游錫堃會先在與那國島與他們碰面，接著再邀請他們一同乘船到蘇澳，進行三日的訪臺行程。當日古屋圭司的推特亦提到，此趟旅程令他一直想起已故前首相安倍說過的格言，「臺灣有事，日本有事」。¹²

值得關注的是，約莫同一時期，日本親中派的前眾議院院長河野洋平，與沖繩縣知事玉城丹尼在七月三日訪北京，期間參訪了琉球國墓地。玉城丹尼面對鏡頭說：「那是雙方在和平的時代有過交流的見證。」¹³矢板明夫分析這趟行程的目的，是中國試圖拉攏沖繩反戰、反美派勢力，以達成牽制臺灣的作用。¹⁴

可想見，即使游錫堃的與那國島之旅打著觀光的名號，但依舊難讓人不注意背後的政

治意圖。游錫堃團隊在更早之前，便持續地與親臺派日本議員有過多次會面，不免讓人推想，此趟與那國島之旅會對臺日外交，甚至是中日關係產生什麼影響。

雖然游錫堃踩線團的政治意味濃厚，但仍無法阻擋臺灣的觀光、貿易業者滿懷期待的心情，寄望那趟旅程能使明年蘇澳、與那國島順利開放通航。

我詢問在沖繩從事貿易多年，且已在與那國島購置度假小屋的蔡長慶先生，擔不擔心地緣政治會影響臺灣、與那國島的觀光合作？

蔡先生豁達地說，就算戰爭勢必會發生，與那國島與臺灣的關聯也不會斷掉。

接著，蔡先生開心地向我分享度假小屋的內部裝潢照，頗有峇里島的熱帶風情，且剛

11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六日，琉球放送〈住民の意思は「ない」 「ない」崩し的に配備進む〉与那国駐屯地の今脅威への抑止力は〉：<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2bb5a959a5b7f30909109e48099b8ee816680c6e?page=1>

12 古屋圭司推特原文：「台湾の游錫堃立法院長一行がフェリーにて与那国着。双方で現地にて一〇キロしか離れていない台湾を視察。我々日華懇議員は游立法院長らと共にフェリーにて台湾に向かう。お互いに『台湾有事は日本の有事』との故安倍総理の言を心に刻む。」：https://twitter.com/Furuya_Keiji/status/167610984418784461?s=20

13 二〇一三年七月四日全日本新聞網 (ANNnews) 報導：〈訪中の玉城デニー知事が琉球王国時代の墓を訪問 沖縄と中国との繋がりを強調〉：<https://youtu.be/gaHLLUCv9I>

14 二〇一三年七月四日〈日前眾議院議長河野洋平訪中 矢板明夫分析中國算計〉：<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4352957>

好在我下榻民宿的附近，瞥見租屋客正在大門前洗車，應該是來與那國島度假的日本人。

我想蔡先生的自信，有一部分來自生意人的性格，看到一絲機會也會緊緊抓住。早在二〇〇〇年之前，他就察覺到與那國島迫切地想與臺灣交流，所以積極地參與能推動臺灣、與那國島交流的機會。而現在時機終於來了，臺日因共同面臨中國勢力威脅，友好度持續攀升，順帶推動了與那國島的直接通航。

可是對開啟臺灣、與那國島通航感到擔憂的人，亦有他們該緊張的理由。町議員田里千代基直言自己對游錫堃參訪與那國島的想法：「當臺灣發生事情時，與那國將會要塞化，與那國島的機場、港口都會被使用，感覺是為了某種準備，進行的調查與展示。」¹⁵

換句話說，一場預期為彼此帶來觀光效益的直航展示會，會不會到頭來只是政治的操作？這是潛藏在某些與那國島人心中的隱刺。

我這趟旅程的最後一個景點是最西端之碑，想親自看看漂浮在海面的臺灣玉山。很可惜當天沒能順利看見，而游錫堃七月訪與那國島時，也沒能在最西端之碑眺望到玉山。

長期關注八重山臺灣人狀況的記者松田良孝告訴我，凡是能在與那國島望見臺灣的日子，必是不適合出門旅行的壞天氣。反之，看不見臺灣的日子，反倒是適合出門旅行的好天氣。另外，前楚先生與小池局長也都提及，最容易看見臺灣的日子是颱風前夕，剛好驗證了松田先生的說法。

看得見代表不適合遠行，看不見代表適合遠行。這番話越想越覺得隱含深意。

在與那國島傳說中，相傳海上飄來一隻巨大的草鞋，島民普遍認為是來自海洋另一端的巨人國，因此畏懼著海的對面。而基隆和平島的巴賽族人也流傳相似的傳說，據說族人某次出海捕魚，看見海上漂浮一隻巨大草鞋。族人深怕另一端的巨人國會來攻擊家園，所以製作更大的草鞋放入海裡，希望達成警告意味，換取平靜的日子。

兩則傳說像是跨越時空對話般，編織出一個圖像，說明先民如何面對未知的威脅。穿梭時空來到百年後的今天，兩邊不再認為彼此是威脅自己的巨人，反而是更巨大的中國、美國迫使臺灣、與那國島（沖繩）淪為夾縫求生的小島。

長期觀察美軍在日本基地議題的美國北卡羅萊納教堂山校博士候選人，謝竹雯，提到臺灣與沖繩反基地派人士之間，缺乏能互相溝通理解的管道，使得雙方對彼此都有諸多誤解，例如有的臺灣人會將反基地人士，直接貼上親中派標籤，或是反基地人士從中國接收到錯誤的臺灣資訊。

「作為小國，我們應該彼此理解，彼此面對的都是大的強權國家，所以我們應該以

15 二〇一三年七月四日〈台灣議長が与那国訪問 政治的な利用？島では警戒感も〉… <https://www.qab.co.jp/news/20230704179400.html>

弱勢角度來對強權加以批評。批評不是反對就好，而是在同一個脈絡討論說：為什麼沖繩人反美？他們生活在基地旁邊，受到的苦難是什麼？為什麼臺灣人對中國的威脅感到不舒服？我們能不能互相共感、理解？」謝竹雯感慨地說。

謝竹雯最後的反問，隱含一件重要的問題：縱使臺灣、與那國島（沖繩）的距離如此靠近，但我們對彼此有多了解呢？

越加緊繃的政治地緣關係，讓臺灣非得正視，自己該如何跟與那國島開啟新的對話。我們對與那國島的認識，除了僅是風景美麗、有自衛隊駐軍的日本小島，還能有什麼其他形象呢？我們能看到臺灣、與那國島間的歷史牽絆，為我們打開什麼視野來面對新困境嗎？

旅程的最後，我問前楚先生，是因為喜歡與那國島才選擇留在島上嗎？他沒有猶豫地點頭，看來這個問題他早就深思過了，所以能立即回應我——他是真心喜歡，所以留在與那國島。

除了前楚先生之外，旅途也有遇到其他有機會離開，卻還是選擇留下來的年輕人，如曾在師大念書的美穗小姐，會在社群分享在豐年祭跳舞表演的相片，甚至有跟隨出身與那國島丈夫來與那國島定居的菲律賓人，在島上種料理用香菜跟香料粉。每個人選擇留在與那國島的原因各不同，但不變的是，每個人依舊努力地為自己的選擇，持續地深耕、生活著，而那樣的景況，對臺灣人來說應該最熟悉不過才對。

夾在臺灣與與那國島之間的一百一十一公里，未來會是怎樣的意義，仍是有待眾人續寫的篇章。

評審短評

陳錦福

原來不識與那國島的林林總總，竟然能在這篇作品中，透過臺琉走私往來與曾經有過區域發展的歷史，讀到更多關於與那國島與臺灣之間的交流淵源，其實更可以說是相距僅有一一公里，兩座大小島嶼間難解的滄桑過往。

這是一篇吻合高信疆先生推動報導文學著重的理念，他說：「文學的筆、新聞的眼，來從事人生探訪以及現實生活真實報導的生動寫作方式。」又說：「曾經有人問我：『報導文學是幹什麼的？』我回答說：『是一種學習與教育的歷程。』」他從《史記》體悟報導文學的精義，特別強調「實證的態度」、「參與的熱忱」、「承擔的精神」是建構報導文學創作的依歸。

再次肯定，這的確是篇好文佳作，不但選題特殊，親身現場採訪、持平沉穩描繪，文筆順暢，述情說理得宜，更且能積極發揮一介報導文學工作者的文藝勇氣，開拓文化與戰後環境變遷的見聞，進一步見證二戰前，被忽視的一段臺灣史實。

評審獎 擱淺之後



About 楊婷雅

作者簡介

筆名Yanta，一九八八年降生臺中，看似男童的中年婦女。大疫之年開始投文學獎，自小品文練起，喜獲林榮三等文學獎；二〇二二年轉戰報導文學猶如發現天命、打從心底熱愛採訪。目前戰績：夢花、玉山、蟬連兩屆磺溪文學獎首獎以及時報文學獎。

得獎感言

謝謝中華鯨豚協會長年為海洋動物的付出，謝謝鍾肇政文學獎的肯定，也謝謝不論何時何地何境都不曾放棄努力的自己；希望能讓更多人聽見海洋悲歌、看見臺灣鯨豚與海龜救援的困境，提高牠們重返大海的機率——在擱淺之後。

報導文學·評審獎

擱淺之後

◎楊婷雅

沉默的海洋悲歌

初次與鯨豚的相遇，是在小小的標本清修室中。那是個參與過一具又一具來不及活下去的鯨豚過去與未來的空間，尚且無緣在海上親見牠們躍出水面的靈巧樣貌，卻先於此處拆解起冷涼的軀體及骨幹組裝。

猶未開始繁衍生息，已成為救傷者的一聲嘆息，便是鯨豚帶給我的第一門課。

在鯨豚救援群組得知徵求協助標本清修志工的訊息，只要不怕髒不怕臭皆可參與，確認日期得空便立即填寫表單，當時絲毫沒想過自己面臨的是一場血淋淋的震撼教育，關於生命。

標本清修當天，我一早自中部前往樹林火車站，再徒步二十分鐘至中華鯨豚協會。率先迎接我的是兩隻看門鵝此起彼落的呱呱叫聲，幾分鐘後，一名身高目測近一百九十分、戴著黑框眼鏡的男子上前招呼，他正是中華鯨豚協會的祕書長曾鉦琮。這抹身影我是熟悉的，去年與友人在苗栗崎頂救援站參與志工受訓時，便是由他負責講解鯨豚與海龜救援流程與知識。

「象哥臨時去載海龜，晚一點才會到，這兩天一連有三隻海龜擱淺通報。樹林救援站規畫了八個海龜復健池和一個鯨豚復健池，有幾個收容池已經有海龜了，你可以去看看。」

我循著指示來到池旁，只見理應在大海徜徉的海龜，卻帶著無以名狀的傷口滯留救援池裡，連拍打水面都略顯吃力。與牠四目相交的幾秒，水汪汪的眼神似乎透露了無盡的哀傷和身在何處的困惑，令人於心不忍。

半小時後，曾鉦琮口中的象哥，具有二十年海洋生物擱淺救援經驗、負責帶領標本清修的郭祥厦抵達了。「這隻被束帶纏繞，組織嚴重壞死了，不截肢不行……」他一開口便是與祕書長討論甫救援的海龜傷勢狀況，在一旁的我光聽敘述已是怵目驚心，該是受到多大的傷害、帶著多巨大的疼痛，才終究成為救傷人員口中的個案呢？

揣著不安的心，隨象哥來到標本清修室，待清修檯面張羅好後，象哥旋即自冷凍庫裡取出三大塑膠袋。那是隻本該在海上閃耀的海豚，下半身被不規則劃開，按三等分依序分

裝在裡頭。我與一名男性志工合力將這些早已結霜的屍塊搬運至淋浴間，並逐一以熱水沖泡，解凍後才好進行下個程序。

骨肉分離，是在場六名志工唯一的任務。

數支刀具擺放在鐵盤裡，象哥拾起一支、示範如何更換刀片，以及告知一些備品的擺放位置後，分配兩兩一組，聯手將殘骸上的血肉全數卸下，我和爽朗的志工女孩C一同負責處理末端部分。動刀前，我們如同外科醫生般雙手戴上紫色橡膠手套，只是病患明顯無生命跡象，躺在手術檯上無聲地流出血水來，任人一刀又一刀劃分牠的軀塊。

「我只是在切魚肉。我只是在切普通的魚肉……」

若不說眼前擁有黑色光滑外皮的肉塊源自海豚，興許大部分的人會誤認是黑魷魚肉也說不定，更或許當下我必須如此催眠自己，才得以使勁刀刀見骨、扮演稱職的劊子手，合理化當前的血肉模糊；刀起刀落於肉塊、油脂、血水之間，不消多久，手中的刀片便已不再俐落。

「鈍了就趕緊去換刀片，一個才幾毛錢，不要捨不得換。」象哥邊輕巧切下肉塊邊叮嚀，兩個小時的分割過程，大夥平均換了三、四次刀片。

象哥猶如日本料理店師傅般，熟練且優雅地片下一塊塊穠纖合度的「生魚片」，我們則如笨拙的學徒，不得要領、在肉塊上胡亂施力。我的隊友C好奇刀下的牠生前是如何被



標本清修過程

發現的？沒想到得知答案後，生生感受到的疼痛令我右手一滯，竟然是捨不得再下手了，儘管此時停刀毫無意義。

「這隻海豚是六月擱淺的，發現的時候牠正在分娩，是椿母子雙亡的悲劇。」象哥淡淡的說，同時雙手又卸下了一片暗紅色的海豚肉。

那一瞬間，牠不僅僅是「牠」，而是更具體的「她」，那是正準備成為媽媽的少女。「作為救援志工，我們只能把心態聚焦在成功樂觀的案例，才能讓自己堅持下去。」現場鋪天蓋地而來的，是凝重的沉默。

片刻寧靜後，鄰座的少年志工也許是有些忍不住了，搶先找回聲音，「為什麼不能直接用燒的？這樣不是比較快？」

「燒完就只剩下灰啦！」象哥笑了一下，「跟人火化的道理一樣，連骨頭都沒有了。」

連骨頭都沒有了，是不是意味著在世間短短這一遭，曾經的在場證明都湮滅殆盡了。

在場的志工、包括我幾乎都是初次參與標本清修，途中紛紛哀嚎短時間不想再吃肉類了。象哥說自己有時

清修完反倒會去吃牛排，宛如粗暴的減敏療法。

儘管當晚回家洗了兩次澡，鼻腔裡仍依稀聞得到腥臭，連鏡片也殘留了揮之不去的氣味，彷彿海豚媽媽提醒著我，牠和來不及認識海洋的孩子，曾經的存在。

「那只是魚腥味。只是普通的魚肉腥味……」我依舊催眠著自己。

鯨生·龜途

與高大的曾鉦琮再次相遇，是在桃園。為了進一步了解臺灣的鯨豚與海龜救援行動，隔天我再次驅車北上、前往中壢的咖啡館。與在清修室中現場直擊血肉的震撼不同，我稍有餘裕地在此喝咖啡、從容迎接稍後曾鉦琮帶來的救援經歷。

他開場便率先解惑單位名稱的緣由，一九九八年成立的中華鯨豚協會，早期單純救援鯨豚為主，為什麼現在也需救援與海洋哺乳類無關的海龜？這起源於他本身有著十年的海龜研究經驗，自加入協會後、因緣際會之下也開始慢慢接手海龜救援，他的身分多元，是臺灣極少數同時具有鯨豚和海龜豐富救援資歷的研究人員。

再者，協會救傷的宗旨何在？為什麼人類需要救援動物呢？他彙整歷年在演講活動的民意調查，得到的答案不外乎：惻隱之心驅使、人類必須為破壞海洋生態負責，以及良善為出發點的宗教信仰，甚至純粹認為救援行動很酷的也大有人在。然而救傷的這數年來，

中部以北的鯨豚與海龜救援幾乎都不曾缺席的曾鉦琮感嘆，這並不是一件很酷的事，長年來他在過程中感受到的憤怒，遠非未實際接觸者能體會的。

除了身為研究海龜的工作者，曾鉦琮更認為自己生而為人享盡了社會經濟發展與各種便利資源，人類有著這樣的優勢卻直接或間接造成海洋動物受傷，如果不實際採取行動彌補，他的愧對難以平息。

「像我超級愛吃魚，但往回看發現很多死傷案例都是受困漁網造成的。最近三天新北加基隆就有三隻海龜擱淺，有一隻確定要截肢，另一隻玳瑁現在不知道手還保不保得住，還有一隻腸胃道全都是釣線，我救援這麼久還沒有過這樣的經驗。」這幾年海龜擱淺數量逐年增加，想著人們成長的每個過程，都與牠們的存亡息息相關，曾鉦琮毅然決然投入。

活體救援的優點是，若治療順利，鯨豚和海龜重返大海尚有存活機會；倘若沒辦法撐過，靈魂不在的身軀也有機會靜靜訴說生前的故事，或者該說，那都是一場場「事故」？醫療團隊得以透過大體釐清真正擱淺或死亡的原因，亦可製作標本以利後續研究或教育計畫。我想起了前一天午後躺在我刀下、來不及帶著孩子領略海洋的廣闊卻先行上天堂的年輕海豚，牠甚至還來不及成為一名母親。

海洋動物死因主要劃分兩大類：人為活動，諸如：製造海洋垃圾、動物遭受船隻撞擊或驚嚇、不當的漁業作業等；自然造成，包括疾病感染、身體病變、嚴重嗆傷等。

曾鉦琮出示二〇一八年至二〇二三上半年的海龜鯨豚救援報告，表格以紅色標示代表順利野放，黑色則是成了遺憾。放眼望去，黑色無情地輾壓圖表上星星點點的紅，一格一格，都昭示著一場場人為悲劇。

長期研究臺灣鯨豚議題的中華鯨豚協會監事、同時也任職於臺灣大學獸醫系的楊璋誠教授有份期刊報告指出，二〇一三年至二〇一七年間人為活動導致的擱淺只占百分之十，過了十年案例激增五倍。近五年來人為造成的海龜與鯨豚死亡比例更是高達百分之五十六點七，然而官方卻以無實質證據為由概不算數。人為的悲劇，又疊加上更深一層的無奈。

中華鯨豚協會以二〇二〇年作為分水嶺，之前以鯨豚救援為主，之後才開始協助部分縣市單位的海龜救援工作。臺灣鯨豚海龜的醫護照顧原本由鯨豚協會和海洋大學分擔，現場救援處理則是縣市政府的責任，但各單位沒有這麼多人力可以運用。由於行政繁瑣，原來各有管轄的救傷體制，最後竟都順理成章成為中華鯨豚協會的任務。

二〇二二年海洋大學因諸多考量無法繼續承接海龜救援工作，中央政府立即求助中華鯨豚協會，有「海龜舅舅」之稱的曾鉦琮義不容辭扛下責任，從此彰化以北到宜蘭，都成了中華鯨豚協會負責的救援範圍。

未曾接觸核心的大眾，也許難以清楚一年的救傷比例，更無法得知難易度的落差吧？一般海豚身形大約二百五十公分，重達二百公斤左右。海龜則平均四、五十公分，體

重約五公斤。以難易分數劃分，若海龜救援難度一分，鯨豚則是高達十分，光搬運、收容空間、食物、醫療等成本，就遠遠高於海龜；鯨豚救援尤其仰賴人力資源，每次救援動輒上百人次。近年最令曾鉦琮和志工群印象深刻的，是二〇二一年為人所知的偽虎鯨「亮鯨」擱淺一案，這也是首次偽虎鯨活體復健並成功野放的重要里程碑。當時耗費九天，一共出動五百多名志工，加上官方單位人員，高達六百多人次。

耗時費力的原因，在於鯨豚擱淺往往伴隨著肌肉受損，志工群必須二十四小時輪班，數名人員得帶著鯨豚在復健池做游泳訓練，也要有人在池邊觀察記錄、時刻檢驗鯨豚健康狀態；而鯨豚在過程中驟然去世，已然是悲傷的家常便飯。若有個體經獸醫診斷需要投藥，則須事先將藥劑塞到魚裡面。鯨豚一天大概要吃上五十公斤的魚，擱淺的鯨豚如同食量銳減的住院病患，亮鯨鯨剛開始復健時，一天餵食兩公斤魚量。胃口隨著體力逐日轉好，出海前夕進食量已來到八公斤。曾鉦琮說，幸好八斗子救援站鄰近海港，又剛好其中一名志工是船長，那段期間他直接開船出海捕撈亮鯨鯨的食物，產地直達救援站。

鯨豚在海裡習慣吃活著的魚，因而會有訓餌的過程。偽虎鯨相當聰明，亮鯨鯨入池第四天已記得誰負責餵食，該名志工一進入水池，光聽行為聲音就能辨認出來，並且會追逐他，只好改在池外進行。第七天活力全面恢復的亮鯨鯨像頑皮的小朋友、破壞起器材，顯然不宜再留客了，各單位開始不停召開野放會議，商討適宜的對策。亮鯨鯨回歸大海當天，

一共出動十四名海巡人員來擡長達四百公分的大型擔架，復胖後的亮鯨鯨實在太重了，當時每名壯漢都小碎步前進，不難想像口罩底下的表情有多猙獰。

鯨豚野放勢必都要出海，因為港口太淺，鯨豚一下海容易擦撞受傷。曾鈺琮說，那天風浪很大、浪高約兩公尺，有一半護送亮鯨鯨出海的人員都吐得半死不活。移送過程中，志工必須不停往牠身上潑水、密切注意保濕。從曾鈺琮分享的紀錄片段可以看見，在船上的亮鯨鯨尾巴不停顫抖著，那是緊張的表現。準備野放之際，志工開始在擔架布上倒入大豆沙拉油，以利亮鯨鯨滑動。第一次嘗試時胸鰭卡住失敗，志工上前排除障礙後，一下子便順利重返大海，與海洋久別重逢的牠浮出海面、換一口氣，旋即游走，船上爆出一陣歡呼。

鯨豚救援難處除了所需人力很可觀之外，另一個痛點是很多時刻儼然是在考驗人性。

二〇二二年海豚集體擱淺事件，是曾鈺琮投入救援行動以來最煎熬、最難抉擇的一次，不停和自己的良心抗戰、不停叩問自己是否做了對的決定。

那三隻擱淺的海豚是一個家族群體，如果將牠們拆散，個體可能會以為夥伴不見，也跟著游向末日，也因此復健需要三隻一起進行，創造能看見彼此的安心感。至於難處在哪？一直以為潛水夫病是人類限定的我，沒想過同樣會發生在鯨豚與海龜身上。當時，超音波檢查發現三隻海豚體內有很多反光，代表有氣泡或氣體存在。海洋生物體內有氣體是不正

常的，況且還不只是一個區塊、是大面積的狀況，顯然許多器官都有氣泡。這會讓鯨豚一直處於痛苦狀態，所以復健時只要一觸碰，牠們就會反射性彈起來，直白表達感受到的疼痛。

罹患潛水夫病的野生動物是無從醫治的，你只能選擇將三隻海豚放回海裡，讓牠們繼續在折磨中祈禱奇蹟發生、病情早日好轉。或是，直接送牠們最後一程，以保牠們舒服的離開。

「的確，潛水夫病也是有自己好起來的機率，但復原時間很長，好轉之前只會一直痛苦，實在不想丟回海裡延長牠們的痛苦。」標準流程是採取人道處置，然而讓曾鉅琮更難下定決心的問題來了，檢查發現其中一隻不光有潛水夫病，肚子裡還有一隻小海豚。

換作是你，還會投人道處置一票嗎？

頓時，我啞口無語，腦袋一片空白。我再次想起了清修室裡、毫無選擇權的海豚母子。若有母子均安的選項，真的捨得親手葬送牠們的未來嗎？儘管清楚牠們活著，伴隨著的是漫長的痛苦。

幸而不斷檢驗後，發現潛水夫病沒有想像中嚴重，三隻海豚在進入池子後的第四天順利出海。從野放紀錄片可以看見，兩隻海豚先在海中並排，等待另一隻海豚游一圈、繞回牠們身邊，三隻再齊身向前游去。

看見三隻海豚共游的畫面，那一剎那會認為野放似乎是對的決定。雖然曾鉦琮內心不斷提醒自己海豚身體還是很痛，但又覺得這樣也許才是最好的結局。

這一切，從來沒有標準答案。

我好奇，為什麼海洋動物也會發生潛水夫病？曾鉦琮解釋，鯨豚和海龜都能將氧氣儲存在身體肌肉，若是遭受驚嚇、會從深海快速衝到海面，短時間上游過程，氣體會釋放到器官。那三隻海豚擱淺時間落在美日軍演後，推測是軍事活動的水下聲納造成，或也可能是漁業作業的底拖網快速將海中的魚群拉出水面，當中不小心混到海豚。不論原因為何，終究與人為活動脫不了關係。

鯨豚救援很容易出現天人交戰的情況，難怪曾鉦琮無法認同從事動物救援很酷。想起標本清修那天傍晚，和夥伴C散步前往樹林火車站時，她與我分享五月參與海豚救援的經驗，她說看到徵志工輪班的消息，原本在國父紀念館捷運站附近正準備燙頭髮的她，立即向髮型師取消、直衝八斗子救援站。

海豚的抽血報告並不樂觀，當時現場兩派人馬觀點起衝突，為了選擇野放或是人道處置爭論不休。其實大家內心無不清楚回歸大海牠仍舊逃不了一死，但只要沒有親眼見證牠的死亡，便可以欺騙自己牠或許還活得好好的。

「移到吊車上的那一刻，牠突然不呼吸，把大家嚇壞了，所有人拚命朝牠潑水，以為

牠要死掉了。牠整整憋了五、六分鐘才終於呼吸。」C回憶起來仍餘悸猶存，一切歷歷在目。

「憋的？」我咋舌。

「人沒辦法刻意把自己憋死，但鯨豚可以。只要牠們感覺受到威脅，寧可自殺。」C說自己顧了牠一整夜，隔天清晨離開八斗子，回家補眠，下午三點醒來仍掛念著牠、想著牠回到大海應該過得很好吧，沒想到一個小時後竟得知牠二次擱淺的死訊。

「所以我在想像的時候，牠其實已經過世了，這帶給我非常大的衝擊。那一陣子我很渴望知道牠到底是怎麼生病的，記得牠在救援池一整天都不吃東西，也沒有任何排泄，池子超級乾淨。」

當時選擇野放和安樂死的差異，只在於牠有沒有死得公開，以為野放可以逃避，殊不知牠就馬上回來，讓你知道，先前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徒然。

曾鉦琮當日亦帶來了數則發生在桃園的海龜擱淺案例，像平均每兩年就會有海龜深陷大潭電廠進水口。他回憶，十年前（二〇一二年）有隻體重達一百公斤、至少四十歲以上的大綠蠵龜受困於此，吊上來時不僅全身布滿藻類，還有個意外發現——牠身上有打標，上頭有編號與英文字，追查確定是來自日本小笠原群島的海龜。

彼時，給牠最大的池子暫留仍卡得緊，因此命名「卡卡」。

獲救的卡卡猶如一顆大岩石，體力相當虛弱、一動也不動，身上可見出自達摩鯊的圓形咬痕。海龜是變溫動物，若體溫過低會進入昏迷狀態、甚至有休克可能。卡卡擱淺發生在小年夜，當時有很強的大陸冷氣團，低海溫造成卡卡體溫驟降；除了冷暈眩之外，檢傷還發現許多傷疤、鰭的肌部有被漁網纏繞的痕跡，甚至還吃了滿肚子垃圾。當時卡卡體內存著兩枚折疊傘專用的塑膠傘套，其中一個近乎完好，甚至還排出了黑色大垃圾袋的死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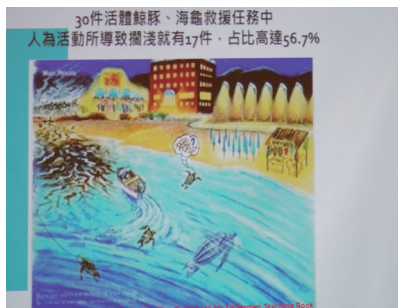
那陣子志工們輪番上陣，在簡陋的救援環境裡，日日幫卡卡左右肢交替、連打十天點滴。由於卡卡身形過大，一天需打十包醫袋（二百五十CC），每次二點五小時，再加上餵食時間，每日至少需要兩名志工花四個小時貼身照護，治療了兩、三個月後才順利野放。

二〇二一年有隻蠟蠟龜，是曾鉦琮獲報前往桃園消防局接手的。據聞，有民眾通報撿到一隻擱淺的海龜，但他直接丟在消防局門口就跑了。曾鉦琮猜測撿龜者是不小心抓到牠的漁民，不敢據實以告，索性棄龜逃逸。

有這樣的臆測，是因為當下蠟蠟龜身體有個正在流血的孔洞，那是魚鉤造成的、從肚子穿達背部的傷口。情況極度不樂觀，營養嚴重不良又渾身是傷，不只左前肢斷掉，下顎還整個被切斷。不出所料，隔天牠就不幸死亡，主要死因是穿刺傷口造成急性感染休克。解剖後，發現牠體內很多積水，是每次呼吸累積的。由於海龜是靠嘴巴呼吸，導致牠只要一吸氣就會被海水噎到，更慘的是敗血症以及低蛋白等問題也讓牠病情更進一步惡化，最



岸際擱淺救援-2021年10月12日桃園懷德龜



曾鉦琮將擱淺現場拉到民眾面前

終無力回天。

二〇二二年桃園新屋擱淺事件主角是一隻運氣絕佳的三歲玳瑁。之所以誇牠運氣好，是因為牠在夏天正中午的沙灘上被人發現，呈現半掩埋狀態，身體乾濕各半。「沒想到那時候會有人想在海邊散步。」曾鉦琮接著說：「運氣更好的是前往的海巡人員身上剛好有剪刀，可以馬上切斷纏在牠左前肢的漁網，通常他們是不會帶剪刀出門的。」

玳瑁的左前肢腫脹，顯然漁線切進肌肉，血液流不過去，進入壞死階段。慶幸骨頭沒斷，迅速安排清瘡；照X光時發現肚子裡映出白斑，代表牠誤食硬質地的東西、X光沒辦法穿透，有可能是塑膠片、石頭或是瓶蓋。復健分兩階段，除了照料受漁網纏繞的左前肢，滿肚子的廢棄物共花了四十五天才全數排泄出來，盡是鵝頸藤壺、塑膠片以及火山浮石。

通常被漁網纏繞住的海龜無法下潛覓食，只好以漂

浮海面上的東西為食。二〇二一年沖繩火山爆發，大量火山浮石漂洋過海來臺灣，鵝頸藤壺附著浮石，跟著被吃下肚。曾鉦琮笑說這隻玳瑁超級挑食，只吃扇貝和水母，協會特地為牠從馬祖訂了扇貝，而且還要幫牠剝開，才願意進食。身體不適而整整一個月不肯進食的牠，直到救援第三十一天才開始啄食，曾鉦琮和其他志工的壓力這才終於緩解。

海能繼續

「你有發現每隻鯨豚和海龜死傷幾乎都是人為造成的嗎？所以我認為人類做些事情來彌補牠們是應該的。」

昔日北臺灣從事海龜救援有兩個單位，如今海洋大學退出後，僅剩中華鯨豚協會孤軍奮戰。加上臺灣鯨豚救援站只有基隆八斗子、苗栗崎頂以及臺南四草，其中八斗子救援站僅開放夏季使用，又屬於任務型，有鯨豚需要救援才會運作，也因此有些醫療設備無法長期設置、需由獸醫從實驗室帶過去，造成黃金救援的時間差。種種因素促使中華鯨豚協會在樹林建造一個醫護完善的救援中心，裡頭設有八座海龜池，一座鯨豚復健池，不僅同時可救護鯨豚與海龜，並附有醫療設施；雖然收容與維生系統已大致完成，但醫療儀器與設備等資源仍面臨很大的缺口。當初尋求中華鯨豚協會受理救援海龜業務的各縣市單位雖有資助，不過一年得到的總經費僅一百二十萬，協會一年需接手大約一百隻海龜，平均一隻



中華鯨豚協會積極培養擱淺救援志工

只有一點二萬得以運用。有時大型海龜的檢查費用一次就要三萬塊，救命金顯然遠遠不足。

曾鉦琮坦言，救援分為現場和後續醫療照護，不可能百分之百請政府負擔，縱使大部分擱淺是出自人類經濟行為種下的果，政府應盡漁業管理義務（如輔導漁民改以對海洋生物較友善的漁法等），確實需負一定比例責任；但站在協會立場，實在難以再向政府單位開口。礙於所需經費過於龐大，只好發起募資行動。中華鯨豚協會相信民間有許多熱心或是擁有相同理念的民眾會願意挺身相助，依自己的力量來幫忙完成樹林救援站。

「應該很多人會想要幫助海洋動物。」曾鉦琮如此相信著。

近五年，全臺灣鯨豚擱淺數量，大約落在一年一百四十隻，五隻僅有一隻活體；海龜則一年平均三百至三百五十隻，活體占四分之一。彰化以北到花蓮，包含澎湖，占比全臺數量約百分之七十。換言之，鯨豚協

會一年得救援約一百隻鯨豚，加上海龜，等於一年平均兩百隻動物，數量巨大，大多未曾出現在大眾視野。

救援行動如一場長期抗戰，鯨豚是哺乳類動物，生理機制比較快，通常兩、三週便知分曉；「現在救援站的三隻海龜，已經復健一個多月了都還沒康復。」曾鉦琮說，海龜為變溫動物，身體代謝相對緩慢，救援時間最快也要以月為單位，估計每隻海龜平均要收容兩個月以上，所需的人力也是不容小覷。

基於安全考量，志工須年滿十八歲。而救援任務複雜，光滿腔熱血是不夠的，一定要受過訓練才能參與。中華鯨豚協會不定期開辦鯨豚和海龜救援課程，提供民眾免費學習、不停培育新血，我正是二〇二二年參與志工受訓，才知道國內有專為海洋動物救援默默努力的一群人。曾鉦琮表示樹林救護站未來不排除開放高中生擔任照護者，指派比較不具危險性的工作，從中學習救傷意識及保育概念，也會開放獸醫系大學生寒暑假來實習。樹林救護站之所以落腳樹林火車站附近，部分原因正是便於規畫教育行動，讓民眾與下一代近距離正視海洋動物的遭遇，才有機會減緩海洋生態問題，進而減少鯨豚與海龜因人為導致的死傷案例。

大海看似擁有無窮盡的包容力，鯨豚和海龜卻被迫一次次上岸、以痛苦且無聲的姿態清楚地轉告我們，海洋的盡頭近在眼前，難以再消化人們投放的惡果。然而，人類居於生

態鏈頂端，生活亦不可或缺來自海洋的食物，若放任海洋生態持續惡化，最終吞下這些苦果的，不會只有海洋生物。

「光救援沒有用，還要搭配教育才可以！」曾鉦琮堅定地說。

倘若能夠將海底世界的困難逐一排解，或許終有那麼一天，臺灣不再需要救援站。我看著曾鉦琮肩負救援使命淡然而堅定的神情，有那麼瞬間，我想起清修室裡那隻來不及當媽媽的少女海豚，或許不久後會看見她用生命，換取大海與人類的一場際遇，喚醒我們對於海洋保育的起心動念吧？

評審短評

張明芬

〈擱淺之後〉獲得三位評審一致同意為本屆鍾肇政文學獎報導文學類的「評審獎」。我們在這篇作品裡讀到關於鯨豚與海龜救援的精彩細節，這些傷害的始作俑者經常是人類，因此反省與自責亦俯拾即是，構成一篇誠懇的佳作。

保護生命恢復健康多麼美好，但如果無法恢復健康，一切瞬間變成艱難的選擇。人類知道自己沒有權力決定動物的生死，卻陷入了一個必須做選擇的處境，這個權力如同詛咒，成為貫穿全文的道德張力。同時，鯨豚卻有「自殺」的能力，可以上灘擱淺，甚或就是閉氣拒絕呼吸，似乎牠們自決自主的能力竟然超越人類，人類相較之下是更受生存本能束縛壓制的。生與死纏繞的主題非常適合以文學手法深掘，這一篇似乎「報導」勝過「文學」，期待作者未來能夠找到兩者之間更好的平衡與融合。

優等獎 良匠在茲



About 鐘秀華

作者簡介

筆名朝顏，大學畢，中國作協會員，江西省作協散文委員會副主任。作品散見《人民文學》、《青年文學》、《天涯》、《作品》、《新華文摘》等刊，入選《二十一世紀散文年選》等選本。出版散文集《天空下的麥菜嶺》、《陪審員手記》、《贛地風流》等。曾獲駿馬獎、丁玲文學獎、三毛散文獎、穀雨文學獎等獎項。有作品譯介到國外。

得獎感言

接到得獎郵件的時候，正是滿城桂花飄香的秋天，我走在人行道上，感覺這喜訊和這香氣一樣醉人。感謝組委會，讓這縷文學的芬芳，從彼岸直抵我所處的贛南小縣城。《良匠在茲》是我創作非物質文化遺產主題報導文學中的一篇，我用了五年的時間，追蹤那些古老技藝的傳承人，走進他們的命運悲歡，只為留住那些值得被時間記取的珍貴的人和事。

報導文學・優等獎

良匠在茲

◎鐘秀華

「建築應該說出時間和地點，但又渴望永恆。」

——法蘭克·歐恩·蓋瑞 Frank Owen Gehry

一、李明華和他的沙壩圍

三月，濂江河水加快了奔流的速度。

龍南市里仁鎮，一座土黃色的圍屋靜臥在濂江河邊。削直的外牆，高聳的砲樓，深邃的槍眼，噙著春天也不能撼動的莊重和森嚴。

一九六二年出生的李明華，一頭鑽進拱形的青石圍門，就像鑽進了時光的隧道。

「我就是在這圍屋裡出生、長大的。」李明華站在自己居住過的房間門口，嗅見了遙

遠又熟悉的氣息。陽光自頭頂的天空傾瀉下來，木門檻，鵝卵石迴廊，爬滿青苔的天井，吱吱呀呀的木閣樓，迂迴曲折的地下通道……熟悉的場景，熟悉的物事，裹挾著記憶洶湧而至——

爺爺是從里仁鎮的鴛鴦圍抱過來的。太奶奶二十多歲時，太爺爺出去當兵，再沒有回來。太奶奶就在這圍屋裡等啊，守啊，一直守到韶華已去。家裡沒有男人怎麼行，老太爺就把爺爺抱回來繼承了家業，延續了香火。

那時候，一同居住在圍屋裡的都是李姓同族親人，家禽家畜也在圍屋裡養著。一間和叔叔共有的廚房，後來被叔叔讓了出來。一日三餐，家家戶戶的炊煙幾乎同時升起，呼雞喚狗，吆兒喝女，割不斷的親情，熱氣騰騰的生活，有著說不盡的溫暖和安寧。

圍屋名叫沙壩圍，同大多數圍屋一樣，大門門額上題寫著醒目的圍名。背靠青山，建於清咸豐年間，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歷史，是贛南唯一一座有地下通道的圍屋。地下通道的牆上布滿槍眼，既用於防衛，又可做通風口。圍屋四周沒有村舍屋場，彷彿孤懸於世。住在圍屋裡的十幾戶人，便自成村落，圍屋也成了贛粵古驛道上的重要客棧。

李明華記得，每年春天洪水猛漲時，沙壩圍的老幼婦孺，便在圍屋大門前的坪壩裡坐著聊天，看大水。青壯年男人則守在濂江河岸，看河裡是否有柴、竹、木順水漂下來。先前，圍屋人不需要上山砍柴，每年光撿大水柴就足夠燒一年。運氣好的時候，還會撿到不少木

材，運到市場賣又是一筆經濟收入。

只是現在，圍屋空了。從前的親人悉數從這裡搬出，像脫了框的算盤珠子，各散西東。恰似李明華的心，在記憶滿溢之後，突然陷入一種更加遼闊的空。擡起頭來，看見一株小型灌木高高地立在圍門的青磚上，青枝綠葉。

其實，圍屋搬空後，也曾有過短暫的人氣。二〇〇九年，沙壩圍與深圳大芬村開展文化交流合作，將這裡開闢為油畫創作基地。圍屋的照壁上，至今仍殘留著深圳大芬畫家驛站的介紹。環圍屋一周，能看見每一間圍屋的門楣上，都掛著一塊刻有畫家名字的畫展牌。然而，幾年後合作方撤出，沙壩圍再一次陷入沉寂。

一次次，李明華在這方圓不足九百平方米的圍屋內踱著步子，望著那叢生的雜草，垮塌的屋簷，撫摸著斑駁的牆面，殘破的木樓梯，內心被無力左右的現實深深刺痛。

身為贛南圍屋營造技藝的省級非遺傳承人，這些年，他像推動巨石的西西弗斯，輾轉於龍南的一幢幢老舊圍屋之間。古建修復，是一場與時間的艱難纏鬥。二〇〇三年，曾為木工的李明華一腳跨進了古建修復這一行，從此再沒有離開。太平橋、關西新圍、西昌圍、烏石圍、燕翼圍、龍光圍、煙園圍、栗園圍……每一座被修復的圍屋，都留下了他精心打磨的痕跡。

相對於說，李明華更習慣於做。他的朋友圈久未更新，置頂的一條發表於二〇一九年

五月十六日。簡短而樸素的一句話，吐露出他的心聲：「我作為一個手藝人，能用自己學到的技藝，為家鄉出一點微不足道之力，也算是一種榮譽。」

沙壩圍，是他修復的第一座圍屋。政府和戶主共同分攤了修復的經費，按照房產證的份額，李明華擁有兩間房屋，出了一千元。那一年，他重新住進了沙壩圍。三個月的漫長日夜，他像一個耐心細緻的繡娘，一樺，一卯，一椽，一梁……將所有毀損的部分都織補得完好如初。

撤離沙壩圍的時候，他長舒了一口氣，彷彿消逝在圍屋裡的時光又活過來了。誰知道呢？十年之後，仍敵不過光陰侵蝕，人去樓空的現實。

在龍南，這樣的圍屋有三百多座。尚有人居住的，是極少數。那極少數裡，留下的也是垂暮的老人。還有一些，成了雞鴨禽畜的居所。幾乎每一天，都有門框在坍塌，樓面在腐朽，屋脊在傾頹，雕花門窗、刻字石板等珍貴文物在丟失。投入的人力物力總是有限，並不是每一座圍屋都能被幸運選中，餘下的，只能聽天由命。

最難過的，是修復後，又重陷衰朽。無人居住，無法利用，是一個解不開的死結。

他也曾一次次捫心自問，願意攜家帶口回歸圍屋生活嗎？然後下意識地搖搖頭，臉上浮現一絲苦笑。

退而求其次，他只能期望，沙壩圍能像關西圍、燕翼圍等大型圍屋那樣，打開圍門，

引資開發，讓更多人親見圍屋的神奇，體味那獨一無二的文化精髓。

最重要的，進入旅遊迴圈的圍屋，可以得到精心的日常維護，安然屹立於世。

二、圍屋最多的地方

龍南，地處江西省最南端。西元九五三年（南唐保大十一年），以縣治在龍頭山之南，定縣名為龍。二〇二二年撤縣設市，即今天的龍南市。境內山脈分明，河流密織。大大小小的村落繁衍於山水之間，構成了獨特的人文風貌，尤其是建築文化。

這裡，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千百年來，客家人攜帶著中原的文化和基因，從廣袤的平原上連根拔起，自北向南，一路開疆闢壤，建造屋宇，尋覓生存的空間。從臨時的茅草屋，到簡陋的土屋，再到堅固美觀的圍屋，功能一步步完善，構造愈來愈精巧，生活逐漸如魚得水。

無疑，客家人的遷徙史是一部漫長的血淚史。自初來乍到，終至根基穩固，客家人在扎根於斯的艱難過程中，經歷了太多的動盪和不安。頻仍的戰亂令他們心有餘悸，盜賊的滋擾使他們驚魂不定，原住居民的排擠讓他們忍辱負重……

他們只能一步步地後退，退進深山老林，退到無路可退。無路可退的最後，是絕處逢生，是奮起勃發。明清時期，龍南客家人以宗族為單位，在縱橫交錯的山坳之間，建築起

了堡壘式的家園——圍屋。

林徽因曾說：「建築是時代和環境的寫照。」圍屋亦如是。

那是客家人傾其所有營造的安身立命之所。建造一座完整的圍屋，短則五年、十年，長則幾十年。譬如關西新圍，從動工到竣工，前後耗時三十年，耗費白銀百萬餘兩。

一幢圍屋，就是一群血緣相近的客家人棲身的至美天堂。偌大的空間，是家園，是祠堂，也是堡壘。在這裡，同宗同脈的人們聚族而居，相互取暖，共同守護著來之不易的日月光陰。圍屋內房間眾多，功能分明，生活設施齊全。有臥室、廚房、大小廳堂，有水井、豬圈、雞窩、廁所、倉庫，有堅固的外牆、專設的砲樓、靈活的射擊孔，進可攻，退可守，形成一個自給自足、自得其樂、自我防禦的社會小群體。

關上圍門，屋裡屋外，彷彿兩個世界。

如果再往前追溯，早在唐代，與龍南相鄰的福建永定，便有功能和結構類似的堡壘式民居——客家土樓誕生。當這些神祕的建築被研究者發現，一步步深入其內部時，人們發現：無論圍屋還是土樓，均為贛閩粵客家人艱難生存，直至發展壯大的堅固物證，是客家人經歷一次次現實捶打，將生存主動權牢牢握在手中的偉大產物。

最後，他們在這片土地上站定，根莖發達，枝葉茂盛，成為當地最強大的民系，造就了人類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蹟。

至今，在龍南的鄉村陌野之間，還散落著幾百座各具特色的圍屋，存量占贛南客家圍屋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龍南圍屋涵蓋了客家圍屋所有的建築樣式，其中客家方型圍屋數量之多、風格之全、保存之完好，居全國之首。

龍南，因此被稱為世界圍屋之都。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以龍南圍屋為主體的贛南圍屋入選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獲得了通向世界文化遺產的入場券；二〇一四年十一月，贛南圍屋營造技藝被列入第四批國家級非遺名錄；二〇二一年七月，龍南客家圍屋登陸威尼斯國際建築雙年展，展期半年。來自世界各地的嘉賓和觀眾在《圍屋之變》主題系列作品前久久徘徊，聲聲讚嘆，盼望著有機會到中國龍南親自看一看。

某種意義上，當圍屋被珍視和保護，進入世界的視野，恰恰對應著這一建築藝術瑰寶逐漸消亡的事實。

四百多年過去，一些原本堅不可摧的圍屋正在一天天老去、傾頹，被族人遺棄。就像濂江河水年復一年向東流走，無法挽留。

龍南市原文物局長張賢忠曾參與圍屋普查工作，見證了圍屋一點點湮滅的過程。二〇〇六年，全市第一次普查尚存完整的圍屋三百七十六座，到二〇一七年七月第四次普查，只有兩百五十五座保存尚可，其中明代建造的圍屋僅剩七座。這意味著，短短的十年時間，

已有一百多座圍屋僅剩殘垣斷壁或不復存在。

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建築史上永遠的遺憾。畢竟，每一座圍屋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文化屬性、家族烙印，都是不可複製的寶物。

房屋需要人氣涵養，方可百年不敗。然而，這封閉或半封閉的居住環境，早已無法適應現代人的生活需求。至今，留守圍屋的人寥寥無幾。

一位仍在圍屋裡升起炊煙的老婆婆感慨地說：「以前，三層屋子都住滿了人，可是年輕人嫌窗戶小，光線不好，一個個搬出去住，不願回來了。」

是的，享受過現代舒適便捷生活的人，誰願意回到古老而原始的生存狀態？於是，幾百年風吹雨打去，多少圍屋被包圍，被蠶食，無人維護，最終消失於時間的巨大黑洞。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圍屋因為主人請的師傅不懂專業維修技術，將圍屋修成了四不像。

張賢忠無奈地說：「有時候，保護也成為一種破壞。」

三、鐘彥鵬，木工或泥工

一九五一年出生的鐘彥鵬，則在里仁鎮目睹過另一種破壞。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群喊著口號的人冲向圍屋，舉著大錘，一錘一錘重重地砸下

去。還有更激進的，抱來了炸藥。祠堂、祖牌、石雕、木刻……那些曾被族人引以為傲的祖產，在時勢的洪流中，失去了原本的神聖和光輝，變成要澈底拋棄的「四舊」與「封建迷信」，必欲除之而後快。

一些牆體轟然倒塌，一些物件七零八碎。場面亂哄哄的，沒有人敢上前阻止。圍屋破壞的程度，幾乎是一個地方民風善惡的晴雨錶。只有那些隱蔽於深山老林，與世隔絕的圍屋擁有難得的幸運。在瘋狂的人群周邊，在「打倒 X X」的口號周邊，鐘彥鵬悄悄地退至一邊，默默流淚。他心驚肉跳地聆聽著重重錘打的聲音，每一錘，都像砸在他的心上。

作為一名木工，一位圍屋建造和修復者，鐘彥鵬比任何人都懂得圍屋的珍貴，前人智慧的價值。「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寶貝啊。」今天，坐在茶桌前與我對話的他，仍感到痛心疾首。他眉頭輕擰，微閉了雙目，聲音低沉下來。能不難過嗎？那些圍屋，一窗一櫺，一樁一卯，都飽浸過他和師傅辛勤的汗水。

鐘彥鵬的木工生涯，也與那個時代不無關聯。他的父母，原本是龍南師範學校的老師，他們兄妹四人皆出生在縣城。如果命運按常理出牌，鐘彥鵬應該能接受完整的學校教育，成為一名知識分子，擁有一份無須下苦力的工作。可是，「文革」來了，不那麼明亮的成分出身，無法承受的痛楚磨難，將他們全家推向了故鄉里仁鎮。名為下放，實則是澈澈底底做了農民。無論如何，在老家有族人護著，可少吃些苦頭，保障生命安全。

一家六口，缺乏務農的本領，生存便成了第一要務。十六歲，鐘彥鵬輟學了，請生產隊出了一紙證明，去當木工學徒。他心有不甘，但又不得不接受時勢的安排。至少，學一門手藝，能減輕父母的負擔，自己掙一口飯吃。按當時的規矩，學徒不交學費，也沒有工資。師傅做到哪，學徒跟到哪。

學木工之前，他也考慮過許多行當。泥水工、剃頭匠、篾匠、廚師、屠夫……那個年代的鄉村少年，大多依著父母之命或機緣巧合，擇一而從之。而鐘彥鵬從小就喜歡玩木頭，不乏興趣的指引。最重要的，木工比其他行當更賺錢，又比寒耕暑耘更輕鬆，無風吹日曬之虞，無披星戴月之迫。

遇見師傅李美光，是不幸之中的幸運。李美光是當時全縣技術數一數二的木工，他手把手教給鐘彥鵬的，是全套傳統木工技藝。師傅做活計，無須一枚鐵釘，榫卯相合，天衣無縫。他的業務，並非打製木器用具，而是以圍屋和祠堂的木構件營造修復為主。師傅是一個嚴格的人，方位、尺寸、樣式，一絲不苟，完全以風水先生的設計為準，不會有絲毫出入。

剛入行，鐘彥鵬就被師傅帶進了圍屋。他們常常在一幢圍屋裡住下，一修，就是幾個月。在那裡，他感到身心安妥，每日的光陰，就像一對對排列整齊的木窗格，規律而莊重。這段經歷，為鐘彥鵬一生從事古建修復埋下了靈魂的種子。

十九歲，鐘彥鵬出師，開啟單幹的日子。那期間，恰好是圍屋被破壞得最厲害的時候。一個從圍屋和祠堂修建入行的木工，一時沒了生計。他靈機一動，改做泥水工。三年學徒，他常常和泥水匠共事，早已將他們的一招一式看在眼裡，記在心裡。自學起來，得心應手。「泥水比較簡單，有點文化基礎，知道點線面就會做了。」面對我的驚訝，鐘彥鵬倒了一杯功夫茶，不無得意地說：「圍屋不讓修，我就幫人建房子，做了十多年，生意很好。」

細緻，耐心，做工漂亮，鐘彥鵬在里仁鎮乃至整個龍南縣積攢下了相當不錯的人脈和信用。

就在鐘彥鵬如魚得水當著泥水工，以為一輩子就這麼過下去的時候，時勢又一次發生了巨大翻轉。

一九七六年，世界發生了多少大事啊：日本表示願與中國簽訂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約，美國隆重慶祝獨立二百週年，香港六合彩開始……。在中國，最大的事件莫過於——「文革」結束了。

每一個大事件的發生，最終幾乎都將映現到社會的神經末梢——老百姓身上。鐘彥鵬發現，找他修復圍屋的人漸漸多了起來。客家人對圍屋，有著血濃於水的情感。他們始終相信，圍屋和宗祠是祖宗留下的產業，是一個家族永久的風水場，年年歲歲，蔭護著子孫後代。

鐘彥鵬是歡喜的，又可以做回老本行了。修復圍屋，吃住全包，工價遠比做泥工高，憑他的技術，養活全家人不成問題，何樂而不為。

沒想到，這一做，就是一生。直到，同行的工匠們一個個「棄暗投明」，最後剩下他，日復一日，守著圍屋打轉轉，守成唯一的贛南圍屋營造技藝國家級非遺傳承人。

四、神祕的木工代碼

每一名工匠，幾乎都有過一段無奈的入行史。李明華亦然。

李明華是上過高中的，在里仁中學。從初中開始教他的班主任，為了讓他堅持到恢復高考，悄悄將他的年齡改小了兩歲。可是他堅持不下去了，父親生病，七個兄弟姊妹的大家庭，太多的困難等著他一起去扛。短短兩個月的高中生活，他就黯然離場。

「我愧對老師。」李明華說。他坐在一張長條凳上，清瘦、挺直，誠懇、少言，十多年過去，他的氣質和聲息越來越接近於一株良木。我們不知道，如果命運重來，人間會不會少了一位優秀的木工，多出一位大學生。

再後來，鎬礦招工，他原本有機會招進去的。可父母超生，又沒有去成。也許，做工，賺錢，貼補家用，是他唯一的宿命。

師傅吳洪海原是父親的師兄，李明華按照從前的習慣，仍叫他大伯。其實，李明華的

木工手藝，大多是師爺爺教的。師傅在村裡做會計，不被允許外出搞副業，李明華就在師傅家待著。師爺爺在家帶孩子，得空就教李明華做木工。有人上門請他們做嫁妝或訂製家具，師爺爺就一邊教，一邊放手讓他做。

師爺爺喜歡他，虛心誠懇，腦瓜子靈活，常常和四鄰八舍得意地誇讚，「我祖傳三代，沒帶過這麼好的徒弟。」一年後，李明華已經可以獨立帶徒了。彼時，他年方十六。

學木工，有大木和小木之分。小木精細複雜，大木相對簡單。小木做好了，大木就水到渠成。師爺爺教的做家具，是小木。師傅家具房子都做，是小木和大木結合。當然，也少不得泥工活。李明華學的，是最古老的傳統木工技藝，榫卯結構。傳統的老師傅，瞧不上打釘子的。李明華敲了敲我們圍坐的桌子，「這就是老款式，上上下下沒有一顆釘子。」

師傅有言：「第一學做人，第二學手藝。」木工是出門行走的人，得到業主的信任比什麼都重要。李明華就在全南縣的一個業主家收獲了信任和愛情——岳母家有五個如花似玉的待嫁女兒，在刨花和木屑激揚的清香裡，他和其中的一個對上了眼神，結成了良緣。

他將正廳的幾件舊家具指給我看，「這些結婚時的櫃子、櫥子，都是我自己打的。」半個世紀過去，家具表面的紅色油漆已然斑駁，但仍可見實木的結實，做工的精細與整體的堅固。尤其是，其間鑲嵌的木雕裝飾，梅蘭竹菊、龍鳳呈祥，雕刻得惟妙惟肖、精巧細膩。那時候，他並不知道，師爺爺教給他的傳統木工技藝，最終會成為少有人掌握的祕密。

二〇一八年一月，李明華被派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民居營造研修班學習。和他同班的，有建築設計專家，有雕刻彩繪藝術家，有大學教授。和他們相比，李明華不懂電腦繪圖，不懂3D列印，不懂全站測量儀，心中充滿了自卑。

有一天，故宮博物院古建修繕中心主任李永革為他們授課。他拿出了一份清代故宮的局部圖紙，要大家計算出面積。二十七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同學，除李明華外全都懵了。李明華舉手，走上講臺，輕輕鬆鬆寫出答案。他還貼心地將代碼與阿拉伯數字一一對應，讓大家都能看懂。

原來，圖紙上的尺寸代碼，和師爺爺祖傳的全國通用清代木工代碼一模一樣，李明華從小就熟記在心。（註：這份木工代碼即蘇州碼，從前建造故宮的工匠，大多是江南人，故使用的是代代相傳的蘇州碼。蘇州碼一到十的寫法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李永革教授見狀，微笑頷首。這古老的代碼，只有極少像李明華這樣的傳統老木工或老裁縫懂了。

一年的集中學習，李明華收穫了一份驕傲，也留下了落伍的喟嘆，「我要是年輕十歲就好了。小時候學的東西都能記住，現在的技術太先進了，學了也會很快忘記。」第一次，李明華將自己置於全國的建築設計平臺，看見了時代揚棄之無情，也更加體味到傳統的價

值。

他想起從前，每個村莊都有一兩個木匠，每個木匠師傅一年年都帶出了徒弟。圍繞在這一行當裡討生活的人，多如牛毛。可是現在呢？那些曾經和他一起拿著斧頭與墨斗，走鄉串戶的同行，大多已丟了老本行，改轅易轍了。

他又何嘗沒經受過考驗呢？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實木結構的房子慢慢就沒市場了。李明華去廣州的家具廠做木工，一位李姓同事拉他一起去開貨車。他說：「做木工累死累活，掙的錢少，還不如去開車，錢來得快。」猶豫的時候，他就想起老師傅常常念叨的箴言——外行生意不要做，內行生意不要丟。「師傅教的道理，很多是學校學不到的。」他擡起了清瘦的下巴，意味深長地說。

一次次外出打工，李明華做過家具，進過工程隊，修過隧道，建過機場，造過賓館酒店，始終沒有脫離木工和裝潢業。他總是隨身攜帶著陪伴了幾十年的木工工具：鉋子、鋸子、鑿子、木銼、錘子……他使用著它們，看護著它們，撫觸著它們，像一個慈愛的父親，將滿腔的熱忱傾注於自己心愛的孩子。

五、一份拒絕創新的事業

譬如大浪淘沙。時空移易中，許多人和事在路上漸漸散佚，歷經風雨淘洗留在原處的，

總是堅如磐石不離不棄的少數。

與其說鐘彥鵬和李明華選擇了圍屋，不如說圍屋選擇了他們。是的，熟練掌握傳統木工技藝，又懂泥工，還有誰比他們更適合圍屋修繕？

二〇一七年以來，贛南客家圍屋保護條例和搶救性保護維修方案接二連三地出臺，政府對圍屋修繕資金的投入也逐年增加。鐘彥鵬和李明華的工作便愈加接近於撲火隊員，緊鑼密鼓地四處奔赴。

鐘彥鵬是李明華的表叔。有很多年，他們只是循著自己的人生軌跡各自奔忙，並無太多交集。直到二〇〇三年，鐘彥鵬將李明華一把拽進了古建修復行業。他知道，像李明華這樣的人不多了。他還知道，李明華對沙壩圍有著無法割捨的感情。

幾十年的木工生涯，從青蔥少年到兒孫繞膝，他們的堅持早已不僅僅是為了謀生。正如李明華所言：「再長的命，錢也賺不完。」

他們持守著一份文物修復的理念：圍屋，只能修舊如舊，拒絕任何創新。尺寸，斷不可更改。配方，要按照老祖宗傳下來的。材料、數據和比例，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也不行。

他們還掌握著一個鮮為人知的神祕配方：將石灰、黃泥、沙子做為主料混和，加入適量的紅糖、蛋清、糯米漿，攪拌均勻，每天澆水使其發酵。如此浸泡半個月後，再將大小均勻的鵝卵石拌入其中，配以熬製好的桐油，一道完美的三合土材料便可用於圍屋牆體夯

築了。這時必須立即開工，切不可延誤時機。在一次次大錘的擊打和一聲聲號子的喊叫中，牆體被一寸寸擡高。最堅固厚實的圍屋外牆，可達一米多厚。

這是時間和人力的長久累積，需要技術，需要耐心，需要一股子堅持到底的勁頭。這土法夯築的牆體，無論時光如何流轉，只要不被人為損壞，將一直不開裂縫，固若金湯，用銅牆鐵壁來形容也不為過。

一切，都來自師傅們一代代的手口相傳。力學的原理，工藝的精湛，就蘊含在這不可更改的傳承之中。

古人的智慧多麼深邃，以致讓鐘彥鵬一次次感嘆，「從前的人真是聰明，比我們要聰明多了。」

譬如圍屋的排水系統，比現代的還要好。圍屋天井的下水道，連著主人家的池塘和田，正所謂「肥水不流外人田」。一口池塘，就是圍屋的淨化池。客家人在池塘裡養甲魚或別的什麼魚，讓它們一天天在下水道裡鑽進鑽出，溝渠便得到了疏通，排水便保證了順暢。

沒有圍屋圖紙時，鐘彥鵬和李明華就挖開舊基，找到老線路，根據原有的尺寸進行修復。每一幢圍屋，都出自風水先生的精心設計。從前的風水先生，還是高明的繪圖師。泥木工與風水先生，既相互合作，又各有分工。他們彼此尊重，互不僭越。

李明華自不懂得設計，但他懂得牢牢地守著老規矩做事。比如祠堂是圍屋的核心部位，代表著家族姓氏、祖上榮光，房梁、立柱等地方，絕不可隨意改動。更換主梁，要按民俗揀好日子動工。傳統風俗包含著太多講究，即便如龍南、全南、定南這些緊挨的客家縣市，也各有差別。按主家和風水先生的要求做，是一個匠人永恆的準則。

作為一名優秀的木工，他會遇到許多木雕件的修復。每一件雕花工藝，都藏著一份美好的期冀和寓意。至於為何是這種雕花，為何要如此搭配，他知道得並不詳盡。唯一能做的，就是憑藉精湛的手藝，照著原有的樣子，將雕花做得精美而細緻。

在這份守舊的事業裡，小聰明一點也使不上，使了就壞了。鐘彥鵬和李明華常常自嘲：「只有愚笨的人，才能在這一行做下去。」

每一道工序，都顯得漫長而低效。閉鎖的圍門、高高的門檻，使得所有的材料都必須肩挑人扛才能運進圍屋。艱辛的勞力付出，讓大多數人望而生畏，招募工人，是一日比一日難了。

從前，人們以耕種為主，在重負中尋求溫飽。如今，現代科技將多數人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比做木工輕鬆的職業比比皆是。時代的前行，五花八門的選擇，裹挾著人們匆匆的腳步。

在一幢正在修復的圍屋內，李明華帶著幾名工人更換一根椽梁。此時是清晨，圍屋內

的光線仍算不得明亮，地上、牆上的物品紛亂雜陳。他們需要小心翼翼地將屋頂的瓦片清開，瓦椽子撬開，再將笨重的舊橡梁慢慢放下來，又把新橡梁吊上去，安裝好，最後釘好瓦椽子，蓋好瓦。等到忙活完這些，直起身子看看天井，不覺天色已暗，一天的光陰就這樣悄悄溜走了。

每修復一座圍屋，李明華都要搬著鋪蓋卷住進去。這一住，少則幾個月，多則一兩年。一磚一瓦，一斗一拱，都要耐著性子一分一毫地磨。進去的時候，一屋子的骯髒破爛；離開的時候，是滿眼的清爽而乾淨。

然而一些老百姓卻並不買帳。當生存的危機遠去，他們想要的，良好的通風和採光，舒適的自來水和衛生間，現代的豪華吊頂裝潢……。

現實需求和文物保護，成為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一年一年，鐘彥鵬和李明華固守著不變的傳統，也承受著難以言說的委屈、孤獨與哀愁。

六、一條線連接著兩個世界

自二〇〇三年政府啟動圍屋修復，二十年過去，全市三百多座圍屋，僅修復了五十餘座。儘管二〇二二年加快了進度，一年便修繕了三十一座，但圍屋衰朽的速度和浩大繁複的修復工程量，仍然讓人感覺到時間的緊迫。

人的一生，有幾個二十年？一轉眼，鐘彥鵬七十二歲，李明華六十一歲（加上高中班主任為他改小的兩歲，其實他已經六十三歲）。即便眼下身子骨硬朗，誰也無法確知，他們還能再堅持多少年。

營造技藝的傳承，成為圍屋修復及保護最大的難點和痛點。

鐘彥鵬帶過好些個徒弟，這其中，有他的兒子和侄子。他曾經是想將這門技藝當成家族事業來傳承的，他帶著兩個年輕人，手把手地教，心貼心地傳。唯一沒料到的是，時代的變化竟如此之快，快到年輕人紛紛從傳統的手工藝行當中飛走，去追尋新的夢想。

侄子去政府部門當了一名司機，穿著筆挺的西裝，出入於城鄉機關。有時候鐘彥鵬工地上缺人手，想請他來幫忙，得到的回答幾乎都是沒時間。再往後，鐘彥鵬就不曾開過這個口了。兒子乘著改革的東風，創辦了企業，經營著自己的小家庭，與傳統的泥木工技術活漸行漸遠。

髒，累，苦，是他們逃離工地最實在的理由。是啊，那些老房子一拆開，經年的灰垢就撲簌簌地落，落得人一頭，一臉，一身，和著汗水，每一個毛孔都像有蟲子在蠕動。那種難受，只有親身體驗過的人才知道。

承建了圍屋修復工程的鐘彥鵬，常常為找不到人做事而著急上火。有的時候，第二天就要現場檢查，為了趕工期，需要整夜整夜地加班。請一個工人加晚班，工價六百元，不

然沒人做。

普通的建築都用上了現代機械施工，而圍屋修復，依然是純體力勞動。拆下來的廢料，一擔一擔地挑出圍門，需要使用的材料，一擔一擔地挑進圍門，挑上樓去。圍屋內部多為木結構，幾百年過去，一些木樓板和木架子腐朽腐爛，挑著重擔走在上面，一不小心，木頭斷裂，工人就會從兩三米的高處摔下。誰也不願意看到事故，可這樣的故事還是發生了好幾次。五十歲以下的工人可以買保險，五十歲以上的連保險都買不到。然而出現在圍屋修復工地上的身影，大多是兩鬢斑白，沒有其他謀生之道的中老年人。

每一天，鐘彥鵬都過得提心吊膽。

這些年，是李明華一直站在鐘彥鵬身邊，做他最信任的技術指導，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他像一只不停轉動的陀螺，管理、施工、技術、採購、預算、後勤，什麼都做。特別累的時候，他也動過離開的念頭，卻又一次次在矛盾掙扎中留下。

李明華帶過七個徒弟，無一例外都改行了。有的做生意，有的修車，有的開車。當生活條件變好，人們再也不用為錢而拚命了。更何況，他們改行後，賺的錢比做泥木工還要多。誰願意甘冒風險，一輩子和刀斧、墨斗、泥巴、灰土為伍？他的兩個兒子，沒有一個繼承了父業，眼看下一輩過上了輕鬆體面的日子，他能說什麼呢，唯有默默地祝福。

長期跟著李明華一起修繕圍屋的，是他師兄的一個徒弟，四十多歲，整個工地就數他

最年輕。李明華有意培養他接班，眼下活計不是很讓人滿意，只能慢慢來。如今，多數會做木工的不會做泥工，會做泥工的又不會做木工。便是木工，大多也只會使用工廠製好的現成板材拼接。一根原木怎麼砍，一把鉋子怎麼使，一對榫卯怎麼合，都需要長期的言傳身教和實踐摸索。

我一度天真地想，是否可以將圍屋營造技藝的要領描述記錄下來，做為固定的文字傳承，讓更多人學習。鐘彥鵬和李明華無不將頭搖得像撥浪鼓，「沒法講，講不清楚。只能到工地現場，做到哪，教到哪。」

前幾年，一家旅遊開發公司找上門來，請李明華去做工程總顧問。他們要在龍南建造仿古圍屋，內設酒店、演藝大廳，集小吃、觀光、民宿於一體，讓外地的遊客一站式體驗圍屋生活。

李明華卻不以為然，這樣的仿古圍屋，除了外觀和布局做成圍屋的樣子，其餘全部採用現代建築技術。在他心目中，任何仿製建築，都無法替代真正的傳統圍屋。客家人幾百年的滄桑記憶，綿延數代的殷殷鄉愁，豈是仿古圍屋所能承載？

無論何時，何地，面對何人，他總是實話實說：「看圍屋，還得去老圍。」

但是，誰又能阻擋時代前行的步伐呢？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的矛盾，從來就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答案。

偶爾，會有研究古建築的大學生找上門來，請教一些傳統技藝的細節，為畢業論文作準備。這其中，不乏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的研究生。李明華看著他們，像看著雨後新冒的春筍，眼裡淨是期待和慈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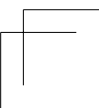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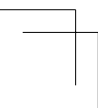
可是他又心知肚明，他和他們，終究是兩條道上的人。他們往更寬闊的天地越走越遠，而他則停留在原地，固守著被人們稱為老古董的東西，一天天老去。

他記得剛入行時，師爺爺拿出一個墨斗，雙方各執線於一端，輕輕一彈，一條直線落在木頭之上。閉上眼睛，那條又細又黑又長的線，總是浮現於腦海，彷彿連接著兩個幽深的世界。

評審短評

房慧真

此篇敘事平緩從容、娓娓道來，用字精省而不冗餘，沒有過多文學性的修飾。看似是寫一門手藝，其實是寫一個舊時代的消逝。曾有的緊密相繫的人情義理、集體圍居抵禦外敵的生存方式，在現代化、原子化的都市生活已銷聲匿跡。精進一門技藝猶如修「道」，靈光即將消逝的田園牧歌，在修繕老屋的匠心巧手中，拂開蒙塵黯淡，擦亮最後一絲微光。



優等獎
如果你問我在
收容所做志工
遇到過的死



About

馬尼尼為

作者簡介

馬來西亞華人，苟生臺北逾二十年。曾獲 OPENBOOK 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香港浸會大學華語駐校作家、鍾肇政文學獎散文正獎、打狗鳳邑文學獎、金鼎獎文學圖書獎、繪本《姐姐的空房子》獲選 THE BRAVE（波隆那拉加茲獎）100 Amazing Books、臺北文學獎年金獎類入圍等。每天最愛和阿美鬼混，也是動物收容所小小志工。

得獎感言

又有點力了，去收容所。很開心這樣的作品能獲得肯定。

報導文學·優等獎

如果你問我在收容所做志工遇到過的死

◎馬尼尼為

我是來報喪的，專門報喪的，沒有人喜歡的報喪。如果你問我在收容所做志工遇到過的死，我會仔細的講給你聽，第一隻、第二隻、第三隻、第四隻……會不會到第十隻我受不了，選擇遺忘，不，因為我是報喪的，我絕對會記下來，複述給一個一個想聽的人，你不想聽？我知道大家不想聽；但是我還是會記下來，我執意寫下來，因為裡面有人類的失誤，有人類的罪，你說不要講，那不關你的事。不，我找不到這關誰的事，既然都不關誰的事，那我更執意講出這樣的事。

第一次的死亡稍縱即逝。

某個沒有任何參觀民眾的冬雨日，一隻瘦弱貓被丟了進來，沒見過的。牠趴在我放的

貓抓板上，一動不動看起來不太妙，但也沒有辛苦的喘氣或外觀的不舒服。我沒去打擾牠，求個安靜吧，別的貓也沒有理會牠。

臨走前，不知為何我又走進了那間貓舍，順道去看看那隻貓，卻看到牠躺在貓砂盆裡。肚腹微弱起伏著，再仔細看，眼睛和嘴巴不自然的張開著，我蹲在那裡觀察這一切，後來才意識到我目睹了牠的死亡，接著那肚腹不動了、完全不動了。

那是在我很開始當志工的時候，當下沒有任何人，外面下著雨，我孤獨地在收容所見證了一隻貓的死亡，雖然不認識還是一股悲傷，當下為牠唸了心經。

當我回憶起這起死亡時，我完全不記得那隻貓的丁點外觀。我只知道牠的死亡浸在我身上。我知道了，從那之後我知道什麼是死了。

能對牠們好則好，因為牠們不會永遠在那裡。

第二次，貓舍三、在最顯眼的第一個籠位，看到一隻很瘦、有點髒髒的貓坐在籠門口。當時有位志工很愛幫貓擦擦，我就帶她去看，要不要幫牠擦擦？那貓很穩定，走出來不會爆衝，但當時那位清潔說，牠可能不好捉回喔！（言下之意是叫我們不要放，因為對工作人員而言，捉貓回去會花掉他們時間，能省則省。一隻一隻關好好在貓籠，外面還加了扣環，這是所內的秩序。）

我們還是讓牠出來一下，簡單擦擦，牠發出呼嚕聲，但聽起來又像氣管還是內臟的聲音，因為看起來無大恙，也因為清潔那句話，我們沒有讓牠走太久，又關回籠子。

隔兩天我去，沒見那隻老貓，那清潔說，昨天早上他來的時候就走了。

我心裡一驚，沒想到那是牠死前最後一次出來走，我應該給牠吃點好吃的，或者應該放心讓牠走一走。

那是第二次，我感到死亡來得太快，對這裡的貓，我今天能給一點好就是馬上給，明天在哪裡不知道。

當我回憶這起死亡時，那隻貓的樣子我完全不記得了，只有一種非常模糊的病態外觀；也因為有了這次經驗，半年後，我又看到那種病態，一樣坐在籠門口（推測是跳不上層板）、只能坐在貓砂盆旁邊，卡在一個箱子和貓砂盆中間（那就是一個籠子的底部了，全滿）。那天我沒時間讓牠出來看看，但是我拍到了一張照片，牠四隻腳爬在籠子上，我還沒看過有貓會這樣掛在籠上。

這間貓舍的清潔喜歡拍貓在這裡的怪態，他自己對貓的觀察興趣，比如他說母帶子的貓聽到外面狗吠聲，會叼起小貓在籠內繞圈圈；天冷時，貓捉了外面蓋籠的布把自己全身包起來連頭都不露；有隻貓把自己放進放水碗的圓形鋼圈內，坐在那裡像把自己罰自閉一樣。他也会觀察到有貓會等他換水時馬上嚐鮮，一定要喝到新的水；有些貓籠的水碗雖不

是放在底層，但總是變很髒像洗腳水一樣；有一隻公貓會把另一隻較小的公貓叼過去，幫牠舔毛、一起睡，貓也有同志嗎？

當時我覺得我這照片合他的興趣，就傳給他看。那週我去，加菜有剩，問他，有誰很餓的嗎？大乖乖啊。

誰是大乖乖？

你拍的那隻啊。

我瞬間明白。

牠的狀況很不好，他又補了句。

那籠的箱子上有血跡，那箱子明明我才換過沒多久。那是誰的血呢？看來看去都像是大乖乖的，雖然看不到傷口，但其他三隻都完美強壯。

血是從哪來的呢？我們在籠前看半天，可能是大乖乖被打、或是從牠嘴巴出來的血。

又一次加菜，大乖乖聞到食物，又在爬籠子，冷不防就在我面前，牠上面的牢友伸手用力一釘，打在大乖乖頭上。我斥責那位牢友，不可以！一位志工被我的聲音吸過來，看到大乖乖的狀況，她天真地說，牠這樣的老貓，不是應該去病房好好過晚年嗎？

病房？過晚年？沒位了吧，而且不吃才會去，牠還會吃、胃口很好！病房還一堆細菌！大乖乖後來沒有死在所內。我幫牠貼文求領養，牠被好心人接走，被非常好的照顧著。

如果沒有遇見那第二次的死亡，我不會留上這個心。

第三次，是一隻我認識、關照很久的貓，可現在我卻怎麼也想不起牠在所內的名字，是一個不太好叫的名字，貓狗一進所內先放在點交室，中午一點半點交——每隻動物發一張卡，工作人員在短時間內速速為牠們填上一個名字，方便辨識，通常也不太會改，就這樣一直叫下去，因為沒有人再有空去改，只有被領養出去後主人自己改。

你沒見識過這種沒感情、像流水線的命名，居然是活生生的動物吧。所以就算我後來想起了牠的名字，也不太想叫。

後來，牠在我記憶裡，只變成一個 c (cat) 的符號。

c 是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進所的，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七日死亡，是一個被關到死的案例。

志工群會有雞婆的志工每天看收容公告報告：誰誰被領養；但死亡是不報的，雞婆志工只報喜不報憂，有時她會報死亡，句子是：誰誰去當小天使了，然後有人會在下面按哭臉的回應，我厭倦他們的表現方式。

因為我在意 c，所以有留意一下雞婆志工有沒有報告牠的死。c 在所內很久，超過三、四年的都算長老級，他們不可能不認識；不過雞婆志工沒報牠的死，也沒有任何一位志工

發現牠的死、發現牠的消失。

我感到那種孤獨，是全世界沒有人在意牠的死的悲傷，可是牠在這裡住了快四年呀！

c 為什麼會沒人領養呢？牠身上具兩張爛牌，一張是「不親人」；一張是「愛滋貓」。有這兩張牌的貓幾乎都是這樣的命運。

我為什麼會留意到牠呢？一開始帶我們的志工 A 在 c 這籠示範親訓，c 當時體力還很好，聞到肉泥就在左右層板跳來跳去，伸手要抓肉泥；依那位親訓志工的話，牠出手你要立馬說，不可以！然後走開不給牠；但是連那位帶我們的志工，號稱貓行為學專業，她自己也沒搞定 c，還歸咎於貓，意思好像是說牠笨，學不會。

後來有新志工好像被 c 抓到流血，可能因為這兩件事我就注意到了 c。當時 c 是在舊址後貓舍的走道，走道本來是不該放籠的，但他們就是放了，因此很擠。我當時也不會每次去找牠，因為那裡真是太擠了，動不動工作人員要走要過，還會叫我們先不要在那裡（擋路），他們要放貓之類的。

牠在那個走道的籠子也關了有兩年多吧。二〇二二年八月，牠們是最後一批搬去中繼站的貓，牠在貓舍四最角落的籠，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會去偷加菜，給牠們吃罐頭加水，一人一點，我大概就餵牠那一排，原因很簡單，那排都是一樣是具兩張爛牌的貓。住很久、領養無望。

不知道什麼時候起，我發現牠有一種不尋常的動作，就是把碗放到牠面前，牠會跳開。跳開表示，別人有機會去吃了。大部分的貓很聰明，會先搶吃掉好料，自己的吃完，去吃別人的。我加的是自己的蒸雞肉，每一隻貓都很喜歡，獨獨c會跳開不吃。我心裡小納悶，也許牠不喜歡雞肉，我自己有一隻貓也是完全不碰的。

但因為很心疼牠，我去志工室挖了一個很普通的K牌貓罐，這我買過，家裡或外面顧的浪貓都沒有很喜歡，魚味的，我就拿去試，牠居然吃了。後來我自己去買了這種罐頭，專給牠吃。

到這個時候，看得出來牠變瘦了。可能是食欲變差，對所內的飼料也沒興趣了；或者是牠的食物就是被搶吃了。牠有一位牢友，是那種超級會搶食的貓，我如果要餵c，也要給牠，要讓牠出到籠外吃，最好是c在上層。

搶牠飯的黑貓，我講了三週，他們才把牠移走。可沒多久又補一隻進來，永遠都是高壓狀態。

這一年來做志工，我有過這樣的想法，每個月貼文，只幫一隻貓找家，因為知道真的不容易，貼多也沒用。可這一年來我對領養這件事很絕望，我只貼過一篇，就是c。內文寫了什麼，我也一點不記得了。志工群有自己的粉專，他們也會貼文，但沒有人會想過c；不過那也不重要，我觀察過他們的粉專，貼文很多，一次貼三隻；但幾乎沒有一隻貓

被領養，巧合被領養的，是自己來收容所看的民眾，不是看他們的貼文來的，他們貼的大多是親人貓，親人貓就是最容易被領養的。他們也不會關注像c這樣的貓，他們都是報喜不報憂型的，只報親人貓，這些不親人的、病弱的沒人關注。

可能也因為這種想法的分歧，我幾乎無法融入那批志工群。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自然就去關注這些領養無望的貓，能做什麼都好。給玩、給吃、喝肉泥水、給箱子、抓板、貓草。這些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既然無法離開籠子，我能給的刺激、能做的事還是有的。很奇怪的，其他志工完全沒有人留意到可以做這些，帶我們的志工只叫我們做親訓，他們就只做親訓，還是誤解的親訓。他們找的是已經親人的貓，不親人的貓還是一樣不親人，我發現志工中的種種問題，但沒有人覺得有問題。他們覺得有問題的人是我，因為我做的事和他們不一樣，他們寫貓評分表、貓觀察表我一點沒做，那些是沒用的紙上作業，可沒有人覺得那些沒用，他們樂而不疲，他們建立出一個、好像做了很多事、展示起來很全面的架構，但對領養完全沒幫助，好像只是他們自己心裡覺得，啊我做了這麼多、這麼努力推貓。

我自己的貼文也無效。貓要被領養真不容易，網路上太多了。

不管遇到哪位醫助，他們在餵食，我都會說，c會被搶，要留意。後來我寫了一張大卡放在c的籠位上：c會被搶、不吃雞味的。事實上他們也不會給牠們吃罐罐。

有一次，我的貓友特地拿了幾個紙箱給我，是某家罐頭公司設計的，把箱子黏回去，旁側他畫了一個圓形的虛線，切洞後就是一個貓屋。在這之前，我也會拿很多箱子去，但就是口朝上這樣放著，側開因為多了兩個動作，要有大膠帶把箱封回、要有美工刀切一個圓形。

因為我最心疼c，所以就優先把貓友給的那箱子放了進去。吃飯的時候，有一隻喜歡背朝人的貓會跑進去，此時也把碗放進去，不一會去把碗拿出來，吃光了！原來牠要在箱子裡吃才有安全感！要這樣側開洞的箱子！那瞬間我明白了，自己一直都放錯，對貓來說，有隱蔽的空間牠才會放鬆。

可是，一個籠也只能放得下一個箱子，有時也會看到c進去。我真沒想到牠會這麼快死，好像還停留在牠跳來跳去伸手要搶肉泥的樣子，但很快不到一年，牠已經沒有那麼激動了，倒不是親訓有效，而是牠身體內部的衰竭，有時看到剛來的貓大聲奮力的喵喵叫，一開籠就想出來，一年速速過去，牠安靜了。我看到這樣的貓就會有一股難過，只能對牠好一點。

不知道為什麼，至今我想起c仍會含淚，我從來沒有摸過牠，也沒有想要摸到牠，我自己也曾經有過錯的觀念，和那些志工一樣想去摸到貓，貓不需要馬上摸到，就是給牠吃的、給牠玩。那份遺憾只有我自己知道，二〇二三年五月二日，去時沒看到c。問清潔，

說c去病房了。

據更早的工作人員說（畢竟c在這裡四年），牠就是有時會不吃，也因為這樣送去病房多次。病房的意思是一個小小的鋼鐵籠，一隻貓可以一間，但沒有貓砂盆，只有一塊布。去那裡牠就不會被搶，可我也看不到牠了。清潔說，c是傲嬌。我第一次聽到傲嬌這個字用在收容所的貓身上，我知道不是，因為我有照顧過癌症狗的經驗，當時也會氣牠挑食，但事後反思，牠們不是挑食、不是傲嬌，是身體不舒服，要香一點的食物才有胃口。

當時以為，c就是舊病復發，去病房幾天清靜後就會回來，其實我也在想，牠或許是精神非常敏感，無法和多隻貓這樣擠在一起同住，牠會很焦慮不安。

我去時都會問一下有進出病房的工作人員，c好嗎？他們都說很好。真的，他們都這樣和我說，也許他們根本不知道是哪隻貓，只是託辭吧。如果他們說牠不好，真的，應該讓我進去看牠，我可以帶牠出來、照顧牠最後的時光。這就是我的遺憾。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七日。那天我有去，不過沒人告訴我，如果我當時知道的話，很可能會一下子無法做任何事。

第四次遇到的死。在被領養當天死亡。

一隻今年二月進所，六月底死亡的一隻黃白貓。淺橘色的，胸口和前腳是白的，很美，

大約一歲。外觀、歲數、性格都是領養機率大的貓。

我是在牠死亡後，才仔細看了牠的紀錄。當然，如果有人早一點留意到有什麼不尋常，或者是，牠更早一點被領養出去，牠不會死的。

牠在二月底進來，三月初紀錄感冒。三月底結紮，母的。

五月初感冒。六月底死亡。

五月初的感冒藥一直吃到六月多。我留意到的時候是六月初，牠沒有明顯的鼻水；但回頭想想，感冒藥吃了一個多月，牠的食欲如何、行動力如何，沒有人留意。牠老坐在同一個地方，大部分的貓都是如此，因為緊張一直縮在一個地方。牠雖然美，但卻是緊張型的，牠不會主動靠近人類，吃肉泥也都是緊張的。緊張貓在收容所非常不利，牠本身就緊張、加上這個環境令所有動物緊張，多隻貓同籠，就是一種壓迫，對貓非常不利。

那天我正在給全部的貓加一匙雞肉加一點罐頭，對牠們是很香、一週一次的大吃，清潔找我說有人要看貓。等我兩分鐘。一位二十出頭的女生想領養牠，但我卻發現牠胸部不正常的起伏，就是貓的喘、呼吸很困難的樣子，但臉部完全沒有異樣。我知道因為我有過一隻心臟病的貓，牠的呼吸就是這樣，因為心臟有問題，肺積水導致喘。那時有抽肺水、也吃藥。

當時剛好醫助餵完走過，我叫住了她，她說去叫醫生。兩位年輕的醫生來了，我對這

裡的醫生一直不太信任，他們看了並沒有說什麼，只說請醫助帶去診間看。醫助用洗衣袋抓了那隻貓，會回來嗎？會，看一下，不嚴重會回來。

後來醫助回來，說牠的狀況不太好，住進病房。我當時有拍她呼吸的起伏，依我這素人看，是應該馬上要緊急處理，我不知道牠去到病房有沒有任何藥物或吸氣支援。

等我回到家，把這段影片傳給是獸醫師的志工看，我知道她隔天會去，請她去病房關注一下這隻貓，我擔心他們沒有很好的醫療處理。

未料，下午她傳訊息來：昨天走了，說肺積水，也就是被捉去病房當天就走了。

當下我好悶，又有一股氣憤。牠就是一隻沒有獲得好好醫療照顧的貓，也可能是誤判感冒、可能是藥很爛、可能是沒吃到藥；牠那一籠有一隻很愛搶吃的貓，一直坐在牠旁邊。那天牠有吃一點，大部分被那隻黑貓搶走。牠還有吃啊，怎會晚上就走了？我一堆問號沒有人可以回答我。那些醫生會有愧疚感嗎？他們有巡籠嗎？還是每隻貓有一點不舒服都開感冒藥了事，沒有好好診斷？

但我很肯定的是，如果牠沒有被那些討厭貓的人抓進來，牠不會死。這裡壓力大、細菌病毒多，我回去都得馬上洗澡才摸自己的貓，怕把病毒帶回來。

就這樣死了一隻貓。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日進所，六月二十八日死亡。沒活過五個月。除了我，和那位志工，沒有其他人知道牠死了。全世界沒有一個人知道，更不會有人

在乎。一隻在原本要被領養那天死亡的貓；好在，那位女生有領養了一隻在所內超過一年的貓。但是，你知道嗎，因為我那天有摸牠、有這麼近距離接觸牠，而在可能沒幾個小時後接踵而來的死亡，我已經離得很近了。我無意間成為離牠的死亡最近的人類，我和牠說過話，你經歷過這種近嗎？和一個人今天剛見過面，隔天他就死了。你能沒有感受嗎？能說忘就忘嗎？

第五次。隔一週，我關注的另一籠，有一隻住了四年的貓、有一隻也很貪吃的玳瑁，還有一隻在這兩隻好動貓的影子下，幾乎沒有活動空間的全橘公貓，牠老是縮在最上層板角落。

牠是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進所，五月八日結育，七月四日死亡。活了兩個多月。死因永遠不明。牠在志工和民眾可以看到的時，就是像我上段說的狀況，在兩位貪吃大老的陰影下，有沒有吃到飯不知道，直到某次去發現那籠上只擺了兩個碗，牠不見了。牠不可能被領養的。問最近的清潔，說是好像有眼病，送去隔壁感冒病房，為什麼是送去感冒病房？去那裡豈不是被傳染？沒錯，收容所是很荒謬的，全部感冒貓放在上下兩層密閉空間裡。

牠的貓卡上沒有任何的疾病紀錄，連感冒和清潔說的眼病都沒有。

進病房約一週後死亡。清潔回憶有在病房看到牠。縮在那裡不吃不動，不像別的貓還會站起來轉來轉去。

你不會知道死因是什麼？進病房後他們做了什麼？牠不吃的話會做什麼？我心裡最近的想法是，他們不會做任何積極的救治，第一他們沒經驗、再來設備也不夠，他們不會給牠打營養針讓牠先度過難關，甚至有沒有給牠一塊布不會冷、不是那冰冷的金屬籠或鐵線籠我都不敢想，你說裡面的人沒同情心、不愛動物，也不是，動物太多了，他們會做的，只是基本的，放好飯、丟好藥，把碗推進籠子，甚至沒有觀察牠有沒有吃就轉頭走了。每天的工作人員都在變動、每天的餵食人員都不一樣，誰有辦法了解新進來貓的狀況。

醫助不需要任何經驗、不需要任何受訓就可以進來。一個帶一個。遇到會教的就好、遇到不會教、教錯的也是這樣下去。醫生也是流動率大，可能是這裡的設備太爛無法大展身手吧，一個想學東西的醫生不會留在這裡，這裡只會看到很多被誤醫死亡的案例。

所以我是來報喪的。報幾個小小的、沒有其他人知道的喪。那個叫「動物之家」的收容所，是很多動物的葬身之地，這不好大聲說。

第六次。

二〇二三年七月，當時我隨口問清潔，還有哪隻貓親人？毛哥。

約莫一週後，傳來毛哥的死訊。死因，腹膜炎。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一日進所，五月八日結育手術，五月二十八日眼部黴菌，七月五日死亡。

進所未滿三個月的親人貓，很快就會有家的。是眼部黴菌沒照顧好，導致免疫力下降，爆發的腹膜炎？沒有人知曉。

第七次。

友人從幼貓室領養了一隻不算太小的貓，回家後第二天發現牠打噴嚏，以為是一般感冒，因為牠在所內有感冒紀錄，隔天開始拉稀精神不振，送醫院快篩貓瘟陽性，那家醫院無住院服務，帶回家，打了十六家醫院沒人可收，後來找到了，送院隔天還是不治身亡。

據所內紀錄，七月十七日入所，在「貓隔離室」住了約兩週才進到幼貓室，就是民眾可參觀的空間。所謂的貓隔離室，其實完全相反，是「貓傳染室」，會中貓瘟就是因為住過貓隔離室。

貓隔離室是一個長形密閉空間，左右兩邊都放了兩排上下鐵籠，雖是單隻單隻，但籠子全部黏在一起，我第一次進到這個空間就感到不適，這麼狹小，工作人員在精神上、實

實際上都不做好事。資深志工也多次請所方改善、更換貓隔離室，卻完全沒有動靜。

這樣的死亡案其實每天都在發生。進所不到一個月死亡。真正呼應「這不是「shelter」，是送葬所。有時候是幸或不幸被人領養出後病發；有時就是被所內清潔收屍去冰庫。

我後來，不會去看收容公告看誰走了。誰喜歡報喪呢？在那些沒有存在過的喪禮中，那些來了、受苦、離世，沒有人關注過的動物中，我卻感到自己的方向越來越清楚了。每一隻人類的手，可以照顧幾隻動物呢？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雙手可以做很多事，我身為人類的頭腦可以把這些推得無限大。

對志工而言，會有送領養的喜悅、以及認識動物死亡的沉重。恰恰相反，我覺得支撐我的是那些深厚無比的死亡。我留下來，是為了避免、能帶出去、帶多少、減去一些遺憾，一隻也好，減去遺憾是我的動力。那群志工好發送養後民眾傳來的照片，大家為此歡呼叫好。我從不在意這個，養得好，那是別人的事了，那是領養人的用心，和我無關；但這是一個報喜不報憂、碰好不碰病的世界，我只能成為獨行者。

後來，我更仔細觀察了收容所命案的原因：

一、被搶食。

剛進去的貓大部分處在緊張恐懼狀態，碗推到前面都不吃。要是籠子裡出現一隻貪食貓，牠的食物會被馬上吃掉。我試過再放一碗到新貓面前，還是被吃掉；我試過放第三次，我實在也無能為力了。牠自己不吃、餓久了，掉入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的惡性循環中，所內貓數多、病毒也多，真的染病了，又有沒有確實吃到藥，還是藥也被吃掉。

新進貓應該安置在獨籠，可是進來的真的太多了，親眼見過所方新闢一空閒安置新進貓，二十幾個大籠，一籠放一隻，不到半個月滿了、不到一個月又打回原形，把新貓混到舊籠裡。手術結紮完的貓也是這樣丟到一個有至少兩到三隻貓的大籠，手術後要是又沒吃到飯，那又掉入免疫力下降、生病的惡性循環中。

我見過一隻超兇，其實是超級緊張的黑貓，我留意到牠是因為牠不吃。見牠肚腹有剃毛想說是不是手術後的問題，結果一看貓卡，結紮過兩個禮拜了！還是不吃，牠是怎麼活過來的！我那天有加雞肉、罐頭，每隻貓都吃了，不吃的貓一巡就會很明顯，其實被別人吃掉也看不出來，只看到每個碗空。我從我的糧食箱裡拿出一包貓餅乾，放了一些，牠極度緊張，我手放碗進去會被打，碗推到牠面前牠會跳開，牠也是會被搶食的。好在那次牠在我面前吃了貓餅乾；我順勢又弄了肉泥加水，牠也吃了；第三次我要拿碗，牠打了我！

像這樣的貓要給好吃的、要顧牠吃，一個人顧一隻貓吃就要至少五到十分鐘的耐性。工作人員根本不會這樣做，他們放完，有些還用丟的，怕被抓。放完轉頭就走。工作完就了事，太多隻貓了。

二、感冒沒地方隔離，小病致死。

要在所內貓的貓卡上找到一隻沒有 F R V 感冒紀錄的簡直很難，每天都有貓在掛鼻涕、打噴嚏的一堆。很自然，四隻貓一籠，喝同一碗水，吸一樣的空气，有一隻感冒了，繼續留在那裡傳給別人；要到吃不下被發現才會被帶去病房。

感冒不吃就掉入「被搶食」的惡性循環中。這也是為什麼光是一個月我就看到了兩隻進來不到半年，疑似感冒致死的新進貓，我沒看到的呢？肯定還有。

三、沒有機會被領養，被關到死。

收容所有兩間半的病房，一間是長期住戶，比如腎衰、口炎這類好不了的長期病；一間是呼吸道疾病，我進到那裡的第一個問題是，那不是互相傳染？沒錯的，嚴重感冒到吃不下會放在這裡，但是交叉感染的機會也很大，還有半間是癱瘓貓。這裡超過五十隻貓，過半數進去後再沒出來過，這裡連志工都禁入；更何況民眾，沒有人會看到牠們，自然也

不可能被領養。

四、沒有妥善醫療，這裡不是動物醫院。

這裡有獸醫師輪班，但卻只是打疫苗、應急、治標之類的；這裡的藥也是一般般，不會太好的；醫助餵藥，也不一定有責任心，常看到把藥粉撒在上面了事，沒有混進肉泥，貓一聞到藥根本沒吃。餵食人員每天都在換，誰有辦法了解到個別貓的狀況呢？他們只是在工作，有做就是。醫療設備不足、設備老舊、獸醫師汰換率高。

比如，所內不會治療口炎（凡口腔病簡稱口炎），也就是放著讓牠們這樣可以吃就吃、不吃再開類固醇、再無法吃就打類固醇針，都是治表面的；外面治口炎會洗牙拔牙讓牠舒服些，也有更好的口炎藥。但所內沒有口腔X光、洗牙、拔牙設備，連X光機都是二十年前的；若有急迫性的醫療需求，他們會送去外面所方有配合的急傷醫院，但口炎是慢性病，所以不會送醫。

以上是一個浸泡在裡面總時數不可能多過工作人員的志工的觀察，看起來也非無解。關鍵是上位者以籠子來安置貓狗，籠子的作用只能是暫時的，但在這裡卻為了方便變成永久的，這裡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長久收容的動物，越集越多，前面的就越來越慘，住越久反而越不容易出去，因為大多開始病，或精神上的緊張，沒有被好好照顧，外觀也越來越

髒；有人會說，至少不會在外面流浪找不到吃、被車撞；但仔細看住超過兩年的貓，肝指數高、吃了沒地方活動；耳朵髒，耳蟬、皮膚病長期不會好，想想看，窩在那裡一動不動一年、兩年、三年、四年……。

如果你問我在收容所遇到過的荒謬事，那更多了。比起死亡，我有時會懷疑記錄的必需要；但可供君見識工作人員道德之死。比如，遇到大學生群準時早上十點急匆匆報到來做義工，公務員卻拿幾個信封請他們貼地址，他們很快做完了；接著從早上到中午到下午再也沒事，一群人坐在會議室各滑手機。

有人會問，叫大學生來做志工不是很好嗎？省點力氣，他們只會叫你做無關痛癢的打雜。

詢問公務員，回覆說：不可能讓他們遛狗，太危險。簡簡單單一句否定，他們根本不想用心。

身為志工，我會很珍惜每一個進到這裡的人和動物接觸的機會，一旦知道了某隻狗的名字，你不會忘記牠。而進到這裡所謂服務的大學生，他們已經是成人了，而且不是來單次，是會來好幾週，這樣的時間，已經足夠他們去牽出一些好帶的狗。沒有難度的狗還蠻多的，也很需要被遛。

比如那些因為棄養被罰一小時勞作的人，公務員拿一塊布叫他擦大廳布告欄，還說，累了可以休息。

擦大廳布告欄？！不用五分鐘，那人坐在椅子上發呆，東晃西晃，一個小時過去，完事。

比如有一隻貓要再確認性別，要花兩個人力（因為他們都沒有經驗），用一個捕捉網，花十分鐘以上抓去給獸醫看又送回來，來回這樣搞至少二十分鐘不見。因為獸醫就是要坐在那裡等，不能親自走到貓舍去，這種小問題醫生就不能變通一下。

比如，一隻被退回來的貓，櫃檯先把貓從飼主籠提去點交室。十分鐘後我看到醫助用捕捉網提著那隻貓，放回牠原本的籠。等我要離開時，怎麼有人還在貓舍，又是那位醫助，用網在拚命撈那隻貓，撈得很不順利，全部的貓都在驚嚇狀態，怎了？牠是愛滋貓。原來是放錯了。好不容易撈到了，過程中一定很暴力。接著送去愛滋貓房。你知道嗎？其實可以從飼主籠直接過到牠要去的籠，不用這樣折騰貓和人。（我了解是程序問題，但是沒有人仔細想過可以怎樣讓大家都輕鬆一點也不會傷害到動物。）接著，餵飯時間過了，沒有人想到要給牠一碗。我拿去的。

比如，來一個退養（領養一個月內可以退）貓的人，櫃檯三五句就說，好！我幫你辦，這邊坐；但是，領養程序，可比退養花至少多一個小時！還問東問西！這不是很荒謬嗎？退養比領養好辦！二〇二三年八月一日起，領養程序又上一層，必須上線上課一小時；反觀退養，飼主面對的壓力幾乎是零。

比如，來一個沒腦的、就這樣提一個貓籠，一包牠的飼料就想把貓丟到收容所。櫃檯給一張文件、說明程序，不到三分鐘，飼主離開。沒有人、沒有人、幫忙說明一下貓入所後的居住環境、進來後的命運列舉等等；飼主一句，貓有攻擊性，也沒有人能夠協助他一下，教他一些方法。他們就是完成「工作」，那些是多講的所以他們不會講，他們只是像機器人一樣，要棄養是嗎？先一、二、三，完成。沒有別的了。

比如，所內死不肯採購貓罐頭，並使用單一種市面上沒有販售的飼料。這家飼料沒有在別的通路上出現；它的成分寫得很完美，狗的寫：本產品採用國外進口原料；貓的：上選雞肉、魚肉、玉米粉、動物性脂肪（雞油、魚粉、大豆油）、亞麻粉、牛磺酸、維生素（A、D、E、B1、B6、B12、生物素、膽鹼、菸鹼酸、葉酸、泛酸）、多種礦物質（硒、

鐵、銅、碘、鋅、鎂）。可是我聞一點味道也沒有，飼料都會有香味，這所方飼料一丁點味道都沒有，跟石頭一樣。

我是去了收容所半年以上才留意到這種飼料的名字，首先是在某貓卡上發現註明，「不吃可貝兒」。後來問志工組長，她說外面愛媽有說過，有人每隔一陣就會拿一些這種濕糧包給他，貓都不吃。也有給臺南的貓吃（我不知道為什麼是臺南），第一次有吃，第二天就不吃了。

可貝兒到底是什麼？不會是它專供給臺灣收容所就足以生存吧。這裡就有一千隻貓狗。飼料的成分到底真假，有沒有人去查證過呢？所方為病房貓、無法吃硬的飼料、及餵藥所需者，採購的是可貝兒的濕糧包——品名：純肉貓主食餐包。成分：雞肉、鮪魚、鰹魚、雞肝、魚油（富含OMEGA-3）、蒟蒻（為什麼有蒟蒻？）、牛磺酸、離胺酸、碳酸鈣、水解蛋白、水分、綜合維他命、綜合礦物質；可是，完全不像！那個質感、味道就是很不對。我看到醫助每天開可貝兒都一股噁心，而且他們還會加很多的水稀釋，有一次我幫用，一用就更覺不對，它的黏稠度很強，用湯匙舀都會黏糊在上面，我還真沒見過這樣的濕糧包。那連一般貓都不想吃了，生病的貓怎會吃呢？那要怎麼餵藥呢？

常常在他們放飯後走一圈，碗裡那堆可貝兒，他們給幼貓的，通常沒動；剛來的很餓的可能會吃，久了沒貓要吃。以我對收容所貓的了解，志工們家裡貓不吃的罐頭，口味單

純，無添加物的，拿到所內，沒有不吃的。那不吃的，究竟是什麼？

我向所方多次反映飼料和應該採買罐頭事宜，除了健康與人道因素（不可能叫人一年到頭都吃一樣的東西吧，而且牠們被限制活動了，更應該吃多元些），但所方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因為，在他們的立場，他們要做的很單純，就是買飼料和泥狀食，這兩樣都有了，他們不會想到動物的感受、不會去視察動物吃不吃、實際餵藥有沒有吃到。不管貓的狗的，罐頭一直都是志工在募。

一直都是。我募到對各類罐頭成精了。貓的分紅肉、白肉、主食罐。紅肉最便宜，就是魚類的；白肉最香，是雞肉類；主食罐沒白肉香，但有營養。

等我募到了，會拿去備食區給醫助用。他們卻捨不得用。好像給貓吃太好不行一樣，怕養成牠們的挑食、怕牠們拉肚子……，各種庸人之擾。因此，我只能在自己有去的時候用，就算開了十幾個，每隻貓也只分到半匙，牠們那天會很開心。

比如，我先是幫一般貓區募了貓抓板，接著想到了病房，那小小的鐵籠更應該給牠們抒壓，於是特別買了最小的貓抓板，因為籠子小、連貓砂盆都放不下，第一次，我買了一百片，當時有位我認識的獸醫師在裡面，她有幫我放，後來過了一年，我瞄見籠內已經沒有貓抓板。於是我又下單了七十片。到貨後馬上拿了一大疊去病房，在門口交給一位醫

助。說，還有一箱要全部搬去嗎？

後來那位醫助神色有異的來和我說，某某（他們的頭），說不用拿去，要用他們會自己來拿。

隔一週我經過病房，瞄到那一大疊貓抓板完好無缺被放在地上。她們沒幫忙放。因為志工禁止進入，我心裡一股氣。為什麼就不能對貓好一點呢？為什麼不幫忙放一下呢？好像病房是她在管的，就像社區警衛也常會以為自己掌控了什麼一樣，動不動想對志工下馬威，你不要想管這裡的事，不能進來！

他們就沒想到，我們要合作！大家都是來這裡幫忙動物的。

比如，有一次我自己貼文幫貓找家，找到了，也有貴人願意醫療資助一兩隻貓、保母貓出去就醫，只要出去就有機會（被領養），因為保母貓需要督導簽名批准，我非常有禮貌的提前告知她；後來老志工對我耳語，說督導問她，我怎會知道那些貓？（因為那是病房貓。）

她又小聲地說：督導有說……不要貼文……

（這些人！真的好奇怪！他們不是為貓好，而是面子問題！）

他們認為我都把收容所寫爛，我心裡雪亮，我沒有寫爛，那是事實。

她又小聲地說：像「坐牢」、「送去病房暗無天日」、「病毒一堆」這些字不要……病房頭頭也非常不滿我的貼文，還請老志工傳話給我，要寫的話，不要寫不好的東西。（收容所對志工有一個規定，禁止擅自貼文，得經過上面同意；他們是可以捉我記點之類的；那如果明明是有助於所內動物的事呢？）

最後，我已經講了那麼多、我親身經歷的、在收容所做志工遇到過的死。包含動物的死、人腦的死、人心的死。當然，他們規定志工不能對外公開服務期間看到、知道的事，要把志工的嘴先封死，我這樣被捉到會被剔除的。不過，我是一個寫作者，他們封不住我的筆。

太陽，我還有很多問題，收容所死掉的動物骨灰在哪裡？

那不是一個公開的地方，老志工小聲說。

沒有人知道。

評審短評

房思真

月球的亮面恆常是滿街的寵物美容用品店，街上推著走的「嬰兒車」常常名不符實，往裡一望，車裡安坐的不是嬰兒，而是被寵愛的狗兒子貓女兒。

菩薩不低眉，而是睜眼怒視，以一種地獄遊記的沉浸式效果，帶我們看見那不堪逼視的月球暗面：動物收容所的殘酷真相。作者過於主觀性，甚至是「怨毒著書」的寫作方式，缺少報導應有的多元視角，是明顯的缺點，然而這樣的真相急需被踏查、被重視。此篇難得可貴地在描寫現狀之外，提出尖銳的批評，有著衝撞的勇氣。

報導文學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三日（五）上午十時半至十二時半

會議地點：桃園市立圖書館新總館六樓多功能教室

決審委員：房慧真・張娟芬・陳銘礪（依姓名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

會議記錄：李偉涵

會議開始，由文訊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報告二〇二三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報導文學收件情況，本屆共收到來稿三十九件，經初審後共有三十五件作品進入複審，由複審委員向鴻全、李桐豪、陳昭如評選出十六件進入決審。決審委員房慧真、張娟芬推舉陳銘礪為主席。本屆報導文學需選出四個獎額，首獎一名、評審獎一名、優等獎兩名。

房慧真：在閱讀這一批作品時，以巴戰事開打，我不禁有一種感觸——臺灣是否在承平時代安逸太久了？在這些作品中，我只看到描寫，報導成分卻偏少，而勇於衝撞、批判現有體制的，嚴格來說只有一篇，我認為這是一個滿大的警訊。當然，這一次題材算是多元的，農業、家族、歷史、白色恐怖、科學園區土地徵收案、海洋救援、礦工生活、神豬祭祀等等都有，只是很可惜，作者大多只停留在表面的描繪，而沒有更深入的挖掘，不少作品更偏向遊記、抒情散文、家族回憶史的類型，但報導文學應該要更具批判性。另外，視角、立場也必須透過多方採訪才可以紛陳並列，讓論述更具說服力。我認為本屆作品在這方面還有待加強。

張娟芬：報導文學可分成兩個元素：報導與文學。就文學而言，它是一種非虛構寫作，但不同於日記或筆記，它也必須注重文學上的美感；但在本屆中，這樣的作品較為少見。至於報導，寫作者應著重於該議題是否有與讀者溝通的價值，也就是說，優秀的報導文學必須有能力讓讀者為此感到興趣，並提供橋樑的作用，引領他們認識該議題的知識與情感。總的來說，我的看法與房老師相同，這次的作品選題不錯，但大多為單一視角，不夠深入，或是有些篇章立意良好，但寫作能力還有待進步。

陳銘礪：我也同意兩位老師的看法，或許日後可以建議主辦單位，在徵文期間開辦文學講

座，為寫作者提供更多書寫報導文學的方向。這次的參賽作品，在本質上好像更趨向散文書寫，而偏離報導文學的價值核心，就連題目的訂立都太過文學性了。而事件的選題也沒有出現新的東西，探討的深度亦不足，比如礦工這個題材，過去便見過不少，但這次的參賽作似乎只停留在我們已知的面向上，沒有更嶄新的發掘，有點可惜。話雖如此，我還是有看到個人很喜歡的作品，可以看出作者在歷史文獻、現地勘查、親身採訪等都做得面面俱到，稍後再與兩位老師一起討論。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決議首輪投票一人圈選四篇作品，不分名次，依得票數依高低排列如下：

三票作品

〈擱淺之後〉（房慧真、張娟芬、陳銘礪）

二票作品

〈良匠在茲〉（房慧真、陳銘礪）

〈被日本遺忘卻記得臺灣的小島——與那國島〉（張娟芬、陳銘礪）

一票作品

〈跨越高牆——林絲緞獨舞〉（張娟芬）

〈「警察廟」由來〉（房慧真）

〈從粉間到科技園區〉（陳銘礪）

〈如果你問我在收容所做志工遇到過的死〉（房慧真）

〈被消失的聲音——談布農語母音 e 和 o〉（張娟芬）

○票作品

〈金色羽毛〉

〈桃園樓〉

〈早春的櫻花〉

〈我的礦工爸爸礦工媽媽〉

〈趴臥噓聲與掌聲中的神豬〉

〈鍵盤上的文學風雲——喜菡文學網的故事〉

〈安多筆記 再見T村〉

〈我的父親——建築業與漁業、工地與海港〉

經評審決議，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並可斟酌是否保留一票作品進入第二輪評選。

◎一票作品討論

〈跨越高牆——林絲緞獨舞〉

張娟芬：這篇是我投的。這篇的優點是文字流暢，我也肯定其結構與寫作技巧。而且他從性別的角度，隨著敘述進展，又繼續延伸到白色恐怖等等議題，比單線敘述豐富。可惜作品中所提的事情，我大概都是知道的，作者沒有再挖掘出更不一樣的林絲緞。但我也擔心這是我觀點問題，或許林絲緞的故事對一般讀者來說仍是陌生的。若是如此，我認為這篇仍有其意義。

房慧真：林絲緞與李哲洋夫婦，都是很值得書寫的故事，但我認為作者沒有賦予作品一個可以一以貫之的明顯主軸，筆力較無法撐起這個精彩的題材。另外，文中資訊顯得碎片化，不必要的修辭有點多，閱讀會有種被打斷的感覺。

〈「警察廟」由來〉

房慧真：很多書寫新手不知道要去哪裡找題材，我認為警察局就是一個很好的故事集散地，警察可說是第一線的人類學家。這篇作品從地方的鄉野傳說出發，爬梳歷史、掌故與人情，是一個滿好的地方誌書寫。歷史的時間軸部分，橫跨的時間非常久，從日治時期到八、九〇年代，事件從綁架到賭博都有，相當豐富，可惜到最後警察廟的主線不見了。這篇雖然沒有符合報導文學的規格，但仍是好看的作品。

陳銘礪：警察廟真的很特別，作者寫出了一個有趣、幽默的故事，雖然提到很多民俗與鬼怪，但也不會恐怖或獵奇，頗有意思。

張娟芬：我同意兩位老師的看法，這是一個吸引人的主題，但有一點疑慮要注意。很多節目都喜歡找前任警察或檢察官談他們曾經手過的案件，敘事手法往往誇大，有點自我造神的嫌疑。再加上作者在這裡把神鬼都寫進去了，若是以鄉野傳奇來看，這麼做問題不大，但是實際上，冤獄常常就是這樣造成的，因此不能不令人警鈴大作。作者寫二〇〇五年的綁架案，六個綁匪都被處死，時間距離現在並沒有很久，應該很容易查證，而事實上並沒有這樣的事情。作者也提到這個案件「臺灣沒有司法管轄權」，這也是很明顯的錯誤，綁架發生在臺灣，臺灣當然有司法管

轄權，如果沒有管轄權的話，怎麼把人判刑呢？報導文學是非虛構寫作，有時候受訪者的說辭並不可靠，作者需要具備敏感度，並且做到查證的工作。

〈從粉間到科技園區〉

陳銘礪：我去年似乎有讀過這篇作品，不過這次的寫作角度好像不同。這次的內容偏向考古，寫得很仔細，只是調性有點太冷，不容易提起讀者閱讀的興趣。

房慧真：我倒是覺得寫粉間的部分滿有趣的，但裡面的論述是否完全符合現狀？我不大相信徵收土地的過程都沒有傷害，如果要觸及徵收的議題，其中的公平正義與程序問題才是要大書特書的部分。可惜作者寫得太平滑、太輕而易舉了，讀起來更像一份宣傳的公關稿，而非報導。我肯定作者的選題，但作品的態度不夠，可惜了一點。

〈如果你問我在收容所做志工遇到過的死〉

房慧真：我好像也看過其它類似主題的文章，我推測這應是系列寫作。毛小孩商機當道，但作者揭開了月球的暗面，寫出了寵物集中營與地獄。雖然在規格上來說，作者的視角過度集中於自我，主觀性意識太強，不太像報導文學，但因為作者長期蹲

點，在現場目睹動物收容所的淒慘現狀，為讀者帶來VR般的沉浸式感受，這一點相當可貴。我很希望這樣的作品可以被更多人看見，讓這些飼主知道自己的毛小孩被送入的不是收容所，而是一個地獄。

陳銘礪：我同意作者的立意，但我認為一直在抱怨是他的敗筆。當然，作者只是一名志工，他只能提出問題，然而既然已在這裡蹲點這麼久了，我還是會期待看到他提出自己的想法來設法解決災難，可惜終究沒有。

張娟芬：在情感上，這篇無疑是最強烈的，第一段開頭寫得很好，確實有吸引到我。可惜就像兩位老師說的，不符合我一開始說的報導文學規格。當然，也不是一定只能有一個標準寫法，如果作者的感受能更沉澱的話，或許會是一篇打破界限的作品。不過閱讀的感覺有一點單面，讀到結束的時候有點期待落空的感覺，可能是需要一點昇華或轉折會比較好。

〈被消失的聲音——談布農語母音e和o〉

張娟芬：這個主題若能運用語音來表現，或許更理想。如果只能以文字論述，那它能做的「溝通」就很有限制了。比起作者要表達的主旨，我反而覺得人物的部分更鮮明。

陳銘礪：這更像是一篇語言系的論文。解說布農族的語言問題，好像與報導文學相隔遙遠。

◎兩票作品討論

〈良匠在茲〉

房慧真：這篇寫的是一門圍屋的手藝，進而帶出了一個時代的逝去。敘述中規中矩、四平八穩，我滿喜歡作者精省的用字，不會過度修辭，內容也不枯燥無聊，偶有亮點。但正因為太平鋪直敘，看到最後沒有太意外的驚喜，建議作者的收尾可更具影像感，或讓兩個人物穿插地登臺，而不是分成壁壘分明的兩塊。

陳銘礪：我同意房老師的看法，這篇頗為沉穩，文字也流暢，點出了客家的圍屋文化與歷史特徵，也介紹了其中的建築美學，具備報導文學應有的基本要素。

張娟芬：可惜沒有什麼情節、故事發生，便順順地結束了。

〈被日本遺忘卻記得臺灣的小島——與那國島〉

張娟芬：這篇作品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作者的主題談得很大，讓我很驚喜又期待。作者透過這座和臺灣最靠近的與那國島，寫出臺灣、日本與中國之間微妙的關係，看似是一個很大的框架，但作者在報導的過程中，填充了很多小人物與人情世故的

情節，報導視角也不會流於單一，呈現方式更不會教條化，而是以平和的態度進行訪談與觀察。且和〈良匠在茲〉對比，會讓人覺得這當中是有故事與情節在進展的，同時新的觀點也會被拋出來梳理，這讓我有一步步在往前走的感覺，也能引領我多角度地思考。我對這篇有很高的評價。

陳銘礪：我也相當欣賞這一篇，完全贊同張老師的看法，高信疆先生教導我們的報導文學特點，作者都有做到。本以為作者只是單純聚焦在這個島上的歷史風土，但他把臺灣、中國乃至國際都連結起來，整個書寫視野都開闊完整了，這些都是我們在閱讀臺灣日治史或日本史時不會看到的內容。總之，這篇的缺點最少，文化歷史的爬梳不但脈絡清晰，作者也親自到現地採訪，更提及近期時事如游錫堃在今年七月登島一事，這些關注都讓他的表現可圈可點。

房慧真：我之所以沒有選這篇，主要是因為我看不到作者的位置在哪裡，也感受不到他對此議題感興趣的動機。但作者的取材是聰明的，在臺海緊張局勢的當下，這樣的報導有其意義。我也同意兩位老師的觀點，這篇的確是所有作品中最突出的。

陳銘礪：我補充一下。我沒有特別去注意作者在這裡的位置，也不會太在意他的身分。讀這篇時，我想到三島由紀夫的《潮騷》，他當初上歌島收集資料，也是透過他父親的關係才能夠登島，但我們讀作品時不會特別想到這一點。

張娟芬：我讀的時候，猜想作者可能是記者，所以有其採訪人脈。不管他是什麼身分，我認為他的態度都是持平的，關照到多方的觀點，也明白點出政治人物的政治企圖。這不是一篇宣傳之作，所以我可以接受。

◎三票作品討論

〈擱淺之後〉

房慧真：這篇的主題不錯，寫到很多我們沒看過的細節，我也嘉許作者有做到橋樑的功用，讓我們認識到海洋生態的脆弱。可惜跟〈趴臥噓聲與掌聲中的神豬〉一樣，視角都過於單一，只著重在一個團體本身。建議可以加入更多海洋的現狀、海洋廢棄物的關注，或是訪問其他 NGO 團體，相信會增色不少。

張娟芬：這篇我還滿喜歡的，知識性相當豐富。要說可惜一點的是，他的文學性較弱，比如作者提到鯨豚是會自殺的，這就是一個很文學性的亮點，如果能好好發揮，這篇會更有水準。

陳銘礪：我同意兩位老師的看法。作者有其實際的體驗與觀察，文筆也算流暢，只是與〈與那國島〉相較，它的文學性確實弱了一些。但大致上，我是喜歡的。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完畢，房慧真放棄〈「警察廟」由來〉。其餘作品進入第二輪投票，共計七篇，分別為：〈跨越高牆——林絲緞獨舞〉、〈擱淺之後〉、〈良匠在茲〉、〈從粉間到科技園區〉、〈如果你問我在收容所做志工遇到過的死〉、〈被日本遺忘卻記得臺灣的小島——與那國島〉、〈被消失的聲音——談布農語母音e和o〉。第二輪投票方式，最高分四分，最低分一分。統計結果如下：

• 〈被日本遺忘卻記得臺灣的小島——與那國島〉（房慧真四分、張娟芬四分、陳銘礮四分，共十二分）

• 〈擱淺之後〉（房慧真三分、張娟芬三分、陳銘礮三分，共九分）

• 〈如果你問我在收容所做志工遇到過的死〉（房慧真二分、張娟芬一分、陳銘礮〇分，共三分）

• 〈良匠在茲〉（房慧真一分、張娟芬〇分、陳銘礮二分，共三分）

• 〈跨越高牆——林絲緞獨舞〉（房慧真〇分、張娟芬二分、陳銘礮〇分，共二分）

• 〈從粉間到科技園區〉（房慧真〇分、張娟芬〇分、陳銘礮一分，共一分）

• 〈被消失的聲音——談布農語母音e和o〉（房慧真〇分、張娟芬〇分、陳銘礮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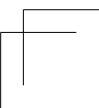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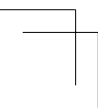
分，共〇分）

決審結果出爐，由〈被日本遺忘卻記得臺灣的小島——與那國島〉獲得首獎，〈擱淺之後〉獲得評審獎，〈如果你問我在收容所做志工遇到過的死〉、〈良匠在茲〉獲得優等獎。會議圓滿結束。



童話





文類總評

林世仁

本屆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的童話作品品質極佳，在評審過程中令人難以抉擇，顯出作者們在文字和想像的能量上都有顯著提升。在此之外，作品也回到了文學創作、童話創作的本質上，以純真的寫作初心選擇題材，發揮作者獨一無二的靈感巧思，再以或生動可愛、或自然清新的語調述說故事，書寫自己創造的童話世界，令我讀來既愉悅又感動，是相當可喜的閱讀經驗。

林世仁

凌拂

這一次童話的決審作品普遍具有很高的水準，且擁有各自的創意與想像，題材挑選也活潑多樣。如〈福獸相依〉融合了人類與自然環境，在溫柔敘述故事的過程中，以細膩婉轉的筆調揉合嘲諷與警策，和篇名呼應得宜；〈棒球猴塞雷〉

以流暢的文字展演熱鬧劇情，當中轉折頗具個人巧思，展現作者的幽默與趣味。
童話的書寫未必是對夢幻、非現實的一味追求，而今年的作品也反璞歸真，
以真摯動人的故事感動讀者，顯現作者不落窠臼的才氣。

凌拂

黃秋芳

綜觀今年進入決審的童話作品，可以發覺不少獨特的現象，如時間節奏的表現特別明顯，透露了作品的現代性；對桃園在地環境的細膩描摹、處理，顯現真實的在地特質；在舊式傳統改寫童話的模式裡，以個人特色替作品注入一股新鮮的能量，使故事與讀者更靠近。如〈好日子〉以平淡卻真實的語調，處理故事中的種種細節，讓人在溫暖中自然體悟作者的人生哲思；〈四十二秒〉用不確定性的營造，創造劇情不同的解讀空間，讓人感受滿滿樂趣。這些不同層面的特質都讓今年的童話作品有著不同以往的面貌，顯示作者各方面能力的齊備。

黃秋芳

首獎 福獸相依



About 宅炸裂

作者簡介

桃園人，是一個很愛天馬行空的理工宅。小時候的夢想曾是寫出一本值得炫耀的小說。長大後雖然天真的想法被磨滅了不少，但在編故事給孩子們聽時被說了一句：「妳的主角好溫柔。」因此，開始圓夢之旅。

得獎感言

這篇文章是在得到新冠肺炎後，在家隔離時想到的。感嘆新聞皆聞蝠色變，所以才想要幫蝙蝠正名一下。畢竟大自然從不曾出錯，而有錯的是誰則一直都很明顯。本文以蝙蝠的視角來描述，靈感來源於桃園三民蝙蝠洞，是我很喜歡的景點之一。目前政府的保育規劃做得還不錯，已經有一些蝙蝠陸續回歸了，希望未來「我們」能夠好好相處。

童話·首獎

福獸相依

◎宅炸裂

「我發現了一個連岩石都在微笑的好地方耶！」

年輕的蝙蝠伸展了他強健的翅膀，在他的母親面前搔首弄姿，「那裡真的是一片淨土！我們一起過去看看吧！」

「岩石不可能會笑吧！」年邁的老蝙蝠梳理了一下毛髮，臉上的表情與他內心的起伏一樣非常地平靜，「我看會笑的是獵人吧？」

「真的啦！那個裂谷就像夜空中的彎月一樣，任誰看到它都會微笑的！而且洞口還有許多下垂的榕樹根，不但排得跟豎琴一樣優雅，尾端還會滴出晶瑩剔透的山泉水，那個滋味啊！真是說不出的甘甜！」小福努力地說服母親，「旁邊還有一個小瀑布，就像整座山谷的精華都濃縮在那裂口裡喔！」

見母親依舊提不起興趣，只是漠然地抖動著耳朵，小福終於使出他的殺手鐮，「最棒的是那附近都沒有基地臺喔！這樣您的耳朵就不會再覺得痛了！」雖然就那麼一瞬間，但小福的確看到母親的耳朵停止了抖動，他立馬明白，這個點確實已經說到母親的心坎裡去了。

十幾年前，蝙蝠們安靜地棲息在某個洞穴裡時，一群人類的孩子在裡面扔了鞭炮，開心地看著蝙蝠四處逃竄。孩子們覺得很有趣，但蝙蝠們可不這麼想，因為那強大的爆裂聲會讓蝙蝠的耳朵受傷，而受傷的蝙蝠便從此在黑夜中失去了辨位的雷達，逐漸消失在群體之中。

母親當時逃往了洞穴的深處，雖然幸運逃離第一波爆炸聲，但回音卻像浪潮般一波波襲擊她的耳朵；從此她打獵就像耳朵跟眼睛在玩著捉迷藏，兩個肯定的器官報出了不肯定的位置，讓獵物輕易地在她面前溜走。而等到小福發現母親日漸消瘦時，才發現原來母親當年為了保護幼小的他，寧願犧牲自己的耳朵，也要用翅膀將他完整地遮蓋住。

從此之後，小福就成了母親的眼、母親的耳、母親的鉤爪、母親的翅膀。只是母親雖然不需要再親自抓捕食物，她的耳朵依然無法過濾基地臺所發出的電波干擾。每當母親的眉頭皺了起來，小福便用他強壯的翅膀遮蓋住母親，就像當年母親保護他的方式一樣。

只可惜，一雙翅膀並無法擋住所有的電波……又或者說，只有一雙翅膀，什麼都沒辦

法抵擋得住……。

放開了腳底的竿子，天空頓時旋到了頭頂，小福打斷了母親的沉思，「嘿！什麼叫做頂天立地？我們蝙蝠覺得哪兒是天，哪兒就是天；哪兒是地，哪兒就是地！難道這就是所謂的天地無用嗎？」

老蝙蝠瞪了一下眼前這顆魯莽的靈魂喃喃道：「天地無用不是這個意思……」

「人類是人類，蝙蝠是蝙蝠，我們不需要跟他們一樣的意思！就像他們交談居然還要靠什麼鬼基地臺，真的是麻煩死了！」小福在空中旋轉著，展示著他精湛的飛行技巧，「虧他們還敢說自己是什麼高等動物！」

「每種生物都有他的生活方式，人類……人類只是太貪心了！」老蝙蝠飛得比較低，在森林間穿梭，滑順地就像她早已知道目的地在哪。

被人類從山坡下趕到山坡上，又從山坡上趕進深山，最後就連最罕無人跡的深山也沒能放過，基地臺將他們從山裡的各個角落逼了出來，只能選擇在廢棄的建築物裡到處流浪。老蝙蝠早已不覺得這塊土地上還有哪裡可以是淨土，就像蝙蝠不知曾幾何時，在人類的中心也已經髒掉了……。

說來可笑，人類本來不是還會吃蝙蝠的糞便嗎？還取了個吉祥又好聽的名字「夜明砂」呢！據說夜明砂能治療人類的眼疾，幫助他們帶來眼前的明亮。但為何就是不能帶給蝙蝠

明亮的未來呢？

「我想那是因為蝙蝠喜歡生活在陰暗潮濕的地方？」小福趁著老蝙蝠喝水的空閒抓了幾隻蟲子，「你看！有蜻蜓耶！代表這兒的水質一定好得很！」

「……」老蝙蝠從小福手中接過幾隻，開始慢條斯理地啃食著。

「如果人類是因為嫌這兒蟲子太多所以不願意來的話，那我這個獵食王可得盡可能地手下留情了！」小福又捉了幾隻金龜子扔到枝桠上，「您還記得我之前跟小奇的獵食比賽嗎？我們那晚就抓到三、四千隻蟲耶！還好您將我生得速度比他還要更快一些，所以我贏的非常輕鬆！」

是啊！我們抓害蟲的時候，人類也曾感激過！曾經人類還稱呼蝙蝠為福獸，可不只是因為蝙蝠的音，也是因為蝙蝠帶來的果。但曾幾何時，代表福氣的「蝠」，竟變成了帶來災害的「禍」？

我們不是在這兒好端端地過了多少年了嗎？我們不是也一起生活過好些年了嗎？我們……我們……我們……

大概人類的我們，始終並不包含蝙蝠吧？

看著群山中佇立著大大小小的尖刺，刺與刺之間還連接了幾條電線，就像五線譜般，譜著蝙蝠的哀歌，老蝙蝠有些猶豫，但還是決定跟著小福向前飛行。

終於看到了那個類似上弦月的裂口，看到了榕樹根排出的豎琴；豎琴上的水滴滴落在岩石上，發出了叮叮咚咚悅耳的聲響。岩石之後則是一個很大的半月形平臺，平臺就像歌劇院般遼闊而寬廣。由洞頂向外俯瞰，洞外的瀑布就像一個樂團的指揮，它站在一旁控制著屬於聲音的一切，音量是那麼地剛好，節奏是那麼地輕快。

在洞頂找到了一處好抓牢的位置之後，又飛來了十幾隻年輕的蝙蝠。

「這是小胖，就是他介紹我來這裡的。」小福很得意地指著一隻胸口有一團紅棕色絨毛的蝙蝠。

「我們是去年冬天從大海的那邊遷移過來的。那邊的人類會吃蝙蝠，但這裡可好了！這兒的人類可是吃素的。」小胖舔了舔嘴邊的渣屑，看來才剛享受了一頓大餐。

「吃素的？」小福強烈地抖動耳朵，簡直不敢相信他剛剛聽到了什麼。

「他們吃素的蝙蝠啊！」小胖毛茸茸的胸口鼓了起來，「哈哈哈哈哈！」

「那是菱角。」老蝙蝠看著遠方的人工棧道喃喃自語，擡頭卻看見眼前十幾雙困惑的眼睛望著她，年邁的蝙蝠決定不破壞年輕蝙蝠的遐想，「就當作這兒的人類有點不一樣吧！」

「今天真的很開心啊！認識了新的人類，也認識了新的朋友！」小胖似乎看出老蝙蝠的心事，對著她眨著眼睛，「之前我們族長就一直告訴我們，蝙蝠跟人類遲早要『福禍相依』

的。」

「福禍相依？」老蝙蝠終於看清楚了棧道上的警告標示，上面寫著不要讓人類隨意打擾蝙蝠的生態環境。

「是啊！他常常說，我們蝙蝠只是從『福』活到了『禍』這個年頭，說不定再過一段時間……人類就不得不與我們『相依』了呢！」

年輕蝙蝠們此起彼落地回應著，老蝙蝠卻難得聽得異常清楚，耳朵也不再感覺到刺痛了……。

評審短評

凌耕

童話未必要在夢幻中建構，這篇文章以穩定的結構，穿梭在真實與虛構之間，表現出時間的節奏，融合在地情質，展演出在交疊生存的空間中，不僅人類，其他生物也各有各的生活方式。

涉入生態，環境總是議題，作者能在輕暢中合拍，融合文化、態度思惟，溫和的敘說一體兩面，委婉細膩的嘲諷，「福獸相依」與「福禍相依」皆是警策，一物降一物，因果其中，端看覺知。

鼯鼠五技亦有窮時，蝙蝠依聲辨位，耳為其眼，人類不對自己做的事，也不要加諸他物。作者套用了老子的思惟，福禍相依深邃得很，作者輕輕話警示，自圓其說當又有言外之意。

評審獎 好日子



About 如遇

作者簡介

本名郭如玉。師範大學華語教學研究所碩士，做過十幾年的動畫製片，目前從事兒童華語教學和兒童文學創作，希望用溫柔的故事擁抱世界的不完美。曾獲九歌年度文選獎「年度推薦童話」、國語日報牧笛獎佳作、鍾肇政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優良電影劇本獎入圍。個人網站：www.dreamkeeper.com。

得獎感言

今年忙於工作和照顧家人，沒什麼時間寫作，能收穫一枚獎座，真的是太幸運了。

童話・評審獎

好日子

◎ 如 遇

一、

飄著茉莉花香的早晨，小烏龜悠哉地躺在屋頂上曬太陽，完全不知道鄰居們正聚在河畔的柳樹下，熱烈討論著該如何替蜉蝣辦一場盛大的婚禮。

每年春夏交接之際，蜉蝣們便會在河上舉行集體婚禮，在一天中完成戀愛、結婚、生子，這些人生大事。婚禮由河精七姊妹輪流主辦，今年輪到了老么河七姑。

「各位！這是我們七姑里的年度大事！我們一定要好好表現，辦一場前所未見的完美婚禮，別讓七姑娘輸給姊姊們。」雨蛙伯揚著手裡搜集來的資料，扯著大嗓門宣布：「去年，六姑娘請了喜鵲小姐來擔任婚禮歌手。」

「我們可以請黃鸝妹妹來演唱，她的歌聲可比喜鵲那丫頭好聽多了。」瓢蟲大姊建議。
「還有，」兩蛙伯繼續，「三姑娘的婚禮蛋糕，得到了賓客滿意度調查有史以來的最高分。」

「這簡單！婚禮蛋糕交給我們吧。」螞蟻姊妹胸有成竹地說。

「那真是太好了！兩位可是甜點界的冠軍師傅啊。不過——」兩蛙伯話鋒一轉，「辦婚禮最要緊的就是場面熱鬧。我們要怎樣打破大姑娘創下的賓客人數紀錄？」

蜻蜓弟弟靈機一動，「請南風幫忙邀請一些遠方的貴客吧！他交遊廣闊，跑得又快。」

兩蛙伯滿意極了，「就這麼辦吧。」

「婚禮是哪天？」

「得挑個好日子才行。」

七姑里居民需要占卜問事都會去請教烏龜爺爺，不過他老人家去年冬眠後就沒再醒來了。

「只能去找小烏龜了。」

兩蛙伯心裡嘀咕著：「不知道那孩子靠不靠得住？」

二、

雨蛙伯來的時候，小烏龜還躺在屋頂上呢。

「小烏龜，快下來！替蜉蝣的婚禮挑個好日子。」

小烏龜惶恐地看著雨蛙伯，他沒想到居然會有人委託自己占卜。

「你爺爺教過你怎麼占卜吧？」

小烏龜為難地說：「教是教了……不過……」

「那就好！」雨蛙伯拿出一張寫了好幾個日期的紙，塞給小烏龜，「這些是太陽有空的日子，你從裡面挑一天黃道吉日吧。」

小烏龜吞吞吐吐地說：「那……請給我一個禮拜的時間……」

雨蛙伯臨走前再三叮嚀：「就一個禮拜！不准拖延！這是非常重要的事，你別搞砸了！」

小烏龜不敢怠慢。

他對這份差事一點信心也沒有，可他還是畢恭畢敬地燃起燭火，取出一片龜殼，照爺爺教他的步驟開始占卜，試著解讀天意。

「小烏龜！小烏龜！」小田鼠在屋外喊著。

「幹嘛？」小烏龜把頭探出窗。

「走！我們去玩跳房子。」

哎呀，小烏龜最喜歡玩跳房子了。可是，他有非常重要的事要辦。

「今天不行！我有重要的事！」

小田鼠失望地走了。

龜殼被燭火烤過後，出現了淺淺的圖案。

小烏龜屏氣凝神，專心盯著龜殼，期待可以看見某個數字，可他腦海中浮起的畫面卻是好久不見的媽媽。

他永遠忘不了那天。

媽媽說她在龜殼上看見了金黃色的美麗花田，就離家去尋找那個地方了。

「年輕人去外面看看，挺好的。」爺爺沒有挽留媽媽，只說天意自有安排。

媽媽離開的那年，小烏龜蛻下第一片殼。爺爺說那是因為他長大了，原來的背甲對他說太小了，所以要蛻去舊殼，露出裡面已經長出來的、更強壯的殼。

小烏龜第一次蛻殼，有點緊張。爺爺安慰他，「不用擔心，每個烏龜都得經歷這些。」

長大就是這麼一回事。」

蛻殼是按照原來的紋路一塊塊脫落，前後大概花了三個月的時間。雖然有點久，有點難受，但沒想像中疼。

爺爺讓他收拾好那些蛻去的舊殼，開始教他祖傳的占卜術。

去年秋天，小烏龜和爺爺散步時，遇見了西風送來一群嘖嘖喳喳的蒲公英種子。種子們像一朵朵撐開的白色降落傘，輕盈地在空中飛翔，好看極了。

爺爺突然說：「你媽媽呀，快回來了。」

小烏龜沒搭腔，也沒問爺爺是怎麼知道的？他偷偷在心裡數了數，媽媽離家已經一年多了。

三、

「小烏龜！小烏龜！」第二天，小田鼠又來了。

「幹嘛？」

「我們去放風箏吧。」

小田鼠舉起一個五芒星形狀的黃色風箏，搖晃著風箏尾端那條長長的黃色尾巴，「你

看！我做的風箏！漂不漂亮？它叫『流星』喔。走！我們去試試它能飛多高！」

小烏龜好想和小田鼠去放風箏呀，可是——

「改天吧！今天我有重要的事！」小烏龜抱歉地說。

「又是重要的事！難道看『流星』飛上天不是重要的事嗎？」小田鼠氣呼呼地走了。

小烏龜又委屈又懊惱。可他有什麼辦法呢？

小烏龜看著龜殼，無奈地嘆了口氣。爺爺說的天意是什麼意思？他又是怎麼知道天意的？

起風了。屋簷下的風鈴叮叮噹噹唱起歌來。

小烏龜的心思也隨著風鈴晃個不停。他忍不住擔心，小田鼠的風箏飛起來了嗎？他怎麼會給風箏取名叫「流星」呢？流星明明都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能在天上飛嗎？

接下來的日子，依然一點進展也沒有。

今天，小烏龜已經看了一早上的龜殼了。可他越看越覺得那上頭的圖案像極了爺爺做的紅龜粿，肚子竟然咕嚕咕嚕地叫了起來。昨晚他泡了一把綠豆，原本打算孵豆芽，現在正好拿來做成綠豆泥，當作紅龜粿的餡料。

小烏龜走進廚房，開始做紅龜粿。紅龜粿有各種口味，爺爺喜歡紅豆口味，媽媽喜歡

綠豆口味，小烏龜喜歡花生口味的。每次他想媽媽的時候，爺爺就會為他做些綠豆餡的紅龜粿。

其實，爺爺也很想媽媽吧？

紅龜粿是祭祀時獻給神明的食物。每逢特別的日子，鄰居們就會拜託爺爺做些紅龜粿，討個吉利。這麼說來，吃了紅龜粿就有好日子囉？要是天天都吃紅龜粿，不就天天都是好日子嗎？

小烏龜越想越糊塗，到底怎樣才算好日子呢？

四、

「砰砰砰！」

小烏龜被急促的敲門聲吵醒。他揉著惺忪的眼，打開門，門外的雨蛙伯一臉的不耐煩。

「小烏龜，你怎麼那麼慢啊？日子挑好了嗎？」

「還……還沒……」小烏龜恨不得縮進他的殼裡。

「那怎麼行！大家都準備好了，就差你了！」

南風的消息傳得快，遠道而來的貴客們都已陸續抵達了。

小烏龜心虛地說：「請再給我一點時間。」

「一天！再給你一天！」雨蛙伯警告小烏龜，「不准再拖了！」

雨蛙伯走後，小烏龜陷入深深的憂鬱。他沮喪地想，自己是不是沒有當占卜師的天分？爺爺都是怎麼替問卜者解讀天意的呢？

他想起蜜蜂大哥來問卜的事。

「玫瑰好還是桂花好？一個甜美，一個清新，真讓人拿不定主意啊！」

蜜蜂大哥可不是在挑約會對象，而是無法決定選哪朵花的花蜜來釀酒好。他雖然天天在花叢間打轉，卻是個純情的小伙子。

「玫瑰能養顏，又有清心健腦的功效。我選玫瑰好了！」

「嗯，玫瑰挺好的。」爺爺認同。

「可是桂花能活血益氣、幫助消化，是不是選桂花更好？」

「桂花也挺好。」

「各有各的優點，少一味都不行呀！」蜜蜂大哥煩惱地抱住頭。

「只能選一個嗎？」爺爺問。

蜜蜂大哥先是一愣，隨即高興地跳起來，「就是說嘛！我心裡就是這麼想的呀！」

後來，蜜蜂大哥特地把他精心釀造的「玫瑰桂花釀」送了一瓶給爺爺。

「一點心意，請笑納。感謝您指點迷津。」

「我哪敢居功？都是天意啊。」爺爺笑呵呵地說。

小烏龜疑惑地想，難道爺爺說的天意……就是問卜者的心意嗎？

五、

天一亮，小烏龜就溜出家門，生怕雨蛙伯找到他。

「小烏龜，早啊！」蒲公英異口同聲地和他打招呼。

那些西風送來的種子，已經變成漂亮的蒲公英，開滿了整個山坡。數不清的金黃色花朵讓小烏龜想起了數不盡的星星。

那次他記錯日子，錯過了難得一見的流星雨。

「等到下次流星雨，還要一百天。」小烏龜失望極了。

爺爺為了安慰他，用黃色的色紙摺了一顆星星送他，還答應每天送他一顆星星，陪他一起倒數下次流星雨的日子。

小烏龜把那些星星收藏在一個漂亮的罐子裡。當罐子裝滿一百顆星星的那個夜晚，小

烏龜終於看到了期盼已久的流星雨。他不清楚那天究竟有多少顆星星墜落，但他一直珍藏著爺爺為他摺的一百顆星星。

「每一天都是禮物喔。」爺爺每次送他星星時，都這麼和他說。

小烏龜好想念爺爺。

晴天的日子，他們就躺在屋頂上曬太陽。下雨的日子呢，就坐在屋簷下，數落下的雨滴。回想過去和爺爺相處的時光，哪天不是好日子呢？

「每一天都是禮物喔——」小烏龜彷彿聽到爺爺慈祥的聲音這麼說。

他突然眼睛一亮。

「小烏龜！原來你在這裡！」雨蛙伯終於找到了小烏龜，「大夥兒都準備好了，就等你挑個好日子了！」

小烏龜高興地看著雨蛙伯，大聲說：「今天！今天就是好日子！」

六、

眾所期待的時刻終於來臨。

綠頭鴨扛著螞蟻姊妹精心製作的婚禮蛋糕，遊行河上。蟋蟀兄弟摩擦翅膀打出節奏，黃鸝妹妹唱起浪漫的情歌，蘆葦姑娘們搖擺著身軀替她和聲。

七姑里的居民全都盛裝出席了蜉蝣的婚禮。來自四面八方的賓客紛紛獻上賀禮；燕子先生送來南方的花香，海鷗女士送來冰涼的海風，貓頭鷹婆婆送來淘氣的星光。

「大家都來了。」蜻蜓弟弟興奮地向雨蛙伯報告。

雨蛙伯對出席率非常滿意。

「各位來賓，讓我們歡迎今天的主角們！」瓢蟲大姊中氣十足的聲音響徹河畔。

蜉蝣們紛紛蛻去外殼，羽化出精緻美麗的透明翅膀，拖著飄逸的長尾，展翅飛向天空。他們成雙成對，隨歌聲翩翩起舞，慶祝這美好的時刻。

「今年是史上最多對新人的婚禮！」雨蛙伯激動得漲紅了臉。

「敬新人！」賓客們紛紛舉起酒杯祝賀。

蜜蜂大哥滔滔不絕地向好奇的賓客解釋，他為蜉蝣的婚禮挑選的這款酒，名為「人生」，是用十種世上最香的花蜜釀造，有梔子花、桂花、金銀花、茉莉花、百合花、夜來香、雞蛋花、蘭花、牡丹花和丁香花，每一口喝起來都是不同的味道。

「少一味都不行！」蜜蜂大哥堅持。

「敬好酒！」

「敬人生！」

熱鬧了一天，太陽有點累了，天空也披上了彩霞的衣裳。黃鸝妹妹輕聲唱起了道別的驪歌。蟋蟀們紛紛親吻孕育他們的河水，誕下愛的結晶之後，安然睡去。

「小田鼠，起風了，我們去放風箏吧。」小烏龜鼓起勇氣邀請小田鼠。

「好呀。」小田鼠爽快地答應了。

他們手牽手跑上蒲公英盛開的山坡。小烏龜大老遠就看見金黃色的花田裡有個熟悉的身影。他的心突然開始怦怦跳個不停。他捂住胸口，睜大了眼仔細看去——

果然沒錯，是媽媽！爺爺說對了，媽媽回來了！

小烏龜連忙朝媽媽奔去。

媽媽張開雙臂，一把將小烏龜摟入懷中。

「媽媽、媽媽，你怎麼回來了？你是不是在龜殼上看見金黃色的花開了？」

媽媽搖了搖頭，溫柔地說：「媽媽在龜殼上看見的，是你呀。」

淚水瞬間湧上了小烏龜的眼眶。他高興地想，媽媽回來得剛好！家裡有好多綠豆口味的紅龜粿，是媽媽最喜歡的口味呢！

今天，真是個好日子！

評審短評

黃秋芳

作品開場，隨著茉莉飄香，遊走在真實與虛構間帶著奇趣。蜉蝣幼蟲生活在淡水湖和溪流，通常在春、夏下午，成群的雄蟲「婚飛」，這個季節，確實有茉莉花開，小小的花，小小的蟲，交織著茉莉香氣，浮想聯翩，帶著點甜蜜小柔軟。雌蟲產卵於水中，表面的絡紋黏附在水底碎片，幼蟲期可以蛻皮二十至二十四次，甚至多達四十次，成熟後長出適於水中呼吸的對狀氣管鰓，直到成蟲後，短短燃燒個一到數日，一生就過了！

古典龜卜扣住現代生態，引出南風的群際往來、西風的種子星星，再領著天上的風箏、地面的田鼠、人間的紅龜粿，翻演出極具層次的情味融融，有甜蜜，有苦澀，有童話的天真，也帶著品嚐人生的圓熟，結尾雖然預期得到，讀起來還是很開心，透過自然萬物的簡單人生，在輕鬆、溫暖中，透出小小的哲理。

優等獎 銀網子抓什麼



About 嚴謚

作者簡介

臺北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擔任國中老師二十多年。臺北成長，桃園成家，龍潭養兒育女。除了學校、社區和大賣場，最常出沒在圖書館，閱讀和寫作是從少女到熟女一直不變的興趣。曾獲國語日報牧笛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吳濁流文學獎、創世紀文學獎。著作有《愛的銀光圈》、《眼鏡遊戲》。

得獎感言

在臺灣樂樹由黃轉紅的美麗秋日，得知夏季筆耕的作物結了碩果。之前三篇作品都石沉大海，憑著一種在地認同感，今年繼續四度挑戰，感謝評審青睞，讓更多人看見這篇作品。創作靈感源自聖經箴言：「一句話說的得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在寫作路上，感謝親友的支持與鼓勵，感謝先生和三個孩子，給我堅定安穩的力量。

童話·優等獎

銀網子抓什麼

◎ 嚴謐

夏日清晨的河濱公園，阿娥戴斗笠穿背心，握著竹掃帚，清掃球場邊的垃圾。

樹叢傳來清脆的鳥鳴，她擡頭看見二隻黃綠色小鳥從這樹飛逐到那樹，遠方漸漸長高增多的建築遮住部分的山，山沒有以前好看了。

公園有人晨跑，有人做操，靠近河邊一個老人拿著網子揮動，似乎在捕蟲。

「有什麼蟲好抓？」阿娥瞥一眼，繼續低頭掃地。

黃昏時，阿娥來清潔這裡的公共廁所，旁邊遊具區幾個小孩追來跑去，尖叫嘻笑。

阿娥想到她的兒子小饅頭，嘆口氣，好希望也能帶他來玩。

然後她又看見早上那個捕蟲老人，仍舊拿著網子、背個竹簍，不過這次他站在遊戲區外圍，頭微歪向一邊，似乎在專心聆聽什麼。

阿娥邊掃地，邊觀察老人。

老人隔陣子就朝天空揮一下網子，但阿娥沒看到有東西呀！而且那網子閃閃發亮，似乎是一銀色的，有點不尋常。

老人看向她，她趕緊低頭掃地，繞到旁邊涼亭，又探頭窺視這個可疑的人。

阿娥發現他都是在有人大聲說話時才動網子，精神有問題嗎？她想到一些怪人傷害小孩的社會案件。

阿娥心臟撲通跳，不斷好奇偷瞄。更奇怪的是，網子裡好像抓到東西，還會跳動！然後老人竟做出將網裡東西倒入竹簍，再關上蓋子的動作。

眼花了嗎？她揉揉眼睛再細看，沒錯，老人在空中撈捕後，網子裡面有東西而且鼓動著！不過其他人似乎沒注意到異狀。

老人重複幾次這樣的動作後，把銀網掛在腰間，轉身離開。阿娥握著掃帚跟蹤過去。

老人走到偏僻無人的河濱草地，阿娥蹲在垃圾桶後，看見他在草地上鋪了一塊白布，將竹簍蓋子打開、倒扣，滾出幾個東西，好像是蘋果和中藥材之類的……。

「放心，我不會亂丟垃圾的。」老人對著垃圾桶方向說話，「妳別躲了。」

縮回垃圾桶後的阿娥冒冷汗，被發現了嗎？

「妳是不是看到我在抓東西？」

「呃……」既然他問了，那阿娥就不客氣了，發揮歐巴桑精神，站起來問老人，「對啊！我覺得你怪怪的，你用網子在抓什麼？」

老人也好奇地打量阿娥，她背心上印有區公所清潔隊的字樣，黃色反光條在剛亮起的路燈下發出螢光。

「妳覺得我在抓什麼？」他以問代答。

「早上抓蟲、傍晚抓鬼嗎？會撲凸撲凸跳耶！」阿娥忍不住兩手抓握，模擬網子的鼓動。

「妳真的看得到……」老人語帶驚喜，「我以為沒有人了……」

他拿網子給阿娥看，木製的圓框和把手，套著一個精緻的銀色網袋。

「網子抓什麼？」阿娥又問一次。

老人不急著回答，對她比了安靜的手勢，似乎用耳朵搜尋什麼，緊握網柄準備，她也不敢吭聲，好奇地等待。

「喔！」從河畔傳來一個聲音，老人立刻將網子往頭上揮撈。

阿娥確定剛才空中什麼東西都沒有，只有一聲蛙叫。

網子裡有東西跳動著。

老人如阿娥之前看到的，將網子裡的「東西」小心倒進竹簍，她湊過去看，裡面黑漆漆的，往白布上一倒，竟滾出一顆紅棗。

「這隻青蛙剛吃飽，是一枚滿足的叫聲，這顆藥效應該不錯。」老人拾起紅棗鑑賞著。這是什麼魔術還是詐騙？阿娥狐疑地把竹簍倒過來用力搖晃，手伸進去摸，確定裡面沒有機關。

再看看這張臉，覺得有點面熟，阿娥想起來，好像曾經在菜市場看過。

「以前我每個月都會去市場賣藥，看不出來我快一百歲了吧？不過我的體力終究越來越差，走不遠提不動，也沒有家人……」老人感嘆，但語氣隨即振奮起來，「我很久沒遇到看得見我抓聲音的人了。」

老人外表看來七十歲左右，阿娥高興又半信半疑，「是喔！為什麼我看得？還有，要抓什麼聲音？怎麼抓？」

老人交給阿娥銀網，讓她握緊，此時草叢隱約傳來蟲聲，阿娥望過去，竟看見二道粉紅光芒飄出，便將網口對準揮去，捕到後放入竹簍，再倒出，滾出幾顆鮮紅的枸杞。

「這二隻蟋蟀在談戀愛，牠們很開心。」老人看看不遠處新開發的社區：「不過幾年動物越來越少囉！」

「你也抓小朋友的聲音嗎？」阿娥想到傍晚他在遊戲區的動作。

「人也是動物啊！只要是快樂的聲音都可以變成健康的食材。」老人微笑地說：「像我今天很高興能認識妳。」

老人說完，嘴邊閃現一道金色的光芒，阿娥網子一撈抓住，這次倒出一顆蘋果。

興奮的阿娥躍躍欲試，握著網子大膽走近籃球場，場上一群年輕人正打得激烈，不時傳來喝采聲，老人來不及提醒阿娥，她就撈了幾個聲音回來，迫不及待倒進竹簍。

結果出現臭香蕉皮和酸蘋果核，網子還破了一個大洞。

「是髒話，會破壞網子。抓的時候要小心分辨。」老人檢查網子受損情形，從身上拿出一個小盒子，放出一團銀色東西在網上。

「啊！我最怕蜘蛛啦！」阿娥定睛一看後嚇得口齒不清，立刻躲到他身後。

一隻花生米大小的銀蜘蛛，吐起絲來，修補網上的大洞，阿娥突然明白這網子應該是蜘蛛絲編的，不禁冒起雞皮疙瘩。

「牠是我的小銀。每個捕語人都有自己的小銀蛛。」老人開始回答之前的問題，「前輩傳下來的特殊品種，我們默默捕捉提煉好聲音、默默賣給人服用，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健康。」

「不過，捕語人日漸凋零，能看見聲音的人越來越難找……」老人感嘆，並問阿娥是

否願意幫助傳承下去？

她想到身體虛弱的兒子小饅頭，可以因此健康起來……可是蜘蛛網……。

「妳很怕蜘蛛嗎？」

「嗯……我小時候在樹林跌倒，趴進一張蜘蛛網，滿臉的絲……好噁……還吃到一些……」

老人沉思一會，似乎明白了什麼。

小銀好像聽懂阿娥的話，掛在網框邊又迅速織起來。

「小銀有話想說。」老人解釋：「牠會做QR Code。」

「蛤？」阿娥以為自己聽錯。

一眨眼，一張正方形精巧的銀色QR Code圖形出現眼前。

「該不會要用手機掃吧？」阿娥開玩笑說。

「妳很聰明嘛！跟小銀一樣跟得上時代。」老人拿出手機對準一掃，螢幕轉換成一排字：「妳好我是小銀我是一隻好蜘蛛希望妳不要怕我」

阿娥驚奇，原來可以這樣了解銀蛛的想法。

「網子的祕密還很多，我會傳授給妳。」老人跟她約定隔天再見面。

阿娥在回家的途中特別留意，聽聽有什麼聲音可以抓。

車子叭叭叭、救護車喔伊喔伊。

她住的社區，隔壁罵小孩、對面在吵架、樓下直笛吹得歪歪扭扭……還好一樓的鄰居奶奶會笑咪咪打招呼。阿娥覺得最好聽的還是小饅頭的童言童語和笑聲，可惜他生病後就比較安靜。

看來只有河濱公園有比較多的好聲音，難怪老人都在這裡出沒。

傍晚，阿娥來到跟老人約好的遊戲區，只有一個小女孩在盪鞦韆，旁邊的媽媽低頭滑手機。

阿娥告訴老人生活中的觀察，他回應：「以前啊，我每週都可以上市場賣，春夏動物多時甚至每天都擺攤。後來動物越來越少，我老了也去不了較遠的山區。小孩也減少，大人不太說話，常在滑手機。」

「手機……你自己不是也會用？那個QR Code……」

「刀子會割手，但我還是會用刀切蘋果呀！」

阿娥哈哈笑，但看到今天的收成少得可憐，不免憂心，這些給老人和小饅頭吃恐怕都不太夠了。

「可以用手機放音樂然後抓嗎？網路上什麼聲音都有！」阿娥靈機一動。

「不行，我試過，要現場收音的才行，機器播的會掉出塑膠蔬果。」

「不然就自己製造聲音來抓啊！」

「言不由衷、花言巧語，只會變出水果軟糖。」老人搖搖頭。

銀網子真挑剔。

什麼地方會有很多好聲音呢？他倆絞盡腦汁地討論。

學校嗎？進不去；電影院？要花錢；菜市場？大多是老闆自賣自誇、顧客挑三揀四。

而且在這些地方捕撈動作也太令人起疑。

該如何找尋好聲音並不著痕跡地捕捉？

環顧四周，陸續有垃圾車從停放區駛出，準備展開收垃圾任務。路邊有二名工人在每盞路燈架掛上宣傳布條。

阿娥好奇走近看布條資訊，眼睛一亮，再轉頭望向不遠處的一個場地，她腦袋「叮！

」地一響，轉頭對老人大喊，

「我想到好辦法了！」便把點子告訴老人及小銀。

「可是需要織很多網子……」阿娥擔心地看著小銀，牠立刻織了一張QR Code，手機掃描顯示：「沒問題我可以叫其它同伴來支援」

小銀用力吐了一條絲，盪到一棵杉樹上。

牠爬到樹巔織出一張雷達般的圓網，隨著滿月升起，逐漸移轉的月光將網子朝不同方向反射，附近收到訊息的銀蛛再織網子傳出去。

「八月三日晚上十點河濱公園」

月光下，這則消息在銀蛛間傳送。

八月四日傍晚，阿娥帶著小饅頭來到河濱公園，他戴著棒球帽及口罩，睜大眼睛東張西望，「棒球場在哪裡？我第一次看現場的耶！」

球員、教練、親友團、父母帶著孩子……陸續來到棒球場，看臺漸漸人多起來。

老人慢慢走來，阿娥看見他，趕緊過去帶他入座。

「小銀還好嗎？」阿娥問。

「忙到天亮，還在補眠呢！」老人打著呵欠。

「你也辛苦啦！」阿娥將四周環顧了一圈，觀察那些原本就繞著球場架設的防護網。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我們用力地為球隊加油吧！」阿娥拍打加油棒，開心地說。

小饅頭興奮地點頭，他之前常生病很少戶外活動，最近身體好許多，媽媽就帶他來看他最愛的棒球。

觀眾似乎也悶久了需要發洩，不時齊喊加油口號、為球員喝采，歡笑聲一波波在球場散開。小饅頭快樂的聲音療癒了阿娥的疲憊，她也頻頻和老人望著外圍的網子。

球賽結束，場邊照明燈一盞一盞熄滅，觀眾陸續散場，阿娥和老人也準備離開，場地不免有些垃圾，都是阿娥明早的工作負擔，不過她不在意。

球場外圍的防護網，似乎因風吹拂而鼓脹擺晃，在她和老人眼中，如同豐收的大漁網。

隔天，天還沒亮，阿娥比平常早出門，到河濱公園取掃具，緊張又期待地前往棒球場。

球場暗暗的，她打開手機照明，仔細看，防護網上的空隙都結滿銀色蛛網，網子起伏跳動著。

她忍住對蛛網的恐懼，回想昨晚小饅頭的笑聲，想像他活蹦亂跳的樣子，手顫抖著用掃帚將銀網輕輕黏起來，捲著捲著就成為一支超大棉花糖，捲完一支再換另一支。

「小銀牠們真厲害！」阿娥不禁讚嘆。

前一晚，小銀召集附近的流浪銀蛛，牠們平時在各樹林裡百無聊賴，深夜接到訊息後，編織飛行傘從樹頂飄到河濱公園會合，在棒球場的防護網上吐絲，織完再盪到垃圾車停放區，跳上自己地區的車，睡覺休息，再趁收垃圾時間，繞經大街小巷回到原本所在地。

不久，老人帶著竹簍來了，阿娥把「棉花糖」放進去，再嘩啦啦倒出，滿地的蘋果和

藥材，大豐收！

阿娥從老人手上接過銀網子、竹簍以及小銀。

「妳很有點子，也很勇敢！」一道金光閃現。

「都要謝謝小銀牠們的幫忙。」又一道金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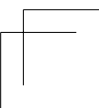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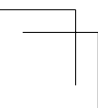
秋日傍晚的河濱公園，阿娥穿著反光背心，握著竹掃帚，揹個竹簍，腰上掛著一把銀網子，她知道這將是一個忙碌而快樂的夜晚。

草地蟲聲唧唧，階梯廣場的音樂節活動傳來歌聲與笑語，阿娥握住網子，看見了五顏六色的光芒。

評審短評

林世仁

這是一篇有懸念、有展演、有高潮的童話佳作。讀者一路跟隨清潔人員阿娥的視角，發現神祕的「捕語人」、揭開語言的妙用、釐清什麼語言才具備藥效？最後又在阿娥的點子中，看見一場「大豐收」的高潮景像。俗語說：「良言一句三冬暖」，這篇故事可以說是它的童話昇華版。阿娥對蜘蛛的恐懼讓劇情不至於太過順遂，附加出了有趣的小阻力，QR CODE 的設定則添加了故事的現代感。此外，故事以「展演」的方式向前滾動，讓讀者能自動融入劇情，享受愉悅的閱讀過程，也明顯勝出許多決選作品只以「敘述」手法呈現的單調。唯一或可再增強的，是題目雖有懸疑效果，但似可構思出更好的篇名。作者有創作潛力，很期待他的新篇。



優等獎 神明的護身符



About 鄭承鈞

作者簡介

臺中東勢人，臺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作品曾獲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等獎項。已出版《帶著阿公走》、《妹妹的新丁粄》等書。因為從小就喜歡看故事書，長大後開始學著如何寫故事，一九九六年童話作品第一次得獎後（第十屆臺灣省兒童文學創作獎），就創作至今。

得獎感言

要得獎很不容易，很感謝主辦單位的鼓勵及評審的厚愛，讓我有機會在這裡發聲。很喜歡寫兒童故事，也很希望小朋友能喜歡看我寫的故事，會一直持續創作下去，努力寫出自己及小朋友喜歡看的故事。

童話·優等獎

神明的護身符

◎鄭承鈞

一早廟裡來了一隻名叫歐告的黑色老狗，他年紀很大，嘴巴都是白鬚，腿還有點癢，他顫顫巍巍地蹲坐下來後，奮力地擡起前腳，對著前方的神明拜了拜。

「哇，狗狗也來拜拜。」

「哇，拜得好用心。」

來來往往的信眾，見到黑狗虔敬的模樣，忍不住讚嘆，還刻意繞到旁邊不打擾他。

歐告除了拜拜，還不停的向神明拜託，給他一個更有效力的護身符。

「我的護身符就只有一種。」神明向他解釋，「每個人拿到的都一樣。」

「可是，那種舊的護身符沒有效用。」歐告堅持著，「我要一個新的、不一樣的護身符。」

就這樣，一神一狗你一言我一語的在廟裡說來說去。

神明身旁的一位天將看不下去了，他插嘴道：「我們怎麼可能為你家的阿伯特製一個護身符？」

「對呀！」另一位天將也道：「那桌上舊的護身符要怎麼辦，丟掉嗎？」

「那些護身符真的不夠力。」歐告搖搖頭說。

原來歐告家的阿伯昨天又迷路，到了晚餐時間都還沒回家。

這是阿伯第一次這麼晚還沒回來。歐告好著急，雖然他關節發疼，身體也不像年輕時那麼勇健，但一聽到大家在找阿伯，也趕緊出門尋找。

歐告到處聞聞嗅嗅，他先向附近的貓咪、狗兒打聽。

「我下午有見到他。」一隻在公園散步的黑白貓說：「他和我打聲招呼後，就走到公園後面的小巷子。」

「他和我握完手後，就離開了，我再幫你問問看。」巷子裡一隻被隔在美麗庭院裡的博美狗說，他嗷嗷的，立刻召集附近的小狗到他家門口商討。

歐告也向天上那些燕子、鴿子詢問。

「我沒看到他，不過我們燕子多，大家分頭去找，很快就可以找到的。」喜歡在傍晚出來覓食的燕子吱吱喳喳的說著。

「燕子負責低空，我們負責高空。」鴿子還建議分層負責，他說從空中往下看，不管什麼都一目瞭然。

歐告還在路燈基座留下尋人的訊息，他擡起後腿，這裡一點那裡一滴的灑下記號，到最後幾乎半個小鎮的貓貓狗狗都知道歐告在找人。

終於，在離家有一段距離的路口見到阿伯。

那地方歐告沒有來過，阿伯似乎也不太清楚他走到哪裡，就在過紅綠燈時，阿伯沒留意到一部車子在轉彎，眼看就要撞上了。

「汪！」歐告趕快衝到馬路上用力吠叫，才讓車子緊急剎車。

「可惡！」車子的駕駛對歐告咒罵幾句後，才憤憤離去，讓歐告稍稍難過的是，阿伯也唸他不長眼。

歐告沒力氣解釋，他在馬路邊拉長舌頭，喘氣連連，好久沒像剛剛那樣衝刺，他身體疲累到想像一灘水那樣的攤平在地上。

一位像是與阿伯熟識的人過來招呼，阿伯一臉茫然的跟著他，才平安回到家。歐告拖著步伐一起走，偶然一擡頭，就見到阿伯脖子上圍著的紅色護身符。

他於是想為阿伯求個更有效力的護身符。

「阿伯是我的親人。」歐告不停的向神明強調，「是他把我從街頭帶回家，我下半輩

子才能過得那麼幸福。」

「我當然知道。」神明說：「你阿伯常帶你來廟裡拜拜，你那時都會乖乖的坐在廟門口等。」

「才不會像現在這樣隨隨便便就闖進大殿。」一位天將說。

「也不會像現在這樣胡亂開口，說護身符沒效用。」另一位天將也說。

「對不起造成困擾。」歐告說：「請神明多幫忙阿伯，他真的是個和善的人，這附近的鄰居，包括貓啊、狗啊都認識他，甚至連樹上的麻雀、鴿子都說他人很好。以前我都在廟門外祈求阿伯全家平安，這是我第一次進來為阿伯求個新的護身符，也是最後一次……」

歐告平靜的述說著，大殿裡暫時沒有信徒前來拜拜、求籤，所以只有歐告的聲音迴蕩，幾柱燭臺上的燭火像心有同感似的，隨著歐告聲音起伏，輕輕的搖晃。

「好，我答應你。」神明突然說。

「啊！」神明左邊的天將忍不住驚呼。

「不要發出怪響。」神明輕輕提醒。

「啊，這……」神明右邊的天將也大驚失色。

「請保持鎮定。」神明再次要求。

「太好了。」歐告開心的說：「那我要去哪裡拿新的護身符？」

天將們也一齊轉頭看向神明。

「就在供桌前面的桌子上，你拿最上面那一個。」神明說。

「那不是跟原本的一模一樣？」

「不一樣，你拿走就是了。」神明一臉嚴肅的說：「我不會騙人，更不會騙狗。」

「你不施法一下，讓護身符發光。」歐告說。

「不必了。」

「或吹口氣讓它變個顏色或樣子什麼的。」歐告建議。

「不用了。」

「或是……」

「你電視看太多，那些金光閃閃的法術都是電腦特效，都是哄觀眾開心的。」神明不耐煩的說：「趕緊拿走，免得被人瞧見，如果被別人知道你有不一樣的護身符，到時你連破抹布都沒有。」

歐告回到家，阿伯還沒起床。歐告先將阿伯放在床邊的舊護身符調換成新的。阿伯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將護身符掛在身上。

那舊的怎麼辦？

歐告臨機一動，將護身符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忙了老半天，也該喘口氣休息一下，歐告於是回到院子的狗屋打盹。

迷迷糊糊中，歐告似乎見到神明在家門口晃了一下，還聽到阿伯在屋裡走動的聲音，應該是他在看電視、吃早餐，又過了一會兒，紗門被推開，阿伯要出門散步了。

看到阿伯脖子上掛著新的護身符，歐告開心的告訴自己：「從今以後，再也不用擔心阿伯了。」

阿伯與歐告心有靈犀，他也要說說護身符的事。

「咦，怎麼這裡躺了一隻黑色的老狗？」阿伯疑惑的看著歐告說：「而且脖子上還掛著一圈紅色的護身符。」

歐告擡頭看他，尾巴輕輕的揮了揮。

阿伯和善的對歐告說：「你可以在這裡休息，我先出門走走，待會兒見……」

阿伯打開鐵門走到外頭，「碰」的一聲，鐵門關上後，屋子裡又是一片寂靜。

然後有一道光——真的像電視演的一樣，一道光從天空直射而下，照在歐告身上。

「歐告，該走了！」從那道光裡，現出一位身穿金色鎧甲的天將，他身上的裝扮比廟裡的天兵天將更耀眼、更金碧輝煌。

「等我一下。」歐告努力撐起後腿說：「我關節痛，不好起身，等我一下。」

「以後就不會再痛了，不用擔心。」天將一把扶起歐告說：「待會兒你到天上，要先參加好人好事頒獎。」

「只有我參加嗎？還是大家在等我？我們要不要快一點？」歐告不好意思的說。

「不只你一狗。」天將說：「在天上沒有時間先後，每個時候都是頒獎的好時機，所以不用急。」

既然不趕時間，那歐告想問一個問題。

「我是一隻好狗嗎？」歐告說，自從被告知要參加天庭的好人好事頒獎，他心裡就惶惶不安，怕自己不符合資格。

「你當然是。」天將語氣堅定的說：「你很為這戶人家著想，這麼多年來都是如此，你當然是一隻好狗。」

「那就好。」歐告稍稍心安了一些，於是說：「我今早還幫阿伯求了一個新的護身符，那是我為他做的最後一件事。」

「呃……」天將突然語塞。

「怎麼了？」

「說到那個護身符，它並不是新製作的護身符，你只是幫阿伯要了一個一模一樣的護身符。」

「啊？不是新的？不是特製的？」歐告很震驚。

「對，可是神明幫你送出了更多更符合你需要的護身符。」

「怎麼說？」歐告有些心急。

「你從空中往下看吧！」

天將帶著歐告飛到半空中，只見小鎮裡，不只人們，還有好多動物胸口都發出紅色的光芒，甚至連牆面、橋面、公園的綠樹以及路邊的垃圾桶也發出紅色光輝。

「那些被做記號的人、物或動物，都成了護身符——成了隨時看護你家阿伯的行動護身符、平安符。」

「啊、這……」歐告一時難以意會過來。

「這是你家附近神明的好點子。」天將說：「從此以後你家阿伯再也不怕迷路，因為那些曾與阿伯友善互動過的人、物或動物，不知不覺中已被神明指定，隨時照護著阿伯。」

「真的嗎？太好了！」歐告很感動，嘴裡還不停說著：「謝謝神明、謝謝神明！」

「應該要謝謝自己。」天將說：「神明聽你在廟裡嘮嘮叨叨的說了一堆事，靈機一動，才想出這個方法，不過最重要的，都是靠你們平日的善心，才能做出這麼多的護身符。」

「太好了、太好了……」歐告不知該說什麼，只好一直重複同樣的話。

「還有，你自己也成了護身符。」天將提醒他。

「啊？」

「你看，你胸口那個護身符也發出紅光。」

「真的耶，我也成了護身符。」歐告有些遺憾的說：「只是我要離開了。」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天將說：「你就帶著那個護身符去領獎吧。」

「好。」

就這樣，天將帶著歐告直直往天上去。

評審短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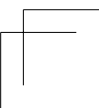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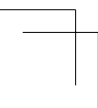
凌拂

護身符之於生命，有著極其個人的神秘色彩，關乎個人經驗，不足為外人道。但是作者藉此，創作了一個非常接近常民文化與生活的故事。

善與真誠雖然是存在的底蘊，不免也是一個老生常談，被人說到幾乎難有新意的道德概念。而作者換了種語言方式表述，憨直可愛，雲淡風清，若有似無，娓娓道說了一個動人的篇章。

一隻老狗，一個老人，交織著神明，虛虛實實，老狗也會拜拜，想為阿伯求個更有效力的護身符，幾個轉折，輕暢中有點搞笑似的幽默，令人會心中又有些點到為止的泫然。

老狗也是個照顧者，相對的角度，相對的情質，以極淡的筆，舒展宇宙生命神秘的心念，好笑中嘲諷，讀來愉悅，又不免淡中帶著某種了透與微微的哀憫。



童話組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二〇二三年十月十三日（星期五）下午一時半至三時半

會議地點：桃園市立圖書館新總館六樓多功能教室

決審委員：林世仁・凌拂・黃秋芳（依姓名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

會議記錄：張純昌

會議開始，由文訊雜誌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報告二〇二三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童話收件情況，本屆共收到來稿一百九十四件，經初審後共有一百八十七件作品進入複審，由複審委員李儀婷、孫心瑜、謝鴻文評選出十五件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凌拂、黃秋芳推舉林世仁為主席。本屆童話需選出四個獎額，首獎一名、評審獎一名、優等獎兩名。主席首先請各位評審針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選重點。

凌 拂：這一次作品水準很整齊、很具水準，都擁有自己的創意和想像，選材也活潑多樣。

另一方面，其實我覺得童話並不一定要描寫太過夢幻的故事，也是這次比較好，不落入窠臼的地方。

黃秋芳：鍾肇政文學獎在時間上，大概是臺灣最晚決審的文學獎。整體觀察今年童話作品有一些獨特現象，第一是現代性，時間節奏特別明顯。第二是在地性，相較於大部分的地方文學獎，對桃園空間的真實處理得特別細。第三點是知識性，使較為遙遠的童話，形成了推進的動力，在將舊式傳統改寫童話的模式裡，出現一股新鮮的力量，那股動能將這些故事拉近我們。在閱讀上，這份優點有助促進親子共讀的願景達成。我也要提到自己對童話創作的評選期待，第一點是能呈現穿梭在虛構與真實之間的透明感，讓讀者閱讀時感到較為飛躍，為議題減重，回到一種純粹的閱讀感動，才能促成第二個重點，趨近童話本質。故事必須簡化，才得以觸及真實的精神與情感，帶我們進入較為深邃的意境。第三點，也因為這樣的抽離與推動，作品才會呈現一種畫面超過文字的餘韻。童話必須以文字敘述，但也需要創造畫面，讓我們闖上故事時，餘情餘味仍迴盪在生活中。所以我們常說童話是一種生命的雛形，是文化基因的累積，就因為它能帶出一些我們面臨生命的選擇時，可以感受到的選擇與暗示，以及在這過程中，無論我們做得好或不好，

都至少有了一些改變。

林世仁：有幾個主要的感覺，一是我覺得一半左右的作品處於伯仲之間，大概兩篇我一下就挑出來，其他作品，我卻反覆看了很久，這於評審頗為費神，卻顯出大家在文字和想像的能量上都有同步提升。第二個是在地性，相對於其他縣市的文學獎，此屆鍾肇政文學獎作品不會都著重於在地書寫，而是回到文學創作、童話創作的本質上，這點很不錯。另外，雖說作品普遍文字能力很不錯，但在敘說故事的方式上仍有所差異，很少作品以展演的方式，即藉由對話、情節、動作來推動故事的脈動往前進，大部分作品仍停留在描述、旁述。這樣的差異性，大概是作品的文字能力差不多時，唯一可以決勝的差別。情節是被展演出來，或是被旁白說出來，我覺得這很重要。而因為作品的程度太接近，我取捨的方式也會回到閱讀者的角度，我會觀察作品有沒有創意，點子吸不吸引我，以及我會不會突然從故事中被撞出來。再者，讀完之後，我會不會擁有愉悅、感動，或是興奮的感覺。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決議首輪投票一人圈選四篇作品，不分名次，得票數依高低排列如下：

三票作品

〈好日子〉（林世仁、凌拂、黃秋芳）

二票作品

〈福獸相依〉（凌拂、黃秋芳）

一票作品

〈四十二秒〉（黃秋芳）

〈銀網子抓什麼〉（林世仁）

〈神明的護身符〉（凌拂）

〈棒球猴塞雷〉（凌拂）

〈尋找魚尾紋代言人〉（黃秋芳）

〈從前從前，有一隻藍色小狗〉（林世仁）

〈讓我來吃掉你的惡夢〉（林世仁）

○票作品

〈我不想當大王啦〉

〈我的浣熊媽媽〉

〈聽地的神鴿——靈音〉

〈怒氣隨身碟〉

〈雲之村·村之雲〉

〈撿星星的人〉

經評審決議，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並可斟酌是否保留一票作品進入第二輪評選。

◎三票作品討論

〈好日子〉

凌拂：篇名是好日子，而為了襯托這個好日子，整篇氛圍就非常平淡。書寫的過程中平

鋪、流暢，沒什麼起伏。整個閱讀過程一直都在等待，閱讀感想就是會自然而然說出，還真是個好日子。

黃秋芳：故事把自然萬物，像是蜻蜓、動物、生態，很努力地趨近真實。這篇細節處理得很好，將萬物的各自人生輕鬆相扣，讀起來雖然平淡、普通，但在溫暖當中讀完，會體悟人生就是不斷等待，最後就會等來好日子。

林世仁：一開始看沒有太被吸引，因為看到篇名就可以猜想哪天是好日子，缺乏預期性。但第二次看，就覺得文字很可愛，屬於清淺型童話。節奏雖慢，但有鋪陳出層次。小烏龜找到好日子是主軸，但每一次他看龜殼占卜就會岔出一段回憶，主軸之外還有旁支撐起故事線，這一點很不錯。讀完之後會覺得很貼近兒童，也有展演。但故事也有些小瑕疵，例如蜉蝣朝生暮死，應該每一天都會有婚禮吧？如果故事要發生在春夏之交，應該要交代是一年中特別的一場婚禮等說法。另外蜜蜂釀的酒命名為「人生」，太過人類觀點，應該叫生活或生命。而媽媽離家看起來像是拋家棄子，看了幾次才發現是為了小烏龜，這也是容易讓人誤會的。

◎兩票作品討論

〈福獸相依〉

凌 拂：整篇文章非常輕巧而合拍，題材融合人類與環境，很溫柔地敘述一個故事，委婉、細膩，其中又有嘲諷與警策。結尾時提到的「福禍相依」也點得很好。

黃秋芳：我常看到很多地方文學獎，要說有很濃烈的在地性嗎？我覺得是很勉強地套用地物產。但這一篇和地景、科普的扣合，非常穩定，它搭建出一個介於奇幻傳說和日常魔法的結構，慢慢地述說，不搶快，卻能讓桃園人期待孩子在桃園長大時能讀到這樣的故事。而且故事中，網路上的時事眼寫進去很巧妙。疫情時代蝙蝠不斷被提及，而這時恰巧有一個蝙蝠洞讓作者在選材時有了特別的切入角度。有時候作家腦中有故事，但何時能夠開始很重要，這一點抓得很好。

林世仁：這是我掙扎了許久的一篇，這屆作品中它其實是比較在地的，它將三民蝙蝠洞的形狀和植被形容得非常好，主題與地景搭配巧妙，如果換了一個地點，就少了點石成金的趣味。閱讀時看到第一句覺得好好有趣，但讀到第二句寫「搔首弄姿」，就把前面的驚喜打掉，這樣的用詞有點過於輕率。再往下讀，文字很好、很生動，

劇情沒那麼大的轉折，情感抓得很好，但是沒有情節，比較像是一個散文論述的童話。講一個觀念講得很好，文筆優美，是我認為中規中矩，還滿不錯的童話。

◎一票作品討論

〈四十二秒〉

黃秋芳：這篇我非常喜歡。雖然開頭不見得討喜，會形成許多疑問，但是，讀完後會覺得設想神祕，在不確定當中，因為很多畫面，產生很多解讀的可能，就會產生遊走在虛構和真實之間的奇趣。一開始閱讀可能不以為然，但後來被畫面帶進去、說服了，所以讀完之後很有樂趣，很有動感，畢竟童話就是要讀來讓人開心的。

凌拂：其實一票的作品，可能都在我們的選項當中，只是每個人在掂斤稱兩時的微妙之間有不同的選擇。這一篇我看了很愉悅，在一個空間中奇發異想，但閱讀過程中我一直在等一個結果和收場，作者卯足了勁在這個小的空間裡創造與想像，卻在最後結尾時消風了。

林世仁：這篇題目很吸引人，而且與高鐵賽跑是奇而巧，很有時代新意的題材。但這篇故事建立在一個沒有辦法說服人的基礎上，是我沒有選這篇的主因，怎麼會有那麼

多動物在高鐵前跑步，卻不被人看到呢？假如設定成動物精靈，那也許就說得通。故事立基點沒有設定好，就白費了精心布置的這一場戲，再加上結尾平息了一場危機，卻沒有把原先希望帶給讀者的驚喜實現，沒有衝出一道煙火。這個故事在童話世界中也不可能發生，如果故事點到平行時空或者靈異奇幻，例如所有臺灣已經消失的動物來到高鐵前比賽，那我覺得這篇有很大的機會得獎。

〈銀網子抓什麼〉

林世仁：這篇讀起來很順、很愉悅，故事有懸念，中間有張力，又有高潮，是用展演帶出故事而不是旁白敘述，文筆很不錯。雖然創意不是那麼新，像是「捕語人」或抓星星的人這些概念之前都有類似的，但他寫得方式很新，還提到QR code，讀起來滿舒服，有童話的愉悅感。

黃秋芳：閱讀時覺得滿好玩的，也非常現代化。但讀後會感到微妙之處，網子應該要捕捉一些日常疏漏的美好，但故事中最後捕捉的，卻是棒球場、音樂祭這些大型活動，當然這些可能是目前大眾文化中最多笑聲、最多亮點的，可能是新生代快樂的常模了。讀完會有種錯覺，疏漏的美好似乎需要透過群眾運動才能完整。我總覺得童話，應該是一開始很熱鬧，最後總會回到寧靜的深邃裡。這篇從寧靜的銀網子

開始，最後卻推向一個美好必須透過眾聲喧嘩來達成的世界，讀完不免有一點失落。

凌拂：故事一開始是足夠懸疑且引人入勝的，但這一篇如同這批作品共有的問題，就是一開始很吸引人，點子也很不錯，但挑起的亮點到最後，張力都無法抓穩，散掉了，無法被說服。

〈神明的護身符〉

凌拂：這篇我喜歡之處在於雲淡風輕，作者在之中扮豬吃老虎似的，若有似無地娓娓道來，很深刻地談論一個很有意思、動人的故事。故事主角向神明祈求更有效力的護身符，我隱隱約約覺得作者是個照顧者，也表達出內心的不安，故事寫到「天上沒有時間先後，每個時候都是頒獎好時機，所以不用急。」隱含了作者的心意，這是非常細膩的描寫。

黃秋芳：閱讀時很能勾住讀者，不過，作品中的生死邊界，包括紅光符的設定，都需要更清楚的界定。作者想寫得很暖，但關鍵細節糊了，情境需要更精確的說明，感覺和暗示才能延續。

林世仁：這篇文章憨直可愛，讀到狗向神明求籤的心情，還有神明與天將的回應都很可愛、

樸實，可惜結尾稍弱，少了一點餘韻。把單一護身符轉變成平常熟習的人都是護身符，這一點很不錯。但我將之與〈好日子〉比較後，兩者都是清淺的童話，但後者層次較多，所以才沒選這篇。

〈棒球猴塞雷〉

凌 拂：幽默而有趣味，文字上是非常流暢的，轉折又很有意思。熱鬧，但又不失門道，通常熱鬧的作品就會只有熱鬧，變成表象化。這一批作品都有很多創意的亮點，但可惜之處在於都沒有說盡。

黃秋芳：看這篇時很有樂趣，像是在看樂天桃猿的宣傳片。但整篇的對手隊被壓縮了，把所有青春的活力都放在主角，連紅孩兒都沒幫他爸爸。我覺得對手應該要更強，否則會變成不對等的比賽，純粹變成嬉鬧片，應該要在對等競賽之後，呈現某種生命活力的堅持。

林世仁：這篇我唯一喜歡的，是第一句「黃帝與蚩尤大戰後，神魔雙方約定以運動代替爭戰。」這就是現代國家應該做的，這是個很棒的點子。這篇的每個段落都有設計，意思到了，情節卻沒有到。例如他們說要團結一心，卻只是一同到了水簾洞，缺乏展演劇情。故事中出現的藍色水晶代表每個人的心魔，點子好卻沒處理好。而

結尾把神魔大戰變成人間比賽，收尾很可惜，沒有到樂天球場的興奮感，倒是孫悟空拔了毛變成中年大叔禿頭這點很好笑，其他部分就缺乏預期的閱讀快感。

〈尋找魚尾紋代言人〉

黃秋芳：可能我開過漫畫屋，看到這篇很驚喜。用一種動漫畫般的二次元世界處理，當魚尾紋作為選材，這樣的老人題材處理起來很甜蜜、很可愛，讓孩子認識「老」，讓成人接受「成熟」，看起來就像很有趣的樂齡宣傳短片。

凌拂：看得很愉快，真虧作者能發想出魚尾紋這樣的題材，但最後覺得故事的主角實在太聒噪了，從頭到尾。由於作品的創發性很高，但太過強調之下，就讓方向偏掉了。而且最後提到了街友，那個部分有點敏感，不知道是否有酸的疑慮。

林世仁：題目很吸引我，很難會想到以魚尾紋為主角，但會有聒噪感就是敘述大於展演。主角心願很強，很有懸念，但解決的方式和雄心壯志卻不相符，漂流之際想都沒想就抓住同伴，結果剛好是他要找的目標，懸念被解決的高潮點，和主角的主動性完全脫鉤了。故事最後主角找上的女星，男友是澳洲人，是暗示外國人較能夠欣賞這種美嗎？會讓人疑惑。故事中還有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沒有統一的問題，需要再檢視。

〈從前從前，有一隻藍色的小狗〉

林世仁：第一次看完時其實覺得很悶，主題不算新的，一個邊緣角色不被主流接納，在另一處尋找到知音，這樣的題材很常見。但重新再看時，雖然覺得仍是敘事大於展演，但文字頗有詩意，對藍色小狗的敘述很細，例如裡面提到「瓶靚色」，是一種最淡的藍色。角色設定上是一百分！但是有一點點疑慮，不曉得兒童閱讀會不會有點累。故事收尾最後一句，很有力量，但為何小狗與人相遇之後就要走向天堂，讓人困惑。我覺得那個天堂的設定是情感上的，是作者寫到那裡，他的情感讓他寫出這樣的結局，而不是故事邏輯發展出的情節。

黃秋芳：這一篇非常優美，而有著憂傷的詩意，會有種時空古老的經典童話慢慢轉型到安徒生作家童話的韻味。以至於當我看到最後一幕，一起散步到天堂的畫面時，會自然拼貼到賣火柴的小女孩的最後一幕。最後森林的營火被吹熄了，作為一篇從經典童話轉到作家童話的致意，這樣的出發點是很動人的，最後摘掉的原因是浪費了字數，無必然關係的細節，可以轉換成更重要的心理餘緒。

凌拂：它也在我的排序中，但最後還是被排到後面。一隻藍色浪跡的小狗，象徵一個失落、消失的民族，很委婉地道出一種流離。結尾溫婉、輕柔，但沒有很凸出。我

一直覺得它有種無設計的設計，就是淡，無浪無波，用小狗的藍，描述消失的民族。

〈讓我來吃掉你的惡夢〉

林世仁：我是看了多次才選進來的。其實這篇只有一個缺點，天使要去吃惡夢的方式，竟然是直接出現在老人面前說，我要來吃掉你的惡夢。這不是童話敘述的方式，他也許應在夢裡面窺探，然後與老爺爺有些照會，再慢慢進入他的生活，應該要有個過渡，否則這完全不是天使會做的事。但故事也有感人的部分，就是結尾有個反轉，讓我們看見，有些惡夢是美夢的轉換，當惡夢消失，美夢也就消失了，在讀完後滿有感覺的，最後一句也收得不錯。而故事開頭主角吃掉一個希望，最後又保留了老爺爺的希望，有點對照。而陳述老爺爺每次都煮一些思念老婆婆的食物，這樣的情節也很不錯。只是題目稍弱。

凌拂：吃掉惡夢的類似題材其實不少。這篇主題設定挺好，但我讀到後來覺得有點沒話找話，稍顯造作。

黃秋芳：這篇結局其實都設想得到。作者試圖在童話的天真裡頭，帶出人生的甜蜜和苦澀，很有趣，但結尾是最不喜歡，是我們預想得到，而且流於說教的負擔。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一票以上作品討論完畢，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入第二輪投票，共計九篇，分別為：〈好日子〉、〈福獸相依〉、〈四十二秒〉、〈銀網子抓什麼〉、〈神明的護身符〉、〈棒球猴塞雷〉、〈尋找魚尾紋代言人〉、〈從前從前，有一隻藍色小狗〉、〈讓我來吃掉你的惡夢〉。

第二輪投票方式，最高分四分，最低分一分。統計結果如下：

- 〈福獸相依〉（林世仁三分、凌拂三分、黃秋芳三分，共九分）
- 〈好日子〉（林世仁二分、凌拂二分、黃秋芳四分，共八分）
- 〈銀網子抓什麼〉（林世仁四分，共四分）
- 〈神明的護身符〉（凌拂四分，共四分）
- 〈四十二秒〉（林世仁〇分、凌拂〇分、黃秋芳〇分，共〇分）
- 〈棒球猴塞雷〉（林世仁〇分、凌拂〇分、黃秋芳〇分，共〇分）
- 〈尋找魚尾紋代言人〉（林世仁〇分、凌拂〇分、黃秋芳〇分，共〇分）
- 〈從前從前，有一隻藍色小狗〉（林世仁〇分、凌拂〇分、黃秋芳〇分，共〇分）

• 〈讓我來吃掉你的惡夢〉（林世仁○分、凌拂○分、黃秋芳○分，共○分）
決審結果出爐，由〈福獸相依〉獲得首獎，〈好日子〉獲得評審獎，〈銀網子抓什麼〉、
〈神明的護身符〉獲得優等獎。會議圓滿結束。

桃園市立圖書館 「二〇二三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辦法

壹、宗旨

為發掘及培植文學人才，推廣文藝欣賞之風氣，以鼓勵愛好文學人士創作。

貳、辦理單位

- 一、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立圖書館
- 三、承辦單位：文訊雜誌社
- 四、合作單位：TAAZE 讀冊生活網路書店、Openbook 閱讀誌、i聽聽 iListen

參、徵選資格

不限定國籍，不限定題材，惟須以繁體中文書寫。以未曾發表（含演出、網路、實體出版）、未曾獲獎之作品為限，翻譯、改寫作品不予受理。

肆、徵文類別

- 一、長篇小說：八萬字以上為原則。
- 二、短篇小說：八千字至一萬二千字為原則。
- 三、新詩：四十行以內為原則。
- 四、散文：三千字至五千字為原則。

- 五、報導文學：八千字至一萬二千字為原則。
六、童話：一千字至四千字為原則。

伍、投稿方式

採紙本或線上雙軌投稿方式，參賽者可自由選擇其中一種方式報名參賽。

一、紙本投稿

(一) 收件時間：

自一二年四月二十日起至一二年八月十日止。請採掛號郵寄，並且以八月十日(含)前之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且收件截止後稿件恕不予變更。

(二) 收件方式：

請詳細填寫附件之報名表(含授權同意書)，連同徵選作品一式七份，掛號郵寄至100012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二號B2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工作小組收。請於文件外封註明「2023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徵件」。

二、線上投稿

(一) 收件時間：

自一二年四月二十日○點○分起至一二年八月十日二十三點五十九分止。以上傳時間為憑，逾期恕不受理。不接受重複上傳修訂，且收件截止後稿件恕不予變更。

(二) 請至「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活動官網之「徵文辦法」處點選表單連結，填妥個人資料及報名表相關欄位，並上傳徵選作品電子檔。待執行單位確認投稿相關資料無誤後，將回傳「投稿成功信件」至表單內所填寫之Email，請自行保存該信件作為憑證；若於七天內未收到該信件，請洽詢〇二—二三四三三一四六分機五〇七張先生、五〇八詹小姐。

三、報名簡章下載

(一)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官網：<http://literature.typl.gov.tw>

(二) 桃園市立圖書館官網：<http://www.typl.gov.tw>

陸、作品規範

一、應徵作品以電腦繕打，採直式橫書書寫。文字應採十二號新細明體，並須以現行通用中文標點符號。作品題目一律見於第一頁最前端，以 A 4 大小紙張直式輸出，格式統一為 PDF 檔。

二、紙本投稿請雙面列印，編列頁碼並裝訂。如採稿紙書寫者，請以工整字體謄錄。

三、應徵作品內文不得書寫任何作者姓名，及任何意圖表現個人身分之記號（姓名、個人資料請填寫於報名表）。

四、應徵作品必須不曾在任何報刊、雜誌、網

站、部落格等公開媒體發表過；已輯印成書或出版作品者亦不得參賽。

五、應徵作品不得違背本文學獎宗旨、我國法令或公序良俗。

六、嚴禁冒名頂替、抄襲、共同書寫、使用 AI 等人工智能軟體創作。如有以上情事，將公布其真實姓名及相關資訊。

七、如有違反前述四至六項任一種情形者，經評審委員會決議後，將取消參賽資格；已得獎者，將追回獎金及獎座或獎狀，並公布其違規情形之事實。

柒、獎金及錄取名額

一、長篇小說：

首獎一名，頒發獎金一百萬元，獎座一座。

二、短篇小說：

首獎一名，頒發獎金二十五萬元，獎座一座。

評審獎一名，頒發獎金十二萬元，獎座一座。
優等獎二名，每名頒發獎金九萬元，獎座一座。

三、新詩：

首獎一名，頒發獎金十二萬元，獎座一座。
評審獎一名，頒發獎金六萬元，獎座一座。
優等獎二名，每名頒發獎金四萬元，獎座一座。

四、散文：

首獎一名，頒發獎金十八萬元，獎座一座。
評審獎一名，頒發獎金九萬元，獎座一座。
優等獎二名，每名頒發獎金五萬五千元，獎座一座。

五、報導文學：

首獎一名，頒發獎金二十五萬元，獎座一座。
評審獎一名，頒發獎金十二萬元，獎座一座。
優等獎二名，每名頒發獎金九萬元，獎座一座。

六、童話：

首獎一名，頒發獎金十二萬元，獎座一座。
評審獎一名，頒發獎金六萬元，獎座一座。
優等獎二名，每名頒發獎金四萬元，獎座一座。

◆得獎者除獎金、獎座外，另贈《文訊》雜誌一年份。

捌、評選辦法

一、評審分為初審和複、決審，並邀請作家及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所有作品採匿名方式公開評審。

二、初審為資格及規格審查，包括徵選資格、徵文類別、作品規範、字數、抄襲及重複投稿等情況，以剔除不合規範、不具資格之作品。

三、作品未達評審認定標準者，獎項得從缺。

玖、公布及頒獎日期

各類得獎名單預計至遲於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公布於「桃園市立圖書館」官網、「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官網。頒獎典禮將擇期辦理，時間、地點另行通知。有關本文學獎相關最新消息，請參考官網。

拾、得獎作品集出版

- 一、長篇小說首獎單獨出版專書。
- 二、短篇小說、散文、新詩、報導文學及童話五類結集出版《二〇二三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專書。
- 三、得獎作品由主辦單位集結出版，作品內容由作者校對並自負文責，不另支付酬勞或版稅。出版後得致贈得獎者每人至多十冊得獎作品集。得獎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拾壹、注意事項

- 一、每人每類以一篇為限，但參加之徵文類別數量不受限制。
- 二、參選作品及資料請自留底稿，恕不退件。
- 三、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授權主辦單位自得獎公告日起五年內，在任何地區、任何時間以合理方式利用、轉授權他人進行非營利推廣權利。著作人不得撤銷此項授權，且主辦單位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 四、基於舉辦文學獎、智慧財產權及相關行政辦理之目的蒐集，同意提供主辦單位個人資料，包括下列項目：姓名、性別、生日、電話、Email、地址、簡歷及身分證字號等報名相關資料，於本文學獎舉辦期間至主辦單位法定保管期限屆滿，主辦單位得蒐集、處理及利用上述個人資料。
- 五、得獎作品如有著作權或其他法令糾紛訴

訟，經評審委員會決議或法律程序敗訴確定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損害第三人權利者，由作者自行負責，概與主辦單位無涉。若因參賽者言行或其作品致主辦單位名譽受損，主辦單位得以追償其法律責任。

六、投稿者皆視為認同本徵選辦法，報名時已詳讀所有規定。

七、依所得稅法規定，得獎者須就中獎所得代扣稅額。

拾貳、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並公告於官網網站。

「2023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報名表

參賽文類	☐ 長篇小說 ☐ 短篇小說 ☐ 新詩 ☐ 散文 ☐ 報導文學 ☐ 童話 (擇一文類勾選，如欲參加二項以上之文類，每份作品需各填 1 張報名表)	編號 (主辦單 位填寫)	
作品題名			
行數 / 字數 (請務必填寫)	行數： 行 (新詩) 字數： 字 (請勿超過 100 字)		
作品摘要			
作者姓名		筆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	行動電話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個人經歷 及創作簡歷	(請勿超過 300 字)		
身分證正反面 / 戶口名簿 / 有效護照影本(擇一)			
身分證 / 戶口名簿 / 有效護照影本 正面黏貼處 (請浮貼)		身分證 / 戶口名簿 / 有效護照影本 背面黏貼處 (請浮貼)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2023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規則，在此聲明下列事項： 1. 本表所填寫各項資料均屬事實。 2. 本人享有參賽作品之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自得獎公告日起五年內，在任何地區、任何時間以合理方式利用、轉授權他人進行非營利推廣使用。 聲明及授權人： (親筆簽名) 日期： 112 年 月 日			

2023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文字造山

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新詩、散文、報導文學、童話

指導單位 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發行人 張善政
出版單位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總編輯 邱正生
副總編輯 王麗娟・張至敏・魏淑真・王啟仲
企畫編輯 洪美智・陳巧穎・陳慧敏
地址 330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21 號
電話 (03)3322592
網址 culture.tycg.gov.tw

作者 Walice・如遇・宅炸裂・李鄴伊・林筑筠・青・班與唐・
馬尼尼為・陳孟欽・程至銘・黃木擇・楊婷雅・楊智傑・
葉宇峰・鄭丞鈞・賴文誠・謝瑜真・嚴謐・蘇朗欣・鐘秀
華（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指導單位 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編輯製作 文訊雜誌社
主編 封德屏
責任編輯 李偉涵
校對 杜秀卿・張益堂・詹宇霈
美術設計 蔡南昇

印刷 松霖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3 年 11 月
定價 450 元

I S B N 978-626-7264-93-5
G P N 1011201608

Print in Taiwan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